

武俠世界

走 屍（民初“追捕”故事集）雲劍飛・著

名追捕手「海角天涯」蕭原自出道以來，出生入死，險死還生，從來也沒有驚怕過，那知道，這一次爲了追捕一個狂妄兇悍的土匪，經歷兇險之餘，還遇上一件不可思議、驚心動魄的詭異恐怖遭遇——被一羣走屍圍攻，幾乎……



第29年

37

\$ 7.00

編者話

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雲劍飛先生所著民初「追捕」故事集之「走屍」，名聞遐邇的名追捕手蕭原自出道以來，緝捕過不少惡人，歷經艱險，出生入死，每次都能以他的機智、勇敢一一化解，因而獲得「海角天涯」的稱號，可是這一回，爲了追捕一個兇悍的土匪，經歷兇險之餘，更碰上一件詭異恐怖，驚心動魄的遭遇，蕭原遇到什麼詭異的事呢？請讀者詳讀本文，便知分曉。

* * *

今期推出另一長篇武俠故事「煞氣嚴霜」是金玉明先生所撰寫，故事情節曲折懸疑，人性刻劃淋漓盡緻，更有感人肺腑，情意纏綿的場面，請讀友拭目以待！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西門丁先生所著的「屠獠計劃」，西門丁先生的殺手傳奇故事，篇篇精彩，出人意表，本故事中的殺手俞浩南在身份暴露之後，被迫參加屠獠計劃，這計劃既危險又艱巨，俞浩南第一次爲正義殺人，他是否成功？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走屍（民初「追捕」故事集）

名追捕手蕭原屢次捉拿罪犯成功，這次在追捕一名悍匪的行動中，却碰上恐怖的遭遇……

雲劍飛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大名府（水滸傳連圖故事之十九）◀一▶高石 43

尋龍大俠（一代風水大師故事）

棄官浪遊仗義 仁心仁術救人……蕭玉寒 5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靈門（司馬洛傳奇故事）◀二▶

核對支票無錯 富商神智不清……馮嘉 61

爭霸（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多年仇人再相見 惺惺相惜釋前嫌……西門丁 69

護花門（新派俠義奇情故事）

強行奪取寶笈 換回廢臂之恨……東方玉 75

陰魔（詭異奇情中篇故事）

正邪不兩立 美女變浮屠……黃鷹 83

魔傘風雲（俠情中篇故事）

不忍慈親愁滿面 一聲岳母笑顏開……東方白 89

好馬不吃回頭草（新派風趣俠情倫理故事）

耍嘴皮子博彩 泅泳戲水裝傻……歐陽雲飛 97

金釵令（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兩顆人頭作賀禮 西貝新娘慘斷魂……卧龍生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煞氣嚴霜（新派武俠長篇）◀一▶

身世可憐飄零燕 血海深仇待清算……金玉明 113

鳳在江湖（俠情長篇故事）

不擇手段施暗襲 慘被陷害難辯白……徐諾 121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
—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86.00
一年港幣 \$37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12.00
一年港幣 \$42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72.00
一年港幣 \$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 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式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冊港幣七元 ·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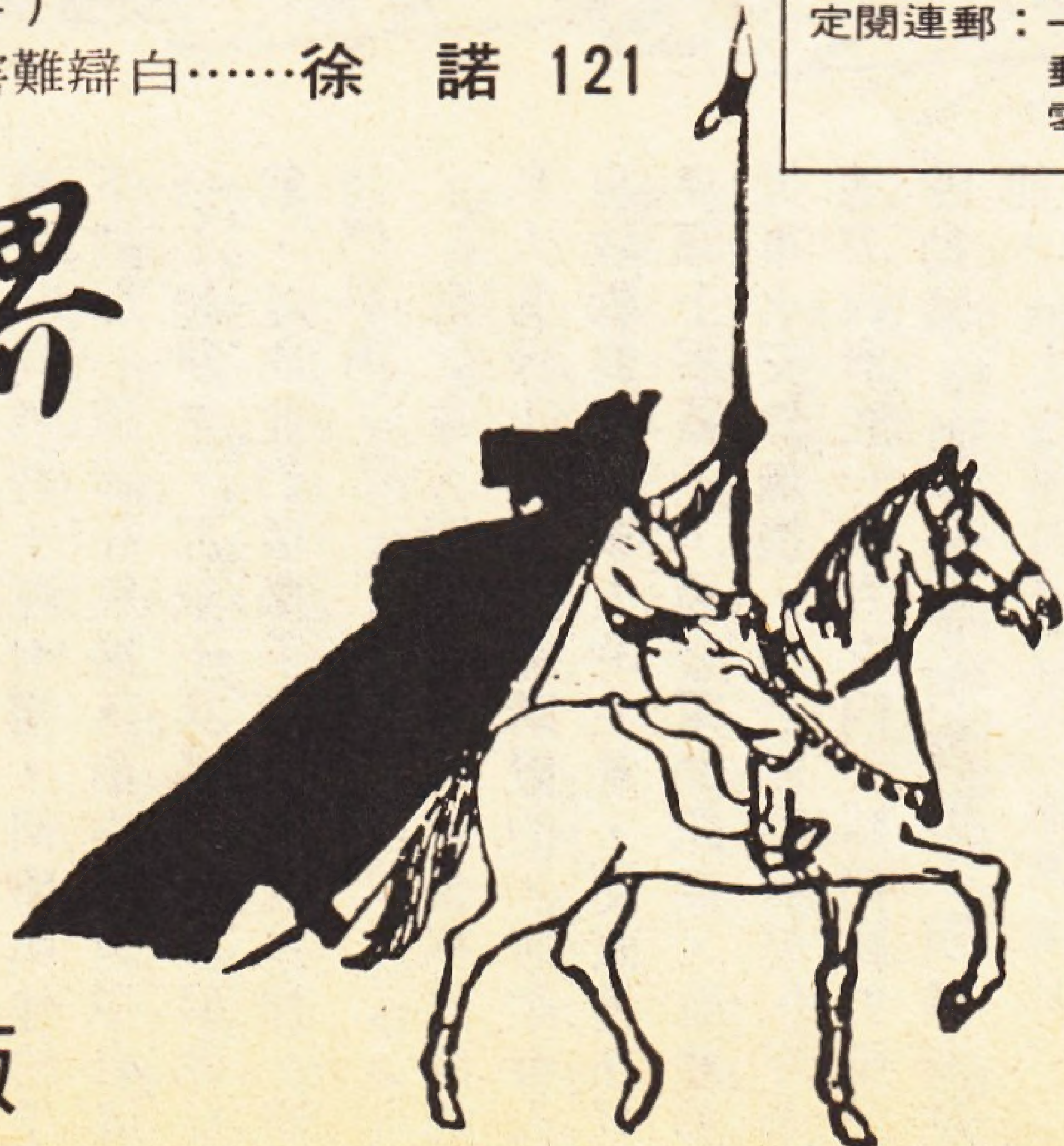
第29年

第37期

（總號 148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婊子被殺

蕭原從一個噩夢中驚醒過來。他發覺出了一身冷汗。

而他的心頭仍然「卜卜」急跳不已。

喘了口大氣，心神略定，他不由啞然失笑起來。

做夢這回事，根本就是虛幻無稽的事，無須認真的。

何況，他是一個不大相信鬼神的人。

不過，那夢境實在太可怕了，這時仍然盤繞在他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在那個夢中，他被一羣走屍包圍着，左衝右突，就是衝突不出去……而且，那些殭屍般可怖的走屍越來越多，一羣接一羣，潮水般向他壓迫過去……他手中那支匣子鎗的子彈已射光了，那些走屍却分毫無損，繼續向他湧過去……終於，他被最前那一排走屍推倒在地上，他拚命掙扎，那些走屍一羣接一羣地撲壓在他的身上……他整個人被那些走屍「淹」沒埋葬了，他整個人也一直在下

捕手被襲

沉，沉落一個無底深淵中，無法自拔……他恐懼得忍不住發出一聲驚駭的嘶叫……便猛地驚醒過來。

對於走屍這回事，他曾聽聞過，但卻從來沒有見過。

走屍，其實就是被趕屍客作法驅趕的屍屍，在湘西一帶最盛行。據說，那些客死異鄉的人，由於家境窮困的關係，大多時會請那些趕屍客，將死者的屍體趕回家了。加以埋葬，而那些趕屍客大都接下一大批「生意」後，才趕着一大羣客死異鄉的屍體，晝伏夜行，逐一送回其故鄉，入土為安。

做趕屍客的，都是爲了兩餐，才不得已幹上這種與死人爲伍，被外間人視爲神秘恐怖的行業的。

當然，做趕屍客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幹的，除了要學習驅屍大法外，還須要具備各種與陰靈相通的異稟，不然，就幹不了這一行。

* * *

蕭原這時候正身在湘西。

他是在湘西一處叫鬼爪山下的一个破草棚內睡覺，發噩夢的。

那個草棚的所在地，乃是一片荒野之地，抬頭往上望，就是形狀怪異的鬼爪山，黑忽忽的，給人一種陰森莫測的恐怖感覺，幸好蕭原是一個「胆大包天」的人，雖然是置身於荒野之中，却一點也不胆怯心驚。

而那個破草棚也不知是什麼人搭的，蕭原猜測那大概是一些到這一帶打獵的獵人搭建的——用來作歇腳渡宿之用。

天上星稀月隱，夜色暗黑如墨，兩丈外便幾乎看不清楚景物，但蟲鳴聲却此起彼落，靜夜中聽來，份外响亮。

蕭原耳聽一聲聲蟲鳴聲，雙眼睜着，一點睡意也沒有。

這時候他早已將那噩夢忘掉了，但却在想着另一個人。

那個人並不是他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張鳳琴，而是一個窮兇極惡的悍匪。

那個悍匪名叫何勝，乃是流竄於湘桂交界處的一股土匪的匪首。

大約是在三個月前，這股土匪居然胆大包天，伏擊一隊押運軍火的軍隊，欲想截劫那一批軍火槍械，結果，那隊士兵傷亡過半，何勝與他的手下亦幾乎死傷殆盡，就只剩下何勝這個匪首與幾個親信手下，僥倖逃脫了。

本來，他們是佔了上風的，但那隊士兵中，有兩個不顧一切地從押運的那批軍火中，取出兩挺日本造的歪把子機槍來，向那些土匪射掃，何勝與他的手下被那一陣陣狂風掃落葉般的鎗彈射得抬不起頭來，那隊士兵後來乘機展開反擊，並向他們猛擲手榴彈，就這樣，將他們擊潰了。

那批軍火原來是當時譚督軍爲他的私人衛隊——警衛連購置的，居然有人胆敢動他那批軍火的主意，簡直是在老虎頭上捉蚤子，譚督軍聞訊後，雖然那批軍火安然無損，仍然勃然震怒，下令地方政府在一個月之內，將何勝那股土匪勦滅，並將匪首何勝的人頭拿去見他。

地方政府接到譚督軍的命令後，大爲緊張，馬上派出一連軍隊去追勦那股殘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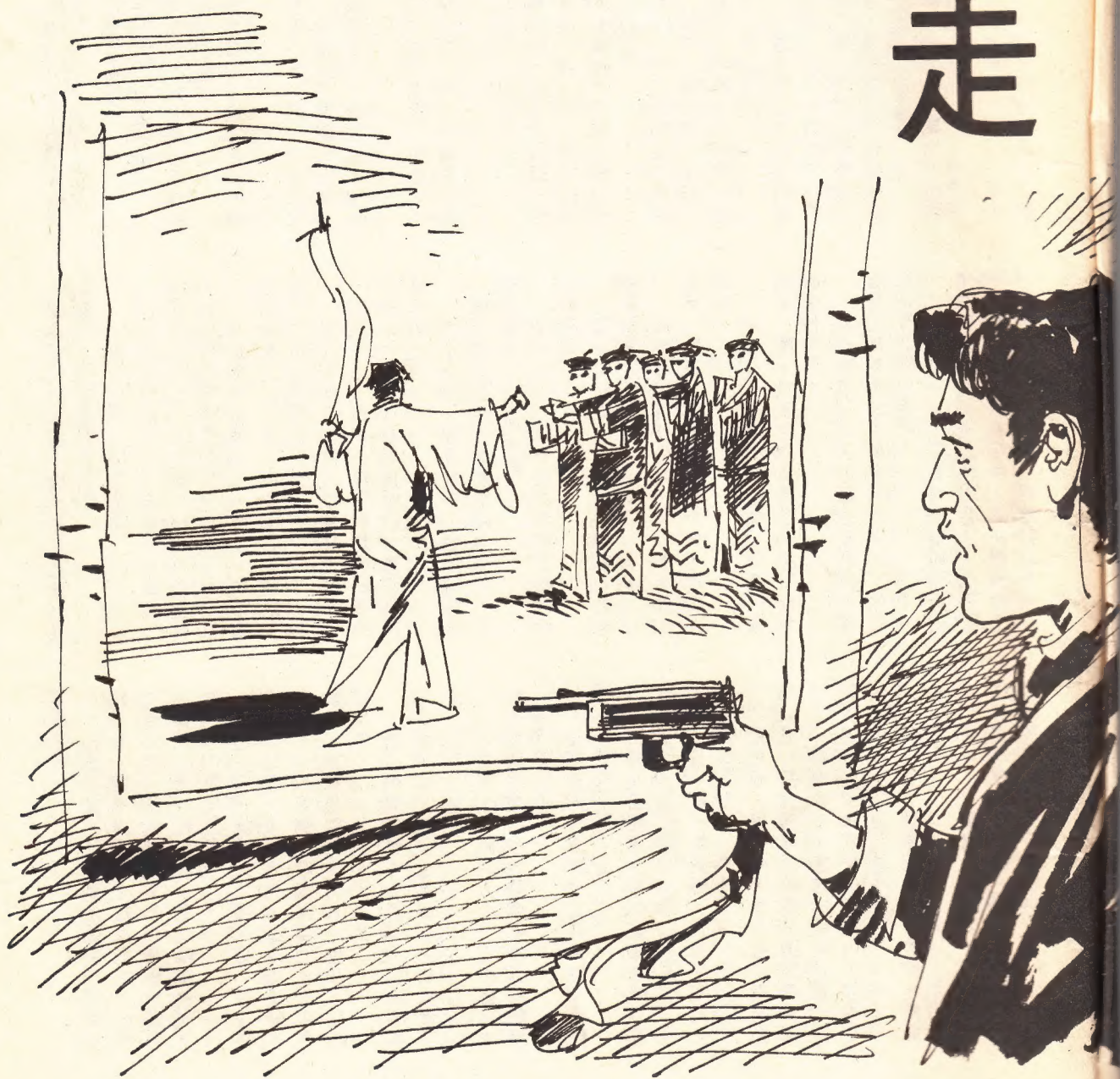
那連軍隊終於在一處叫猴子嶺的地方，將何勝那股殘匪追截圍堵起來，經過一番激烈的鎗戰後，將何勝那幾個手下殲滅了，但却又被何勝逃脫了。

何勝雖然有如喪家狗般，立即逃命，但他勝在只有他一個人，目標小，行動起來易於掩藏行踪，因此，那一連軍隊雖然人多，但却拿他沒了辦法，一連

屍



走



追踪了他五日，反而追丢了他，那位連長當機立斷，收隊返回駐地，向上頭報申請另想辦法緝捕何勝。

上頭也知道追捕一個土匪，光靠人多是不成的，而軍隊也不太適宜來追捕一個土匪，因為軍隊的訓練只宜於打仗，因此，接納了那個連長的報告，另想辦法追捕那個匪首，並報請譚督軍將日期寬限。

譚督軍以前也曾勦過匪，深知勦匪之艱難，便答應將期限改為兩個月。

地方政府終於想出一個辦法。

那就是懸賞緝拿何勝歸案，不論死活，賞金都是五百塊大洋。

懸賞告示一出，馬上便有「捕手」應徵去追捕何勝，但在半個月後，那幾個捕手都空手而回。

在這半個月之內，他們都找不到何勝的踪跡。

地方政府那個首長人物大為着急起來，因為期限已過了差不多一半，若不趕快將何勝緝捕歸案，那肯定會保不住官職，但一時之間，却想不出別的辦法，急得他坐立不安。

幸好他那位副官忽然想起一個人，馬上向他推荐，力言只要找到那個人，一定可以在限期之前，將何勝緝捕歸案，那位地方官首長在無法可想之下，接納了副官的提議，要他馬上盡快將那人找到。

那個副官也真有辦法，四日後，便找到那個人，並說動那個人答應追捕何勝歸案。

那個人不是別人，正是人稱「天涯海角」的蕭原。

道上有名的追捕手蕭原。

不過賞金也提高至一千塊大洋。

那位地方官雖然有點心痛，但在權衡利害後，還是忍痛答應了。

就這樣，蕭原展開了追捕匪首何勝的行動。

蕭原花了整整六日時間，才查出何勝的行踪下落，但却被何勝聽到風聲，急急的溜竄，蕭原當然不會罷手，也急急追蹤下去。

不經不覺間，他已追蹤了何勝十日，由於何勝狡猾如狐，所以，蕭原一直追不上。

但他卻沒有氣餒，一直追下去。

今日由於貪趕路，錯過了宿頭，他只好在這個破草棚內過一夜，幸好他身上帶着乾糧，不致挨餓。不過，他仍然可以獵些野獸來充飢的。

在他的感覺中，他已感到自己快將追上快鎗何勝，他有一種預感，在這兩天之內，就會追上何勝，那時候，就要憑自己的本領，將何勝捉住。

打了個呵欠，蕭原閉上雙眼，摒除雜念，讓自己入睡，但不知怎的，心頭一陣煩亂，無法入睡，而那一聲聲像催眠曲般的蟲鳴聲，這時聽起來也變得聒耳煩心，令到他心神無法安寧。

蕭原在輾轉反側之際，蓦地，他聽到一下「叮」的清脆鈴聲。

他不由霍然張大雙眼，眨了一眨，以為自己聽錯了，豈料跟着又是「叮」的

一聲鈴聲响起，這一次，他肯定自己沒有聽錯，確實是鈴聲。

三更半夜的，何來鈴聲？

若是胆小的人，一定會疑神疑鬼，因為那地方是一片荒野，絕不可能會有人在這個時候搖鈴走路的。

幸好蕭原胆量夠大，而且一向不大相信神鬼之說，他不但沒有心驚胆跳，反而引起了他的好奇心。

第二下鈴聲之後，跟着又是第三下，第四下……每一下鈴聲都是有節奏的，而且，是在移動中搖動的，蕭原聽得很清楚。

聽了一陣，他肯定那一聲搖鈴聲是一個人人在走動時，搖動銅鈴發出的，似乎是每走一步，便搖動一下。

是什麼人三更半夜在這種荒野之地搖鈴走着？

蕭原的好奇心不由大增起來，決定去看個清楚明白。

鈴聲繼續有節奏地一下一下响着，蕭原一挺腰，從地上跳起身來，走出破草棚。

吸了口清新涼爽的空气，蕭原只覺頭腦一醒，放眼往四下掃了一眼，什麼也沒有看到。

靜心聽了一下，他馬上判別出，鈴聲是在破草棚的左側那面傳來的，他立刻循聲往那面走去。

為防萬一——這有可能是何勝弄出來的花樣，目的是誘他上當——他將匣子槍抽出來，握在手中，並將機頭板下，若有什麼風吹草動，都能夠以最快速度開鎗。

速度開鎗。

走出不遠，他便驚然瞥到前面數丈外，有一點慘淡的火光在移動着，由於夜色太黑，兩丈外已看不到景物，因此，蕭原只看到那點在移動的幽幽火光，其他的什麼也看不到。

這一來，就讓人以為那是一點在空移動的怪火——鬼火，在這種荒野黑夜中，乍然看到一點慘幽幽的火光在遊動着，就算是胆量大的人，也禁不住心頭大寒。

蕭原利那只覺汗毛直豎，握鎗的手不由緊了緊，脚步也不由自主的放慢下來，而且更輕了。

若是胆小一點的人，一定不會再走前去去看個清楚明白，蕭原雖然心頭發寒，但仍然往前走。

他非要弄清楚那火光與鈴聲，是什麼人弄出來的。

因為他已聽出，那一聲聲鈴聲，正是隨着那一點移動的火光，响起來的。

而且，那一聲鈴聲，正是從那點火光處响起的。

荒野地，黑夜中，有如鬼火般遊動的火光，招魂鈴般的鈴聲，這情景，構成了一幅令人心生恐怖的怪異景象，任何人處身於這種黑暗的境地中，若不小心慌恐的，只怕沒有多少個。

吸口氣，蕭原躬着腰，輕悄地掩向那點燈光。

蓦地，他整个人震抖了一下，雙腳彷彿被釘在地上那樣，無法再移動，雙眼睜得大大的，若是在白天，一定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臉上驚駭欲絕的神色。

你道他看到了甚麼，令到他如此驚駭欲絕？

原來，他看到一幅令他汗毛倒豎，心神震駭的怪異景象。

約丈許兩丈外的一條荒徑上，走着幢幢人影，應該說是有一隊人影在一跳一跳地往前跳動着。

那幢幢的人影大約有十數個，蕭原先前看到的那點慘慘幽幽的火光，原來是一盞白燈籠發出的，而那個燈籠是提在一個人的手上，那有節奏的鈴聲，也是從那個人手中的銅鈴發出的。

那個人是唯一不跳動向前進的人。

他手上除了那銅鈴外，肩上還担着一支招魂幡般的巾幡，每走一步，銅鈴聲便响一下，跟在他後面的那隊幢幢人影便隨着鈴聲往前跳動一下。

蕭原將腰躬得低一點，往前掩近一點，這一次他看得比較清楚了，那盞白紙燈籠雖然幽黯，但已令到蕭原足以看到那個領頭的人身穿一襲白袍，頭上戴着一頂道冠。

跟在他後面的那一隊人，有的身穿長衫馬褂，有的穿着清朝官服，有的只是穿着一件長衫，但有一點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每一個人的臉上，皆覆着一塊元寶紙，將臉孔遮蓋起來，而且身子都是僵硬的，雙手下垂，不會搖動。

黑夜中，看到這麼樣的一隊怪異的人，就算是再胆大的人，也會感到恐怖。

「這是走屍！」蕭原在心裏疾叫一聲

身子不由打了個寒顫，同時抽了一口寒氣。

「前面那一個担幡搖鈴的人，就是趕屍客。」他又在心裏暗說一句，全身一陣發寒，彷彿站在一潭冷寒的水中那樣。

對於傳聞中的趕屍這回事，他早已聽聞過一切，一直來未曾目睹過，想不到這一次却親眼看到了。

這情景實在怪異，而且不可思議。

那些死了的人，根本連一點知覺也沒有了，那個趕屍客却能夠憑着手中的那個銅鈴發出的聲音，令到那些屍體跟着他一跳一跳地往前走，要不是親眼看到，他是不會相信的。

眼前的情景，不但恐怖，而且詭異，蕭原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遇見這麼詭異恐怖的事情，他感覺到自己的手心一片汗濕，心跳也幾乎停止了。

他蹲在一叢荊棘後面，動也不動一下，甚至連呼吸也不敢用力，以免被那個趕屍客發覺他在偷窺。

那個趕屍客在前面不疾不徐地走着，鈴聲叮叮，那隊走屍一個跟着一個，隨着鈴聲一跳一跳地往前走，逐漸遠去了。

直到那隊走屍消失在黑暗的夜色中，蕭原方敢喘一口氣，站起來，才發覺到自己的手心已滿是汗水。

將鎗插回身上，雙手往衣服上擦抹乾手心的汗水，心中頓感如釋重負，長長吁了口氣。

往那隊走屍隱沒的方向看了一眼，甩甩腦袋，彷彿要用掉剛才所看到的一

切，吸了口氣，蕭原這才轉身走回那個草棚。

躺在那堆乾枯的草上，蕭原怎麼也睡不着，一合上眼，腦海中便浮現起那隊走屍的景象來，令到他心緒甚是不寧，無法入睡。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他終於朦朦朧朧睡着了。

* * *

黑狗寨是一個很大的鄉寨，約有五百多戶人家。

由於它是附近一帶地方的山貨集散地，因此，寨內那一條十字大街頗為熱鬧，由寨口至十字大街口那一截街道上，全是店舖，而且，還有三家旅店，五七家飯店茶店。

在這一帶山區中，黑狗寨可說是繁盛的了。

蕭原在午後不久又來到黑狗寨。

趕了半天的路，他只在途中啃了一塊昨晚吃剩的乾糧，這時候可說是又餓又渴。因此，他馬上走入大街的那家蔡記飯店。

這個時候，早已過了吃飯的時間，店堂內只是寥寥三幾個人在喝酒閒談着。

蕭原掃了那幾個食客一眼，才隨後在一副座頭上坐下來，立刻要那個伙計先送一壺茶上來，連喝了幾大杯，才吩咐那個伙計寫了三個菜。

待那三個菜送上來，他先吃了兩大碗白飯，填飽肚子，才着伙計來了一瓶半斤裝的玉冰燒，慢慢的吃喝起來，消

除那一身疲累。

喝着酒，吃着菜，蕭原只覺一陣舒暢。

說起來，他已有兩天沒有吃過新鮮的飯菜了。

那兩天他爲了趕路，吃的是隨身帶來的乾糧。

而那兩天所經過的地方，都看不到有鄉村，就算他想吃一頓熱乎乎的飯菜，也不可能。

來到黑狗寨，他總算可以好好的吃頓飯，歇息一下。

而當他來到黑狗寨時，心中有一種感覺：快鎗何勝極有可能隱藏在這鄉寨內，說不定在這裏會遇上他。

這種感覺是很奇特的，試過很多次，都靈驗。

因此，對於這種奇特的感覺，他一向都很相信。

他在喝着酒的時候，已決定在黑狗寨待幾天，探查何勝的下落。

他必須盡快將何勝抓捕歸案，因為距離譚督軍指定的期限只剩二十天，若不能抓緊時間，便趕不及在期限前，將何勝的人或人頭，送到譚督軍的面前。

忽然間，他將送到嘴邊的酒杯停住，側耳聽着那兩個食客的說話。

那兩個食客就坐在距蕭原兩張桌子後的一副座頭上，原先說話的聲音是很低的，大概喝多了酒，不自覺地將音量提高了，蕭原才會聽到。

「長旺，你近日有沒有去找大屁股那騷娘兒？」

「沒有啊，近來我手風不順，幾乎連吃飯的錢也沒有，今日要不是遇上你，那有酒喝？又怎地還有錢去找那騷娘兒尋開心？」

「我昨晚去找她，那騷娘兒說正有客，並叫我這幾天都不要去找她，我正想問她爲何，是否賺夠了，要從良，她却將兩扇大門一關，不再理會我！」

「孖指，你與大屁股說得上是老相好了，莫非她找到了一個冤大頭，不然，不會這樣對你的。」

「當時我也這麼想，而且氣不過她這麼對我，便偷偷地從天井圍牆爬進去，從半開的窗子外，窺看到屋內有一個男子，正在擦着鎗，大屁股依偎在他的身上，在說着話，惟恐被那人發覺，我不敢再逗留，馬上從天井爬牆翻出外面。」

「那個漢子是誰？」

「不認識。不是本寨的人，看他的樣子，應該是外地人。」

「你說那個人正在擦鎗？」

「是啊，我看得一清二楚，那是一支二十响的匣子鎗，鎗身漆亮，看那人擦鎗的手勢，應該是個玩鎗的高手。」

「大屁股怎會搭上一個外地人的？而且是個玩鎗的？」

「這就要問她才知。大屁股那騷娘兒從來都是見錢眼開的，說不定，那個傢伙出手闊綽，她自然黏着那傢伙，不理睬我了。」

「那傢伙是個玩鎗的，看來不會是什麼好人的了。」

「嗯，但也有可能是穿便衣，吃糧餉

的兵爺。」

「仔細，你那日瞥着一肚火，總要找個娘兒消了的啊，你後來去找誰？是不是去找大包子？」

「不是，我去找小荷包。」

二人說到這裏，都曖昧地邪笑起來。

蕭原聽到這裏，也不再聽下去，因為那兩個人接下來，說的都是不堪入耳的下流話。

喝完最後一杯酒，蕭原便結賬離去了。

不過，他却没有走去別處，就站在那家飯店斜對面的一家店舖前，等候那兩個傢伙走出來。

他從那兩個人的說話及衣着神態，看出那兩個人是寨內不務正業的二流子。

而他之所以等那兩個人出來，是想從其中一個人的口中，問出那個叫大屁股的暗娼的住處，然後去查探一下，那個「玩鎗的外地人」，是否就是他要抓的快鎗何勝。

在他的感覺中，他認為那個窩在「大屁股」家中的外地人，極有可能是何勝。

大約等了半個鐘頭左右，那兩個二流子終於走出來了。

兩個人都喝得醉熏熏的，在飯店門前說了幾句話，便分了手。

蕭原馬上跟着那個叫長旺的，待他轉入了一條橫巷後，馬上走上前去，一手搭在他的肩頭上。「長旺。」

那個長旺驚地聽到有人叫他，馬上

扭頭往後望，一眼便看到一隻遞到他眼前的手掌上，放着兩塊閃亮的大洋，頓時雙眼大睜，張開嘴巴，却没有叫出聲來，酒意消了大半，貪婪地看着那兩塊大洋。

蕭原將手掌往長旺的眼前遞近一點，含笑說道：「你不想這要這兩塊大洋？」

長旺貪婪地咽了口水，點點頭。

「你只要答我一句話，這兩塊大洋便是你的。」蕭原晃動一下手上的兩塊大洋。

長旺又咽了口水，急不迭點頭道：「你快問吧，我知道的，一定告訴你。」

蕭原看了他一眼，才清楚地說道：「大屁股住在那裏？」

長旺的眼中頓時閃現出一抹曖昧的笑意，急急說道：「大屁股就住在寨西大街第三條巷子內的最後一列屋子。」

跟着便伸手去拿那兩塊大洋。

蕭原手一縮，說道：「那條巷子只有一列房屋的麼？」

長旺一手抓空，心急得恨不得將蕭原那雙手斬下來，馬上拿到那兩塊大洋，但他却不敢用強，因為他看出，蕭原不是一個好欺負的人，因此，他只好急急地說道：「不錯，那條巷子只有一列屋子。」

「你記得清楚是西大街第三條巷子麼？」

「錯不了。」長旺兩道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蕭原手上的那兩塊大洋。「我閉着

眼睛，也可以走到大屁股的屋子前！」

「好吧，這兩塊大洋是你的！」蕭原將手往前一伸，長旺立刻伸手一把抓住那兩塊大洋，眼中閃着興奮的光芒。

「大屁股真的很騷麼？」蕭原為免長旺起疑，朝他曖昧地一笑。

長旺馬上眉飛色舞地道：「比狐狸精還要騷，你試過之後，包你不會忘記她。」

「那我馬上去找她。」蕭原裝出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扭頭便往巷子外走去。

長旺邪穢地笑笑，急說道：「喂，大屁股已被一個傢伙包起來了，你還是去找另一個吧，小荷包也不錯啊。」

蕭原連頭也不回，走出巷外。

長旺張口欲說什麼，却没有說出來，看一眼手中那兩塊銀光閃閃的大洋，高興得幾乎沒有跳起來，驀地，他呆了一呆，拍拍腦袋，口裏嘟囔一句：「那人是誰？我根本不認識他，他怎會知道我的名字的？」

眨眨眼，失笑道：「管他是什麼人，這麼容易便得到銀兩塊大洋，一日遇上幾個這麼樣的人也不嫌多啊！」

拋動一下那兩塊大洋，碰擊之下發出悅耳的脆響聲，長旺忍不住「嘻嘻」地笑出聲音來。「有了這兩塊大洋，還不去翻本，回家幹麼？」拔腳便往巷口外奔去。

* * *

蕭原來到「大屁股」那間屋子前，却没有馬上採取行動，先在屋子的前後走了一趟，弄清楚前後附近的情形，他才回到屋子的前面，舉手拍門。

這時候，巷內只有幾個小孩子在玩耍，那些屋子的門大開着，大概那些大人都在家中做家務吧，所以沒有什麼人坐在屋門前閑坐。

蕭原才拍門，屋內便有人膩着聲道：「誰啊？」

蕭原捏着聲道：「是仔細介紹我來的。」

「你走吧，我現在沒有空，」屋內那女人道：「這幾天也沒有空，你去找別個吧。」

「我……可以出多一倍價錢——兩個大洋。」蕭原裝出忍不住的樣子，急促地說道。

「你走吧，不要說是兩個大洋，十個大洋也不成。」屋內那女人似乎有點意動，語聲中帶着猶疑。

「我只要你。」蕭原急巴巴地道：「你讓我入去吧，只要一會便成。」

「不要說一會，一刻也不成！」屋內那女人說道：「屋內還有一個人啊。」

跟着從屋內傳出一個兇悍的語聲：「你他媽的在外面叫什麼，你若再賴着不走，你他媽的，可是要我出來揍你一頓才滾！」

蕭原一聽那語聲，心頭劇跳了一下，「刷」地從身上將鎗出來，退後一步，接吸口長氣，接着往前猛衝一步，飛腳向門上踢去。

原來，他已聽出屋內說話的那個男子，應該就是快鎗何勝！

既然快鎗何勝就在屋內，他自然不會錯過這個能夠抓捕或是鎗殺他的機

會。

「嘩」地一聲，那兩扇大門被他一脚踢開，猛衝進去。

一聲尖叫即時响起，蕭原一眼瞥到一個只穿着內衣褲的女人張開嘴巴大叫，房內人影一閃，他馬上撲倒向地上。

鎗聲「砰砰」在响的同時，房內火光閃吐，只聽那個女人身子震抖了兩下，胸前血濺，子彈射在牆上及傢俬上，篤篤直响。

蕭原立刻回房內掃了半梭子彈。

那個女人張大口，身子搖晃了幾下，撲倒在地上，蕭原忙往橫滾出去，以免被那個女人壓在身上。

房內跟着又掃射出一串鎗彈。

蕭原貼伏在地上，不敢抬起身子，却隨手還擊了幾鎗。

那個女人中了兩鎗，居然還未死，在地上哼哼的呻吟着，却是出氣多、入氣小。

蕭原忽然瞥到身邊有一張櫈子，便伸手一把抓住，奮力向房內扔去，同時從地上猛竄起來，撲到房門旁邊的牆上，手一探，往內開了四鎗。

房內却一點反應也沒有，只有那張櫈子砸在房內的不知什麼物件上，發出「彭」的一聲大响。

蕭原身子一矮，貼着門邊閃入房內，目光急瞥之下，房內一個人也沒有。

那扇向着天井的窗門却大開着。

蕭原沒有立刻撲向窗前，兩道目光却往床下掃視，確定床下沒有人，他才竄起來，撲向窗口。

窗外人影杳然，他忙從窗口跳出面，衝到天井的一堵圍牆前，往牆頭上掃了一眼，馬上發覺到，牆頭上有一塊泥灰崩缺了，他隨即斷定何勝是從那堵牆頭上翻出外面溜走的。

一縱身，探手抓住牆頭，手脚齊施，攀到牆頭上，往外掃一眼，却看不到何勝的影踪。

他仍然翻跳出牆外，略為猶疑了一下，便往左邊追下去。

蕭原追不到何勝，却遇上了寨子內的自衛隊，被「請」回隊部去查問。

要不是蕭原身上帶着那張緝捕何勝的懸賞之文，還有那位地方長官蓋了公章的緝捕何勝歸案的公文，蕭原幾乎被誤為以爲是一個兇狠的亡命之徒。

原來，黑狗寨在早些日子，已接到了懸賞捉拿快鎗何勝的懸賞公文的告示，再經蕭原一番解說，那位自衛隊的隊長才相信了他的身份，沒有爲難蕭原。

蕭原暗叫僥倖不已，同時對那位隊長長說明此行是來捉拿一個叫何勝的通緝犯的，走了的那一個，正是他要捉拿的匪首何勝，並且亮出譚督軍的大名來，那些自衛隊的人聽得大爲感動，那自然是相信了蕭原那一番半真半假的說話。

那位蔡隊長還立刻下令他的副手帶領一隊人手，去搜索追尋何勝的下落。跟着，蔡隊長向蕭原低沉地說出那個叫大屁股的女人的情形。

原來，就在蕭原翻出牆外之後，那個叫大屁股的女人因爲傷重而死了。

大屁股雖然不是正經的女人，但畢竟也是一個人，一個可憐的女人，而且說什麼也與何勝有一份「情緣」，但他居然狠下心腸，殺死她！

因此，蕭原有點不安。

他同時也更加恨快鎗何勝的心狠心辣。

他暗中發誓，無論追到天涯海角，誓要將何勝這種窮兇極惡的人殺死，或是抓捕何勝歸案。

天黑下來的時候，那個叫黑炭的隊長——姓蔡的副手率領那一小隊人手返回隊部，向蔡隊長匯報，幾乎找遍了鎮外各處，却不見何勝的踪影。

蕭原自不免有點失望，但却不好說什麼，心裏暗自決定，明天再親自去找何勝的下落。

由於「大屁股」被人鎗殺了，寨內的人都都被驚動了，一時間，鄉寨內的人都在談論着這件事，自然也令到人心惶惶不安。

從自衛隊隊部中走出來，已經是掌燈時份，鄉寨內的人大多數都在吃晚飯，蕭原走入一家飯店內，要了兩個菜，一瓶玉冰燒，悶悶地喝起來。

喝着酒，無聊之下，不期然便想起日間衝入大屁股屋子內的情形，他認爲自己太衝動了，若是冷靜一下，不踢開門衝進去，說不定大屁股便不會被何勝所殺，而他也極有可能將何勝捕住，或

是一鎗將他擊斃。

他心中不期然生出一份內疚。

——對於大屁股的死，他認爲自己應該負上一份責任。

飯店內的人客不多，但都正在與那兩個伙計在談論着大屁股被殺的事情。

蕭原不由傾聽起來。

但越聽下去，他便越聽不下去。

原來，有一個客人居然說，大屁股是被一個兇惡的匪徒強姦後殺死的。

也有人說，有兩個外地來的人因爲爭着要跟大屁股上床，因而爭鬥起來，動了鎗，誤將大屁股殺死的。

蕭原聽得啼笑皆非，只怕越聽下去，越是荒謬，他不想再聽下去，匆匆喝掉那瓶酒，連飯也沒有吃，便付了賬，離開了那家飯店。

在一家旅店要了一個房間，洗了個澡，蕭原什麼也不去想，決定好好地睡一覺。

這兩天來，由於都是露宿在荒野之中，所以，睡得不怎麼舒服，今晚自然要好好地睡一覺了。

他很快便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他驀地從沉睡中驚醒過來。

他是被窗外一聲異响聲驚醒過來的。

他這個人雖然在睡夢中，也很驚醒，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無論睡得怎麼沉熟，也會立刻驚醒過來。

這種警覺性，是在這麼多年的追捕生涯中養成的。

靠着這種敏銳的警覺性，他曾經逃過兩三次險厄。

他正欲翻身下床之際，外面驀然一聲暴响，碎瓦紛墜，那利那他心頭震抖之下，急忙往床尾那邊滑過去，而不是翻身下床。

一陣猛烈的鎗彈也就在那霎間從窗口射入屋內，鎗彈作扇面形的向床上掃射。

蕭原若是翻身下床的話，那肯定是被那一陣鎗彈在身上開幾個血孔。

饒是他夠機警，仍然被一顆鎗彈射中了他的左腿側，鎗彈射在牆上，發出一連「叭叭」的激响聲，磚屑四濺，好不驚心動魄。

蕭原在那剎間那亦「刷」地滑落在床尾的地上，爬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一下。

窗外隨即又掃入了一連串鎗彈，在黑暗中，那一連串的鎗火閃亮如火鏈。

這一次，那一串鎗彈掃射在床前的地上及床上，發出一陣沉悶的異响聲，蕭原若是仍在床上，或是伏在床前地上，那肯定不能倖免。

而襲擊蕭原的那個人，絕無疑問是一個經驗豐富的鎗手，更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非要置蕭原於死地而後甘心。

蕭原觀準了，在鎗聲乍停的剎那，正欲開鎗射去，窗外却緊接着扔入一團火光來。

蕭原大吃一驚，猛地一扣板機，朝窗口掃了半梭子彈。

緊接着他從地上挺起身來，猛地將

外面的一塊床板掀起來，擋住那團扔來的火光。

那團火光砸在掀起來的床板上，發出了一下砰响聲，隨即便爆燃開來，火星四洩，沾着的地方馬上燃燒起來，那塊床板燒得更加厲害。

蕭原顧不了腿上的傷痛，一拐一拐地衝向房門那邊。

旅店內的其他人就算睡得再死，也被那一陣接一陣的鎗聲驚醒了，那個老闆担心旅店被毀了，不顧一切地帶着幾個伙計往响起鎗聲的地方奔過去，有些胆大的客人也探頭門外，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胆小的則縮在床上，用被子蒙起頭來。

蕭原拉開房門一頭衝出門外，那個老闆與伙計恰好奔到來，那個老闆十萬火急的開口道：「喂，發生了什麼事？」

蕭原咬着牙，忍痛道：「有人襲擊我，快叫人來救火，那個傢伙從窗外擲入一個盛滿了火水的酒瓶子，再這些很難撲滅了。」

那老闆這時已從打開的房門口，瞧到房內烟火騰騰，急得他手足無措地扯開喉嚨直叫：「救火啊，快來救火啊——」想撲入去，但立刻又怕死地縮回身子，在那裏直跳脚。

其他的人聽到起火，就連胆小的也躺不住，掀開被子，紛紛走出房外，看看火勢燒成怎樣，好及時走避，以免被燒成燒豬。

那幾個伙計大呼小叫地奔去提水救火，一時之下，人聲喧嘩。

沒有人理會蕭原，他也不需要別人理會他，哄亂中，他走出天井外面，靠在一株桃樹下，一手捂着大腿上的鎗傷，一手緊握着那支匣子鎗，目光四下掃視着，以防那個襲擊他的人乘機再向他下手。

血一直從他的指縫掌隙間流出來，他也不敢先將傷口包紮起來。

眼下，最要緊的是提防有人向他襲擊，傷口雖然在流着血，但比起生命來，那當然不及生命那麼重要了。

這時候，左隣右里的人，紛紛提水趕來救火，那場面混亂極了。

蕭原靠着樹身，慢慢地滑坐在地上，喘口氣，兩道目光却不停地掃視着那些奔走不停的人影，右手指緊緊地扣在槍機上，只要有什麼不對，他便會毫不猶疑地扣動槍機！

他必須保全自己的生命！

那不但不是為了自己，也為了另一個人——他的另一半——張鳳琴。

火勢終於被撲滅了。

蕭原這時候亦已偷偷將腿上的傷口草草包紮好，以免血流不止，令到自己支持不住而昏倒過去。

他雖然始至終都沒有看到那個襲擊他的人，但他肯定那個襲擊他的人就是快鎗何勝。

在這個地方，除了何勝之外，根本就沒有什麼人要殺他，只有何勝一個。

令他意料不到的是，何勝居然不急急溜逃，反而反噬他一口，大概他被追急了，於是豁了出去，希望能夠將他幹掉。

經過這一次的遭遇後，對何勝這個人，蕭原對他重新加以估計。

寨內有鎗聲响起，復有房屋起火，那自然驚動了寨內的自衛隊，結果蕭原又被請回隊部去問話。

蕭原也樂得有個安全的地方料理腿上的傷口，欣然跟自衛隊的人回隊部去。

蕭原的腿傷不算嚴重，並沒有傷及筋骨，敷上了他隨身帶着的自製跌打刀傷藥後，翌日已好了很多。

蕭原認為何勝仍然匿藏在鄉寨或是附近的地方，並未溜逃，因此，他一直暗中加了小心。

由於腿上的傷，令到他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速度也慢了。

那家客棧的老闆已拒絕他入住，幸好自衛隊的那位姓蔡隊長是個喜歡幫助的人，讓蕭原在隊部暫住。

蕭原自然喜出望外，他在暫時行動不便的情形下，能夠有一個安全的地方養傷，那真是再好不過了。

何勝就算胆生毛，也不敢潛入隊部向他下手的。

一連兩日，他都「窩」在自衛隊部內養傷，也交了蔡隊長這個朋友。

他雖然足不出隊部，對鄉寨的情形却很清楚，因為蔡隊長應他的指示，派出幾個自衛隊員，在鄉寨內各處查探打聽，因此，鄉寨若有什麼異常的情形，他都知道。

快鎗何勝似乎已經溜逃了，鄉寨內

很平靜，派出去查探的自衛隊也查探不到任何有關何勝的消息。

但第三天早上，何勝却派了一個人，送了一封挑戰書給蕭原。

蕭原自出道以來，從未發生過一個被他追捕的匪徒，居然向他下「戰書」的，這是第一次。

看來，何勝是豁出去了。

由於是第一次，因此，他感到很新鮮。

那封挑戰書是由一個在寨外的山崗上放牛的小孩送來的，從何勝知道蕭原住在隊部這一點，就可以知道，他一直都匿藏在鄉寨或是附近的地方，不然，他不會要那個小孩將信送到自衛隊部去的。

那封挑戰書上，只草草地寫着幾個字：姓蕭的，有種的，今日黃昏前，到寨外的野猪坡，與老子決個生死，帶人來的不是好漢。

蕭原看完那張紙條後，沉思不語。

蔡隊長看過後，對蕭原道：「蕭原兄，你不去赴約？」

蕭原道：「若我去赴約，必定會上了他的當，遭到他的暗算。」

「那你打算去赴約？」

「不，我會去。」蕭原握拳道。

「那你會很危險的。」蔡隊長關切地道：「我可以派手下偷偷地接近野猪坡，將那裏包圍起來，那你就插翅也逃不了，而你也用不去冒險了。」

「蔡隊長，你若派人去將野猪坡包圍起來，一定會被他發現的。」蕭原不同意

地道：「只怕你的手下才走出寨外，已被他發現，馬上溜走，蔡隊長，你的好意我很感激，還是由我一個人去吧。」

「那會很危險的。」蔡隊長擔心地道。

「放心吧，我不會在黃昏前趕到野猪坡的，等一會，我便會悄悄離開了隊部，偷偷去野猪坡，埋伏起來，看一下何勝到底在玩什麼花樣。」蕭原充滿信心地道：「雖然有點危險，但我相信，我不會有太大的危險的，反之，若不冒險，又怎能捉到他？」

蔡隊長聽他那麼說，覺得他說的也是，遂領首道：「蕭原兄，你可要小心啊，還有，你的腿……」

「蔡老哥，你放心吧，我腿上的傷已好了很多，應付得了的。」蕭原伸手拍一下蔡隊長的肩頭。

「那我有什麼可以幫得上忙的？」蔡隊長熱心地道。

「你熟悉野猪坡那一帶的地形麼？」

蔡隊長點點頭。

「那請你將野猪坡的地形詳細地說一遍，那就是幫了我一個大忙。」

「好。」蔡隊長將野猪坡的地形詳細地說出來。

* * *

蕭原是從自衛隊部的一間屋子的窗口離開的，他這樣做，當然是不想被何勝發覺他離開了隊部，讓他有下手伏擊他的機會。

蕭原並不排除何勝會在隊部附近監視他的可能，說不定，那封挑戰書只是

誘他露面的一種手段，只要他離開自衛隊部，那就隨時會有被伏擊的可能。

離開了隊部後，他立刻依照隊長的話，往野猪坡走去。

來到了野猪坡的時候，日正中天，幸好他早已在隊部吃飽了，不然，這時候一定餓得肚子咕咕直叫。

他並沒有一逕走上野猪坡，在附近找了一棵高大的野樹，爬了上去，居高臨下，監視着野猪坡上的情形。

野猪坡是一個不很高的山坡，坡上長滿了野草與樹叢及亂石，坡下有一道溪流，溪流對面是一幅幅旱田，種的都是甘蔗、番薯、花生之類的農作物，這種地方最適宜野猪之類的野獸出沒，大概因為這樣，便被稱為野猪坡吧。

坡上不見一個人影。附近也沒有。

蕭原很有耐心地坐在樹上的一根橫樑上，監視着野猪坡的情形，就這樣一直坐到太陽開始西斜，他仍然沒有動一下。

他的耐性沒有白費，太陽西下不到半個時辰，他便發現有一個人從溪邊的一塊甘蔗地內走出來，涉水走過那條小溪，一逕走到坡下，跳上一塊岩石，往黑狗寨的方向張望了一下，隨即在那塊岩石附近的草叢中，放下一團東西。

接着，他又在坡下的幾處地方放下一些東西，才走上坡上，也在坡上幾處地方放了些東西，這才在坡上的一塊最高最大的山石坐下來，注視坡下的動靜。

若是有人在坡下出現，那肯定逃不

過他的雙眼。

蕭原置身的那棵大樹雖然距離頗遠，但他仍然認出，野猪坡上的那個人，就是快鎗何勝。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何勝在坡上做了手脚。

蕭原猜想何勝放在坡下幾處地方的物件，可能是火藥炸彈之類的東西。

若是他貿然應約，只怕他會陷在何勝設下的陷阱之中，永不超生。

何勝這一招，確是毒辣。

蕭原確定附近只有何勝一個人後，便從樹上溜下來，悄悄地從野猪坡的側面，登上坡上。

何勝懵然不知，仍然不停地往坡下張望。

蕭原很快便掩到野猪坡上，距何勝所坐的那塊大石不過十丈遠左右，憑他的鎗法，他可以一鎗幹掉何勝。

他也決定這樣做。

能夠一鎗將何勝擊倒，那就乾淨俐落，這件事也就算辦完了，他可以輕輕鬆鬆地拿着何勝的人頭，返回去領取那一千塊大洋的獎金。

他抬起手上的鎗，對準了何勝。

只要他的食指一扣，何勝就只能活到那一刻。

咬咬牙，他正欲扣開機鎗，那知就在那刹那，何勝忽然站起身來，往下面緊張地看着，而且還揮動着左手。

蕭原不由怔了一下，忙轉頭往坡下望去，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寒氣。

坡下那面，正有兩頭牛發狂般衝過

小溪，往坡上衝上去，在那兩頭牛の後面，遠遠地奔着兩個鄉童，大概那兩頭牛是他們的，因而緊追不捨。

那兩頭牛一直狂奔上山坡上，若是踏中何勝放置在坡上或坡下的物件，那說不定會引起爆炸，看看何勝那焦急的神態，那是極有可能的。

若是發生爆炸，那肯定會被黑狗寨內的人聽到，那就會影響到何勝的詭計，令到蕭原有所警覺，不會再來赴約（他却不知道，蕭原就在他的身側十丈外的地方，一鎗便可以將他擊倒），這正是他最為緊張的，只要能夠殺死蕭原，除去蕭原這「條」附骨之蛆，那就算炸死十條牛，八個鄉童，他也毫不在乎。

本來，何勝是可以開鎗將那兩頭牛驚走的，但他爲了不被蕭原發覺他在山坡上做了手脚，所以，他沒有開鎗。

因爲那兩條狂奔不是奔向山坡下他放置了物件的地方，因此，他決定不開鎗。

但那兩個鄉童却爲了抄近路追上那兩頭狂奔，涉過小溪後，便繞向後面後坡上奔去。

那兩個小童若是一直那樣往上奔，那肯定是會踏在何勝放置了一團物事的叢草叢上，何勝仍然不開鎗阻止那兩個鄉童，只是揮手吆喝着，要那兩個鄉童不要奔上去。

但那兩個鄉童却毫不理會，一直往上奔去。

何勝眼中兇光一閃，正欲向那兩個鄉童開鎗射去，爲了不會被蕭原聽聞爆

炸聲，而有所警覺，何勝居然要向那兩個小童開鎗射去。

只要他一開鎗，那兩個小童肯定會死傷在他的鎗下，蕭原自然不會坐視不理，情急之下，他猛朝何勝開了一鎗，同時朝那兩個小童大叫：「小兄弟，快離開，別上來啊！」

鎗聲一响，那兩個鄉童聽蕭原那麼叫，不由脚步一窒，慌張失措地往上張望。

鎗聲一响，那邊的何勝怪叫一聲，身形一躍，跳落在那塊大石後面，隨即向蕭原那邊射了半梭子彈。

蕭原被那半梭子彈射得不敢抬起頭來，口裏大叫道：「小兄弟，快走啊，這裏是很危險的啊。」

剛才他若不是顧着喝叫那兩個鄉童不要上來，因而沒有瞄準何勝才開鎗，否則，何勝不被他射死也會受傷。

機會一瞬即逝，不過，蕭原卻沒有懊悔，能夠救回那兩個鄉童的一條命，他認爲是值得的。

那兩個鄉童一呆之下，馬上警覺到自己身處險境，慌不迭回頭就跑，還用雙手抱着腦袋。

蕭原朝坡上一處被何勝放了一團物件的草坡上開了一鎗，「轟」地一聲，那裏立刻爆炸開來，土石四射，烟火瀾漫。

蕭原就在那一下爆炸聲中，從地上竄起來，衝撲向藏匿在那塊大石後的何勝。

何勝從石側探出頭來，向蕭原連開

數鎗。

蕭原忙撲在地上，子彈嘯嘯地從他的頭上掠射過。

跟着，蕭原身前約丈許遠的地上，「轟」地一聲爆炸，土石飛濺，烟火瀾漫。

蕭原被那一聲爆炸震得腦袋一片渾亂，不敢抬起頭來，幸好距離稍遠，沒有被炸着，不然，他說不定會受傷，但他却被激飛洒落的泥土砸在身上，隱隱作痛。

跟着，又是兩聲爆炸聲响起。

幸好那爆炸的威力不太大，不然，蕭原縱使不被炸傷，也會被震昏過去了。

一時之間，坡上的爆炸聲接連响起，火焰飛揚，地動山搖。

蕭原剛想從地上竄起來，一串鎗聲即時向他掃射過來，他只好緊緊地貼伏在地上。

接下來，便是一陣沉寂。

蕭原不敢貿貿然從地上竄撲起來，以免成爲何勝的鎗靶，但若是待烟火飛散才撲向何勝那邊，那就更加危險，因此，他便在地上滾動起來，接朝那塊大石掃射了幾鎗，隨即從地上竄起來，撲向那塊大石的側面。

這一次，何勝沒有開鎗還擊。

蕭原心頭一震，馬上猜到何勝可能已溜了。

但他仍然不敢大意，以防何勝使詐，待他掩到那塊大石的側面，便瞥到何勝有如一隻兔子般，往那一面的坡下竄

溜下去。

他忙向那條業已竄躍下坡的人影開鎗射擊。

那條人影馬上往下一撲，順勢往後山坡脚下滾落去。

蕭原接連開了幾鎗，都射不中何勝，因爲距離太遠，加上那些草樹的遮蔽，而何勝也很奸狡，左竄右躍的，就算蕭原鎗法再準，也很難射中他。

蕭原接連開了幾鎗，由於腿上的傷勢還未痊癒，剛才情急之下，忘記了，經過兩次竄衝，這時腿上的傷口隱隱作痛，因此，他沒有追下去——就算追下去也未必追到何勝，只好眼睜睜地看着何勝連竄帶奔，逃竄而去。

* * *

這一晚，睡到半夜的時候，隊部內忽然起了火。

誰也不知道那火是怎樣起的。

隊部內的人立時哄亂起來，人影奔走，忙着救火。

蕭原自然也被驚醒，聽說失火，自然急急起床奔出房間，看看那裏起了火。

才奔出房門，他馬上警覺到，那可憐是何勝放的火，縱使燒不死他，也將他逼出來，乘着混亂向他開鎗。

他想及這一點，馬上從後院的圍牆翻出去，慢慢的往前面掩去，兩道目光炯炯地掃視着附近的巷口圍牆，一有發現，他便會毫不猶疑地開鎗射去。

這時候，附近的人家驚聞失火之下，紛紛趕來幫忙救火，隊部內外一片混

亂，門外也聚了一大羣人。

蕭原這時已掩到前面，毫無發現，一眼看到聚在門前的那羣人，他馬上心頭一動，懷疑何勝會混在那堆人中，於是悄悄地從那堆人的後面，然後走前去。

才走到那堆人後面，蕭原的眼角驚地瞥見左邊的一間屋子的牆角後，有一條人影正閃出來，他心頭一震之下，反應好快，手一揚，往那邊開了一鎗，同時大喝一聲：「所有人快趴下來！」喝聲中，他已撲伏在地上。

蕭原那一鎗乍射，那邊牆角後隨即响起一下鎗聲，鎗火閃吐，一下銳嘯自蕭原的頭上激掠過。

那些人聽到鎗聲驟响，嚇得驚呼慌叫着四散奔走，只有幾個人伏在地上。

蕭原伏在地上的刹那，朝那邊牆角連開三鎗，同時猛地翻滾開去。

牆角後鎗火乍閃，幾乎是不分先後，射在蕭原剛才伏着的地上！

何勝這傢伙果然不愧快鎗之稱。蕭原緊接着又向那邊牆角開了兩鎗，口裏大叫道：「快去抓住他，他就是殺死大屁股的何勝！」

他由於不知道「大屁股」叫什麼名字，所以只好大叫那暗娼不雅的外號。

隊部這時已有人衝出來，聽到蕭原的聲音，馬上往那邊牆角衝過去。

牆角邊鎗聲乍响，手上拿着鎗衝向那邊牆角的幾個人中，有人大叫一聲，撲跌在地上，其他的幾個慌不迭撲落地

上，往那邊「砰砰」地開鎗射擊。

蕭原乘機從地上竄起來，衝向那邊的牆角。

牆角後却没有動靜。

蕭原心中大急，由於腿傷未癒，令到他跑不快，急得他直咬牙。

因為他已猜到，何勝必定已溜了。

換轉是他，在這種情形下，他也會溜的。

只有笨人或是瘋子，才會呆着不走，被人兩面包抄堵截，以致跑不了。

他猜得沒有錯，何勝果然又溜了。

蔡隊長這時也趕來了，聽聞是何勝放的火，並打傷了一個自衛隊員，自然不肯就此罷休，馬上分派人手，追捕何勝。

蕭原由於腿傷的關係，沒有加入追捕何勝的行列，與蔡隊長留守在隊部內。

結果，擾攘了半夜，到天亮的時候，出外搜捕何勝的自衛隊員陸續返來，但一無所獲。

對於這個結果，蕭原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因為他早已意料到。

他不是對自衛隊的能力有所懷疑，而是對何勝這個人不敢低估，他認為，何勝若不是有把握可以脫身，是不會冒這個險的。

他認為何勝還未竄到別的地方，仍然藏匿在寨外附近的地方，甚至是寨內，而且，還會陸續向他暗算施襲。

而他出道以來，可說從未遇上過像何勝這樣胆大妄為的匪徒，居然接二連三向他施襲暗算，因而令到他對何勝刮

目相看，不敢掉以輕心。

他決定在傷好之後，無論如何，也要將何勝挖出來，作個了斷。

要不，只怕他終有一次會栽在何勝的鎗下。

詭計多端 詐死脫身

蕭原可說是從來沒有這麼窩囊過，在這幾天，他一直呆在隊部內，沒有出外。

由於腿上的傷還未痊癒，令到他的行動不便，因此，為免遭遇到何勝的伏擊暗算，他便只好忍耐着，呆在隊部內。

自從經過那一晚遭遇後，幸好何勝再沒有想出什麼花樣來暗算他，這幾天都很平靜。

四日後，蕭原腿上的傷勢總算癒合了，若是再休息兩天，那就沒有什麼大礙了。

但蕭原已呆不下去了，這幾天，他簡直悶得發慌，他決定要採取行動。

而他在這幾天已想出一個主意來，並已和蔡隊長商議過，得到他的贊同，願意大力協助他。

這一天，在黃昏後，他與蔡隊長走出隊部，往寨內那家稻香居去喝酒。

他走動的時候已沒有什麼不便，由於這幾天足不出戶，每天除了睡覺便是吃飯，因此精神很好，而且胖了一點，也白了一點，整個人顯得精神奕奕的。

來到了稻香居，兩人在一副座頭上

坐下來，要了幾個菜、一瓶雙蒸，便吃喝起來。

兩人邊吃邊喝談話，顯得很輕鬆，實則，兩人暗地裏都很緊張，插在身上的短鎗亦已板開了大機頭，只要一抽出來，便可以發射了。

原來，蕭原之所以在這個時候與蔡隊長到稻香居喝酒，乃是在放餌，而蕭原就是餌，希望能夠引得何勝那條大魚上鈎。

蕭原估計，若是何勝死心不息，仍想殺死他而才甘心的話，那他一定會上鈎的。

忽對蕭原說道。

蕭原先是愣了一下，繼之明白蔡隊長的意思，笑說道：「蔡老哥，你放心吧，我大概可以喝兩斤酒還不會醉呢，我平時雖然不喝酒，但酒量却很好。」

「聽你這麼說，我就放心了。」蔡隊長吁口氣。「一瓶雙蒸已差不多喝完光了。」

「那就再來一瓶吧。」蕭原說着拿起酒瓶，將剩下的酒斟在蔡隊長的酒杯內，跟着招呼一個伙計再拿一瓶酒來。

喝了一口酒，蔡隊長咧咧咀說道：「蕭老哥，你幹了這麼些年的追捕手，有沒有捉不到的？」

「沒有。」蕭原認真地道：「凡是被我追捕的通緝犯，不是被我捉回去正法，便是被我幹掉了。」

「這麼說來，你豈不是很厲害？」蔡隊長有點不大相信。

蕭原只是笑了，沒有說什麼。

眨眨眼，蔡隊長轉變話題：「蕭老哥，何勝那個傢伙真的那麼大胆，連譚督軍的軍火也敢劫？」

「當然是真的。」蕭原呷了口酒。「要不是譚督軍限期在兩個月內捉住他或是帶他的人頭回去見他，我也不會迫得他那麼急，而他也不會狗急跳牆，反咬一口！」

「那傢伙真是兇悍毒辣。」蔡隊長說時不由心怯地往窗外掃視了一眼。「蕭老哥，你以為那傢伙仍在這附近，真的會上當麼？」

「他這麼三番四次的要殺我，看樣子他是殺不死我，絕不甘休的，我敢說，他一定就在附近，至於他會不會上釣，那我就不敢肯定了。」

「我倒希望他會上釣。」蔡隊長握著拳，說道：「我很想看下，那傢伙是個怎麼樣的人。」

「蔡隊長，你一定可以看到他的。」蕭原肯定地說道。「不過，你看到他後，一定會大失所望的，他的樣貌一點也不兇惡，就像一個普通的鄉下人那樣，只有兩道目光比一般的人銳利。」

「聽你這麼說，他一點也不嚇人了？」蔡隊長道。

「但他殺人時候，連眼也不眨一下。」

蔡隊長不由吐吐舌頭。「那真是人不可以貌相。」

忽然間，有一個人走進來，在經過他們那張桌子時，急促地低聲說了一句

話：「魚上釣了。」接在後面第三張桌子前坐下來。

原來，那個人是寨上自衛隊的人，也是這一次行動的一份子，其任務就是通知蔡、蕭兩人有關何勝的消息。

蕭原與蔡隊長立時提高警覺，但表面上都不動聲息，照舊喝酒閒談說着。

大約一刻鐘左右，門前人影一閃，舉鎗便向蕭原與蔡隊長掃射。

但在那霎間，外面却響起一下槍聲，同時響起一陣吆喝聲與及急促的奔跑聲。

那人影在鎗聲乍響的刹那，有如驚弓之鳥般，身子一閃，扭身揮臂往身後掃了半梭子彈。

立刻便有「啞啞」之聲響起，以及呼喝叫罵聲，還有「砰砰拍拍」的槍聲，利時間好不「熱鬧」。

蔡、蕭兩人在門口人影閃現的刹那，已迅快地各自撲倒下去，同時抽出身上的短槍，指向門口。

若不是那一下槍聲將門口閃現的人影驚動了，蕭原自信可以射中那條人影的。

店中那幾個伙計及掌櫃的早已得到知會，早已躲到一旁，在槍聲乍響的刹那，亦已伏倒在地上。

至於其他的食客，原來都是自衛隊的人扮的。

才撲倒下去的蕭原立刻從地上竄起來，竄向窗口那邊。

蔡隊長與他的手下也分別撲向門口及別的窗口。

外面槍聲「叭叭」，好不熱鬧，那一定是自衛隊的人與何勝幹上了。

蕭原撲到窗前，先是探頭往外瞥望一眼，只見何勝已竄到斜對面的街角處，蹲貼在牆邊，與成扇形將他包圍起來的自衛隊在駁火，由於角度的關係，從窗口這邊很難射中何勝，他便從窗口跳出外面。

眼前的情形是，雖然自衛隊的人一時間奈何不了何勝，但何勝也溜不了，因為他只要一從藏身的暗角後閃出來，那便會暴露在那些自衛隊員的鎗口下，那些自衛隊員的槍法再不濟，亂槍之下，肯定可以將他射中的。

何勝藏身的那一處街角後，是一條很短的「死巷」，巷子的那一口是封堵着的，他若是竄入那條巷內，那簡直是自投羅網，變成甕中之蠶，若不束手就擒，那肯定會被射殺，除非他忽然長出一對翅膀來，否則，肯定逃不了。

蕭原之所以揀了這個地方做「釣魚」的地方，正是看上這地方的地形，這裏只有一條大街，附近一帶沒有別的橫街窄巷，只要將那截街道兩頭一封，那便連飛鳥也飛不了。

蕭原卻沒有將另一頭封堵住，只是暗中佈置了幾個自衛隊的人伏在兩邊的橫街直巷口處，只要何勝往那頭溜竄，那一定會成為那幾個自衛隊員槍下的獵物。

他才跳出窗外，便給何勝發覺了，向他開了兩槍。

蕭原在跳出窗外，身子落地時，便

已倒身滾了開去，因此，何勝那兩槍根本射不中他。

他馬上開槍還擊。

槍彈射在牆角上，迫得何勝將身子緊貼在牆上。

蔡隊長立刻一揮手，向何勝那邊竄撲過去。

其他的自衛隊員也緊跟着衝撲過去。

蕭原繼續向牆角開槍，封鎖着何勝，掩護蔡隊長與他的手下衝過去。

何勝被蕭原的槍火壓逼封鎖着，根本動不了，而蔡隊長他們亦已衝到牆角的另一面，與何勝只是一屋之隔。

蔡隊長忽然喝喝：「開槍！」

掩到街角對面的幾個自衛隊員馬上向何勝那邊開鎗射擊，一時之間鎗聲大作。

何勝就在那刹那那顧一切地閃探出半邊身子，掃射出一串鎗火。

蔡隊長等人急忙伏倒在牆腳下的地上。

對面的那幾個隊員也被壓得窒住了，蕭原却眼快手急，向何勝連開兩鎗。

何勝「啞」地叫了一聲，閃貼回牆角後。

但他隨即又閃出半邊身子，狂掃出一串鎗火。

蕭原與伏在對面的自衛隊員馬上開鎗還擊。

何勝這一次閃匿不及了，只見他的身子接連震搖了兩下，發出一聲慘嚎，接仰倒在地，寂然不動。

伏在對面的自衛隊員中，馬上有人歡叫起來：「他死了，我們將那傢伙打死了！」跟着便紛紛從地上竄起來，衝過去。

蕭原也從地上跳起來，他看得很清楚，何勝的身上確是中了两鎗，但他仍小心地用鎗指着地上的何勝，以防他臨死也反咬一口。

蔡隊長聽說何勝已被擊斃，立刻從地上竄起來，一個箭步便已衝到街角那面，看到何勝身上滿是鮮血，倒在地上，動也不動。

他一脚將何勝掉在地上的鎗踢開，這才扭轉身，歡叫道：「蕭老哥，這傢伙果然死了！」

其他的自衛隊員已紛紛奔到了，都想着一下何勝死後的樣子。

蕭原也走過去。

豈料，就在那刹那，突變驟生。

已經「死」了的何勝突然敏捷地從地上跳起來，伸手一把箍住蔡隊長的脖子，並閃電般將他手上的鎗奪過去，用那支鎗抵在蔡隊長的頭上。

那刹那的變化，只是一眨眼間的事情，其間雖然有幾個自衛隊員看到，但他們却驚得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應變，畢竟，他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驟變。

但縱使他們應變夠快，也無從下手，因為蔡隊長本就站在何勝的屍體前，變成了何勝的擋箭牌，他們若開鎗，只會射在蔡隊長的身上。

蕭原同樣不及應變。

因為那些自衛隊員都擁擠在街角前

，將他的視線遮擋住了。

但就算他警覺夠快，也救不了蔡隊長，因為他無法開鎗射殺何勝——那些隊員擋遮住了他的鎗咀。

總之，蔡隊長已受制於何勝。

這一下變化，就連蕭原也意料不到。

因為連蔡隊長也說何勝「死」了。

這真是功虧一簣。

蕭原心中懊惱不已。

——煮熟了的「鴨子」居然會飛走，只怕以後再想捉到他，難了。

* * *

「快滾開去，不然老子一鎗將他斃了，死了也有他陪老子落地府！」

何勝這一聲吼喝，將那些怔呆着的自衛隊員震醒過來。

他們看到蔡隊長一張臉煞白的，眼中閃着驚恐的光芒，都禁不住後退開去，誰也不敢莽動。

「退啊！快退開去！」何勝兇厲地吼叫，抵在蔡隊長頭上的鎗用力一戳，蔡隊長痛得頓時哼出聲來。

那些自衛隊員忙又急退開去。何勝推着蔡隊長逼前去。

蕭原吸了口氣，對那些自衛隊員道：

「全都散開去，讓他走！」

「但蔡隊長……」有一個自衛隊員猶豫地道。

「不用耽心，他不敢殺蔡隊長的。」

蕭原道。

那些自衛隊員在投鼠忌器的情形下，只好散開去。

何勝並沒有立刻溜走，他看着蕭原，惡毒地道：「蕭原，老子就在你面前，你怎麼不動手將我一鎗斃了？」

蕭原吸口氣，按捺着，沉聲道：「你別得意，終有一日，我會將你押回去，讓譚督軍處置你的！」

「嘿，老子也發誓，錯過今晚，老子終有一日會將你一鎗送到閻王那裏的！」何勝咬着牙道：「哼，老子真是命大，本來以為跌入你們佈下的陷阱中，老子今番死定了，那知道這頭笨牛却被我抓住了，哈哈，眼看着煮熟了鴨子又飛走了，你一定很氣惱吧？」放聲大笑起來。

蕭原被他氣得幾乎按捺不住，強吞下那口氣，狠狠地道：「聽着，你快滾，若你敢傷害蔡隊長一根頭髮，無論天涯海角，我也不會放過你！」

「蕭原，你既然搭上了老子，老子誓與你週旋到底，看看到底鹿死誰手！」何勝雙眼中閃射兇光。

蕭原深深地盯了何勝一眼。「你走吧，要不……」

何勝掃一眼那些散開去，虎視眈眈的自衛隊員，不敢再說甚麼，拖着蔡隊長，向鎮外退出去。

那些自衛隊員要跟着去，却被蕭原阻止了。「別跟着他，那樣反而會害了蔡隊長，他不敢傷害蔡隊長的。」

那些自衛隊員聽他這麼說，雖然仍有點猶豫，但卻沒有再跟下去。

何勝就那樣脅持着蔡隊長，一直向寨口那邊退去。

蕭原看着逐漸遠去的何勝，極力按捺着，握鎗的手不由有點抖顫起來。

——他有兩次幾乎按捺不住心頭那股衝動，要冒險開鎗射殺何勝。

何勝脅持蔡隊長退出老遠，忽然停下來，大聲道：「蕭原，你聽着，老子不會再逃，一定會與你分個生死的，老子不想再被人像狗一樣追着亡命而逃了！」

蕭原沒有理會他，緊抿着咀唇。

「哈哈！」何勝大笑起來。「蕭原，小心別氣炸了肺，那豈不是便宜了老子。」

蕭原仍然沒有理睬他，胸膛急促地起伏着。

何勝笑聲不止，挾着蔡隊長往寨外走去，身形漸遠漸隱，笑聲却仍在夜空中飄盪。

* * *

何勝果然不敢殺死蔡隊長，但却在寨外將他擊暈，才逃之夭夭。

對於這一次的功虧一簣，蔡隊長深深自責，只怪自己一時大意，才會被何勝有機會走脫。

「他媽的，我若是在他的身上補上兩鎗，他就算有九條命，也活不了，也就不會被他走脫了。」蔡隊長不時伸手摸一下頭上被何勝用鎗柄砸出來的腫塊，懊惱不已。

蕭原勸解他道：「蔡老哥，事情已經過去，就別說它了，錯過這一次，還有機會將他捕殺的！」

「蕭老哥，你今後可要加倍小心啊，何勝那傢伙一定會不擇手段地對付你

的。」蔡隊長替他担心地道。

「我會小心提防的了。」蕭原道。

「蕭老哥，那傢伙原來預早在身上胸部要害的地方，綁上兩塊鋪了厚厚一層牛皮加麻布的鐵片，所以他雖然身上中了鎗彈，却一點也沒有損傷，還被他靈機一觸，用手臂上流出來的血，塗在胸口上，也因此才會被矇騙了，那傢伙真奸狡！」蔡隊長捏着拳頭道。

「你怎麼知道的？」

「他在擊量我之前，告訴我的。」

「這就怪不得他膽敢冒險襲擊我了，原來他身上帶了『護身符』！」

「蕭老哥，你準備怎樣對付那傢伙？」

「一時之間，我也想不出對付他的好主意來。」蕭原蹙眉道：「何勝這傢伙是我追捕的匪徒中，最棘手的一個。」

「不知他會用什麼花樣來對付你，」蔡隊長有點担心地道：「那傢伙可真是詭計多端的。」

蕭原一拳插在桌面上，沉聲道：「我不會再讓他先向我動手的了，我會先向他採取行動，免得窮於應付。」

「這個主意很好。」蔡隊長大表贊同。「蕭老哥，有什麼要我幫忙的，只管開口。」

蕭原搖搖頭道：「蔡老哥，你已幫了我不少忙，何勝那傢伙兇殘成性，你若再幫我，說不定他會遷怒於你們，向你們下毒手，因此，為免連累你們，我決定明天便離開這裏，再想辦法將他捕殺！」

蔡隊長想一下，覺得蕭原說的大有可能，頓時心頭一冷，不再堅持。

蕭原很明白他的心情，若是因他的幫忙，令到何勝遷怒於寨上的人或他的家人，那是他不想看到的，況且以何勝的兇殘，一定會殺人洩憤的，他不想令到無辜遭殃，因此，他並不怪蔡隊長的自私。

「蕭老哥，你要多加小心。」蔡隊長歉然道：「希望你平安無事，捉到何勝那匪徒。」

蕭原感激地道：「蔡老哥，無論如何，我也很感激你的幫忙，我會永遠記着你這位朋友的。」用力握着蔡隊長的手搖了搖。

* * *

蕭原在翌日早上，離開了黑狗寨。

蔡隊長帶了幾個手下，一直將蕭原送出寨外。

蔡隊長這麼做，是蕭原的主意，他要讓何勝知道，他已離開了黑狗寨。

他估計何勝極可能藏匿在寨外附近的一處地方，因此，他在離開了黑狗寨後，馬上在附近搜尋起來。

附近的地形，他已從蔡隊長的口中知道得很清楚，因此，他先到他心目中認為可疑的地方去找。

他先往一處叫狗屎崗的地方去。

據蔡隊長說，狗屎崗距黑狗寨約里許遠，崗上長滿了密麻麻的矮松林，更有幾個天然山洞，可以藏人，由於崗形就像一堆狗屎，因而被當地的人稱為狗屎崗。

但走了一半路，蕭原便停下來，改變主意，決定不到狗屎崗去，在附近找到一株大樹，攀了上去，目光四下一掃，只有遠近一帶的地方盡收眼簾，有什麼人物出現，自然亦逃不過他的雙眼，他感到很滿意，便坐在一根橫樑上，不住地四下掃視着。

他這麼做是以逸待勞，他相信何勝若是採取行動，那肯定逃不過他的雙眼。

午後了，四下裏仍毫無動靜。

蕭原却耐心地待下去。

一個好的獵人，必須要有好的耐性。

他如今獵的是一頭比豺狼還兇惡奸狡的「野獸」，因此，必須更加有耐心才成。

午後這一段時間，是人們歇晌的時候，陽光下，四下裏不見一個人影，只有啾啾的雀鳥聲在叫着，却更顯出那份寧靜來。

蕭原開始有點睏意——在這種環境下，任是誰也會不由自主地昏昏欲睡的，他忙抖擻精神，以免自己昏昏過去，因而錯失了發現何勝行踪的機會。

等待的時間特別難熬，好不容易熬過了那一段最易睏倦的時間，遠處，寨子附近的田地上，有人在耕作着。

蕭原集中精神，不停地掃視着附近一帶地方的動靜。

日頭慢慢地向西邊墜下去了，蕭原仍然沒有發現何勝的影踪，他開始有點不耐煩了。

天一黑，他這個辦法便不管用了，難怪他開始焦急了。

太陽已落在西邊的山上。

已是黃昏時份了。

很快，夜幕便會降臨。

蕭原估計何勝因為臂傷的關係，今日不會採取行動的了。

他此念才起，驚地鄉寨那面响起幾聲鎗聲。

蕭原頓時像是被毒蜂螫了一下那樣，身子突抽搐了一下，幾乎從樹上一跤跌下去。

稍一定神，他忙不迭從樹上溜落地，咬着牙，拚命往鄉寨狂奔而去。

他的一顆心却直往下沉，身子也一陣發冷。

因為，在鎗聲乍响的刹那，一個念頭飛上了他的心頭：那會不會是何勝懊惱寨內的自衛隊一起對付他，因而遷怒於寨內那些無辜者的身上，向他們下毒手？

他雖然在心裏一個勁地說不是，但理智却告訴他，那是極有可能事。

跟着又是兩下鎗聲。

狗吠聲，人叫聲，緊接着响起，蕭原雖然看不到寨子內的情形，但他却隱隱感到，寨內這時一定有如羊欄內闖進了一頭狼那樣，亂成一片。

* * *

寨子內果然亂成一片。

由於那些青壯男子都外出幹活未歸，寨子內大部份的人家中，只有老弱婦孺。

因此，鎗聲一响，寨內的人都驚慌起來，那些店舖急不迭關門上舖，街上的人也急急趕回家中，在家中的人莫不紛紛將門關上，瑟縮在屋子內。

留守在寨子內的幾個自衛隊隊員在聽聞鎗聲後，急不迭往鎗聲响起的地方奔去。

總之，寨子內在那一霎間，亂成一片。

蔡隊長在聽聞鎗聲後，急忙從幹活的地方趕回家中。

因為他聽出，鎗聲响起的地方，就在他家附近。

快奔到家中的時候，他看到不少人都往他的屋子那面奔去，他一顆心頓時往下沉，手心冷汗直冒。

因為他心中忽然升起一個不祥的念頭：莫非我家中出了事？

立刻，他便聽到一個人氣急敗壞地對他說：「哥哥，不得了，你娘與妻子被一個匪徒殺死了！」

蔡青一聽，彷彿頭上响了個轟雷，身子晃了一下，幾乎沒有跌倒在地上，整個人呆了一呆，腦袋裏嗡嗡直响。

「哥哥，你怎麼了？」那個劈頭遇上他的小伙子看到蔡青呆怔的樣子，不禁叫了他一聲。

蔡青如夢初醒般，猛地一震，隨即一把抓住那個小伙子，疾聲道：「阿安，你說什麼？」

——他仍然不相信剛才聽到的是真的。

那青年阿安驚恐地道：「你娘與你老

婆都被一個兇神惡煞的傢伙殺死了！」

「怎會這樣的？」蔡青心中彷彿被人猛地扎了一刀般，慘吼一聲，放開阿安，發了狂般，往家中衝去。

那青年阿安就是去找他，告知他這個噩耗的，看到蔡青往家中狂奔，忙亦跟着往回奔。

還未奔到屋子前，老遠便看到屋子前圍了一大堆人，有人看到他飛奔而來，頓時起了一陣騷動，紛紛閃讓開來。

蔡青一頭衝進屋內，整個人馬上有如被電殛了般，身子劇震了一下。大睜着雙眼，看着地上的兩具屍體，不言不動！

地上那兩具屍體都是女人，一個年約五十許，一個很年輕，大約只有二十多歲，兩人的身上都有一個血洞，流了一灘血。

那個年老的正是蔡青的母親，年輕的那個是他的妻子，與他結婚不到三年，肚子微微凸起，似乎有了身孕。

屋外圍着的人中，發出一陣陣啜泣聲，空氣彷彿凝住了一樣，沒有人發出別的聲响。

「媽！淑貞！」蔡青終於發出一聲撕心裂肺般的哭喊聲，「叭」地一聲，跪倒在地上。

那些婦女再也忍不住，大聲哭起來。

那些男人則緊捏着拳頭，臉上現出悲憤之色。

「是他，一定是何勝那個匪徒殺死我媽與淑貞的！」蔡青咬着牙，握著拳頭嘶

叫。

隨即，他便霍地站起來，朝屋外的人問道：「那個匪徒往那邊跑了？」

人羣中有一個老頭挺直腰，仰起頭，大聲道：「阿青，我看到那個惡賊往小水溝那邊跑去。」

「樹頭，你快去將隊上的弟兄召集來這裏，我一定要捉到他，將那狗賊碎屍萬段！」蔡青對一個站在門前的自衛隊隊員叫道。

那個叫樹頭的應了一聲，擠出人羣，往隊部跑去。

其實，他不用去隊部召集其他的隊員前來，因為大部份自衛隊隊員早已聚集在屋前。

蔡青跟着含悲忍憤，對門外的人羣道：「九叔、四哥，請你們進來幫我將我媽與淑貞的屍體搬到房內的床上去。」

有兩個人馬上從人羣中擠出來，走入屋內。

有幾個男女也自動走入屋內幫忙。屋外的人羣仍然聚集不散，神情憤怒地談說着。

忽然間，有一個人如飛般奔來，有幾個自衛隊的人一眼認出那是誰，開口說道：「是他，蕭原！」

飛奔而來的人正是蕭原，他是循着鎗聲一直飛奔而來的。

他一眼看到一間屋子的前面圍滿了人，便猜到一定出了什麼事，聽到那個自衛隊的人叫出他的名字，他也認出那人自衛隊的人，却不知他叫什麼名字，忙開口問道：「兄弟，發生了什麼事

情？」

那個自衛隊隊員眼一紅，悲聲道：「蔡隊長的女兒與老婆被何勝那惡賊殺了！」

蕭原一聽，有如當頭响了個焦雷，當堂呆了一呆，跟着疾聲道：「蔡隊長呢？」

「就在屋內。」那個隊員朝人羣圍着的屋子一指。

蕭原馬上衝入人羣中，向屋子奔去。

衝入屋內，一眼看到蔡青神情哀痛地與幾個人屋內安置母親與妻子的屍體，那利那他心頭彷彿被人砍了一刀般，只覺萬分對不起蔡青。「蔡老哥……」咬着咀唇，一時間他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蔡青馬上轉過身，看到是蕭原，怔了一下，說道：「蕭老哥，你還未走麼？」

蕭原搖頭道：「我離開寨子後，便去找何勝那傢伙，後來爬上一棵樹上，希望可以發現何勝的踪跡……忽然間聽到鎗聲，便急急循聲趕來。蔡老哥，你娘與妻子是何勝殺的麼？」

「不是他，還有誰？」蔡青咬着牙齒，格格作响。

「鎗聲一响，我也猜到可能是何勝向寨內的無辜下毒手報復，想不到他會向你娘與……下毒手！蔡老哥，都是我不好，是我連累了你們。」蕭原很激動，一副自責的樣子。

蔡青却没有怪責他之意。「蕭老哥，

你不要這麼說，是我自願幫你的忙，像何勝這種匪徒，他既然出現在我們這地方，我們便有責任去對付他，何況他還傷了寨內的人，只是想不到，他會如此喪心病狂，向無辜的婦女下手！」

蕭原仍然感到深深的歉疚。「蕭老哥，無論你怎麼說，我心裏很不安，你先料理你娘與妻子的身後事吧，我馬上去找他何勝那傢伙，就算是下地獄，我也要抓到他，替你報仇。」

說完，便猛地轉身，衝出屋外。

「蕭老哥！」蔡青看到他一副豁出去的樣子，忙叫道。

蕭原卻沒有應他，衝出人羣，一直向寨外奔去。

蔡青放心不下，匆匆對屋內的幾個親友道：「九叔、三嬸，麻煩你們料理一下這裏的事，我帶人去搜尋那個匪徒的下落！」

奔出屋外，他揚手大叫道：「隊上的兄弟們，快跟我去搜尋那個匪徒的下落！」接着朝蕭原奔去的方向，急追下去。

那些自衛隊隊員呼應一聲，緊跟在蔡青的身後。

* * *

蕭原從來沒有這麼衝動及這樣失去理智的憤怒。

那是因為他對蔡青之母及妻的死，深感自責的緣故。

他恨不得將何勝那傢伙碎屍萬段，心中怒火高升，當下泛起一個意念：無論上天入地，也要找到何勝，一鎗將他

擊斃。

他在寨外胡亂地狂奔了一會，根本就找不到何勝的踪影。

他忽然嘶聲大叫起來：「何勝，有種的馬上滾出來，與我決個生死！」

他邊跑邊叫，彷彿瘋狂了一樣，直到聲嘶力竭，才沒有再叫。

經過那一陣叫喊之後，他漸漸冷靜下來，想到剛才的衝動，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他剛才那個樣子，若是何勝出手暗算襲擊他，他一定來不及應變，極可能死在何勝的鎗下。

靠在一塊石上喘了一會兒，他已完全冷靜下來，不再亂奔瞎找一通，開始在附近找尋踪跡。

很快，他便發現了可能是何勝留下的踪跡。

他於是循着踪跡追尋下去。

跟着，他又發現了另一些踪跡，那是穿在一些荊樹枝上的破布塊，蕭原將之取下來，認出那是何勝身上那條褲子上撕扯下來的。

他記得何勝昨晚的就是穿與那塊破布一樣顏色的褲子——灰黑色的褲子。

他循踪追尋下去。

不知不覺間，他追到一座不很高的石山脚下。

那座石山光禿禿的，幾乎沒有一棵草樹。

這時候，日頭已沉落在西邊的山頭下，留下一抹燦爛的霞光。

蕭原正自抬頭往上打量那座石山的

時候，山頭上似乎有一顆石頭滾動的聲音，他心頭一跳，傾耳細聽，那陣滾動聲却忽然消失了。

若是換上別的沒有經驗的人，一定不會懷疑剛才那一陣滾動聲有什麼古怪，但蕭原却不以為然，憑他的經驗，他以為剛才那一陣似有若無的滾動聲，是人弄出來的。

換言之，山上可能藏匿着人，或是有人從山的那一面往下溜。

而他一直追蹤到這裏來，不用說，山上那個人一定是何勝。

他馬上有如一頭豹子般敏捷地跳到一塊山石後面，往上打量了一下，才左縱右跳地，往上竄上去。

藉着那些古怪兀突的山石的遮掩，蕭原很快便竄到山腰上。

山頭上却一無動靜。

蕭原却不敢大意，仍然左縱右跳地往上竄。

還有兩三丈便縱上山頭，蕭原不敢貿然竄上去，伏在一塊奇形怪狀的山石後，往山頭上窺視了一會，接往上面拋了一塊石子。

上面一點動靜也沒有，除了那顆石子的滾動聲外。

吐口氣，蕭原接連往上拋了幾顆石子，山頭上都沒有什麼動靜，便從石後竄出來，往上衝。

驀地，山頭左側那面响起一陣沙石的滾動聲，蕭原脚步一窒，傾聽了一下，卻沒有往那邊竄過去。

「蕭原！」一聲沉喝驀地從他背後那

面响起，隨即是「砰」的一下鎗聲。

蕭原應聲身子往前一撲，哼叫聲中，往下直滾下去。

從山頭那面之後，閃出一條人影來，臉上露出燦笑，快步竄向蕭原剛才中鎗的地方。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何勝。

剛才那一鎗，他是瞄準了才向蕭原開鎗的。

他相信蕭原絕對活不了。

不過，他仍然不大放心，他要親眼看到蕭原真的咽了氣，才放心，發出一聲燦笑，他正準備循着蕭原滾下去的地方走下去，忽然間，一陣雜亂的鎗聲乍然响起，跟着是大聲的呼喝聲：「那匪賊在那座山上，快追啊。」緊接着又是一陣鎗聲。

何勝吃了一驚，急忙蹲下來，子彈在他頭上很高的地方射過，他咀裏咒罵了一句粗俗的話，稍微探起身子往鎗聲傳來的地方望去，只見那面距山石約二十多丈的地方，有一伙人呼喝着往這邊飛奔而來。

「他媽的，這麼快便追到來。」何勝低罵了一句，不敢再停留，扭頭往蕭原滾下去的地方看了一眼，只見蕭原滾落山腳上，被一塊突起的大石阻擋住，一點動靜也沒有。

憑他的經驗，他認為蕭原準死無疑。

何況，他對自己的鎗法一向滿有信心。

「姓蕭的，你鬥不過我的！」何勝得

意地嘟嘟一句，「還是道上最有名氣，最厲害的一個追捕手，他媽的，還不是栽在老子鎗下。」

跟着站起來，不甘示弱地往山下飛奔上來的，那些人開了兩鎗，大笑幾聲，竄到山頭的另一面，從那面竄奔飛遁。

開鎗追上來的，那些人是蔡青與他的手下。

他們一邊開鎗，一邊飛奔上山頭上，由於他們不是從蕭原滾下去的那面追上去，所以，他們沒有發現死活不知的蕭原。

他們追上山頭後，望到何勝已竄奔下山，逃到老遠，蔡青是仇人「相見」，份外眼紅，恨不得能夠一下子飛撲到何勝的身上，將他一口吞下去，咬着牙一揮手，喝一聲：「追！」帶着手下拚命追下去。

他們若是往四下張望一眼，必然會發現蕭原的，這時候蕭原縱使未死，但在負傷之下，只怕也挨不下去。

天空中暮靄輕籠，天很快便會黑下來了。

蕭原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孤悽地躺在山脚上那塊聳立的大石下。

莫非他真的死了？

* * *

蕭原發覺自己已變成一具走屍，與其他走屍排成一隊，在那個趕屍客的帶領下，往家鄉走去。

他極力想從那隊走屍中走出來，但無論他怎樣使盡力氣，也走不出去。

他張口大叫：「我不要死，我不要做走屍。但却叫不出聲來。」

他依舊跟着那隊走屍一跳一跳地往前「走」。

他大為恐慌起來，拚命掙扎，但却無濟於事。

暮地，他感到有一陣甘露般的雨水，從天上洒下來，洒在他的頭上、臉上，他忽然變得一片清明，身子輕飄飄的，往上飄起來，離開了那隊走屍。

他高興得手舞足蹈，口裏大叫道：「我活了，我死不了！」但聲音只在他心中响着。

身子飄呀飄的，忽然飄到一個人的身邊，被那人一把抱住。

看清楚，那原來是張鳳琴。

他歡喜若狂，張口大叫：「鳳琴，鳳琴！但却叫不出聲來，他發急起來，拚命大叫，一定要叫出聲來。」

「鳳琴。」他終於叫出聲來，不過却很微弱。

一個少女隨即歡喜無限地叫起來：「爹，他醒了，他終於醒了！」

這是一間用石頭及樹木建成的屋子，屋內的佈置很簡單，但却很乾淨。

蕭原躺在一張木板床上，一隻手緊緊地抓住一個少女的手臂，咀唇微微喘動着，他醒過來了。

原來，他已昏迷了兩日兩夜，他能夠活過來，全憑那少女與她的父親將他救回來，他才死不了。

隨着那少女的歡叫聲，一把沉濁的語聲在屋外响起：「阿花，他醒過來就好了，我真擔心他活不了！」門口人影一閃，走進一個高大的漢子來。

那漢子年紀大約四十歲，風霜滿臉，看樣子是個飽經憂患的人。

「爹，他剛才掙扎的神態，我真擔心他活不了，想不到他却醒過來。」那少女臉上笑着，一雙眉却蹙了起來。

原來，蕭原抓得她的手臂很痛。

但她却忍不住拿開她的手。

那漢子走到床前，仔細地看了蕭原一眼，讚嘆道：「他能夠活過來，簡直是奇蹟，我還是第一次看到，生命力這麼頑強的人。」

「爹，他不會有什麼危險了麼？」那少女關切地道。

那漢子拿開少女剛才敷在蕭原頭上的那條濕布巾，摸一下他的額頭，跟着說道：「真奇怪，他居然一下子便退了熱，他應該沒有什麼危險的了。」

接對那少女道：「小花，你去拿些水來，慢慢地餵他喝一點。」

那少女點點頭，輕輕地板開蕭原抓住她的手，起身往屋外走去。

那漢子看着咀唇似在喘動着，神志仍未完全清醒過來的蕭原，口裏嘟嘟一句：「他到底是什麼人？」

接失笑道：「待他醒過來，不就知道了麼。」

「爹，你在說什麼？」小花邊說邊端着一碗水走進來。

那漢子忙道：「爹不過在自言自語吧了。」

小花走到床前，坐下來，用瓦匙慢

慢地餵蕭原喝水。

蕭原大概渴極了，居然將一碗水喝完。

跟着，他便從半昏迷中完全清醒過來，張開眼皮，目光茫然地轉動了一下。

小花欣喜地道：「他張開眼了，他完全醒過來了。」

那漢子長長地吁了口氣。

「唏，你不用怕，你活過來了，你不會死了。」小花就像哄小孩子那樣，輕柔地對蕭原說。

蕭原目光一轉，落在小花的臉上，但隨即又閉上了眼睛，咀裏却發出微弱的聲音：「妳……是誰？」

「小花，我叫小花。」小花興奮地柔聲說道。

蕭原的眼睛又張開了一下，咀裏發出低弱的聲音：「小……花，你……是小花……」

「爹，他聽到我的說話，他叫我小花啊。」小花雀躍地對那漢子說道。

那漢子也高興地笑起來：「小花，別吵着他，他仍很虛弱，需要多些休息，我們出去吧，不要吵着他。」

小花却道：「不，我要問他什麼名字。」

那漢子領首道：「你快問吧。」

小花立刻附在蕭原的耳邊，輕柔地道：「嗨，你什麼名字？」

蕭原的眼睛顫動一下，却没有張開來，口裏却發出聲音：「蕭……原……」

「爹，他叫蕭原。」小花抬頭笑起來。

「蕭原。」那漢子唸了一遍。「好名字。」

跟着對小花道：「小花，我們出去吧，讓他再好好地睡一會。」

「爹，他兩日沒有東西下肚，一定很餓了，我去熬一鍋粥，待他醒來後，給他吃。」小花說着便輕盈地往外走。

看着女兒苗條優美的背影，那漢子感喟地喃喃一聲：「她長大了。」

接看一眼床上的蕭原，見他已經沉沉睡着了，氣息雖然有點弱，但很均勻。

「小花看來有點喜歡他，但願他是一個好人。」那漢子喃喃着走出屋外。

* * *

蕭原再次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掌燈時份了。

這一次，他的精神好了很多，能夠轉動腦袋打量着屋內的情形。

小花發覺他醒過來，馬上盛了一碗早已熬好的粥水，端入屋內，一口一口地餵蕭原吃。

蕭原感到有點不好意思，但他實在太餓了，也無氣力自己吃，只好由小花餵他。

小花餵得很小心，也很有耐性。

結果，蕭原連吃了兩碗粥水。

小花的爹一直坐在門旁，默默地抽着水烟，不時將叮在腿腳上的蚊子一巴掌拍死。

待蕭原吃完粥水後，他才走到床前

，看到蕭原的精神好了很多，便對他說道：「你叫蕭原？」

蕭原似乎已不記得第一次半醒半昏迷時的情形，點點頭，訝異地看着那漢子，說道：「大叔，你怎……會知道我的……姓名的？」

「是你第一次醒來時，告訴我的。」說話的是小花，正一步走入屋內，快步走到床前，在床沿坐了下來。

蕭原眨眨眼，道：「我曾經醒過一次麼？」

「你忘記了麼？」小花的臉上綻開笑容，柔柔地看了蕭原一眼。

蕭原在枕上搖搖頭。「我……記不起了，姑娘，你怎麼稱呼？還有……那位大叔叔？」

「我叫小花。」小花俏皮地歪歪腦袋，接抬頭看一眼父親。「他是我爹。」

那漢子開口道：「我叫王河。」

「王大叔？」蕭原感激他叫了一聲。「多謝你們救了我。」

「你是什麼人？怎會受了鎗傷，躺在玉石山腳上的？」王河問道。

「我與爹發現你的時候，還以為你已死了，幸好我爹細心，先探你的鼻息，再把你的腕脈，發覺你還有氣息，却弱得幾乎察覺不到，我爹將你背回來。」王小花輕快地說出一串話來。

蕭原感激地看了王河父女一眼。「王大叔，要不是你救了我，我一定傷重而死，救命之恩，我不會忘記的。」

跟着又說道：「我是一個追捕手。」

為恐王河父女不明白追捕手是幹什麼的

，緊接着加以解釋道：「追捕手就是專門追緝捕捉那些被官府懸賞通緝的匪徒的。我是因為追捕一名叫快鎗何勝的匪徒，在那座石山上，中了他的暗算伏擊，滾下山腳的……」

「嗯，原來你是一個好人！」王河眼中閃出光芒來。

「爹，我一早就說他是好人的了。」王小花欣喜地道。

蕭原看到王河父女那麼興奮，他也放下心來。「王大叔，這裏是什麼地方？」

「這裏叫野樹溝。」王河道：「其實是一個山谷，距玉石山不很遠，就只有我父女兩個人在這裏居住。」

「這裏距黑狗寨多遠？」蕭原問道。

「大約十一二里左右。」王河道：「蕭老弟，莫非你在黑狗寨有熟人？」

蕭原點點頭。「我前些日子在黑狗寨認識一個叫蔡青的朋友，他是黑狗寨的自衛隊長，曾幫我對付何勝那個匪徒。」

蕭原說到這裏，喘起氣來。

畢竟，他仍在重傷之中，氣虛體弱，不宜說太多的話，他却說了那麼多話，難免會喘息的。

「我與爹每個月會到黑狗寨兩三次。」王小花眨着大眼睛道：「我們不認識蔡青，只認識一個張伯伯。」

王河看到蕭原很疲累的樣子，忙對女兒道：「小花，蕭老弟重傷初醒，不宜多說話，不要再與他說話了，讓他好好地躺一會吧，有什麼話，明天再說。」

說着拉拉女兒的衣袖，向外面走去。

王小花有點不情願地站起來，看了蕭原一眼，才跟着走出屋外。

* * *

蕭原靜靜地躺在床上，腦子裏不停地閃現着一個面孔。

那些面孔中，有張鳳琴的、蔡青的、何勝的，還有王河父女，更有蔡青的母親及妻子那僵木灰白的臉孔。

當蔡青的母親及妻子那兩張臉孔在他的腦海中閃現的時候，他的心頭彷彿被扎了一刀那樣，身子震了一下，雙手緊緊抓住蓋住身上的那張被單，心裏有一個聲音在大叫：「是我害死了他們的，我一定要替他們報仇！」

那利那，他幾乎衝動得不顧一切地從床上跳到地上，馬上去找何勝，一鎗將他斃了！

傷口忽然間一陣劇痛，雙眼一黑，昏了過去。

* * *

翌日醒過來的時候，只見一屋都是陽光，原來時候已不早了。

他感到比昨天好了很多，但肚子却一陣「咕咕」直响，很難受。

門口人影一閃，屋內的光綫隨即一暗，一個少女手上端着一碗米粥走進去。

蕭原歪着頭，看了那少女一眼，招呼道：「小花姑娘。」

走入屋內的確是小花姑娘，她看到蕭原已醒過來，臉上馬上展露出一抹笑

容，高興地道：「蕭……大哥，你醒了，肚子一定餓了吧？我餵你吃粥吧。」

蕭原忙掙扎着想坐起來，但却力不從心，王小花三步併作兩步走到床前，伸手將他按着，急聲道：「你別起來，小別牽動了傷口！」

蕭原有點不好意思地道：「小花姑娘，讓我自己吃吧。」

小花微嘆道：「蕭大哥，你不用不好意思，你這時候千萬不要亂動，過兩天你自己吃吧。」

蕭原確實動不了，只好低聲地道：「小花姑娘，那就勞煩妳了。」

小花抿咀一笑，一口一口地餵蕭原吃粥。

蕭原心中大是不安，對小花的細心照料，感激不已。

小花邊餵他吃粥，邊目光柔柔地看着蕭原，難怪王河也看出，女兒對蕭原大有意思了。

小花確是很喜歡蕭原。

打從她那一晚看護着蕭原，清楚地瞧到蕭原那張不算英俊，但却令女孩子心動，帶有男性魅力的臉孔後，她便喜歡上蕭原。

大概蕭原是有生以來，接觸得最多，又是如此接近的男子吧，因而令到她心湖波動，情不自禁。

這些年來，除了父親外，蕭原確是第一個與她如此接近，接觸過的男子，而她已经不是幾年前的黃毛丫頭，她已婷婷玉立，就像王河昨晚說的那句話「她已長大了」，對於異性，她有一份發乎自然

的渴求，只是以前一直沒有機會，因而深藏在心底之中，如今被蕭原誘發了。

蕭原是個過來人，他早已在小花走進屋內，看到他醒過來時流露出來的那種神態，隱約感到有點特別，也因此，他才發覺不安。

他已經有了一個張鳳琴，而他又不是一个濫用感情的人，因此，他不敢與小花太過接近。

但這却由不得他，他現在這個樣子，根本就動不了，不得不任由小花服伺他。

小花連餵了蕭原兩大碗米粥，才不讓他再吃，拿了一條濕布巾，輕柔地替他抹臉，就像妻子服伺丈夫那樣。

蕭原不敢張開雙眼，以免接觸到小花那雙情意溢露的眼光。

王河在小花將碗拿出去時，走了進來，看到他精神很好，臉上也有了血色，放心不少，也替他感到高興。「蕭老弟，你這條命可說是從鬼門關內搶回來的。老實說，你傷得很重，那顆子彈只差一點，便射穿你的心臟，我救你回來的時候，你已奄奄一息，我是抱着死馬當活馬醫的心念，將你救回來的，你能夠活過來，簡直是奇蹟。」

蕭原感激地道：「王大叔，我不知道要怎樣感激你才是……」

王河一擺手，說道：「我救你，可不是存着要你報答的，俗語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以後不要再說感激我的話。」

蕭原聽他那麼說，不由對他大為敬

重。

「來，你也要換藥了。」王河說着坐在床沿上。「除了左胸側的傷口外，你身上也有好多處擦傷了，不知你有沒有跌傷了腿筋骨骨，那要待你能夠下床走動時，才能夠知道了。」

蕭原說道：「王大叔，我身上帶着自製的金創藥，很有效的，煩你在我身上取出來，替我敷在傷口上。」

「我早已拿你身上的金創藥敷在你身上的傷口上，要不，你也恢復不了這麼快。」

一頓，接又道：「你身上的物件，我都放在你的枕頭下，至於你那支鎗，我也替你檢了回來，收藏在我那間屋子內，待你傷勢好點後，我再交還給你。」

「王大叔，謝謝你。」蕭原充滿敬意地道。

「爹，我去做午飯了。」王小花人未到，聲已傳入屋內，跟着輕快地走進屋內。

王河抬頭說道：「小花，那妳快去做飯吧，記着，我替蕭老弟換藥，我若不叫妳，不要進來。」

王小花頓時臉一紅，一扭腰肢，嘆說一句：「爹，女兒不會亂闖進來的。」轉身走了出去。

王河看着女兒的背影，笑笑，忽然間感到一陣傷感。

——他想起了一個人——小花的娘。

三日後，蕭原已經能夠下床走動。

就連王河也驚異於蕭原身體復原之快的奇蹟。

蕭原在能夠起床的那一日，已看過枕下放着的物件，發覺一樣也沒有缺失。對於王河父女的誠實，蕭原大為敬重。

因為，他身上帶着幾張共值五百塊大洋的大洋票子，却一張也沒有失去。要是換上一個貪心的人，只怕早已取去他那筆數目不菲的大洋票子，並且不顧而去，任由他死去，他如今也就不會活着了。

他並且知道王河父女是不識字的，因為他身上帶着那張通緝何勝的告示，他們若是識字的話，看過那張告示後，就不用問他是幹什麼的了。

但他却不明白，王河父女為何要離羣獨居，住在這個山谷內，靠打獵砍柴為生，生活過得很清苦。

他幾次想問小花，但話到口邊，又咽住了。

在屋外那塊小空地上走動了一會，便坐在一塊樹墩上，望着天上的白雲，飄呀飄的，飄向遠方，而他的一顆心，也跟着那片片飄飛的白雲，飛向遠方，飛到張鳳琴的身邊。

他的咀角不自禁泛起了一抹笑意，一副神馳意猿的樣子。

忽然，身邊有人輕聲對他說道：「蕭大哥，你在想着什麼這麼出神？」

蕭原乍然一驚，心神回竅，扭頭一看，原來是小花，不知什麼時候已洗完衣服回來，正俏皮地向他笑着。

定定神，蕭原掩飾地道：「沒有想什麼啊，我不過出了一會神。」

「你騙我。」小花輕推一下蕭原的肩頭，一副不依的樣子，「是不是想家？還是想着你的心上人？」歪着頭，斜睨着蕭原。

蕭原心頭一跳，真想據實相告，但又不忍傷了她的心，少女的心是很脆弱的，因此，他只好硬着頭皮說謊下去。「妳說對了，我確是在想家，想着我唯一的親人——我姑母他們一家。」

「真的？」小花慧黠地瞧着蕭原。蕭原不得不說謊下去。「真的，在這個世上，我就只有姑母一家至親。」

小花頓時變得愁苦了，喃喃地道：「蕭大哥……對不起，原來你父母已亡故，我不該勾起你的傷心事的。」

「小花姑娘，這不關你的事。」蕭原忙說道：「我父母很早便逝世了，又沒有別的兄弟姐妹，因此，我便寄居在姑母的家中，直到我出來幹活。」

小花忽然用手抹起眼睛來，蕭原慌忙道：「小花姑娘，你怎麼樣？」

小花被他這一問，抽泣起來。

蕭原可着了慌。「小花姑娘，說得好的怎麼哭了？是不是我……」

小花搖搖頭，抹着眼睛，抽泣道：「不關你的事，是我忽然想起了我娘。」

蕭原聽她那麼說，心才定了一點，鬆口氣，安慰她。「小花姑娘，妳娘既已死了，請不要太過思念憂傷，妳比我好多了，妳還有一個爹。」

一頓，又道：「妳一定是很愛妳娘

了。」

小花點點頭。「娘很疼惜我，我當然很愛她。我很多時做夢都見到她，她總是將我摟在懷中，撫着我的頭……」一片渾紅，臉上露出一抹溫馨的笑容。

蕭原看到她那樣子，不禁在心裏暗嘆一口氣，對她生出一份憐惜之心。

忽然，小花臉上的笑容一歛，眼中流下淚來，咽聲道：「我娘她死得好慘，好慘啊。」悲哭起來。

蕭原手足無措，不知道怎樣安慰她才是，只好直搓手，心中也一陣難過。

直到小花哭聲漸止，他才問道：「小花，你娘是怎樣死的？怎會死得好慘的？」

小花抹抹眼淚，用力咬着唇，止住哭聲，咽聲道：「我娘是被入殺死的！」

蕭原雙眼一睜，大感意外，疾聲道：「妳娘為何被人殺死的？殺死妳娘的是什麼人？」

小花那雙大眼中頓時射出兩道憤怒的光芒，咬着牙道：「我娘是被一伙土匪殺死的！」

蕭原頓時血脈賁張，眼中寒光閃閃。他又想起了被何勝殺死的蔡青的母親與妻子。

「他們都不是人！」他捏着拳頭，從齒縫中吐出一句話來。「小花姑娘，妳娘怎會被那伙土匪殺死的？」

「那伙土匪看到我娘生得好，便要將她擄走，我娘誓死不從，拚命掙扎，那伙土匪惱羞成怒，就在那處山脚下……將我娘污辱了……死了。」小花用

力地咬着下唇，雖然沒有哭，但眼中却滿是眼淚水與怒火。

「畜牲，禽獸！」蕭原憤激得脫口罵起來，「你們有沒有替妳娘報仇？」

「我們原先居住那條小村子，人單力薄，我爹以前根本不會放鎗，單憑一雙拳頭，又怎會向那些兇殘如虎狼的土匪報仇。不過，我爹雖然報不了我娘的仇，却千方百計打聽到，殺死我娘的那股土匪的匪首是誰，在那一帶出沒。」小花用袖子擦擦眼睛。「我爹曾在我娘的屍體前發過誓，一定會替我娘報仇！爹為免我也會遭到我娘的遭遇——我們那裏經常有土匪出沒的，便將我帶到這裏來，隱居起來，並且苦練鎗法，待我不再用他操心照顧後，便去找那伙土匪報仇。」

蕭原道：「妳娘死了多久？」

「差不多兩年了。」

「你爹怎知道，那伙土匪在那一處地方盤據？」

「我爹隔一段時間，便會去查探那伙土匪的行踪下落，就是恐怕那伙土匪竄到別處去了，幸好那伙土匪仍然盤據在那一處地方。」

「你爹一個人，怎打得過那伙土匪？」

「我爹說，只要我找到一戶好……人家……」一張臉發紅起來，羞臊得不敢抬眼，看眼蕭原。「他一個人無牽無掛，拚得一個是一個，無論如何，他也要替我娘報仇，否則，他說對不起我娘，也死不瞑目！」

「妳忍心讓妳爹去拚命？」

「我也曾哭着勸過他幾次，但我爹就是不聽，他對我說，自從我娘被殺死那一日開始，他的心便已隨着我娘的死而死了，要不是爲了我，他早已不顧一切地去找那伙土匪拚命，他只是放心不下我，才忍辱負重偷生下去。事實上在這段日子裏，我爹很少歡笑過，我看得出，我爹是爲了我，才痛苦地活下去的。」

蕭原聽小花那麼說，心中大是難過，對王河父女大爲同情。「怪不得我看到你爹很少說話，原來他一直活在痛苦中。」

「看到我爹那樣，我心裏也很難受，但卻沒有辦法令到他忘記我娘被殺那件事。」

「小花姑娘，只有一個辦法，可以令到你爹除去心中的痛苦。」

「是什麼辦法？」小花睜大眼一雙明亮的大眼，伸手抓住蕭原的手臂。

蕭原看了她一眼，說道：「替妳爹將那伙土匪殺死，那妳爹心頭的痛苦就會消去，從此後，他就會活得快樂了。」

小花忽然警覺到自己仍然抓着蕭原的手臂，不由臉一熱，鬆開手，羞赧地垂下頭，一會，才抬起頭來，搖搖頭道：「聽爹說，那伙土匪有十多人，而我又是一個女子，……又怎能替我爹殺死那伙土匪……」

蕭原心中熱血沸騰，蕭原道：「小花姑娘，我可以替你爹找那伙土匪報仇！」

「真的？」小花驚喜無限地看着蕭原。

蕭原認真地點點頭。「別忘了，我幹



蕭原與王河在商討計策爲王妻報仇

的是專門對付匪賊的活兒的！」

「但那伙土匪有十多人，你只有一個人，怎對付得了他們？」小花擔心地道：「蕭大哥，那很危險的，我爹也不會讓你去的。」

「小花姑娘，妳放心吧。」蕭原移開目光，不敢與小花那兩道柔情似水的眼光相接。「我不會蠻幹的，你爹麼，我會說服他的。」

小花聽他說得滿有信心的，才放心不少。「蕭大哥，你若是替我娘報此大仇，我真不知怎樣感激你，我……願意……」

蕭原怕她說出令他難以作答的話來，忙說道：「小花姑娘，千萬不要那麼說，我這條命是你父女救回的，我好應該替你們做點事，報答你們。」

「我與爹救你，可不是爲了要你報答的。」小花正色道：「我爹常說，施恩不要望報，更不能够要人家報答。」

蕭原肅然道：「小花姑娘，是我說錯了，不過，既然你爹一個人報不了妳娘的大仇，在情在理，我也應該幫忙你爹報仇的。」

「只怕我爹不會答應。」小花道。

蕭原沒有說什麼，但却滿有信心可以說服王河。

捨身相救 義薄雲天

正如小花所說，王河果然一口便拒絕了蕭原的提議——替他報仇。

蕭原成竹在胸，說道：「王大叔，你

不是一直都很想替王大孀報仇麼？」

王河沉重地點點頭。「無時無刻不想。」

一頓，又道：「只要替小花找到一戶好人家，我便會去找那伙土匪報仇！」目光有點奇特地看了蕭原一眼。

蕭原詐作看不到，說道：「大叔你自信憑你一個人之力，可以替大孀報仇麼？」

王河怔了一下，隨即握著拳頭，晃了晃，一副豁出去的神態。「不管如何，我一定要找那伙土匪報仇，就算千刀萬剮，也在所不惜！」

「你既然沒有信心一定可以報仇，那你萬一殺不了那伙土匪，却死在他們的手上，你死得瞑目麼？」

王河被蕭原這一說，頓時說不出話來，好一會，才說道：「雖然死不瞑目，但我總算也曾找他們報仇……」

「大叔，話不是這麼說，你若報不了仇，却死在他們的手上，我敢說，你一定死不瞑目，也無面目到地下去見大孀，那些土匪更會嘲笑你自尋死路！」蕭原一針見血地道：「我敢說，那非你之所願，是麼？」

王河呆了一會，才不得不點點頭道：「若報不了仇，我當然死不瞑目！」

「那不就是了麼。」蕭原道：「若我能夠替你們報仇，你應該答應才是啊。」

「但——」

「大叔，不要再推辭了，不是我誇口，憑我這麼多年對付土匪的經驗，一定能夠替大孀報仇！」蕭原滿懷信心地道。

王河抬眼看着蕭原，好一會，才說道：「好吧，我答應讓你幫我報仇，不過，你要與我一道去。」

蕭原知道若不答應讓他一道去，他一定不肯的，因此，他爽快地道：「大叔，我只是幫忙你，當然要與你一道去。」

「蕭老弟，我雖然本領不及你，但這年多日子以來，我曾到那伙土匪的巢穴探查過不下十次，對匪巢的所在地及附近的地形，可說瞭如指掌，有與你一道去，你便不會像瞎子走路那樣，左探右摸的。」王河說出他的理由來。「而且，多一個人，有什麼事時，也可以互相照應。」

「有大叔你帶路，我更有信心可以對付那伙土匪，替大爺報仇！」蕭原道。

跟着，他又對王河說道：「大叔，那小花怎麼辦？」

「當然是將她留在這裏。」王河想也不想便說。

蕭原却不同意。「讓小花一個女孩子留在這裏，不大妥當，這裏雖然隱蔽，但難保沒有人會摸到來，若是遇上一些壞人，她一個女孩子……」

「老弟，你說的也是，我怎麼想不到，虧你提醒我，不然，若是小花發生了什麼事，我怎對得起她死去的娘。」王河動容道：「但若不將她留在這裏，我想不出安置她在什麼地方了。」

蕭原一時間也想不出。

因為，他不是這裏的人，根本不認識什麼人。

但他終於想起一個人。「大叔，我想

到一個地方，可以將小花安置在那裏。」

「什麼地方？」王河目光一亮。

「黑狗寨。」蕭原說道：「我不是曾對你說過麼？我認識一個叫蔡青的人，是黑狗寨的自衛隊長，人很好，挺夠朋友，將小花安置在他家中，我們就可以放心了。」

「他一定會答應麼？」王河遲疑地道。

「他一定會答應的。」蕭原道：「他的母親與妻子在十多天前，被一個土匪殺害了。他聽說我們是去對付那伙土匪，一定會收留小花的。」

「那些土匪簡直不是人！」王河咬牙切齒地說道，眼中射出怒光。

「王大叔，過幾天，待我的傷口痊癒後，我便與你去找那伙土匪算帳。」蕭原握拳道。

「老弟，你說起黑狗寨，我忽然想到一件事。」王河忽然說道。

「什麼事？」

「五日之前，有一伙土匪去打黑狗寨，却攻不進去，但放火燒了幾間屋，殺了幾個人，還搶走了幾頭牛。」王河道：「聽寨內的人說，那伙土匪之中，有一個是被官府通緝的土匪，叫何……勝什麼的，寨內的人都在咒罵他。」

蕭原一聽，彷彿心頭被人刺了一刀，咬着牙，憤然道：「何勝，又是他！」

接對王河道：「大叔，那個何勝就是被我追緝的土匪，想不到因為寨內的自衛隊曾幫我捉拿他，他便遷怒到黑狗寨內那些無辜的頭上，先是殺了蔡青的母親與妻子，跟着又糾集了一伙土匪去攻

寨，他簡直不是人，連禽獸也不如！」

「哦，原來就是那個何勝殺死蔡青的母親與妻子的！」王河憤恨地道：「老弟，你一定不能放過他！」

「就算上刀山，下油鍋，我也要捉拿到他！」蕭原捏着拳頭道。

「老弟，我沒有救錯你。」王河眼中閃着光。

「大叔，我想明天到黑狗寨走一趟。」

「你身上的傷……」

「大叔，不礙事的，已好得七七八八，我又不是去拚命什麼的，你放心吧。」

「那你與小花一道去吧。」王河道：「有她陪着你，我才放心。」

其實，王河是想讓兩人多些接近，希望蕭原喜歡上小花，那他就放下一塊心頭大石了。

他越來越喜歡蕭原這個人，而他早已看出，女兒很喜歡蕭原，做父親的當然希望能夠玉成他們。

「也好。」蕭原爽快地道。

其實，他心中也另有用意，想先讓小花與蔡青見一見面，然後玉成兩人。

他覺得小花與蔡青很相配，而這也解決了一個令他頭痛的問題——小花喜歡他的問題。

若是能夠令到小花對他的那份情意，移到蔡青的身上，那就皆大歡喜了。

他有了張鳳琴，自然不能再接受小花對他的情意，否則，他怎對得起張鳳琴？

而他也一直認為，蔡青的母親與妻

子雖是被何勝所殺，但却等於是害死的，因此，他一直耿耿於懷，對蔡青有一份內疚之意，若是能夠玉成兩人，也算是他對蔡青的一份補償。

這也是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法。

蕭原與小花在午前，來到黑狗寨。

表面上看起來，黑狗寨與以前沒有什麼，街上人來人往的，但在寨口，却有幾個自衛隊的人在巡邏放哨，以前是沒有的。

蕭原與小花是在吃了早飯後，起程往黑狗寨的，由於他傷勢還未完全痊癒，因此，兩人走得很慢，十多里路幾乎走了個半時辰。

說起來，那是小花不讓他走得很快，說是以免牽動了傷口，引起復發，蕭原只好聽她的。

一路上，小花不時問長問短的，關懷之情，表露無遺，還不時替蕭原抹汗（蕭原的臉上根本就沒有汗），甚至還要扶着他走，幾乎令蕭原吃不消。

這種情形，就算是傻子，也看得出，小花對他已動了情。

蕭原不是傻子，但他却不得不裝傻，不然，只怕他終會被小花的深情所動，那時，他想自拔也不可能了。

但這一來，也令到他主意更決——決定玉成小花與蔡青的好事。

既然幾日之前才發生了土匪搶寨的事情，蕭原猜蔡青一定在隊部之內，便逕往隊部去找他。

蔡青果然在隊部內。

驟然見到蕭原，他驚愕不已，上下

打暈了蕭原一會，才一把抓住蕭原的手臂，疾聲道：「蕭老哥，你沒有死？」

蕭原露齒笑道：「誰說我死了的？」

「是何勝那匪賊！」蔡青說時，目光在小花的臉上溜了一下。「他在幾天之前，不知在那裏糾合了一伙土匪，前來搶寨，幸好我們發覺得早，及時在寨子嚴密防守，才沒有被他們攻入寨內，但仍被他們燒了幾間屋子，搶了幾頭牛，他在撤退之前，大聲呼叫說已在那一日殺了你，並揚言終有一日，洗劫黑狗寨。」

「蔡老哥，我正是聽聞何勝糾集了一伙土匪來攻寨，才趕來這裏找你的。」蕭原說道：「那一日，我確是幾乎被他打死了。」

「是不是在玉石山上？」蔡青問道：

「那日，我們跟在你後面一直追下去，但却失了你的踪影，後來追到玉石山附近，突然聽到一下鎗聲，便往山上望去，望到何勝在山上，於是馬上向他開鎗射擊，但却射不中他，待我們追上山上，他已經逃下山了，當時我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腦子裏只有一念頭：一定要捉到他，幸了他替我娘與淑貞報仇，一直追下去，結果，還是被他逃了。現在聽你這麼說，大概我們聽聞的那一下鎗聲，是他向你射擊的那一鎗。」

「你猜對了。」蕭原說道：「我追到那座山上，一時大意，中了他的暗算，被他一鎗自後面射中這裏。」用手在左胸背上指了一下。「我中鎗後，便滾跌下去，若不是在山脚上有一塊大石將我擋住，一直滾到山下的話，只怕我一定活不

了。

頓一下，看一眼小花，說道：「是這位小花姑娘與她爹救了我一命的。」接將他獲救的經過，向蔡青說了一遍。

小花聽蕭原說及她，抿咀笑了一下，抬眼瞥了蔡青一眼，恰好蔡青也瞧向她，小花忙垂下眼簾，臉上一陣發熱。

「原來是這位小花姑娘救了你的。」蔡青笑說道：「蕭老哥，她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

小花的臉忽然紅了。

蕭原認真地道：「蔡老哥，小花姑娘與他爹確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我真不知如何報答她父女才好。」

「蕭老哥，只要你……」

蔡青話未說完，已被蕭原截斷了。

「蔡老哥，你還未吃午飯，走，到稻香居去喝兩杯。」

蕭原之所以打斷蔡青的話，是不想蔡青說出令到他自己及小花都難為情的話來。

而蔡青確實已看出，小花對蕭原頗為有意，他是從小花看蕭原的眼神與眉梢眼間流露出來的那種神態，看出來的。

他是個過來人。

蔡青聽蕭原那麼說，會意的眨眨眼，說道：「瞧我，只顧說話，忘了你與小花姑娘還未吃午飯，這就去稻香居吧。」

* * *

小花吃過飯後，看到蕭原與蔡青喝得興緻勃勃的，她不喝酒的，自不免感到有點悶，便對蕭原說，到街上去走走，順便買點東西。

這正合蕭原心意，她不在身邊，正好與蔡青說話，自然答應讓她到街上去走走，並從身上拿出一張二十塊的大洋票子，塞在她的手中，要她喜歡什麼便買什麼。

小花起先說什麼也不肯要，後來蕭原裝出生氣的樣子，並着她替他買兩套替換的衣服，她才收下那張票子。

待小花走後，蕭原馬上對蔡青道：「蔡老哥，你覺得小花姑娘怎麼樣？」

蔡青以為蕭原想聽聽他對小花的看法，忙連聲讚道：「蕭老哥，小花姑娘是一個好姑娘，模樣好，對你也好，蕭老哥，你可是因禍得福啊！」

蕭原知道他誤會了他的意思，忙說道：「蔡老哥，我與小花姑娘沒有什麼的啊……」

「蕭老哥，別不好意思了。」蔡青可不信蕭原的話，「我不是瞎子，看得出，小花姑娘對你很有意思。」

「我也看出來……」

「既然你也看出來，小花姑娘又那麼好，你真是幾生修到啊。」蔡青打趣地道。

「但是……」

「你不是說，你不喜歡她吧？」蔡青似乎比蕭原還緊張。

「這麼好的姑娘，除非是白痴，才會不喜歡……」

「這不就成了麼？」蔡青透口氣。「我還以為你不喜歡她。」

「蔡老哥，你且聽我說。」蕭原正色道：「我雖然喜歡她，但却不能夠……」

「莫非你已成了親？」蔡青聽到這裏，總算聽出一點端倪來了。

「我還未成親。」蕭原說道：「不過，我心中已有了一個……人，她已……答應……嫁給……我，因此，我不能喜歡她。」

「那……這……可是一樁麻煩事啊！」蔡青扮了個苦臉，「一個女孩子若是喜歡一個男子，大都是死心眼一條心的，你怎麼對她說？」

「我正是爲了這個問題，特來找你。」

「蕭老哥，別的事情我可以幫忙，這種事，我可幫不上忙。」蔡青搖手道。

「蔡老哥，你一定可以幫我這個忙的。」

「幫不上忙的。」蔡青直搖頭。

「蔡老哥，你喜歡小花姑娘麼？」蔡青怔愣了一下，笑笑道：「蕭老哥，她喜歡的是你啊？」

「蔡老哥，你先答我，喜不喜歡小花姑娘？」

「正如你說，那麼好的一個姑娘，除非是白痴，那有不喜歡她的！」

「只要你喜歡她，那就成了。」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蔡老哥，我會設法令到小花也喜歡你的，這個難題不就解決了麼？」

「蕭老哥，你不是與我開玩笑吧。」

蔡青抓抓頭髮，「她喜歡的是你，不是我，何況，我已成了親的啊！」

「但你的妻子已經死了，我一直自責

不安，要不是我，何勝不會遷怒於你，殺死你娘與大嫂的……」

「蕭老哥，你別這麼說，我已說過，那根本不關你的事，你再這麼說，便不將我當作朋友，我會生氣的！」蔡青認真地道。

「蔡老哥，大嫂既然已死了，那你有權再娶一個，你喜歡小花姑娘，那不是什麼負情薄倖的事啊。」

「但，這是不可能的。」蔡青連連搖手道：「那會惹人閒話的。」

一頓，又說道：「何況，她喜歡的是你，不是我，而男女間的事情，可不是說怎麼樣便怎麼樣的，正如她喜歡你，你却不喜歡她一樣，很難令你喜歡她的。」

「蔡老哥，這一點我很明白。」蕭原道：「但我不想傷害她，也不忍心，若是能夠令到她喜歡上你，這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對我，對她，都是最好的結果，蔡老哥，你就算幫忙我吧，試一下吧，說不定，她會喜歡上你的，好麼？」蕭原懇求地道：「若她說什麼也不喜歡你，那才另想辦法好了。」

蔡青遲疑了好一會，才勉強道：「蕭老哥，既然你這麼說，那我姑且試試看吧。」

「你答應的，我總算放下心頭一塊大石。」蕭原頓時鬆了一口氣。「蔡老哥，我會找機會向她試探一下的。」

跟着又道：「遲些日子，我還會讓她到你的家中住一段日子，讓你們有機會接近……」

「蕭老哥，你不是說笑吧？好端端的，她怎會到我家去住一段日子？」蔡青驚訝地道。

「蔡老哥，不怕對你說，這也是我來找你的原因之一。」蕭原說道：「過一些日子，待我的傷口痊癒後，我會與小花姑娘的爹去找那伙殺死她娘的土匪算賬，而她父女却隱居在一處山谷中，我與她爹又不方便帶她去，因為太危險，但她一個人留在山谷的屋子中，我與她爹都不放心，恐怕會遇到什麼意外，因此，我才安排叫她到你家中暫住一段日子，你不會拒絕吧？」

「聽你這麼說，我又怎會拒絕。」蔡青爽快地道：「原來她娘是被土匪殺死的，她與我可說是同病相憐。」

「蔡老哥，那你要好好地照顧她啊。」蕭原打趣地道：「說不定，她因此會喜歡上你。」

「蕭老哥，你別取笑我了。」蔡青有點難為情起來。

跟着，他正色道：「蕭老哥，你與小花姑娘的爹去對付那伙土匪，那太危險了，那伙土匪有多少人？要不要我幫忙？」

「據小花姑娘的爹說，那伙土匪只有十多人，我相信憑我與她爹兩個人，再動動腦筋，應該可以應付得了。你的好意我心領了，既然何勝揚言還會來攻寨，那你還是留在寨子內好一點。」

「那要不要我派幾個隊上的弟兄跟你們去？」

「不用了，還是留在寨子內，提防何勝那傢伙吧，說不定，他隨時會糾集一伙土匪來攻寨的。」

頓一下，握拳在桌面上輕擂一下，咬牙道：「待我替小花姑娘的爹對付了那伙土匪後，上天入地，我也要將何勝那匪賊找出來，捉拿他回去，讓譚督軍好好地處置他！」

「蕭老哥，我恨不得先咬他的肉，拿他的人頭去祭我娘與淑貞！」蔡青對何勝切齒痛恨，一提起他，便不由怒火中燒。

「蔡老哥，你這裏有沒有火藥？」蕭原忽然道。

「有。」蔡青道：「隊部內有好幾箱。」

「可以給我一些麼？」

「當然可以。」蔡青道：「你什麼時候要？」

「待我傷勢痊癒後，將小花姑娘送來，到你家中暫住時，我才拿吧。」

「好，你什麼時候來取也成。」

「蔡老哥，你真是個好朋友。」蕭原真誠地道。

「你也是！」蔡青拿起一杯酒。「來，為我們的友誼，乾一杯。」

蕭原忙拿起杯子。「乾！」與蔡青的杯子碰了一下，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 * *

蕭原與小花在黑狗寨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飯後，才返回野樹溝。

小花昨天買了不少東西，都是她以前喜愛，却因為沒有錢買，如今總算還

了她的心願。小花長了這麼大，最高興就是今天了。

她也替蕭原買了兩套衣服，剩下的錢，不論蕭原怎麼說，也不肯要，硬是交還給他。

蕭原看到小花那麼高興，他也高興起來。

走了一會，蕭原忽然開口說道：「小花姑娘，你認為蔡隊長這個人怎樣？」

「他是你的朋友，當然很好了。」小花想也不想就說。「你是個好人，他當然不會是個壞人。」

「小花，你喜歡他麼？」蕭原見小花一副天真未泯的樣子，只好說明白一點。

「他既然是你的朋友，我怎會不喜歡他。」小花歪着頭道。

蕭原聽她那麼說，可真拿她沒有辦法，一時間，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蕭大哥，你在想些什麼？」小花看到他低頭不語，忍不住問道。

「我……我想……若是蔡隊長也喜歡……你，妳……」蕭原硬着頭皮，吞吞吐吐地說。

「他真的喜歡我麼？」小花一副驚喜的樣子。

蕭原看在眼內，心裏暗喜。「妳長得這麼好看，他怎會不喜歡妳？」

「我爹常說，我長得比娘還好看，我一直以為爹在逗我開心，聽你這麼說，原來爹說的是真話。」小花一臉欣然之色，嬌羞地歪着頭，甜笑着看着蕭原。

蕭原避開她的目光，說道：「小花……」

小花却搶着道：「蕭大哥，我長得這麼好看，你喜歡我麼？」

蕭原被她這麼一問，頓時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回答才是。

「蕭大哥，你說啊。」小花嘟着咀唇，不依地道。

「我……喜歡……妳啊……」蕭原只好說道。

「蕭大哥，我知道你喜歡我的。」小花雀躍不已，伸手攥住蕭原的手臂，臉上笑得燦爛如花。

蕭原却暗暗叫苦不已，甩開她又不是，讓她攥着手臂也不是，一時間尷尬極了。

幸好路上有幾個人迎面走來，蕭原忙說道：「小花姑娘，別這樣，被那些人看到……」

小花被蕭原這麼一說，也覺得自己那樣攥着蕭原的手臂，有失少女的矜持，慌不迭縮回手，對蕭原扮了個鬼臉。

蕭原頓時如釋重負，馬上改變話題。小花姑娘，妳喜歡住在野樹溝麼？」

小花想了一下，說道：「我不大喜歡住在那裏，除了爹外，整天看不到一個人，只有樹木，有時候悶得發慌，但爹要住在那裏，而我又只有爹一個親人，我不跟他住在那裏，又能怎樣？」

「小花，妳想不想到黑狗寨居住？」蕭原當然想啊。」小花响往地道：「那裏好大，又熱鬧，什麼東西也有得賣，住

在那裏，不愁會悶。」

「小花，既然妳喜歡在黑狗寨居住，待我傷好後，我送你去黑狗寨住些日子。」

「好啊！」小花雀躍道。

但隨即急聲道：「蕭大哥，那我爹呢？你不陪我到黑狗寨住些日子麼？」

蕭原道：「我與你爹會去找那伙土匪，替妳娘報仇，你爹又不放心讓你一個呆在野樹溝，因此，便送你到黑狗寨住些日子，說不定，替你娘報了仇後，你爹會與你在黑狗寨居住下去。」

「我家在黑狗寨裏沒有一個親人，我到黑狗寨，住在那裏？」小花蹙着眉尖道。

「蔡隊長是我的朋友，昨天我已對他說了，他答應讓你住在他的家中。」

「他家中有什麼人？」小花問道。

「還有一個妹子。」蕭原道：「你住在他家中，正好與他的妹子做伴。」

說起來，蔡青那個妹子也是命不該絕，那日何勝竄到他家殺害他母親與妻子時，他妹子正好去了一個住在鄰近村寨的親戚家裏，因而逃過那一劫。

「好啊！」小花高興得拍一下手掌，「我一直很想有幾個伴，說說話，一同去遊玩，那多好。」

「妳若是住在蔡隊長家中，一定可以認識很多女孩子的。」

「蕭大哥，我真想馬上到蔡隊長的家中去住，那就不用對着兔子樹木說話了。」

蕭原聽她那麼說，心中為她的孤獨感到難受，一個女孩子，孤獨到要與兔

子、樹木說話，那有多寂寞啊。

「蕭大哥，你與我爹去找那伙土匪，替我娘報仇，那會很危險的啊。」小花忽然担心地道。

蕭原忙安慰她道：「妳放心吧，我與你爹雖然只有兩個人，但我們會預先計劃好，不與他們硬拚，那便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蕭大哥，你一定要與我爹平安回來啊。」小花睜着一雙大眼睛，盼切地看着蕭原。

「我一定會與你爹平安回來的。」蕭原肯定地道。

「蕭大哥，你是世上最好的人。」小花笑道。

「那妳爹呢？」蕭原聽她說得那麼真心，不由笑起來。

「我爹也是。」小花歪着頭道：「你與我爹是世上最好的兩個人。」

「小花，待你以後認識多一些，你會發覺到，這個世上，有很多好人的。」蕭原意味深長地道。

「但他們都比不上我爹與妳那麼好！」小花堅持己見。

蕭原拿她沒有辦法。

半個月後，蕭原的傷完全痊癒了。這期間，王河曾去那伙土匪的巢穴探看過一次，那伙土匪仍然盤據在那裏，並沒有竄到別的地方去。

而在這段日子，王河每日皆獵了些野物回來，燉給蕭原吃，讓他的身體快些復原。

蕭原每天都練兩趟拳腳，強健身體，令到手腳靈活。

而他也從王河的口中，詳盡地瞭解那處匪穴的地形及佈置。

這對他們的行動是很重要的。

他的心中也有了一個計劃。

那是一個以少勝多，把握很大的計劃。

這一天，他與王河動身去對付那伙土匪。

兩人順道將小花送到黑狗寨蔡青的家中。

小花與蔡青的妹妹小珠居然一見如故，拉着手說個不停。

王河看到女兒與蔡小珠那麼投契，大為放心。

結果，蕭原與王河在蔡青的家中住了一晚。

翌日一大早，蕭原取了一包炸藥，還替王河弄了一支駁殼鎗（與蔡青借的），告辭了小花與蔡青兄妹，動身趕去匪穴的所在地。

小花不住地對蕭原與她爹說：「小心。」

王河想到這一次去，不知能不能活着回來見到女兒，不禁有點依依不捨。

蕭原看到他父女那樣，心情也有點沉重。

那伙土匪的巢穴在連綿山勢的其中一個山頭的密林內。

那座山頭有如一個饅頭那樣，只有

一條路可以通上去，若不從那條路走上，除非你用鉤繩攀援上去，不然，無法從別的地方上去。

但攀援也不是那麼容易的，隨時會有摔下去的危險，因為利用繩鉤只可以攀援大半，剩下的幾丈，要像壁虎一樣，貼在山壁上往上攀，一不小心，或是抓住的岩石鬆脫，那便會摔下去，縱使不粉身碎骨，也必死無疑。

王河就是利用繩索攀上去，然後像壁虎一樣，攀最後那一截，偷上山頭的。

算一下，他一共偷上山頭五次了。

有一次，他幾乎摔死了。

山頭上那片密林大約有半畝方圓左右，林中有一塊空地，大約十丈許方圓，那伙土匪就在那塊空地上，利用山石樹木，建造了四間屋子。

他們就住在屋子內，倒也逍遙快活。

蕭原與王河來到那座山頭下，這之前，他們已經在山頭附近察看了一遍，蕭原發覺，確是只有一條崎嶇的山路通到山頭上，其餘的幾面，都是陡崖。

他們到達的當晚，便由王河利用繩鉤攀上山頭，查探清楚那伙土匪沒有外出搶劫，窩在林中的屋子內喝酒賭錢，蕭原便決定翌晚採取行動。

而他亦將一部份火藥吊了上去，讓王河收藏在一處隱密的地方。

但是，翌日早上，却有數名土匪下了山，蕭原只好改變下手的日子，待那幾個下山的土匪回山後，才採取行動。

他要一網打盡那伙土匪，免得那些漏網之魚，日後又糾集人手，為害地方。

王河看到蕭原沉着鎮定，有條不紊，對他大為信服，信心也大增。

那幾個下了山的土匪不知去幹什麼，直到晚上，仍未回山。

王河却急得咒罵連聲，恨不得將那幾個下了山的土匪一個個捉回山上。

蕭原在路上已將他的計劃對王河說了一遍，王河聽得連點頭，認為他那個計劃一定可以將那伙土匪一網打盡。

這也是他對蕭原信服的原因之一。

因為他自付想不出那麼絕妙的計劃。

在這之前，他只想找那伙土匪拚命，拚一個夠本，殺兩個有賺，完全沒有想到，自己還能夠活着回去。

——他是抱着拚命的決心，去找那伙土匪報仇的。

蕭原那個主意令他充滿了希望。

——活下去的希望。

螻蟻尚且偷生，何況是人！

一個人，只有在絕望的時候，才會豁出去的。

如今既有活的希望，那自然不想死了。

* * *

蕭原一直顯得很冷靜，一點也不急躁，這令到王河對他大為佩服。

因為他一直冷靜不下來。

大概是因為「仇人相見，份外眼紅」的緣故吧。

那幾個下了山的土匪雖然仍未回山，蕭原却決定，就在那一晚展開行動。

——將那些火藥預先弄好，並在山頭上放置好，待那些土匪一回山，便可以動手。

原來，他的計劃是，用火藥造成炸彈，對付那伙土匪。

這是以少勝多的絕妙辦法。

因為炸藥的威力很大，再配合上兩人的伏擊，那些土匪在驚慌胆喪之下，一定逃不過他們的伏擊的。

這一晚，他與王河利用繩索，攀上山頭。

在不能利用繩索的那最後幾丈，就連蕭原也覺得胆顫心驚，好不容易爬上山頭後，他已驚出一身冷汗來。

王河由於「輕車熟路」，顯得毫不驚怕，雖然他也攀爬得同樣驚險艱難。

蕭原認為，他若不是在這段日子每天練幾趟拳腳，鍛鍊身體，令到手腳靈活敏捷，他一定攀不上山頭。

王河帶着蕭原，先在林中的一棵樹洞內，取出那晚帶上去的火藥，利用日間斬成一截截的樹幹，足有大腿粗細，在每截樹幹上挖個孔，將火藥裝入那個洞孔內，還放上兩顆子彈，以泥土將洞孔封起來，插入一根藥引，造了十多個土製「炸彈」。

蕭原就是要用那些「炸彈」來對付那伙土匪。

造好之後，再將那批「炸彈」收藏起來，然後要王河帶他察看一下林中空地那四間屋子分佈的情形，指點王河在適

當的地點放置那些「炸彈」。

為了增強那些炸彈的殺傷力，他還教王河在放置「炸彈」時，「炸彈」的上面堆放一些拳頭大的石子。

王河從蕭原那裏，學會了很多他以前不懂的本領。

這一晚，他們並沒有放置「炸彈」。

因為那些炸彈要放置在屋子的附近後院中，不然，不可能大量殺傷那些土匪，這當然不能預先放置，以免在白天時，被那些土匪發現。

那些「炸彈」只能夠在動手的那一晚放置。

本來，蕭原想留在山頭上，待到那些下了山的土匪回山後，便放置炸彈，這個行動很危險，也需要很小心才行，因此，他不放心讓王河去做，要王河攀落去，負責監視那條唯一通上的小路，那是很安全的，但王河說什麼也要留在山頭上，反要蕭原下去，蕭原拗不過他，只好叮囑了他一番，待王河完全記住，才爬下山頭。

下去的時候，蕭原不用再提心吊膽了，因為王河在上面用一根繩子將他吊下去，然後收回那根繩子，以防那些土匪萬一巡察時，發現那根繩子。

由於那樹林很密，王河要躲藏，一點也不難。

而他亦帶備了兩天的乾糧與一壺水，不愁會挨餓。

蕭原在下面便負責監視那條小路，這工作倒很輕鬆，也很安全，不過，也很枯燥乏味。

第二日，整天也看不到有人上山。

第三日，蕭原看得眼也酸了，看看日頭已西墜，歸鳥投林，他估計那些下了山的土匪，今日也不會回來的了。

日頭已沉落在西山下，天邊晚霞如火，輕紗般的薄暮，不知不覺間，飄降在空中。

驀地，蕭原雙眼倏睜，眨也不眨地望着那條小路。

小路上，正有一羣人排成一列，一個跟着一個從山頭上走去。

數一下，那隊人約有二十個。

由於距離太遠，薄暮輕籠之下，蕭原無法看清楚那些人的樣貌，但却隱隱看到，那些人的身上，都帶着鎗。

那日下山的土匪不過六個，如今却有近二十個上山，那多出來的十多個人，不知是從那裏來的。

蕭原猜測，那可能是另一股土匪，加入山上那股土匪，又或是有一宗買賣，獨吞不下因此與山上那股土匪聯合起來做買賣。

多出十多個人來，這可是蕭原意料不到的，不過，他却不用担心付不了他們，因為他與王河根本不算與那伙土匪硬拚硬，他相信前兩晚造的那批「炸彈」，足夠應付那伙土匪有餘。

看着那伙土匪走上山去，天亦已黑下來。

蕭原馬上溜到那晚攀爬上山頂的崖下，發出三聲貓頭鷹的叫聲，通知山頭上的王河。

接着，山頂上也傳下來一聲貓頭鷹

的叫聲。

蕭原知道那是王河發出的，通知他已聽到他發出的消息。

蕭原跟着也發出一聲貓頭鷹的鳴叫聲，然後走回他剛才匿伏着的地方，將在昨日造成的幾個「炸彈」取出來，檢查一遍，之後取出乾糧來，慢慢吃着。

大約一個鐘頭左右，已全黑下來，山野間靜得只有那些不知名的蟲鳴聲在响着，偶爾，會聽到一下野獸窺動時發出來的响聲。

蕭原拿着那幾個「炸彈」，小心地掩到那條小路邊，從上察看了一會，確定小路上沒有土匪在放哨，便窺到路中，動手放置那些「炸彈」。

放置好後，他又折回路邊伏着，監視着小路，看看那些土匪會不會突然下山。

隨着天上那一彎月兒漸漸移動，時間也慢慢地流逝，蕭原掏出袋錶，打開來看一眼，發覺已經是晚上十點鐘了，這個時候，一般的人家早已睡了，他相信那些土匪也不會再下山了。

再等了半個鐘頭，他才離開路邊，回到那處崖下，等待王河的訊號。

——王河若是放置好那些「炸彈」，便會在上面發出貓頭鷹的叫聲，通知蕭原，蕭原也會回應他。

而他們也事先約好，一切順利的話，便在拂曉時，發動攻擊，他則守在路旁，配合王河的攻擊，伏擊那些僥倖不死，往下竄逃的土匪。

由於那條路是唯一通到山下的小路

，因此，他只要守在那裏，那些土匪一個也逃不了。

由於時候還早，蕭原估計王河還未動手放置那些「炸彈」，因此，他便倚在一棵樹下，閉上眼，假寐起來。

那知道，他却睡着了。

睡夢中，他夢到自己被一羣走屍包圍着，他拚命衝突也脫不了身，被那些走屍撲壓在地上，他覺得臉上濕漉漉的，看清楚，原來被一具走屍伸出一條滿是鮮血的長舌，在他的臉上舔着，他驚得全身汗毛倒豎，大叫出聲，却没有聲音……霍然從睡夢中驚醒過來。

驀地，他感到臉上一陣發癢，他頓時渾身起了一片雞皮疙瘩，慢慢抬起手來，一掌拍落臉上。

「噫」地一聲，一團黑影發出「吱」的一聲尖叫，自他的肩頭上驚跳回樹上。

蕭原一聽那叫聲，才鬆了一口氣。那原來是一隻松鼠，從樹上溜到他的肩頭上，在他的臉上舔着。

起先，他還以為是什麼毒物，才嚇得渾身起了一片雞皮疙瘩。

長長地吐了口氣，蕭原一跳起身，抬頭看一眼天上那彎月兒，經已斜墜了。

他估計已是半夜時份。

他猜想王河應該放置好那些「炸彈」了。

他豎起耳朵，等着王河在山頭上發出訊號。

可是，久久也聽不到王河發出聲音。

他不由担心起來。

——王河會不會出了事，被土匪發現了他，將他捉起來了。

但他馬上便搖搖頭，否定了剛才那個想法。

——王河要是出了事，山頭上必然有動靜的，斷不會一點聲响也沒有。他那顆忐忑不安的心，頓時放鬆下來。

——或許那些土匪在上面喝酒亂鬧，直到半夜才睡去因而阻遲了他的行動。

他認為這個可能性很大，因而放心不少。

他不敢再睡下去，靜靜地等待着。終於，他聽到從山上面傳下來的貓頭鷹叫聲。

他頓時精神大振，忙回應一聲貓頭鷹的叫聲。

上面隨即又响起一聲貓頭鷹的叫聲。

至此，蕭原絕對肯定，上面响起的貓頭鷹叫聲，是王河發出的。

那是他們事先約定的暗號。表示王河已放置好那些「炸彈」。

蕭原掏出袋錶來，打開來看一眼，只差半刻鐘，便是凌晨四時了，再過一個鐘頭，天就亮了。

——也是採取行動的時刻。

收好袋錶，他馬上跑回小路那邊，在路邊不遠的地方匿伏下來。

* * *

天邊終於露出一抹曙光來。

天快亮了。

夏末秋初時節，仍然很早便天亮。

大約過了半個鐘頭左右，東邊天際雲海波湧，旭光透射，天色白濛濛地，漸漸亮了。

蕭原開始看到小路上，他埋在地上的那幾個「炸彈」突出一小半來，那些藥引就在他身邊，他只要點燃了，那幾個「炸彈」很快便會爆炸。

這個時候，山頭上的王河應該引爆那些「炸彈」的了。

他禁不住翹首往上望去。

驀地，山頭上面响起一下爆炸聲。

蕭原頓時興奮得眼中光彩閃現。

緊接着，响起連串的爆炸聲。

利時之間，山頭上地動天搖，烟火衝騰，石樹飛射，好不驚人。

爆炸聲中，慘叫嘶喊聲，烟土塵霧中，有人影跌跌撞撞地衝出來。

蕭原立刻握緊在手心的鎗。

山頭上忽然响起一下接一下的鎗聲，有兩個人影應聲撲跌在地上。

蕭原猜想那是王河在開鎗時射擊那些爆炸中僥倖逃命的土匪。

蕭原不由替王河擔心起來。

若是那些土匪回過神來，集中向王河還擊，那他的處境便很危險了。

幸好，那僥倖不死的土匪只有三四個，他們已被那一陣爆炸聲震得七葷八素的，胆破魂飛，只顧着逃命，根本沒有想到要向偷襲的人還擊，爭先恐後地往山下奔逃。

這正好撞在蕭原的鎗口下。

本來，蕭原埋那幾個「炸彈」，是在萬一有很多土匪僥倖炸不死，蜂湧往下逃命時，他恐怕一支鎗來不及將之射殺，便引爆那幾個「炸彈」，一舉將之炸死，如今看來是用不着了，憑他一支鎗，足以解決那幾個逃下來的土匪。

看清楚，從山頭上倉皇逃下來的一共是四個土匪。

那四個土匪大概是從睡夢中被爆炸聲驚醒過來的，不但兩手空空——沒有鎗，有兩個甚至只穿着一條短褲，一件汗衫，四個人都光着腳板，大概來不及穿鞋吧。

蕭原自信足以對付那四個土匪，便不算引爆那幾個炸彈。

那四個土匪亡命往下奔逃，以為逃出生天，却不知道，死神正在等着他們。

蕭原緊握着鎗，待那四個土匪奔近，觀準了，食指連扣四下。

「砰砰砰砰」四下鎗聲連响，那四個土匪那利那仿似被四枚無形的鐵鎚重重地撞擊了一下般，身子猛震了一下，慘叫悶哼聲中，先後東撲西跌落地。

吐口氣，蕭原抬頭往上望去，只見山頭上烟火處處，有幾條人影慘嚎着，從烟火中衝出來，渾身着火，有如一個火球那樣，衝不了幾步便倒在地上直打滾。

那些土匪雖然死有餘辜，但看到那幾個傢伙被燒成火球般，蕭原還是不忍目睹其慘狀。

恐防仍有土匪僥倖不死，逃下來，

蕭原仍然伏着不動，沒有馬上衝上山頭。

山頭上又响了三兩下鎗聲。

跟着，有一個人從林內走出來，朝山下直揮手。

這時候，旭日已從天邊的雲海中浮升起來，射出萬道旭光。

天亮了。

蕭原看出山頭上的那個人正是王河。

他馬上從伏着的地方跳起來，奔上那條小路，朝上面揮手。

山頭上的王河用手圈在咀巴旁邊，敞開喉嚨向下大叫：「蕭老弟，上來啊，那些土匪都死光了！」

蕭原忙回應道：「你小心點啊，我上來了。」

跟着往山頭上奔去。

經過那四個被他擊倒的土匪身邊，仔細看一眼，都已死了，便又往上奔去。

* * *

蕭原奔上山頭上的時候，山頭上林中那塊空地已成一片火海，林中有幾處也被洩射的火球燃着燒起來，只怕很快便會燒成一片。

看到王河安然無損，蕭原鬆了口氣。

王河大仇得報，興奮極了，對蕭原感激極了。

若不是蕭原，他肯定不能這麼輕易便報了仇，說不定，他還會死在那土匪的手上。

「蕭老弟，那些該死的土匪都死光了。不是被炸死燒死，也被我打死了。」

王河眼中閃耀着興奮的淚光，一把將蕭原抓住。「痛快，真痛快，我終於替小花她娘報了仇，她在地下也該瞑目了！」

一頓，又道：「老弟，若不是你，我不敢相信會報得了大仇，我不知怎樣感激你才是……」

「大叔，別這樣說，你救了我一命，我是應該幫你對付那伙土匪，令你得報大仇的！」

接着，他岔開話題。「大叔，在爆炸之前，我真擔心你會有什麼意外，為何那麼久才動手放置那些「炸彈」？」

「那些昨晚才回來的土匪，帶了一伙土匪來，先前我不知他們在商議些什麼，後來我冒險潛到一間屋子的後面，才聽到兩伙土匪的頭兒，在商量聯合起來，再糾集幾股土匪，去做一宗大買賣，我唯恐會被發覺，不敢偷聽下去，因而聽不到他們要做什麼大買賣，相信必是很大的買賣，不然，用不着聯合幾股土匪去幹的。」

頓一下，又道：「之後，他們大概談攏了，喝起酒來，後來又賭錢，直鬧到半夜，才醉的醉，睡的睡，又等了一會，確定那些人都睡死過去，我才動手放置那些「炸彈」，將那些炸彈都放在四間屋子的牆腳下，還偷入他們的房，拿了一桶火油，倒在屋子門前的地上，這才走回林內，通知你。」

「大叔，這太危險了。」蕭原聽他那麼說，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他們都醉得像死豬一樣，只怕踢他們一脚，也不會醒過來。」王河輕鬆地道。

「你將炸彈放在他們的屋牆下，怪不得他們只逃出幾個人了。」蕭原道：「大叔，這一次你不但報了大仇，也令到他們幹不成一宗大買賣，可說做了一件好事，要不，又不知道那一處的人會遭到他們的洗劫了。」

「他們是死有餘辜！」王河道：「我從未殺過人，但這一次却一點也不怕，因為他們該死！」

「他們確是該死！」蕭原道：「正經事不去幹，專幹為害地方的壞事。」

「老弟，如今替小花她娘報了仇，從今以後，再不用隱居在野樹溝內，我知道小花她很寂寞，回去後，我會與她搬到黑狗寨去住，她就不用對着兒子狗兒說話了。」

「大叔，這個主意很好。」蕭原大表贊同。「蔡隊長一定大表歡迎。」

跟着，他扭頭看一眼起火燒着的的地方，說道：「大叔，我們去查看一下，是否還有僥倖沒有被炸死的土匪，藏匿在樹林內。」

「對，除惡務盡！」王河揮動一下手上的鎗。「這些土匪都是萬惡不赦之徒，若是被他們走脫了，將來必定為害地方！」

* * *

山頭上，大部份的地方都成了火海，只有小部份地方沒有起火燃燒，但遲早也會被燒的。

蕭原與王河在那些沒有起火的林子內搜索着，搜了好幾塊林子，也找不到有漏網之「魚」。

兩人在最後那塊林子走去——也就是他們攀爬上來的那一處地方。

那一處林子也沒有人。

蕭原本想走到兩晚前攀爬上來的崖邊去看一下，但却被王河將他叫住，趕快離開，以免被烟火所困。

原來，一陣山風忽然向這邊吹來，風助火勢之下，烟火直往這邊飛捲吞噬，烟火已向那邊侵略，王河被烟火噙得猛烈地咳起來，眼中淚水直冒，而且可以感受到一陣陣炙人的熱浪，因此，王河才會叫他快點走出林外。

蕭原也被烟噙得咳起來，便跟着王河急急往外面走去。

走出林子外，兩人都長長地吐了口氣，跟着大口吸了口氣。

「老弟，我們下去吧，待會，整個山頭都會燒起來的。」王河說道。

蕭原忙不迭點頭，「我們下去吧。」走前兩步，與王河並排走向前面那條下山的小路。

驀地，背後响起一聲厲喝：「站住，不要動，將手上的鎗丟在地上。」

那一聲厲喝有如晴天霹靂，震得兩人心神劇震了一下，那刹那彷彿一下子掉落冰窟那樣，全身一陣僵冷，僵在那裏。

「快將鎗丟下！」那一聲厲喝又响起。「再不丟，我開鎗了！」

蕭原聽到那一聲喝，心頭又劇震了

一下，心底一陣發寒。

原來，他聽出發出喝聲的人，是何勝！

這真是不是冤家不碰頭！

王河已將鎗掉到地上。

蕭原很費勁，才鬆開發僵的手指，將鎗丟落地上。

「往前走五步！」背後那人又喝道。

兩人木然地往前走五步。

「轉過身來！」背後那人喝道：「老子要看一下，你兩個是什麼東西，是否長了三頭六臂，居然可以一下子將老子的

人手銀腳帶一伙人炸死！」

蕭原與王河慢慢地轉過身。

「是你！」背後那人一眼看到他的臉孔，脫口失聲驚叫一聲。

蕭原也一眼看到，背後那人果然是何勝。

他剛才並沒有猜錯。

不過，何勝的樣子狼狽極了，身上焦一塊黑一塊的，臉上也是黑一塊白一塊的，像個大花面，有一撮頭髮也燒焦了，若是在黑夜中看到他，準以為他是一隻惡鬼，手上握着一支鎗，對準了兩人。

吸口氣，蕭原沉聲道：「何勝，原來是你，真是冤家路窄啊！」

「蕭原，你怎麼沒有死？」何勝訝異地看着蕭原，眼中兇光閃閃。

「我若是死了，你現在怎會看到我？」蕭原冷冷道。

「嘿，你倒命大啊！」何勝冷笑一聲。「你與我確是冤家路窄，我們又遇上

了，這一次，你就算有九條命，老子也要你活不了！」

「老弟，他就是那個被你追捕的土匪？」王河開口問道。

「就是他。」蕭原道。

王河挺挺胸，狠狠地瞪着何勝。

何勝哼了一聲，惡狠狠地道：「你瞪吧，待會，老子將你的雙眼挖出來，讓你死後變成瞎眼鬼！」

「何勝，你這一次到這裏來，可是想聯合這裏的土匪，去攻打黑狗寨？」蕭原冷厲地看着何勝。

他之所以這麼說，是從王河先前告訴他的那一番偷聽到的話，猜出來的。

而蔡青曾對他說過，何勝那一次攻寨不成，臨走之前，曾揚言會再去洗劫寨子，而何勝這一次到山頭來，對銀腳帶這伙土匪說，要幹一宗大買賣，前後聯想起來，極有可能是想要集幾股土匪，去洗劫黑狗寨。

他果然猜得沒有錯。

何勝惡狠狠地道：「對，我要糾集幾伙人手，去洗劫黑狗寨！我要向他們報復，他們居然幫忙你誘我中計，害得我差點落在你的手上，我一定要向他們報復，讓他們知道，我是不好惹的！」

「何勝，你不是人！」王河罵道。

「老子不是人，等一會，你却是鬼！」何勝寧笑一聲。

「何勝，你剛才躲在什麼地方？」蕭原忽然問道。

「哈，大概是我命不該絕吧！」何勝得意地笑。「你剛才若是走到崖邊看一

下，死的便是我！」

「原來你攀爬在崖壁下面？」王河悔恨地叫起來。

「可惜你現在才想到。」何勝寧笑道：「因此，死的是你們！」

蕭原神色鎮定，雙眼眨也不眨地直視着何勝。

王河也沒有顯出驚慌的神色。

這個時候，驚慌無補於事，徒招何勝的譏諷，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蕭原極力保持冷靜，是希望能夠集中精神和氣力，以最敏捷的反應，在何勝稍有錯失的剎那，出奇制勝。

「嘿！挺有種啊，居然裝出一副不怕死的樣子！」何勝寧笑聲中，鎗咀一移，對準了蕭原的心胸要害，眼中兇光閃射，食指一扣，向蕭原連開兩鎗。

蕭原就算反應再快，在如此近的距離下，也不可能比激射的鎗彈快。

他這一次肯定逃不過此一死劫。

但他仍然在鎗聲乍响的剎那，以最快的動作，將身子閃歪。

那知道，王河的反應及動作比他更快，就在鎗聲乍响的一霎間，閃身擋在蕭原的身前。

鎗聲「砰砰」連响中，王河身子劇震了一下，晃了晃，只見他的心胸上出現了兩個血洞，鮮血如泉湧，卻沒有跌倒下去。

蕭原萬萬料不到，王河會捨身救他（蕭原若被打死，王河也一樣會被打死），那剎那，他驚愕了一下，但他的動作卻沒有因此而窒住，反而更快疾，手往右

腿脚上一摸，閃電般抽出藏着的勃朗寧手鎗，「啪」地向何勝開了一鎗！

何勝乍見王河捨身般擋在蕭原的身前，他倒是被王河那不怕死的舉動弄得呆了一呆。

像他這種兇悍殘惡的人，無論做什麼，都是為自己着想，又怎會想得到，王河居然不顧一切，捨身去救蕭原。

也因此，他呆愣了一下。

這就讓蕭原有時間將藏在腿上的鎗抽出來。

蕭原開鎗的同時，何勝亦已回過神來，兇暴地連開了四五鎗。

蕭原那一鎗由於發射得太倉促，因此稍微失了準頭，射出的子彈只是擦傷了何勝的左手臂。

何勝那四五鎗却全都射在王河的身上。

因為王河仍然擋在蕭原的前面！

更奇怪的是，他身上少說也中了六鎗，就算有九條命，也活不了，但他却居然仍站着，沒有栽倒下去。

何勝開鎗之後，飛快地往地上撲倒下去，疾快地往外翻滾開去，於翻滾間，接連向業已斜撲在地上的蕭原開鎗射去。

其鎗法之快，真不愧快鎗之稱。

蕭原被何勝連接的射擊壓得不能抬起頭來，但他仍然向何勝還擊了一鎗。

雙方都沒有射中對方。

忽然間，何勝手一揚，抓起地上一塊燃燒着的木塊，擲向蕭原。

蕭原急忙往外滾開去。

98-04-43-04

單知通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0013165-3

名戶款收

雨辰書報社
(武俠世界)

戳郵局辦經

□□□

手續費 次 元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主管：

經辦員：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0013165-3

名戶款收

雨辰書報社
(武俠世界)

戳郵局辦經

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戳郵局心中

手續費 次 元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

主管：

經辦員：

戶帳交寄後帳登心中撥劃經聯本、一開撕勿請但寫填必不聯此款存人本戶帳、二

300.000本70.1. 134×192 查存心中撥劃由聯本
(60P.模)保管五年(藏光)

何勝乘此機會，從地上竄起來，邊向蕭原開鎗射擊，邊往一棵樹後奔去。

蕭原疾滾了幾滾，幸好沒有被何勝擊中，朝何勝還擊了一鎗。

何勝却已閃到那棵樹後，子彈在樹身上擦出一道溝痕來。

蕭原那支勃朗寧手鎗只有五顆子彈，先後共射了三發子彈，如今只剩下兩顆子彈。

他又向那棵樹開了一鎗，接猛地竄起來，飛奔向數丈外的一具屍體。

原來，他瞥到那具屍體的身上，有一支駁壳鎗。

那具屍體並不是被燒死的，身上有一個彈孔，是被王河打死的。

樹後的何勝馬上半閃出身子，朝蕭原連開三鎗。

蕭原驟覺肩頭上像被火燒了一下般，急忙往地上歪撲下去，接連幾滾，滾到那具屍體的旁邊，手腕一抬，朝何勝開了一鎗。

何勝已從那棵樹後竄到另一棵樹後，再竄向另一棵樹。

原來，他眼無法將蕭原置諸死地，而身後的林子內燃燒的地方，火勢正向他這邊蔓延過來，他已感受到那一陣捲吹過來的熱氣，知道不可能躲藏得多久，加上身上又受了傷，若不趕快溜逃，待到被火勢逼出林子時，只怕逃不過蕭原的射擊，因此，他打算竄逃下山。

待到蕭原躍撲到那具屍體的後面，並從屍體的身上取過那支駁壳鎗的時候，何勝已經沿着林邊竄出老遠，接向蕭

原那邊開了幾鎗，從一棵樹後猛地竄出來，竄向那條通向山下的小路口。

蕭原待到鎗聲倏過的刹那，抬起頭來向何勝射擊的時候，何勝已經竄到一棵樹前，距那個小路口只有五七丈左右。

蕭原一下子掃射出半梭子彈。

何勝就在那刹那從樹後疾撲過去，距他頭上不到一尺的樹身上，「叭叭」連响，被子彈射出三四個洞孔來，但却沒有射中他。

何勝却出了一身冷汗。

——他若不是往下撲得快，其餘的子彈肯定會射在他的身上！

他立刻從樹的另一邊伸出手，朝蕭原開了兩鎗，緊接從地上竄起來，飛奔向路口。

蕭原向他連開三鎗，却没有射中他，正欲竄起來，追前去，却被他乍然開了一鎗，壓得急忙伏回地上。

何勝却已奔竄到路口前，箭一樣往小路上衝下去。

那刹那，他不忘朝蕭原開了幾鎗，將鎗彈射光。

蕭原被激射過來的鎗彈壓得伏在地上不敢動，眼看何勝已衝下去，心裏焦急不已，向何勝連開兩鎗，可惜都射不中。

子彈才自頭上掠過，蕭原便像一頭豹子般，從地上竄起來，飛一樣奔向小路那邊。

待蕭原奔到路口時，何勝已沒命地往下奔落二十多丈遠。

喘口氣，蕭原抬起鎗，瞄準了往下狂奔的何勝，開了一鎗。

何勝應聲往前撲倒下去，在路上接連打了幾個滾，居然從地上竄起來，往山下急奔。

蕭原看到他的右肩上，一片血紅。

那一鎗大概並沒有射中何勝的要害，因此，他並沒有立刻死亡，還可以負傷逃走。

蕭原吸口氣，瞄準了何勝奔跑的身形，食指一扣，又向他開了一鎗。

那知道，「得」的一响，鎗咀內沒有射出子彈來。

原來，鎗膛內已沒有子彈。

蕭原不由氣急怒罵他一句粗話，將彈匣退下來看一眼，空的，他不由生氣地將那支駁壳鎗向山下扔去。

那當然碰不到何勝。

這時候，何勝已奔下足有三十丈遠，蕭原急忙取出插在褲頭上的那支小手鎗，才舉起，又頹然垂下來。

原來，他省起，那支小手鎗的射程，只能射到十多丈遠，何勝却遠在五十多丈外，那根本射不到。

這個時候，往下追，肯定追不上何勝，何況，他也不能就那樣扔下王河的屍體，因此，他只好眼睜睜地看着何勝奔下那條小路，竄往右邊山坡的一片樹林內，消失了。

那支駁壳鎗的彈匣若不是只有半梭子彈，蕭原相信，何勝肯定逃不過他的射擊，死在他的鎗下。

這一次，又失了一個擊斃何勝的機

會，而且是眼睜睜地看着何勝在他的眼底逃走，他心中那份懊惱，不是筆墨可以形容的。

錯過這一次，只怕又要費一番功夫，才能夠找到何勝。

* * *

王河睜眼豎眉的，兀自屹然不倒。

蕭原伸手摸一下他的手，經已冰冷。

對於王河的捨身救他，他悲痛不已，也感激不已。

也因此，他對何勝更切齒痛恨。王河先後救了他兩次，這種恩德，他不知怎樣報答得了。

輕輕地將王河的屍體放在地上，再將他的眼臉摸開起來，蕭原跪倒在王河的屍體前，緊握着雙拳，沉痛地道：「大叔，你瞑目吧，我發誓，無論上天入地，我也會將何勝那惡賊擒來，拿他的人頭祭你在天之靈。」

「大叔，你也放心吧，終我這一生，我都會替你好地照顧小花的，我會視她如妹子一樣。」

說也奇怪，王河那兩隻還未完全合攏的眼睛，在蕭原說完那番話後，慢慢地閉上了。

蕭原這才慢慢地站起來，默然站了一會，才走開去，在附近找了一些樹樑及木板，紮成了一個架子，將王河的屍體放上去，用繩子綁好，然後抓起一頭拉着架子往山頭下走去。

他決定將王河的屍體帶回黑狗寨，好好地安葬。

小花看到王河的屍體，哭得像個淚人一樣。

蕭原默默地站在小花的身邊，眼中滿是淚水，蔡青幾次開口勸慰小花節哀順變，都被他阻止了。

他不想小花將悲痛鬱積在心頭，讓她盡情地痛哭一番，對她是比較好的。

小珠也陪着小花哭起來。

三日後，王河的屍體已安葬了，小花也沒有那麼悲傷哀痛了。

不過，她變得很沉默，臉上不時露出一種茫然的神色。

蕭原很明白她的心情，王河死了後，小花可說是舉目無親，而她又是一個姑娘家，那怎不感到茫然無依。

蕭原一時之間，也不知怎樣勸解他才是。

他只好叫小珠開解她。

他則拉了蔡青，到一家小酒舖去喝酒。

喝了幾杯悶酒後，蕭原才開口說道：「蔡老哥，你要說真話，你喜歡小花麼？」

蔡青馬上顯得有點難為情，喝了口酒，才喃喃地道：「小花是……個好姑娘……我……當然喜歡她……」

「你是真心喜歡她麼？」蕭原認真地道。

蔡青臉上一熱。「蕭老哥，我……我……確是真心……喜歡她的……但……她好像不怎麼……喜歡我……」

「蔡老哥，只要你是真心喜歡她的，

那便成了。」蕭原直視着蔡青。「明日，我會找機會，與她說個明白的，我會認她做妹子，就像親生妹子那樣，我會勸解她，希望她也喜歡你，讓你們相處一段日子，若她喜歡你，便在明天成親，若她無法喜歡你，那我也不能勉強她，我會帶她回南寧，你明白麼？」

蔡青點點頭。「蕭老哥，你這個主意很好，她若是不喜歡我，我當然不能勉強她，我再說一次，我是真心喜歡她的！」

翌日，蕭原將小花叫到屋後的小果園內，對她說道：「小花，妳有什麼打算？」

小花眼圈一紅，看了蕭原一眼。「蕭大哥，我已舉目無親，只有你，我相信……」泣然欲哭。

蕭原忙道：「小花，別哭，大叔兩次救了我，我就算死一千次，也報答不了，妳放心，我會代你爹照顧你的。」

「真的？」小花眼中發出異樣的光彩來，一副驚喜欲絕的樣子。

蕭原從她的神態，看出她誤會了自己的話，急急說道：「小花，我怎會騙你呢，我會將你當作親妹妹那樣看待，照顧妳。」

小花一聽，臉上神色遽變，失望地咬着咀唇，眼淚又淌滴下來。

蕭原看到她那樣，暗中嘆了一口氣，溫聲道：「小花，我知道妳……喜歡我……我也喜歡妳……」

小花聽他說「我也喜歡妳」那句話，頓時目光一亮，咀唇一動，正想說話，

却被蕭原的話堵住了。「不過，我只是像喜歡親妹子那樣喜歡妳，妳明白麼？」

不等小花說話，他又說下去。「小花，我不妨告訴妳，我早已喜歡上一個女子，她名叫張鳳琴，她已答應嫁給我，我很喜歡她，相信妳也會喜歡她的，這些，我會帶妳去看她，讓妳們見見面，她一定會喜歡妳的。」

小花呆了一會，忽然「哇」地哭起來，「我不要聽，我不想見她！」哭着一扭身子，跑回屋內。

蕭原看到她那樣，不由苦笑搖頭。

蔡青忽然走入園子內，對蕭原道：「蕭老哥，小花為什麼哭了？」一臉關切之色。

嘆口氣，蕭原將剛才他對小花說的話，對蔡青說出來，末了，搖搖頭，嘆道：「蔡老哥，我知道她在知道我喜歡上另外一個姑娘，她一定很失望，也很難受的，過兩天，待她想通了之後，便會沒事的了。」

頓一下，拍拍蔡青的肩頭，說道：「趁這個機會，你要好好地勸解她，安慰她，她在傷心之際，會對你的體貼很感激的，說不定，她會因此而喜歡上你，你可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啊！」

蔡青紅着臉，連連點頭。

看到蔡青那靦腆的樣子，蕭原知道蔡青是個老實人，若小花嫁給她，他就可以放心了。

* * *

這兩日，蕭原盡量避免與小花見面

，每天都外出一段頗長的時間，黃昏前才回來。

原來，他是去探查何勝的下落。

他相信，何勝不會逃到別的地方去的，一定匿藏在黑狗寨附近的一處地方，伺機殺他。

那就像他誓要殺死或是捉到何勝那樣，何勝一定也很想殺他。

因為，何勝若不想被他捉回去，讓譚督軍處置，那他一定要殺死他，否則，他一定會逃不過蕭原的追捕。

蕭原這兩日都是在附近的村寨打聽何勝的下落。

他相信，何勝若是匿藏在附近的地方，那他必然要弄些吃的，因為他也是人，一樣要吃東西的，那他只有到有人去弄吃的，只要他在有人的地方出現過，那就一定會有人見過他，那他就必然可以查探出他的下落。

這兩日以來，他幾乎走遍了附近的村寨，却查不到何勝的下落。

但他並沒有灰心。

明天，他會再去查探。

事前，他已向蔡青詢問清楚附近一帶有多少條村寨，因此，他對黑狗寨附近的村寨，知道得一清二楚。

第三日，他來到一處叫清溪村的小村子。

這條小村子不到五十戶人家，距黑狗寨大約二里左右，座落在一座大山的山脚下，村子的前面有一條小溪流，溪水清澈，游魚可見，大概村名就因此而來的吧。

蕭原來到清溪村的時候，村裏的青壯年都下田幹活去了，只剩一些孩童及老人婦女在村內。

蕭原在村口遇到一個年約四十左右的婦人，拿着一個竹筐，上面放了一些鮮綠的蔬菜，大概剛從菜田割了些菜，準備午飯時吃的。

那婦人看到來了一個陌生人，不免打量了他兩眼，眼中露出驚惕之色。

蕭原友善地朝那婦人笑笑。

那婦人禁不住開口道：「你來找人？」

蕭原點點頭：「大嬸，回家煮飯啊！」

「你找誰？」那婦人又打量了蕭原一眼，臉色和緩下來。

「大嬸，我不是來找村裏的人，是來找一個外地人。」

「外地人？」那婦人眼中閃過一抹思疑之色。「我們這裏沒有什麼外地人啊。」

一頓，又問道：「你是什麼人？」

「我是從黑狗寨來的。」蕭原道：「寨內的自衛隊的蔡隊長認識我。」

那婦人露出茫然之色，大概並不知道蔡青這個人。

「大嬸，你們村子裏，這兩天可有外地人來向你們買吃的？」蕭原問道。

「沒有啊。」那婦人搖頭道：「我們這裏很少有外地人來的，要有，就是你。」

這婦人倒會說笑。

蕭原道：「你怎知道沒有外地人來過？」

那婦人一手叉在腰上，自傲地道：「咱們村子裏，從來沒有什麼隱秘事的，誰家死了一隻小雞兒，那家公的與母的吵了咀，不出半日，便會傳遍全村。你說，我怎會不知道！」

蕭原聽她那麼說，頓時無話可說。

確實，在一條小村子內，無論發生了什麼事，都不可守秘不被村內其他的人知道的，很快便會傳開來，因為那是村內的人閒話消遣的方式之一，因此，在一條小村內，根本沒有秘密可言。

蕭原還要趕到另一條小村子去查探，既然這裏問不到什麼，他便馬上離去。

他對那婦人道：「大嬸，打擾你了。」便轉身向林外走去。

那婦人似乎「意猶未盡」，在蕭原身後喃喃自語道：「村子裏有什麼事是我不知道的，昨晚阿七的家中不見了兩隻雞，我馬上便知道了……」

蕭原才走了一步，聽到她那麼說，心頭一動，停步扭頭對那婦人道：「大嬸，你們這裏經常有野獸出沒的麼？」

那婦人驟見他扭頭那麼說，不禁怔呆了一下，隨即說道：「咱村子雖然就在山脚下，却很少有野獸到村子裏來偷雞咬豬的……阿七思疑是被人偷去的。」

「查出是誰偷的麼？」蕭原大感興趣。

「查不到。」那婦人放下叉在腰上的手，替換左手拿那個竹筐，「不過，阿七後來在山脚上的山神廟後面，發現一堆雞毛。」

頓一下，又說道：「因此，阿七又懷疑那是豺狼或是狐狸什麼的野獸偷走那兩隻雞。」

「山神廟在那裏？」蕭原邊說邊往村子後面的山上望去。

他發現那座山很高大，更且連綿開去，山勢很雄壯。

那婦人伸手指一下村後那邊山脚上。就在那一塊像一頭老虎蹲伏着的大石後面。」

蕭原順着那婦人的手指往那邊望過去，果然看到村後不遠的一處山脚上，有一塊形狀酷似一頭老虎的大山石，便對那婦人說道：「大嬸，那山神廟內，有廟祝的麼？」

「沒有，」那婦人一口便說：「那座廟很小，住不下人，是我們建來拜山神的，除了拜祭山神的日子外，平時也沒有什麼人走上去。」

——昨晚那兩隻雞是不是何勝偷來充飢的，說不定，何勝就躲藏在那座山神廟內。

蕭原一念及此，便對那婦人說道：「大嬸，我想上去看一下，可以麼？」

那婦人聽他那麼說，雖然有點奇怪，不知他上去有什麼好看的，口裏却說道：「那裏又不是什麼地方，你喜歡上去，只管上去好了。」

蕭原立刻說道：「大嬸，多謝你，我就上去看看。」

跟着便走向村口那條通向山上的小徑走去。

他想從村口這邊的山脚上，繞到村

後面的山神廟去，以免走入村子內，惹來好奇的目光。

那婦人看着蕭原往山脚走上去，猛地省起要回家去煮午飯，急忙往家中走去。

扮作走屍 瞞天過海

蕭原走到那塊一頭老虎蹲伏的大石前，不自禁放輕了脚步，同時將帶在身上的匣子槍抽出來，小心地繞過那塊大石，一眼便看到石後兩丈外的地方，有一座很小的山神廟。

那座山神廟大約只有五尺深，八尺闊，連門也沒有，裏面當中放了一張神案，神案後面有一尊山神的塑像，案上放着一隻香爐，還有一些乾了的祭品，兩隻燭台，如此而已。

不過，他却看不到門後兩邊的情形。

蕭原慢慢地往前走，雙眼朝附近廟內及左右掃視着。

他走到廟前，左右往內張望一眼，看清楚廟門兩邊的後面沒有藏着人，才一步步走入廟內。

廟內那一點地方，一眼便可以看個一清二楚，不要說是人，連一隻耗子也看不到。

不過，他仍然小心地查看了一遍。

當他走到神案前，看一眼的時候，他的心頭猛地跳動了一下！

他看到神案上的燭台及香爐祭品，有被移動過的痕跡——那些物品的上面

，有一些指痕。

只有被人拿着移動過，才會有指痕留下。

而那些物品上面，由於佈滿了黑污香灰，因此，若是有人用手拿過，便會留下痕跡。

神案上的痕跡更明顯——清清楚楚地現出有人躺過的痕跡——有一大片地方是沒有灰黑的，那顯示出來的形狀，只有人躺在上面，才會弄出來的形狀！

蕭原眼中異光一閃，心中忖道：「會不會是何勝躲在這裏？」

跟着，他馬上轉過身，往廟外走出去。

小心地在小廟的前後左右看了一遍，沒有什麼發現，只是發現了散亂的一堆雞毛——是在小廟的後面左角。

他在附近找尋了一會，先是在一堆草叢上發現了一堆鷄骨頭，跟着因為嗅到一縷糞便的臭味，結果被他在幾塊石頭下，發現一堆人糞！

這一來，就更加証實，廟內確曾躲匿過一個人，而那婦人口中說的阿七不見了兩隻雞，也是躲匿在廟內的那個人在昨夜偷了的。

那人既然昨晚還到村子裏偷雞，也就是說，他昨晚仍然躲藏在廟內，大概是在「阿七」找雞找到小廟來之前，才離開的。

說不定，他只是在「阿七」找到小廟前，才躲藏到別處。跟着又躲回廟內，直到他來到之前，又悄然在廟的附近躲起來。

一念及此，蕭原心頭陡起一震，頭皮一陣發麻，急不迭身子一矮，飛快地往四下裏掃視一眼。

——要是那個會躲藏在廟內的人就是何勝，而他又確是匿藏在附近，那他豈不是一直暴露在他的鎗咀之下？蕭原怎不心頭震驚。

就在他身子往下一矮，半蹲半站的利那，驀地响起一聲鎗聲！

蕭原隨即驟覺右肩頭上像被火炙了一下般，火辣辣般痛。

他立刻往地上猛撲下去。

「砰砰」兩聲，又是兩下鎗聲响起，子彈在他的身上疾掠過。

他的反應若是慢那麼利那，他肯定會被那兩鎗射出的子彈擊中，就算死不了，也必重傷！

蕭原才撲在地上，馬上往橫翻滾開去。

又是兩下鎗聲响起。

「砰砰」兩聲，蕭原腰側的衣服上，穿了兩個洞！

說險，真是險到極！

蕭原於翻滾間，朝鎗聲响起的地方，掃射了半梭子彈。

——他必須要將對方壓下，令到自已有一瞬的時間竄到一處可以遮擋身體的地方，不然，任是他的動作有多快，也肯定躲不過那人的射擊，遲早會被那人擊中的。

像現在這種情形，不但要身手敏捷，反應夠快，腦筋也要靈活，不然，肯定會死在那人鎗下。

不用猜，蕭原也知道，躲匿在跟他約十多丈外，一處山石野樹後的那個人，肯定是何勝！

在這裏，除了何勝之外，斷不會有別的人會襲擊他，欲置他於死地的。

蕭原掃射出半梭子彈後，立刻從地上竄起來，衝到距他丈許外的一塊石後。

那塊石上被兩顆子彈射中，激洩起兩蓬石屑黑烟。

躲在石後喘了口氣，蕭原才發現自己出了一身冷汗。

剛才，他若不是那麼巧，在何勝向他開鎗射擊的利那，往下一蹲，那顆子彈就不是擦傷他的肩頭，而是射在他的身上！

喘息稍定，蕭原探出頭往那邊窺望，剛才何勝匿伏着的地方——那處山石野樹中一點動靜也沒有。

蕭原不敢冒然探身出石外，以免遭到何勝的冷鎗。

不過，他猜測何勝已匿到另一處地方，不大可能還在那處山石野樹之中。

這時候，山脚下的那條小村子的人被鎗聲驚嚇得大人叫小孩哭，狗吠猪嚎响成一片。

在村子附近田裏幹活的人也慌忙奔回村子，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蕭原聽到下面村子裏亂哄哄的，他心裏感到一陣歉疚與不安。

蕭原試圖往那處山石野樹開了兩鎗。

那邊一點動靜也沒有。

蕭原不住地往那處山石野樹兩邊掃視着，但卻沒有什麼發現。

他覺得這麼樣互相僵持着，不是辦法，必須要採取行動才成，不然，這樣耗下去，若何勝偷偷溜了，他也察覺不到。

他已下了決心，這一次，怎樣也不能讓何勝走脫，一定要分個你死我活。

他拾起一塊石頭，輕輕地往廟側拋出去，希望可以引得何勝開鎗射擊，那他就可以發覺到他的所在。

何勝却不上當，沒有開鎗。

蕭原心裏暗罵一聲：「老狐狸！」又撿起一顆石子，拋出去。

這一次，他拋得比上一次遠一點，希望何勝會上當。

何勝却仍不上當。

蕭原忽然心頭一動，想起了小孩時聽母親說的「狼來了」的故事，決定來個將計就計。

跟着，他接着把石子拋出去，分向不同的方向，何勝依然不上當。

接連拋出幾顆石子後，仍沒有動靜，蕭原緊接從石後竄出來，飛奔向事先已選好，大約三四丈外的一棵樹後。

何勝果然中計，直到蕭原快飛奔到那棵樹後，才有鎗聲响起，蕭原身子一躬，縱竄到那棵樹後。

——那顆子彈從他的頭上射過，並沒有射中他。

他却發現了何勝匿藏的地方。

何勝果然已轉移了地方，匿藏在原先那處地方的右側約七八丈外的一叢野

樹中。

——鎗聲正是從那裏响起的。

蕭原躲在樹後，心裏暗暗發笑。

何勝大概發覺自己上了蕭原的當，惱怒不已，跟着向蕭原匿着的那棵樹開了五六鎗。

子彈不是從樹側擦過，便是射在樹身上，蕭原自然不敢動一下。

待到鎗聲一停，他立刻閃電般向那些野樹中開了兩鎗。

結果，又引得何勝向他開了幾鎗。

「何勝，你外號快鎗，敢不敢站出來，與我比個高下！」蕭原激何勝開口說話，以確實其人真是何勝。

何勝果然被他激得開口大叫：「蕭原，老子不是傻瓜白痴，不會受你激的，你有種的，衝過來捉老子！」

蕭原一聽那聲音，果然是何勝，心裏頓時一定，又叫道：「何勝，你是狗熊，縮頭烏龜，兔崽子，你這『快鎗』的外號，是浪得虛名的！」

「蕭原，老子操你十八輩祖宗。」何勝怒罵起來。「隨便你怎麼說，老子也不會出來的，除非你脫光衣服，赤條條地走出來，老子心裏高興，大概會走出來。」

蕭原知道像何勝這種人，什麼話說不出口，因此，他一點也不生氣。「何勝，我今日與你碰上了，看你還能夠逃得了！」

「蕭原，別吹大氣了，想老子那一日在黑狗寨內，中了你的奸計，被你們困住了，老子還不是一樣可以走脫麼？」何

勝得意地叫道：「不是老子誇口，你奈何不了老子的！」

蕭原故意從樹側閃出半個腦袋，引得何勝馬上向他開了一鎗。

蕭原却已閃回腦袋。

何勝知道被蕭原作弄了，氣得又高聲罵出一連串髒話來。

蕭原故意放聲大笑。

這一來，氣得何勝幾乎瘋了，向蕭原藏身的那棵樹狂開了數鎗。

蕭原笑得更大聲。

他希望能夠激到何勝失去冷靜，以至按捺不住，衝動得要與他拚命，那他便有機可乘了。

何勝又向他狂開了數鎗。

忽然，在那連串的鎗聲之後，响起「得」的一下異响。

那表示何勝已將一匣子彈射光了。

這是稍為有經驗的人，都聽得出來的。

蕭原剛想乘這利那機會，衝前去，却忽然心頭一動，在地上檢了一塊石子，從樹後閃出身子，作出向前衝去的樣子，却只是拋出那顆石子，人却飛快地閃回樹後。

那利那，一陣鎗聲有如狂飈般，掃射過來。

蕭原幾乎被射中。

那棵樹身上，利那時現出一排密麻麻的彈孔來。

何勝居然也使了詐。

看來，他剛才的狂怒，是裝出來的。

幸好蕭原在那利那心中起疑，才沒有貿然衝出去，否則，一定死在那一串狂掃過來的鎗彈之下！

蕭原暗罵一聲：「好狡猾的傢伙！」匿在樹後，窺視着何勝的行動，以防他乘機溜到另一處躲起來。

何勝果然想乘機溜到三四丈外的一塊山石那邊躲匿，從那裏，可以看到蕭原的半邊身子，蕭原毫無所覺之下，被他在那裏向他開鎗，那就危險了。

蕭原發覺的時候，何勝差不多竄到那塊石前，要不一棵野樹的枝葉被他碰得晃動了一下，他還察覺不到。

蕭原立刻朝那在葉叢間竄動的影子，開了兩鎗。

何勝的身形往下一撲，便看不到了，蕭原不知道是否射中他。

他馬上閃動一下身子，面對着那塊大石。

「何勝，你想溜麼？你別妄想了！」蕭原為了確定何勝是否藏在大石後，故意向他大叫。

何勝果然在那塊大石後。「蕭原，老子不會溜，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你想我溜，妄想！」何勝針鋒相對，毫不認輸。

「既然那樣，那何不乾脆點，你我同時站出來，看看誰的鎗快，分個生死！」蕭原叫道：「總比這樣閃閃藏藏地來得痛快！」

「哈哈，老子就是喜歡與你捉迷藏，這樣，才夠味兒！」何勝笑着叫道：「老子要像貓捉老鼠那樣，慢慢才將你一口

咬死！」

「何勝，你真是痴人說夢話。」蕭原冷笑着叫道：「只怕到頭來，死的是你！」

「蕭原，有種的便衝過來！」何勝厲叫道：「你若是能夠活着衝過來，老子棄鎗任你處置！」

「真的？」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小心了，我衝過來了！」

蕭原跟着從左邊拋出一顆石子，却從右邊疾閃出身子。

鎗聲乍响，子彈並不是射向左邊，而是射向右邊。

蕭原却已閃回身子，從左邊拋出一顆石子。

何勝沒有上當。

但他馬上便發覺上當了。

原來，蕭原在拋出那顆石子後，隨即從樹後閃出來，箭一般竄奔向左側三丈外的一塊凸起石後。

待到何勝發覺的時候，由於角度的關係，很難可以射中蕭原。

他不禁又驚又怒，依然向蕭原開了幾鎗。

鎗彈從蕭原的身後掠過，一點也威脅不到蕭原。

原來，那塊凸起的山石，是斜對着何勝躲着的那塊大石的，而何勝在蕭原拋出石子時，恐他故技重施，因而閃到大石的右邊，只要蕭原從右邊閃出來，他立刻開鎗射擊，那知道蕭原卻從左邊竄出來，由於那塊大石很厚，阻礙了何

勝的視線，也阻碍了他向蕭原開鎗——他必須要將鎗完全伸出石外，才能夠向蕭原開鎗，但他又不敢完全探出石外，以免被蕭原開鎗射擊，因此，他只能夠稍爲伸出鎗管，向蕭原射擊，那一來，便很難射中蕭原。

蕭原這一次又成功地騙了何勝一次。

在石後喘了口氣，蕭原叫道：「何勝，你要小心啊，我又逼近你了，很快，我便會衝到你那塊石前，那時候，你不棄鎗投降也不成！」

「蕭原，老子操你娘！」何勝口不擇言地怒罵起來。「你用詭計騙人，算得了什麼英雄好漢，是好漢的，光明正大地衝過來！」

蕭原哈哈大笑起來，「何勝，你以爲我是三歲小孩，還是白痴？你省口氣吧，我不會受你激的！」

「蕭原，老子與你拚了！」何勝忽然從石上閃出半截腦袋，緊接又縮下去。

蕭原嘴角含着一抹冷笑，注視何勝的動靜，只要何勝再露出來，他有信心可以令到他吃些苦頭。

何勝的腦袋又從石上閃冒出來。

蕭原立刻發出一聲驚叫，腦袋一下閃沒落去。

原來，蕭原那一鎗在他的頭上擦出一道白痕來——被擦去一撮頭髮。只差一點點，便會在他的額頭上開一個洞，那怎不嚇得他心胆俱顫。

蕭原却乘這利那，從石後竄出來，衝向左側三四丈外的一棵樹後。

他每一步的行動，都是看準了，才行動的！

待到何勝驚魂稍定，蕭原已衝到那棵樹後，氣得何勝牙癢癢的，向那棵樹亂開了幾鎗。

蕭原藏在樹後，心裏暗笑不已。

——他又向何勝逼近了一點。

「何勝，你跑不了的，還是棄鎗舉手出來吧。」蕭原大聲叫道。

這時候，蕭原距何勝躲藏的那塊大石不過五六丈左右，而且與那塊大石平行，也因此，逼得何勝只好躲在那塊大石的右側後，不然，他的半邊身子就暴露出在蕭原的鎗口下。

何勝自然也感受到蕭原對他的步步進逼，再這麼下去，他遲早會被蕭原逼得躲不下去。那時候，他要逃也不能了，因此，他打消了與蕭原拚個生死的主意，決定拔腿開溜。

「哼，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他在心裏暗道一聲，「逃過這一次，總有機會殺死他的！」

主意一定，他猛地從石側閃出半邊身子，將鎗膛內的子彈悉數狂射向蕭原躲着的那棵樹。

緊接着，他將手上那一支空鎗擲向蕭原那邊，隨即便向石側的後面竄去。

蕭原被那一陣鎗彈壓得不敢稍動一下，自然也不可能向何勝還擊，直到鎗聲驟停，入從樹後閃探出半邊臉，一眼瞥到有一樣物件飛擲過來，不禁吃了一驚，利那還以爲是炸彈什麼的，但隨即

便心定下來——若何勝身上有炸彈的話，早已向他擲過來了，還會等到現在麼！他馬上朝像兔子一樣驚竄的何勝開了一鎗。

由於山樹的遮擋，令到蕭原那一鎗打不中何勝，但却嚇得他急忙往地上撲倒下去，却仍然連滾帶爬地往前竄。

蕭原馬上從樹後衝出來，邊開鎗，邊猛追上去。

他下了決心，說什麼也不讓何勝溜脫。

何勝忽然還擊了一鎗。

那一鎗就在蕭原的身邊掠過，蕭原却没有停下來，身子躬低一點，有如箭矢一樣向前掠去。

何勝這時狼狽極了，亡命地往前奔竄。

忽然間，他停了下來。

原來，前面是一面陡坡，若要溜下去，除非往下滾，不然，很難走下去。

何勝不由猶豫起來。

因爲這面陡坡很高，坡上有不少野樹及凸起來的山石。一個弄不好，就會被撞得手折腳斷，甚至撞爆腦袋。

吸口氣，何勝伏在地上，向追過來的蕭原連續開鎗。

由於蕭原是盡量利用那些山石樹木遮掩着身形的，因此，何勝很難射中他，但也逼得蕭原將速度放慢下來，有時還要停下來，躲避一下。

何勝咬着牙，不停地向蕭原射擊，直到一匣子彈射空，他才將那支匣子鎗插在身上，回頭望一眼下面那面陡坡，

猛吸一口氣，身子一橫，往下滾下去！

原來，他已沒有子彈，又不想落在蕭原的手上，在無路可逃之下，只好賭一賭自己的運氣——往下滾落去。

若是大難不死，總有機會可以將蕭原殺死的！

他就是抱着這個念頭，往下滾的。

蕭原在鎗聲一停的利那，馬上從躲藏着的那棵樹後衝出來，飛奔過去。

待他衝到那面陡坡前的時候，探頭往下一看，只見何勝有如一個皮球那樣，往坡下疾滾下去，不時猛撞在樹上，令到他左滾右翻的。

蕭原看着，也禁不住倒抽了口冷氣。

跟着，他向下速開兩鎗。

但都射不中何勝。

眨眼間，何勝忽然撞在一棵樹上，身子翻轉了一下，轉到樹的另一邊，從一塊突起的山石旁邊擦過，却忽然一拐，被那塊突起的山石遮擋住了。

蕭原將鎗插在褲頭，轉過身，慢慢地向下攀下去。

——他相信，何勝縱使不被撞死，必也遍身鱗傷，甚至斷手折腳，無法再逃。

就算他逃得了，亦不可能逃得快，他遲早可以追上他的，因此，他才不冒險往下滾。

攀到山坡下面，他在附近找了遍，却找不到何勝。

不用說，一定是逃了。

對於何勝的沒有被撞死或是斷腳折

手，居然還能夠逃走，蕭原也不禁爲之大感詫異。

他在附近搜索了一下，便發現何勝向山下逃了。

他立刻追下去。

* * *

沿途之上，他發現了何勝留下的蛛絲馬跡，因此，他自信可以追上何勝。

他甚至還在路上坐下來，歇一會，吃點乾糧。

原來，那時已是午後二時多了，經過那一番鎗戰追逃，不肚餓才怪！

之後，他一直追下去。

眼看著黃昏日落了，却仍未追上何勝，蕭原不由奇怪起來。

他不相信何勝在渾身損傷的情形下，仍然能夠逃得那麼快，以至他追了這麼久，仍然追不上。

他懷疑自己是否被何勝作弄了——追錯了方向。

他於是往回走了一段路，重新察看那些踪跡，却確是朝前去的，於是，他又走前去，在前路又發現了踪跡，這證實他並沒有追錯方向。

抬頭望一眼西邊天上暗淡的晚霞，蕭原又追下去。

天色開始黑下來了。

蕭原開始有點焦急了。

若是在天黑之前，仍未追上何勝，待到天黑後，便很難找到他。

因爲在黑夜中，很難發覺到何勝留在路上的踪跡。

蕭原加快了腳步。

墓地，他看到前面遠處有一座破敗不堪的小廟，便往那裏奔去。

奔到小廟前，只見那小廟很小，兩扇門已不見了，連門框也脫落不見，牆灰剝落，連瓦檐也缺了，瓦面上露出幾個破洞，看這情形，也不知荒廢了多久。

吸口氣，蕭原向廟內走去。

一步才走入廟內，他一眼瞥到那幅殘破變色的神幔後，有一條人影閃現了一下。

心頭劇跳之下，他急忙閃到門邊，疾喝一聲：「什麼人，出來！」鎗咀指著神幔。

在他的猜想中，他以為那人是何勝。

神幔立刻响起一個人驚惶的聲音：「是我，別亂來……」

「快走出來！」蕭原一聽那聲音，便認出不是何勝，心裏一陣失望，但却不敢大意，仍然用鎗指著神幔。

「我……我出來了。」隨著語聲，從神幔後走出一個人來。

那人果然不是何勝。

那是一個穿戴得像個道士般的中年人，一眼看到蕭原手上有鎗，嚇得他猛地抖索了一下，駭然惶聲道：「別……開鎗，大爺，我……沒有錢的啊，你放過我……吧。」

「住口！」蕭原聽他誤以為自己是土匪，不禁又好氣又好笑。

那人立刻噤聲，一個身子却抖個不停。

「你是什麼人？」蕭原雖然目光不離那人的身上，却不時瞥一下神幔兩邊，以防有什麼突變出現。

「我……是個……趕屍的……」那人顫着聲道。

「趕屍的？」蕭原先是怔了一下，隨即便汗毛一豎，在心裏打了個冷顫——

他忽然想起那一晚在那個破草棚睡到半夜，被一陣「叮叮」的鈴聲所吸引，看到生平從未看過的詭異恐怖的景象，立刻恍然明白了那人是幹什麼的。

那人看到蕭原臉上露出詫惑之色，忙加以說明：「我因爲窮，爲了吃飯，才替那些客死異鄉的陰人引路，帶他們回鄉安葬。」

吸了口寒氣，蕭原盯着那人，沉聲問道：「那些……陰人呢？」

「就在神幔後面。」那人半轉身，指一下神幔後面。

「有多少個？」蕭原問道。

「十……三個。」那人顫着聲道。

「有沒有什麼人在不久前，走入廟內？」蕭原一直注視着那人的神色變化。

「沒有啊！」那人接口說道，那張蒼白的臉上一點變化也沒有。

「真的？」蕭原目光冷厲。

「你若不相信，可以進去看一下。」

那人大概看出蕭原不是土匪，所以沒有先前那麼驚慌了。

「好，你帶我進去看一下。」蕭原兩步竄到那人的身前，用鎗指着那人。

那人眼色一變，身子震抖了一下，顫聲道：「你……不要……」

蕭原沉聲道：「你放心，你若不是使詐，我不會爲難你的！」

一頓，又道：「快帶我進去看看。」

那人驚恐地看了蕭原手上的鎗一眼，才轉身往神幔後走去。

蕭原緊跟在那人身後，以防那人弄鬼。

才走入神幔後，蕭原只覺一陣陰冷，禁不住吸了口寒氣，渾身汗毛倒豎。

只見在神幔後面的那面牆上，一排站着十多個穿着馬褂官服的人，全都直僵僵地面朝牆壁，靠貼在牆上，可以看到每一個人的臉上，都蓋了一塊元寶紙，不用說，都是那人口中所說的「陰人」了。

蕭原雖然天不怕地不怕，也不大相信鬼神之說，但如今看到那些屍體直挺挺地面靠牆壁而站，加上陰氣森森的，再想到那一晚看到的詭異景象，禁不住頭皮發麻，全身泛起一層雞皮疙瘩。

「那些都是陰人，你看一下吧。」那人却一副若無其事的样子，似乎將那些人都當作是活人一樣。

蕭原心裏打了個寒顫，硬着頭皮，默數了一下，果然是十三具。

「大爺，要不要看一下他們的樣子？」那人看着蕭原，蕭原只覺那人眼中有一種陰寒的異光在閃動，沒來由地心頭一寒。

想到那些走屍的可怖樣子，蕭原一陣作嘔，加上又看不出那人神色有異，便搖搖頭道：「不用了。」

那人吐口氣，說道：「說真話，若是

有人看到他們的樣子，大多都會着邪的，就算沒有着邪，也會時時發噩夢，要不，也不用將他們的臉蓋起來。」

蕭原又看了那十三具屍體一眼，看不出有什麼不對，才走出神幔外面，長地吐了口氣，頓覺舒服很多。

那人跟着走出來，對蕭原說道：「你已經看過了，我沒有騙你吧？」

蕭原又吐了口氣，看着那人，問道：「你真的沒有看到什麼人麼？」

那人搖搖頭道：「真的沒有看到什麼人，要是看到，我瞞着你幹什麼。」

蕭原又看了那人一眼，才走出廟外。

那人看着蕭原走出廟外，大聲對他說道：「大爺，天快黑了，你若不想看到那些陰人起程趕路，快離開這裏，天黑後，我便會帶引他們趕路。」

蕭原扭頭看一眼，那人已走向神幔後面。

蕭原抬頭看一眼天空，果然快天黑了，想到那晚看到的詭異情形，他實在不想再看一次，但卻沒有馬上離開，在小廟的附近搜索了一遍，沒有什麼發現，才往前追尋下去。

* * *

天色黑下來了。

蕭原追出里許外，一直沒有發現何勝的踪影，沿途也沒有發現什麼踪跡，他不由停下來，懷疑自己追錯了方向。

在路邊的一塊石上坐下來，細細地想了一遍，他覺得自己並沒有追錯方向，因為他在小廟附近搜索時，在其他方向都沒有發現何勝的踪跡，只在廟前不遠的地方，也就是他追下來的這個方向的地上，發現何勝留下的踪跡，那他應該沒有追錯方向。

但為什麼在這段路上，沒有再發現何勝的踪跡呢？

這一點，是他百思不解的。

他不相信何勝在受傷之下，仍能逃過他的追捕。

一個受了傷的人，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逃得太遠的，就算是鐵打的，也會支持不住，何況是人？

忽然間，他不知怎的，會想起那個趕屍客與那些「陰人」來。

——這個時候，那個趕屍客也該趕着那些走屍起程趕路了。

蕭原想到這裏，又想起那晚看到的詭異景象來，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這時候，天早已全黑下來，今晚的夜色很好，月雖未圓，但却繁星滿天，夜風吹來，有點寒涼。

看着天上的星星，他忽然想起了張鳳琴——他也有一雙明亮如星星的眼睛。

忽然，小花的臉影代替了張鳳琴的臉影，那雙大眼同樣明亮，但却有一份幽怨。

蕭原霍然一驚，回過神來，長長地吁了口氣，甩甩腦袋，彷彿要將小花的影子從腦袋中甩掉。

驀地，他聽到「叮——叮——叮」的銅鈴聲，隱約傳來，他不禁霍然從石上站起來，耳中又聽到那隱約傳來的有節奏的鈴聲。

——那趕屍客終於起程了。

蕭原本想回走的，為免遇上那隊走屍，他決定待聽不到鈴聲，才往回走。

他懷疑何勝就躲在那小廟的附近，他不相信何勝支持得住，繼續往前逃，而且快得連他也追不上。

那有節奏的鈴聲仍然「叮——叮」地响着，聽在耳中，怪不舒服的，蕭原真想用手掩着雙耳。

忽然間，蕭原眉毛一剔，霍然往鈴聲傳來的方向望去，但却什麼也望不到。

原來，他剛才心頭忽一動，閃過一個念頭，何勝那傢伙會不會扮成走屍，把我瞞騙？

——那座小廟的附近我都搜索過了，他若是躲藏在小廟附近，根本躲不過我的搜索，除非他扮成走屍，才能夠將我瞞騙過去。

第二個念頭在心中閃過後，蕭原馬上循着鈴聲傳來的方向，急奔前去。

——好歹，他也要弄個清楚明白，才會心安，雖然那是他極不願意的。

說起來也真是怪，他連死也不怕，而且亦殺死過不少窮兇極惡的逃匪，也見過不少死得恐怖的人，不知怎的，他就是對那些可以跳着走的走屍，有一份莫名的恐懼，大概他看過的死人都是不會動的，而那些走屍居然會「走」，那太詭異及不可思議了，所以，他才會對那些走屍有一份恐懼。

這大概也是他沒有看一下那些走屍的面目的原因吧。

* * *

蕭原很快便追上那隊走屍。

那隊走屍一直向西「走」去。

那個趕屍客走在前頭，肩上扛着一支招魂幡，手上提着一個白紙燈籠，透出幽異的火光來，另一隻手拿着一個銅鈴，每走一步，便搖動一下。

那隊走屍隨着他那一下一下的銅鈴聲，僵直地往前一跳一跳，那情形你說有多詭異，便有多詭異。

蕭原遠遠地看着，不禁猶豫地放慢脚步，吸了口寒氣，感覺到全身的汗毛直豎起來。

若是胆小一點的人看到那隊走屍，不嚇得雙腳發軟，臉青唇白，心胆俱裂才怪。

蕭原在心裏告訴自己，那不過是一具屍體罷了，有什麼好害怕的！

他頓時胆氣一壯，又加快脚步追前去。

很快，他已追到那隊走屍的後面，正想開口叫住那個趕屍客，忽地，他雙眼睜得大大的，直瞧着那具跟在那個趕屍客後面的第一具走屍。

那具走屍居然不像是其他的走屍那樣，一跳一跳地往前「走」的，而是像那個趕屍客那樣，一步一步往前走！

只有人，才會那樣行走。

那麼，那就不是一具走屍，而是一個活人！

一個假扮走屍的活人！

——那一定是何勝！

蕭原立刻緊了緊手中握着的鎗，心裏冷笑一聲：「何勝，你這一着真絕，可惜還是我想到了，而且，露出馬腳來，看你這次還能夠逃得了！」急急趕上去。

就在他走到那隊走屍的後面時，大概被那個趕屍客聽到了脚步声，忽然間停下來，那隊走屍也跟着停下來。

「是什麼人，還不快快走避開去，那會中屍氣着邪的！」那個趕屍客邊高聲說邊轉過身來。

蕭原看到那隊走屍停下來，他不由脚步一窒，亦停下來，並不由自主地向外斜退出兩步。

原來，他距最後那具走屍不到五尺。

更奇的是，那個趕屍客轉過身來，那隊走屍也跳着轉過去，面看向蕭原。

蕭原是第一次面對面，距離又那麼近，看到那些走屍。

清明的夜色下，蕭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走屍宛如無面鬼怪那樣，詭異極了。

他不由機伶伶地打個寒顫，全身汗毛倒豎。

他不敢想像，在那張元寶紙的覆蓋下，那張臉是什麼模樣的。

跟着，他又發現，每一具屍體的胸前，都貼着一張黃紙，上面寫着字，隱約看到，上面寫的是姓名，籍貫鄉居等字，那應該是用來識別每一具走屍的身份的，方便其親人認領。

跟着，蕭原又發覺到，只有第一具

走屍的胸前，沒有貼着黃紙，這又是一個大破綻。

蕭原後悔在小廟前，不大着胆子看一下那些走屍的樣子，那就可以當場捉到何勝，要不，幾乎被何勝走脫了。

他猜想那個趕屍客一定是被何勝脅迫，或是受了他的好處，才會幫着何勝騙他的。

所謂受人錢財，與人消災，那人幹這種與死人為伍的生涯，還不是為了錢？

吸口氣，蕭原正想開口說話，忽然間，鈴聲急促地响起來，那些走屍急促地一跳一跳的向蕭原撲過去。

一陣夜風撲面吹來，一陣屍臭之氣直鑽入蕭原的鼻孔，心中一噁，幾乎嘔吐。

蕭原驟然看到那些走屍快速地跳着向他撲過來，嚇得幾乎呆住了，只覺雙脚一陣發軟，慌不迭往後急急退。

鈴聲更加急促而怪異。那些走屍抬起雙手，向前直伸，呈半月形向蕭原急跳過去。

蕭原看到那些手有些皮肉腐爛，露出森森的手骨來，有些指甲很長，皮包骨的，恐怖得很，他幾乎忍不住驚叫起來。

他的眼色也變了。

他活到這麼大，從未遭遇到如此詭異恐怖的情形。

走屍經已令人毛骨聳然了，居然還會向人撲擊，那實在太恐怖了。

面對着那些走屍，蕭原不知如何對

付才好，只好急急往後退走，同時朝天開了一鎗。

那個趕屍客被嚇得窒了一下，鈴聲亦隨之一停。

那些急跳着的走屍也跟着停下來。

隨即，鈴聲又急驟地响起來。

那些殭屍利時像瘋了般，急跳着往撲向蕭原。

蕭原眼見那些走屍來勢汹汹，不禁心頭發毛，扭頭便跑，並向天開了一鎗。

那知道他忽然腳下一絆，跌撲在地上。

原來，地上有一塊凸起的石頭，他由於看不到，便被絆倒了。

那一跌，由於是冷不防之下，加上奔得又急，所以跌得很重，幾乎連手上的鎗也摔脫出去。

他慌忙跳起身來。

却一眼瞥到，他已經被那些走屍圍起來，一個個「張牙舞爪」的，向他跳撲過去。

他的頭皮一陣發麻，咬咬牙，向那兩具最先跳撲過來的走屍開了兩鎗。

那兩鎗雖然射在那兩具走屍的身上，却對那兩具走屍一點影响也沒有，只是震晃了兩下，便又繼續向蕭原跳撲過去。

蕭原縱使胆量再大，也不禁心胆俱

寒，因為，連鎗彈也制止不了他們，那他還有什麼辦法可以對付得了那些走屍？

他驚恐得又向那兩具走屍的頭上開

了兩鎗。

其中一具被鎗彈射擊在面上，蓋在臉上的元寶紙脫落下來，露出一張皮肉洞穿，缺唇沒眼的臉龐來，那簡直比鬼還恐怖，蕭原恐駭得幾乎昏了過去。

眼看着那些走屍便要撲壓蕭原的身上，蕭原却在那利那，發出一聲暴吼。

吼聲將鈴聲遮蓋了一刹那。

那些走屍在利那驟然窒了一下。

蕭原就利用那利那，猛地從兩具走屍之間，竄了出去。

鈴聲再响的時候，那些走屍却没有撲下去，有的跳着半轉身，有的轉過身，有的直向前跳，追着蕭原。

蕭原竄出來後，猛地向前三急衝，那些走屍雖然跳得快，畢竟不及人跑得快，一下子被蕭原拋開了。

蕭原馬上扭身往趕屍客那邊望過去。

只見那趕屍客站在那裏，不停地急促搖動着那個銅鈴，咀唇亦急促地嚙動着，那具胸前沒有貼着黃紙的「走屍」緊站在他的身後。

蕭原這時已想到，若要那些走屍不動，只有制服那個趕屍客，令他停止搖鈴及唸咒語，那些走屍才會停下來，不然，他始終都會被那些走屍追纏不休。

咬咬牙，他抬手向那個趕屍客開了

一鎗。

那個趕屍客大叫一聲，銅鈴跌落地上，滾動了一下，便不响了。

原來，蕭原那一鎗擦傷了那個趕屍

客拿着銅鈴的手臂，劇痛之下，五指一鬆，那個銅鈴便脫手掉落在地上。

銅鈴聲一停，那些走屍馬上停下來。

蕭原瞥到那些走屍終於停下來，不由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

驚地，他看到那具緊貼在那個趕屍客身側後的「走屍」猛地將那趕屍客往他這面一推，然後撒腿往後狂奔。

「何勝，你還想逃麼？」蕭原大喝一聲，瞄準了何勝飛奔的身形，開了一鎗。

何勝應聲撲倒在地上。

但他馬上又從地上竄起來，歪着身子，一拐一拐地往前奔。

原來，蕭原剛才那一鎗只是射傷了他的左腳，在腳側擦出一道血槽來。

蕭原又向何勝開了一鎗。

何勝又應聲撲倒在地上，並發出一聲痛叫。

這一次，他再沒有爬起身來。

原來，那一鎗射在他的右大腿上。

蕭原急奔到那個趕屍客的身前，那個趕屍客「撲」地一聲，跪倒地上，向蕭原哀求：「大爺，你不要殺我，我是被他脅迫，才那樣做的，你放過我吧，我家中還有老婆孩子……」

蕭原喝道：「起來，我沒說過要殺你，你快撿起那個銅鈴，驅趕那些走屍跳到那個傢伙的身前，讓他嚐一下被那些走屍圍着作勢欲撲的滋味！」

那個趕屍客連聲應是，急急撿起地上的銅鈴，急促地搖動起來，咀裏喃喃

念着聽不清楚的咒語。

那些走屍馬上急速地跳向何勝那邊。

蕭原長長地透了口氣，才發覺到自己全身都濕透了。

那是被冷汗濕透了的。

剛才，他被那些走屍嚇得半死，如今他也要讓何勝身受一下，這叫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何勝在地上看到那些走屍快速地跳過來，驚嚇得臉也白了，拚命往前爬。

但却不過那些走屍。

他很快便被追上。

那些走屍在趕屍客的驅使下，將何勝圍起來，繞着他跳圈子，不時作勢欲撲向地上的何勝。

何勝忽然呻吟一聲，嚇得昏死過去。

蕭原這才叫那趕屍客停止搖鈴及唸咒，那些走屍馬上停下來。

「你說，你在小廟時，為什麼騙我？」蕭原瞪着那個趕屍客。

那趕屍客打了個冷顫，急急說道：「是他騙我，說他被一個土匪追殺，求我救他一命，讓他扮成走屍，並給了我一

張二百塊的大洋票子，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張數目是二百塊的大洋票子，那足夠

我一家過兩三年，我雖然明知他說謊，又看出他不是好人，加上他身上又有鎗

，若我不答應，恐怕他會殺死我，看在那張大洋票子的份上，我才逼不得已騙你。」他倒是說得夠坦白。

蕭原也知道，幹他們這一行的，若

不是爲了生活，誰願意與死人爲伍，他們也很可憐的，而他剛才之所以那樣對他，看得出是因為遭到何勝的脅逼，才會那樣做的，因此便原諒了他。

「你手上的傷怎樣？」蕭原問道。

「不礙事的，只是傷了皮肉。」那人急急道。

「來吧，我替你敷上藥，包紮一下，你馬上驅趕那些走屍離開，知道麼？」

「是！是！」那人迭聲應道。

於是，蕭原摸出一瓶自製的刀傷藥來，替那趕屍客敷上藥，包紮好。

他也在自己被子彈擦傷的肩頭上，倒了些藥末上去。

那個趕屍客千多謝，萬多謝，跟着搖動銅鈴，驅趕那些走屍起程趕路。

蕭原待那趕屍客帶引那隊走屍遠去後，才走到昏死過去的何勝身前，替他將腿腳上的鎗傷敷藥包紮好。

也因此，他看到何勝的身上是損傷，不用說，是在滾下山崖時，擦傷的。

他搜查一下何勝的身子，搜出幾張大洋票子，還有一柄鋒利的小刀，兩三塊大洋，別的什麼也沒有了。

何勝的手上仍然緊握着一支鎗，但却沒有子彈的，蕭原這才恍然明白，爲何他一直沒有向自己開鎗。

這時候，他要殺死何勝，簡直易如反掌，但他却没有這樣做。

他要押何勝回去，讓譚督軍將他處死。

畢竟，押着一個活人走路，總比帶

着一具屍體要方便很多。

這是他不殺死何勝的主要原因。

不過，他一定要押何勝到王河的墓前，拜祭一番。

* * *

看到蕭原押着何勝回到黑狗寨，蔡青高興極了。

因爲，他不用再擔心何勝會糾集幾伙土匪，攻擊寨子，造成傷亡損失。

寨內的人知道捉了何勝，都爭着去看一下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不少人嚷着要將他處死，並向他的身上吐口水擲石子，要不是蔡青極力勸阻住那些鄉人，何勝準死無疑。

蔡青將何勝關押在隊部內的一間石屋子內，並且將他的手腳用鐵鍊鎖起來，以防他會越獄。並派了八個自衛隊員，日夜不停地輪班看守着何勝。

小花似乎想通了，看到蕭原回來，顯得很高興，不再怨恨他。

蕭原看到小花臉上又綻開笑容，他也很高興。

看到蕭原的肩頭上受了傷，小花心痛極了，急忙替他將傷口重新敷上藥，包紮好了。

「大哥，你還認我作妹子麼？」小花盼切地看着蕭原。「幾時帶我去看看鳳琴姐姐？」

蕭原笑着說道：「小花，我說過的話，從不反悔的，我永遠都會視你如親妹子那樣，有機會，我還要帶你回家鄉，讓姑母看看妳，好麼？」

「那當然好啊。」

看到小花那樣子，蕭原心頭一塊大石總算放下了。

「小花，妳喜歡留在這裏，還是跟我到南寧？」蕭原在離開黑狗寨前的一天，找了個機會問小花。

這兩天，他已看出小花對蔡青的態度頗親熱，他不但高興，也放下心來。

小花害羞地低垂下頭，臉紅紅地道：「大哥，我……很想跟你回南寧，但……小珠捨不得我離開……我也捨不得小珠。大哥，你經常要東奔西跑的……我不想你因為我，而令到你心中牽掛……蔡大哥也……很想我留……下來，我……還是不跟你回南寧了。」

「小花，妳是捨不得蔡大哥吧？」蕭原打趣地道。

小花的頭垂得更低，連脖子也紅了。

「小花，有什麼好害羞的。」蕭原笑說道：「我不再笑妳了。」

小花這才羞赧地抬起頭來，抬眼看到蕭原笑着看着自己，害臊得又垂下頭，雙手時而摸弄一下衣角，時而又拈弄一下辮梢。

蕭原看到小花羞赧難禁的樣子，禁不住輕撫一下她的頭髮，正經的說道：「小花，妳真的喜歡蔡大哥麼？」

其實，蔡青只有二十五歲，比蕭原還小幾歲，蕭原不過是跟着小花說「蔡大哥」的，就如他稱呼蔡青作蔡老哥那樣，那只是一種稱呼。

小花點點頭，聲音細得有如蚊蚋那樣：「蔡大哥……對我很……好，……大

哥，……我……我是……真……喜歡……他的……」

蕭原吁了口氣，歡聲道：「小花，那就好了，我也放心回南寧了。」

頓一下，又道：「小花，蔡大哥是一個很好的人，他曾對我說，很喜歡你，有他照顧你，我就一千萬個放心了。」

「大哥，你又笑我了。」小花輕輕頓一下腳，嬌嗔地道。

蕭原歡快地笑起來。「小花，妳千萬不要忘了請我喝杯喜酒啊。」

「大哥，羞死人了。」小花一擰腰肢，羞赧地奔出小菜園。

蕭原笑得更樂了。

忽然，他省起了一件事，忙叫道：「小花，別走，我還有話對妳說。」

小花已奔到園門前，聞聲停下來，轉頭道：「大哥，什麼事啊？」臉上紅紅的。

蕭原正色道：「小花，妳想不到南寧去遊玩一下？」

「當然想啊！」小花歡喜得抬起頭來，「大哥，你帶我去南寧麼？」

蕭原點點頭。

「那真好啊。」小花拍掌道：「我長了這麼大，從未到過那些大地方，聽說那裏的樓房很漂亮，什麼漂亮的東西也有得賣的，是麼？」

蕭原笑道：「妳去到之後，看一下，不就知道了麼？」

小花却忽然蹙着眉尖，囁嚅地道：「大哥，南寧離這裏是不是很遠的？」

蕭原點點頭。「起碼要走五七日的路

程。」

「大哥，這麼遠，我一個人怎樣回來？」小花伸伸舌頭。

在小花來說，要走五七天才到的地方，簡直不可想像那麼遠。

蕭原輕拍一下小花的肩膀，笑說道：「妳放心吧，有人會陪妳回來的。」

「誰？」小花直看着蕭原。「是大哥你？」

「不是。」蕭原搖搖頭。「妳猜一下。」

小花眼珠轉了一下，搖頭道：「我猜不到。」

「真的？」蕭原眼中滿是笑意。

小花馬上從他的雙眼中，看出蕭原在故意逗弄她，不由嗔道：「大哥，我不依，你又笑我了。快說是誰啊。」

「一個妳很喜歡的人。」蕭原再也忍不住，笑起來。「妳該猜到了吧？」

小花臉一紅，不依地道：「大哥，又捉弄我了，我不依！」

「好了，說正經的，好麼？」蕭原正經地道：「是這樣的，蔡大哥一定要幫我押送何勝回去，我只好答應他，並想到帶妳一道到南寧去遊玩一下，回來的時候，你們不是有伴了麼？」

「大哥，你又笑我了。」小花一扭腰，奔出園外，心裏却是甜絲絲的。

蕭原看着小花嬌俏的身影，開心地笑起來。

看到小花這麼活潑，以後的日子有人照顧，那個令他頭痛的問題又圓滿解決了，他怎不開心，而且渾身輕鬆。

只不過，那一晚與那些走屍遭遇的情景，他一輩子也忘不了。

那是他這一生中，最恐怖詭異的遭遇。

（全文完）

徵稿啓事

本刊除徵求古今武俠故事之外，更徵求現代俠情偵探、都市黑社會秘聞、現代科學、星球防衛戰故事。每篇要有獨立性。字數不超過：八萬字、六萬字、及三萬字，爲合，歡迎各地讀友投稿。合則用，不合即退還。

編輯部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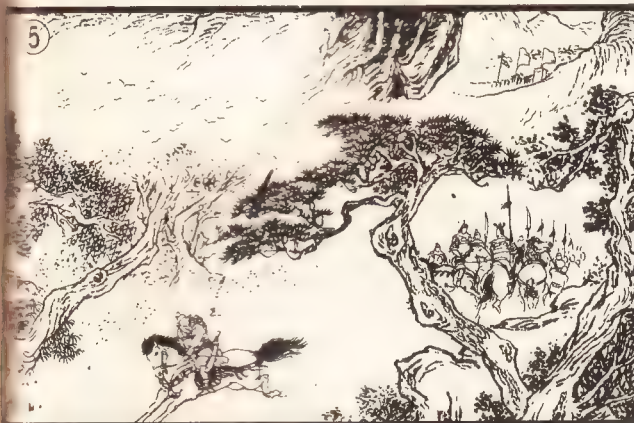
大名府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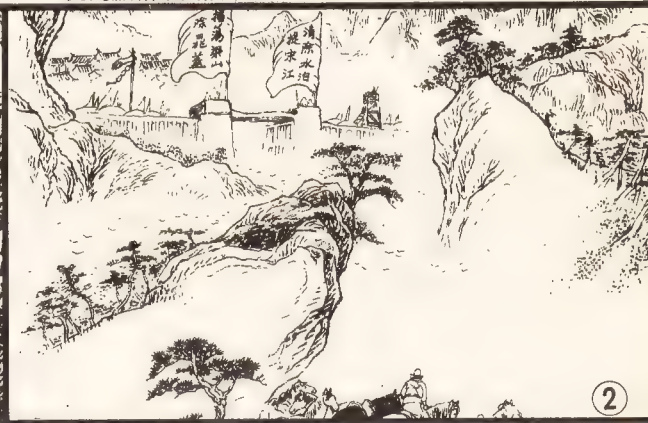
4 段景住路過曾頭市，被曾家五虎看到，把馬搶去。



1 話說琢州有一位販馬的好漢，名叫段景住，江湖上人稱金毛犬。他在長城外得到一匹好馬，渾身雪白，能日行千里，名喚“照夜玉獅子馬”。段景住想把此馬獻給梁山泊宋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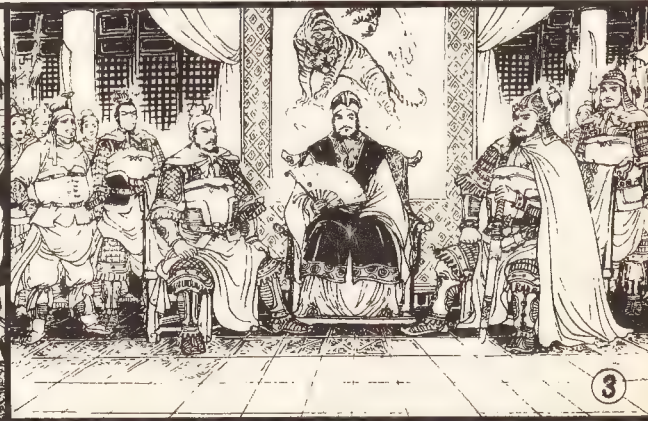
5 段景住寡不敵衆，只得單身逃出曾頭市，直奔梁山泊。



2 段景住行了幾日，來到曾頭市地面。只見這裡聚集了五七千人馬，紮下寨柵，造下五十餘輛陷車，寨外豎了兩面大旗，分明與梁山泊作對。



6 段景住到了梁山泊，見了晁蓋、宋江，訴說曾家五虎奪馬之事，晁蓋大怒。



3 原來曾頭市是個三千多戶人家的大市鎮。爲首的一家原是金國人氏，老子名喚曾弄，生下五個兒子：曾涂、曾密、曾索、曾魁、曾升，號稱曾家五虎。教師史文恭，更是武藝高強。



10 曾魁戰不過林冲，回馬逃走，林冲也不追趕。



7 當天晁蓋親自點了林冲、呼延灼、石秀、孫立等二十個頭領，帶了五千人馬，由段景住領路，下山去打曾頭市。宋江送至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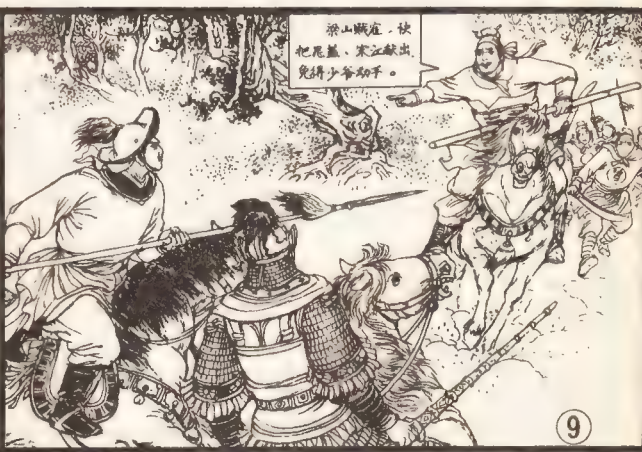
11 第二天，晁蓋領了軍馬，列成陣勢，到曾頭市外挑戰。曾府教師史文恭同副教師蘇定，領了曾家五虎及大隊人馬出寨迎戰。那史文恭騎的正是照夜玉獅子馬。



8 晁蓋領了軍馬，來到曾頭市附近下寨，只見曾頭市內飛奔出一隊人馬。



12 殺了一陣，不分勝負，兩邊都折了些人馬。當即各自收兵。



9 來的是曾弄第四個兒子曾魁。他帶了七八百人，口口聲聲要捉晁蓋、宋江。林冲出馬迎戰。

我等中計了，
速即回兵！

16

16 晁蓋領了人馬，在黑夜中走了五里多路，來到林木深處，路不好走，找那兩個僧人時，忽然不見了。

13

13 晁蓋回到帳中，因曾頭市道路險要，難以進攻，心中十分焦躁。恰在此時，軍士引兩個人來見。來人說是曾頭市法華寺僧人，被曾家五虎所欺，特來投奔寨主；並說有捷徑可破曾頭市，他二人願為帶路。

17

17 晁蓋正要下令回軍，只聽得四下裡鑼鼓喧天，殺聲震地，一望都是火把。晁蓋急忙引軍馬奪路而逃。

14

14 晁蓋深信僧人之言；林冲怕其中有詐，勸晁蓋不可相信，晁蓋不聽。

18

18 梁山人馬才轉得兩個彎，當頭撞見一支人馬。頓時亂箭飛來，撲的一箭，正中晁蓋臉上。晁蓋跌下馬來。

15

15 當晚晁蓋帶了十個頭領，分兵一半，隨兩個僧人去劫寨；並叫林冲帶領另一半人馬，在外接應。



22 晁蓋半刻方才醒來，衆頭領決定收兵回山寨。



19 阮氏三兄弟、劉唐、白勝五個頭領拚命衝殺，救出晁蓋；林冲引軍前來接應，才敵住了曾頭市人馬。



23 梁山人馬退軍之時，曾家軍馬乘勢追殺。林冲等且戰且退，走了五六十里，曾家軍馬才回去。林冲等帶領人馬，保護晁蓋回梁山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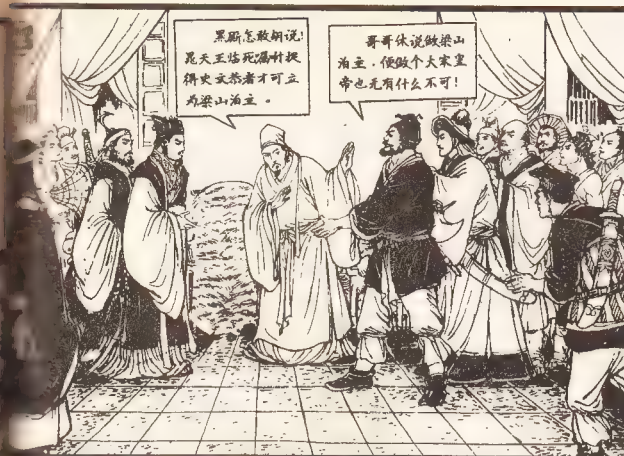
20 兩軍殺到天明，各自回軍。林冲、劉唐、阮氏三兄弟等人到帳中來看晁蓋。晁蓋拿出箭來，看到箭上有“史文恭”三字。



24 回到山寨，晁蓋病勢沉重，水米不能進口，渾身虛腫。宋江、吳用等頭領在旁守護，寸步不離。



21 箭是毒藥煉過的，這時藥性發作，晁蓋中毒暈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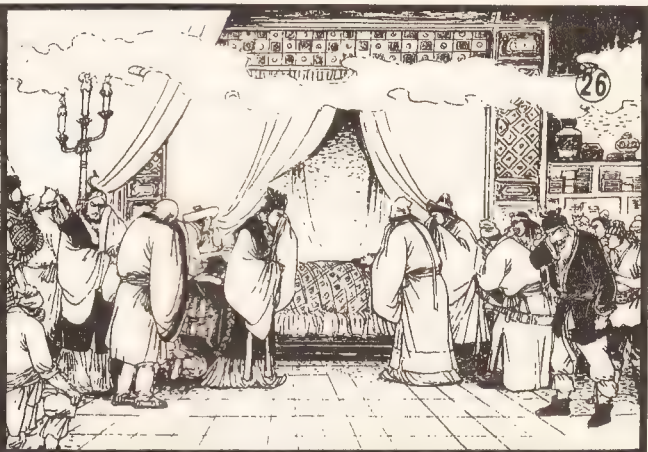
28 第二天，衆頭領都擁護宋江為梁山泊主。宋江極力推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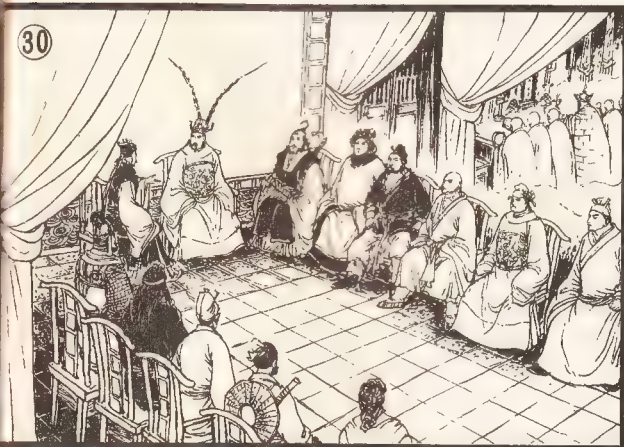
25 當夜三更天，晁蓋病勢已極沉重，自知再無生望。他對宋江等人囑咐道：“將來讓捉得史文恭的人做梁山泊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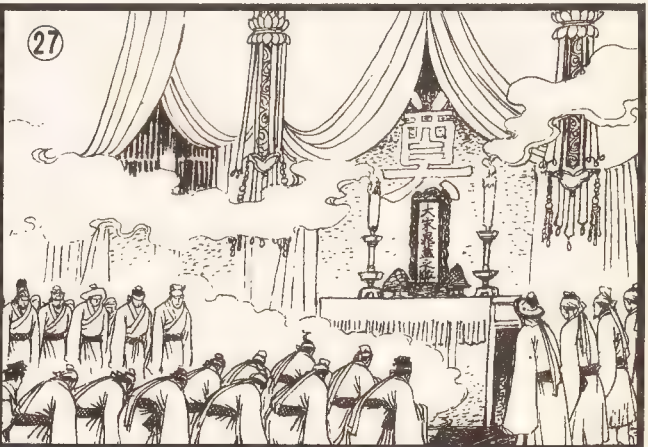
28 宋江達不過衆頭領意志，暫且坐了主位。



26 晁蓋講完閉目而死。宋江放聲大哭，衆頭領及軍士們沒有一個不傷心落淚的。



30 梁山泊請來大圓法師等和尚，做法事追荐晁蓋。宋江和衆人商議百日後發兵打會頭市。



27 梁山泊衆義士披麻帶孝，祭奠晁蓋。



34 吳用和李逵約法三章，要李逵一不准飲酒，二要道量打扮，三要裝做啞巴。李逵一心想下山，只得一一答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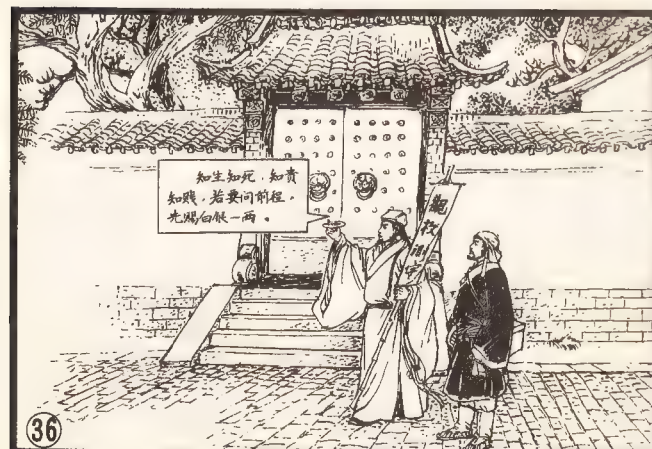
31 大圓法師是北京大名府龍華寺主持，游方經過梁山泊。法事做完後，宋江、吳用陪他吃齋閒話間，問起大名府有什麼英雄人物，大圓法師便提起“玉麒麟”盧俊義來。



35 李逵和吳用別了宋江，一起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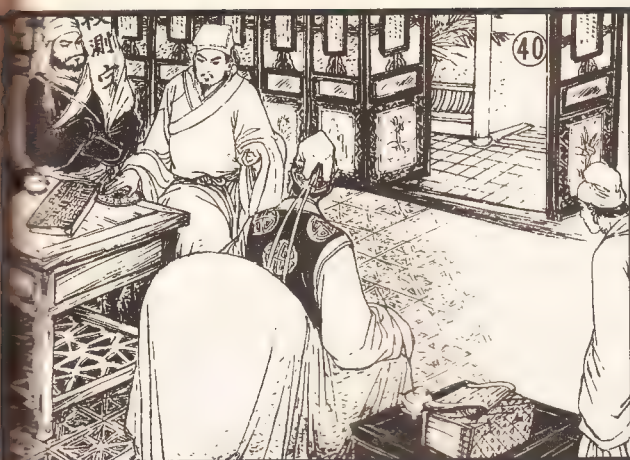
32 宋江聽到“玉麒麟”三字，猛然想起此人一身好武藝，棍棒天下無敵，山寨若得此人，更不怕官軍了，便與吳用等人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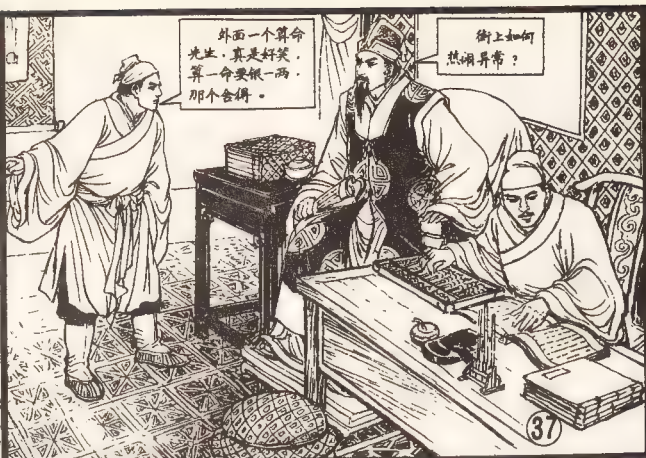
36 吳用、李逵到了大名府，問明了盧俊義府址，就在附近街上，搖着鈴杵，高聲喊叫起來。



33 吳用說明計策，宋江大喜。李逵要與吳用同去。



40 吳用問了盧俊義年庚月日，在鐵算盤上搭了一回，拿起算盤一拍，大叫一聲：“怪哉！”



37 却說盧俊義是大名府的財主，那天正在和主管人等計議收解銀錢之事，忽聽得外面人聲吵嚷。



41 盧俊義要吳用直言，吳用便說盧俊義百日之內有血光之災，要死於刀劍之下。



38 盧俊義叫家人去請算命先生。



42 吳用還了銀兩，起身要走。



39 吳用到了裡面，分賓主坐定。盧俊義先問吳用哪裡人氏，並叫手下人拿來一兩銀子放在吳用面前。



46 盧俊義還有個管家的，名叫燕青，從小死了父母，盧俊義把他收養在家，成為心腹。燕青吹簫唱曲樣樣皆能，又會射一手好箭，人稱“浪子燕青”。



43 盧俊義請吳用指點避災之法。吳用說只有去東南方一千里外躲避一百天，才可免此災。說完帶了李逵出門而去。



47 盧俊義與李固、燕青商量出門避災之事。兩人都勸他不要出門，但盧俊義不聽。



44 吳用走後，盧俊義精神恍惚，悶悶不樂，有時自言自語，不知說些什麼。有一日實在耐不住了，叫當值的去喚心腹主管來商議。



48 盧俊義別了娘子，叫燕青管理家務，自己同李固帶了十輛車子的貨物去山東，一來避災，二來做買賣。（待續）



45 盧府主管名叫李固，原是東京人氏，幾年前到大名府投親未遇，凍倒在盧府門前，被盧俊義救起養在家裡，以後逐漸成為盧俊義心腹之人。一應裡外家私都歸他經管。



一代風水大師賴布衣故事 / 蕭玉寒·文

可飛·圖

尋龍大俠(上)

棄官浪游仗義 仁心仁術救人

天蒼蒼，地茫茫，大風起兮雲飛揚；仰首長嘯，五岳迴響，問潛龍大地，誰主滄桑？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術數類催官篇二卷云：「宋賴文俊，字太素，處州人，嘗官於建陽，好相地之術，棄職浪游，自號布元子，故世稱曰賴布衣。」

入暮，黑雲低壓，雨打松林，電閃雷鳴。

猛地一陣得得蹄聲響過，林間晃悠悠的閃出一人一騎，騎者年約四十，身穿一套青絲長衫，頭戴軟網圓帽，腰繫一個白布包，白布包內是一副羅盤和一把尺，那坐騎卻是一匹骨立嶙峋的老青驢，驢背上架了一個碧森森的玉葫蘆。驢蹄踐踏着枯枝敗葉，不時濺起串串污泥濁水，撲出陣陣霉爛沼氣，成羣蚊蠅蜂湧而至，嗡嗡唧唧的。

「奇！奇！奇！吾師曾云左旗右鼓，武將兵權；前幢後屏，五臣宰輔，文筆聯於詩軸，一舉登科，席帽近於御屏，東宮傳講，魚袋若居兒位，卿相可期，天馬出自南方位，公侯必至，頓筆多生文士，卓旗定出將軍，依此所判，潛龍理應結穴於此，大富大貴，瑞氣呈祥，怎的卻一頭紮進這見鬼的陰森松林？」這人在喃喃的自言自語。

忽爾他歎了口氣，抽手解開繫在驢背的玉葫蘆，拔開塞蓋，一仰脖子咕咚咕咚的喝了個人酩酊醉。

他騎着老青驢俯仰低昂，終於鑽出這陰森松林。太陽卻忽爾露了露臉，卻

怕羞似地匆匆又沉入前面的梅花嶺背後，已是傍晚時份了，他轉到飛霞峯一山腰處，突然駐足不前，但見這兒山勢突然平緩，成了一凹處，下面滾水，水氣蒸騰，四周雲彩飄繞，散而下聚，紛紛聚於此處，彷彿蓬萊仙景。他瞧着一陣痴呆，「不料粵川一帶，剛入梅關，便隱着這處潛龍聚穴之地！」他用羅盤仔細量了方位，再用皮尺度度四週間距，心內更為肯定，不禁高聲嚷道：「好地！好地！當真萬金難求！」

就在此時，一陣猛烈山風響過，四野突然響起一陣清幽的笛聲，笛聲如泣如訴，又仿如婦人在哀哀泣啼。這時天色已變灰暗，山霧漫漫，他吃了一驚，身上冷汗直冒，心道：是什麼聲音，竟如此悽怨恐怖？

他舉目四望，朦朧間，在十丈開外的地方，果真有一老婦人站在樹下，哀哀哭泣。他不禁一陣毛骨悚然，心知有異，想走避，卻又極不甘心，他幾經辛苦，才尋着這處潛龍結穴之地，怎捨得半途而棄？他咬了咬牙，決心不顧一切，走上前去看個究竟。距離老婦人三尺之地，他顫聲道：「老婆婆請了！」

老婦所站之地，位於凹處之中，正是他測定潛龍結穴的地方，這塊地方圓不過五尺，老婦恰正站於正中。老婦聞聲卻沒轉身，依然哭泣不止。他心中大奇，見老婦哭得如此悽怨，心內大為同情，便道：「老婆婆有何悲傷之事？是否迷路？不如小可送你下山去吧！」

老婦突然嘻嘻一笑，忽開聲道：「大

師！久仰！久仰！」

他心頭猛地一震，心道：這老婦好厲害的眼力，怎的似乎已瞧破自己的身份？

老婦彷彿看穿他心裏疑念，續道：「大師姓賴，字太素，自號布衣，老婆婆猜得可對？」

男子聽老婦乍然道出自己名號，心頭大震，忙道：「婆婆！小可有禮了！但不知為何識得小可賤名？」

老婦嘻嘻一笑，雙目突放異光，注視男子面上，良久方道：「看你骨格清奇，顯已得仙道根基，可惜塵緣未盡，尚須在這俗世打滾三十餘年。你在此相逢，這可算你之緣份，實不相瞞，吾乃南海龍母是也！老身欲在此地尋一棲留之所，但遍察山川，僅得此處佳地，老身屈指算來，似有人欲與老身爭奪此地，故此想來傷心，不料與我相爭之人，竟是你！」

這男子果然姓賴字太素，自號布衣，故出道以來，世人稱為賴布衣。賴布衣一聽，眼前這白髮婆婆，竟是神人南海龍母，心下不禁駭然之極。心道：如此，則此地難求矣，凡人怎可與神相爭？但話雖如此，他卻又極不甘心就此罷手，一時間，竟沉吟難決。

白髮南海龍母見賴布衣不作聲，心道：賴布衣必不敢與自己相爭了，便哈哈一笑，道：「太素公不必猶豫，但肯讓出此地，老身保你日後榮華富貴，享盡人間福澤。如何？」

賴布衣不答，心道：得龍母蔭佑，

自己日後當能轉運，榮華富貴垂手可得。他一生坎坷，顛沛流離，嘗盡人世辛酸，乍聞之下，不禁心動。

「如何？」龍母笑吟吟的追問一句。

賴布衣幾乎脫口而出應允下來，但卻又猛地頓住，腦際間浮起自己已被奸賊秦檜派人追斬，窮途末路又被赤練蛇咬傷，在地府門口徘徊之時，大恩人張興父子用口吸吮毒液，殷勤照料，把自己從鬼門關前拉扯回來，為報大恩，發誓要替張家覓一龍脈旺地，此情此景，他眼前彷彿又現出張興厄運當頭，嬌妻被南雄鎮內現任朝廷御史宋高之子宋仁瞻中，欲強搶為妾，張父抗暴被活活打死，張妻不堪凌辱自殺身亡，張興一日之間，妻亡父喪，兩具親人屍骸停放草屋，無錢殮葬，更深夜靜，張興哭父，幼兒哭娘……賴布衣心頭猛地一震，自言自語道：「不！不能！自己既已答應替張興尋龍穴下葬親人，解救厄運，此時此地，怎可見利忘義？雖享富貴，亦難長久，罷了，我賴某布衣決不可有負他人！」

賴布衣心念已決，便肅然回道：「多謝龍母盛情，但小子受人之托，當忠人之事，斷不可做出此忘恩負義之舉！」

白髮龍母一聽大怒，嘯嘯怪叫，蕩人心魄，忽舉手，射出一道水柱，衝向賴布衣，欲活生生把他淹死。

賴布衣被水柱衝到，倒在泥地上，欲張口說話，水流激射而至，幾乎噙死，只好咬牙伏在地上，一言不發，自念已必死無疑。

豈料他剛一伏地，水流忽然被阻，原來賴布衣週身竟升起一團白氣，團團圍繞，一任水流激射，竟然無法射進白氣之中。

白髮龍母瞧在眼內也暗自心驚，才知賴布衣一生已得各處山川福地龍氣陶冶，雖富貴無望，卻已成百毒難侵不壞身；自忖雖有辦法置他於死地，但此舉有違天道，觸犯天條，恐怕亦難逃天譴！慮及此，白髮龍母也就收住水勢不再激射。

賴布衣驚惶間，忽見水流退去，還道是龍母已心軟，連忙翻身爬起，叩頭拜謝道：「謝龍母恩典，讓出此地。」

龍母「哼」了一聲，道：「老身也不為難你，這樣吧，如你肯讓出此地，你雖不求富貴功名，但你身為堪輿術士，難道不想更加精進麼？只要你肯肯，老身當傳你萬世奇學！」

賴布衣一聽，心下不禁突突狂跳，不由他不怦然心動。須知他一生浸淫於風水堪輿，尋龍追脈，寧放棄功名，所求的正是這堪輿的萬世絕學，如今龍母露此口風，所謂神人不打誑言，畢生追求眼看垂手可得，要說他不動心那當真是騙人的鬼話。但他又不願放棄此地，他沉吟半晌，便答道：「小子先謝過龍母厚意，肯傳我這絕世奇學！但小子有一請求，未知龍母能否應允？」

「但說出來，合理者，老身自會答應！」龍母答道。

賴布衣一笑，朗聲道：「關於此地，你我可否各提一要求，你提出一個要求

，我定必答應，但你也答應我的一個要求，而且我這要求，必比你的要求小，如此，龍母意下如何？」

白髮龍母一想，自己提出一個要求，他答應了，那這塊穴地便是我的了，他再提出，此地也不屬於他了，除此地穴，其他要求諒可辦到，且他言明所求的必比自己的小，如此合算的事，何樂而不為？於是一笑，道：「如此，老身答應便是！」

於是龍母招手要賴布衣走近，在他耳邊細語一番，末了，厲聲道：「此法奪天地之造化，乃堪輿之不世秘學，你要慎為用之！」賴布衣歡容滿面，點頭答應。

龍母秘授畢，便一板面孔，道：「現在，我先提要求了！」賴布衣連聲道：「好！好！請說！請說！」龍母怪笑一聲，道：「我就要這一股之地！」說完，連忙一屁股坐下，剛好填滿了穴地的正中。龍母以眼望着賴布衣，滿心歡喜，心想，這小子這回輸得心服口服矣！

賴布衣不動聲息，道：「好說，好說！小子說過，答應你的要求，但你也答應我一個要求啦！」龍母無奈，只好道：「你說，你說！」龍母心道，我已佔了穴地正中一股之地，你還有什麼妙法可想？」

賴布衣笑笑，隨即朗聲道：「好！那我就座下的一針之地！」說罷，連忙拿出一根繡花針，插在龍母剛才坐過的一股之地的正中之處，這正是龍穴的穴眼，精華命脈所在，若少了這一針之地，

整座龍穴便龍氣盡洩，成了不值一文錢的廢物矣！

白髮龍母大怒，厲聲道：「賴布衣！你既已答應老身要這一股之地，為何卻拿這大法破我好？」

賴布衣肅然答道：「婆婆！小子方才說過，你我各答應對方一個要求，我的要求必比你的要求小麼？如今你要的一股之地我答應了，我要求的僅是一針之地，比你要求的小得多，你可不能言而無信！」

龍母登時怔住，無話可說，心中怒極，但又不能反悔，恨得怪叫連聲，狠狠的用龍頭拐杖一點地面，遂化一陣狂風而去。

賴布衣見龍母想化狂風而去，連忙俯伏地上，叩頭遙祝道：「小子雖蒙龍母相讓，得此龍穴，但龍母大恩，斷不敢忘，必令後人世代拜祭，歲歲供奉！」拜畢站起，忽聽一陣縹緲仙音在雲際間傳了下來：「賴太素！汝雖勝而不驕，知恩圖報，可見為人忠厚，老身法像，可供於廟內，吾保南雄鎮世代昌盛！所傳堪輿秘學，慎為施用，免遭天譴，慎之！慎之！」彷彿是方才白髮龍母之聲，賴布衣衣心頭一震，再次拜伏在地。

豈料那聲音又道：「汝宅心仁厚，固然為人稱道，但江湖風險，人心奸詐，不可不防，老身再傳你一套防身之術，助你行走江湖，濟世救民。汝可有什麼防身器具？」

賴布衣道：「可憐小子與武學從不沾邊，又何來防身器具？」平日得心應手的

只有一隻玉葫蘆！」

那聲音哈哈一笑，道：「如此，老身就傳你一套葫蘆心法吧！你須用心記住！……依此心法日夕唸頌，自會得心應手，融匯貫通，此心法有成之日，雖不能傷人，但足以抵擋千軍萬馬，汝慎為用之，切勿輕傳世人！切記！切記！」言畢這聲音戛然而止，一陣清幽笛聲遠遠而去，月色如水，山風陣陣，一切重歸寂靜。

賴布衣朝那笛聲遠去處又拜了幾拜，才翻身爬起，向那方才繫在樹下的老青驢走去，他打驢背上抄起那隻玉葫蘆，咕咚咕咚的直把一葫蘆酒全喝光了，他登時有了幾分醉意，一時間意氣風發，情不自禁的手持玉葫蘆手舞足蹈，口裏喃喃的唸頌剛才白髮龍母所授的「葫蘆心法」：「噫！危乎高哉……說的是：一脈相傳，二分明月，三迭陽關，四分五裂，五彩繽紛，六月飛霜，七擒七縱，八面玲瓏，九轉功成……好詩！嘿，這哪是詩，分明是一套絕妙的防身葫蘆神功！」

賴布衣嘴裏吟哦，手中葫蘆和着步法，不由自主的隨着那「葫蘆心法」的意境舞弄起來，他把玉葫蘆當空一舉，彷彿迎架對手殺臨的兵器，隨即順勢把玉葫蘆一沉，如真箇對敵，就把對方的兵器牽攆向對方的腳下！噫？這一式「一脈相傳」果然妙用無窮！賴布衣的心意驚地被吸進這「一脈相傳」的意境中去，手腳就更不能自制，手捏的玉葫蘆舞得如潑風般的快速，隨心所欲的向對方腳、腿、

、腰、腹、胸、頭牽攆下去，他手中的玉葫蘆猶如在劇變，一變二、二變四、四變八……一式「一脈相傳」，竟可以化解為七十六路迎敵防身招數，光是這一式「一脈相傳」融匯貫通，便足以抵擋一百幾十人的全力圍攻！第二式「二分明月」，不但可以同樣化為七十六招，且更可與第一式「一脈相傳」化合而成一百五十二招，第三式「三迭陽關」意似不捨，實則誘敵情迷失卻鬥志，與第二式「二分明月」同樣可化合成一百五十二招，若三式聚匯，竟可立成三百零四招！如此這般，若九招匯合，化成的招數，只怕就連大名鼎鼎的神算先生沈括的「隙積神算術」也難算清！

賴布衣畢生浸淫風水堪輿奇學，對武學一道本來荒疏，但豈料一朝獲白髮龍母秘授一套「葫蘆心法」九式，便立能領悟前三式的玄妙，這也是他骨架清奇、心性聰慧、根基深厚之故。賴布衣雖然只是初步領悟前三式，但已慧悟這一套「葫蘆心法」九式的以靜制動，隨心所欲萬千變化的玄妙神奇，他不禁仰首歎道：「好一套葫蘆心法，三三三不盡，六六六無窮，怪道九轉功成，果然不虛，當真是普天天下混江湖之一大偉觀也！初觀這如銀線，既而漸近，則有如玉城雪嶺，際天而來，雷霆聲勢，震撼激射，吞天沒日，勢極雄豪，若九式學全，普天之下何處不可去？有誰傷得賴某分毫！」

至此，賴布衣方醒悟白髮龍母的一番苦心，先傳他堪輿秘學，再授他絕世

防衛神功。賴布衣暗自警醒自己道：「賴某一日之間，竟獲連番際遇，脫胎換骨，賴某日後當一本濟世救人吾道要旨，決不敢稍負上天造化之意！」

賴布衣在這林中山地逗留了半晚，不覺已是夜深月斜，他惦掛大恩人張與父子安危，便無心再在此處逗留，他在方才那穴地處做好標記，便飄然的翻上老青驢，直向廣東邊緣重鎮南雄西郊馳去。

* * *

一路上，賴布衣心潮起伏，得到的驢聲，更勾起他對前事的追憶，他想起自己本欲憑自己精研的風水堪輿奇學報國為民，一洗衰頹的南宋國運，豈料卻遭奸相秦檜忌恨，為求自保，遂棄職浪游，秦檜竟欲斬草除根，派人四出尋訪追殺，他輾轉南下，剛入廣東地域南雄一帶，又慘被赤練蛇咬傷，幸得張與及他的四歲小兒，用口吸吮毒液，才挽回一命，與恩人細談之下，竟又親耳聆悉一幕慘絕人寰的滅門慘劇……

原來張與乃南雄鎮內一位祖傳的行醫世家。家中尚有高齡老父，及一妻一子，四口之家全憑張與行醫收入，日子雖與富貴無緣，但兩餐倒也不缺，更兼妻賢子孝，日子倒也過得安樂淡靜。

一日，張與伴妻子張氏出街逛集，半途卻被一班闊少迎面攔住，為首一名惡少，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竟纏着張妻口出污言淫語，多番調戲。張與認得此人乃南雄鎮內現任朝廷御史宋高之子宋仁，風流成性，仗恃父勢，拈花惹

草，被他或誘或逼而姦的良家女子，不知凡幾。張與雖然心頭憤恨，但自知勢難與之爭敵，只好一言不發，咬牙隱忍，拉妻子急步離去。

張與夫妻喘呼呼入得家門，張父見狀，急問究竟何事，如此驚惶？

張與正欲訴說，此時門外卻闖入三位不速之客。二個家丁打扮，橫眉怒目；一個卻是師爺模樣，鼻樑低架一副金邊眼鏡。師爺不待招呼，便大模大樣的坐在廳中正首之位，二郎腿交疊，皮笑肉不笑的開口說道：「我家公子宋仁欲娶一妾，方才之婦人麗質天生，正合宋公子之意，今欲以五百兩金為聘禮，諒汝等當無異議！」說話極為蠻橫無理。

張與一忍再忍，幾次想發作，但終於還是勉強按捺怒火，忍氣吞聲的問道：「此婦乃小民妻室，世間哪有強人賣妻之理？請先生好言與你家公子說話！」

師爺冷笑，道：「我家公子說出的話，欲辦之事，無人敢說不字，公子的話，就是世間之理！」

張與已按捺不住了，斷然拒絕道：「糟糠之妻不可棄，休說五百金，就算萬金亦難動我心，先生請回，恕在下失陪了！」張與站起送客。

師爺陰毒的一笑，道：「如此，本爺告辭了！」更不多說，氣沖沖而出。

當晚，正當張與一家入睡之際，大門忽被十數條大漢推倒，衝進屋內，拉住張與父子拳打腳踢。張父已是年邁之人，那還禁得幾下拳腳？當場便吐血鮮血，奄奄一息。張妻見狀，把四歲大的

娃兒放在床上，披頭散髮，奔出屋外，悽聲呼救。門外的大漢趁機把她一把抱住，呼嘯而去。

張與父子傷殘，呻吟倒地，娃兒驚嚇，啼於室中。鄰居這時才敢進入，見狀亦為之垂淚，鄰居把張與父子扶到床上，張父吐血不止，當晚便因傷重而死。張與躺在病榻上，三日三夜，才勉強掙扎下床，打聽之下，妻子張氏竟不堪凌辱，含恨自殺身亡。張與痛哭一場，抱着兒子，四出奔跑告狀，直告上廣東督撫大人面前，竟被批下公文，稱張家二人皆自傷而亡，咎由自取，與人無咎。張與一日之間，妻亡父喪，到此田地，真箇是申訴無門，冤塞滿胸！

豈料宋仁這惡少，探知張與四出告狀，頓起殺心，竟要斬草除根，殺掉張與父子，幸得鄰居聽聞訊息，冒死通報，張與連夜攜子逃到西郊荒野，結草為廬棲身偷生，才避過滿門滅絕的慘禍，就在此時賴布衣輾轉南下，到達此地，被赤練蛇咬傷，倒在張與草屋前面，奄奄待斃，張與幼兒張珠兒首先發覺，回去告訴張與，張與悉心救治，更與兒子輪流用口吸吮賴布衣之傷口的毒液！賴布衣清醒後，獲悉張家這一段慘事，亦不禁為之落淚，他猛的一拍破桌，決然道：「恩公暫且寬懷，只要賴某有口氣在，定必替你雪此冤仇！」話雖如此，但張與卻只是苦笑，他委實不敢相信，就憑這落泊的江湖浪客，能鬥得過宋家這猶如泰山壓頂的仇家！但張與為人厚道，不忍傷了賴布衣的心，因此便唯唯以對

，賴布衣吩咐他暫且把妻父的屍體停放陰涼山洞，待他尋着下葬之地再作打算，切勿草草拋棄於亂葬崗中。張與亦唯唯答應了，到此山窮水盡的地步，張與還有什麼法子可想？

日出日落，月缺復圓，轉眼間一月過去，賴布衣的蛇傷在張與悉心調理之下，已經痊癒，賴布衣便堅執騎着老青驢上路，替張與尋一處風水龍穴。不料天賜奇緣，得遇龍母，既得一套堪輿秘學，又得九式葫蘆心法，還終於尋着一處潛龍結穴之地……

行行想想，不知不覺老青驢已踏近張與那座建於荒郊的草廬，草廬的木門依呀蕩開，在門縫處鑽出一位精乖伶俐的娃兒，這娃兒朝賴布衣這面略一探頭，便歡聲叫道：「爹爹！騎青驢的伯伯又返回啦！」娃兒話音剛落，木門便猛的大開，從裏面走出一位中年男子，一副慈祥面目，更隱含幾分酸苦，這人正是賴布衣念念不忘的大恩人張與，那娃兒就是張與幼兒張珠兒。

張與父子把賴布衣迎進草廬。張與道：「賴先生果信人，小可還道先生已捨我父子遠道而去哩！這一去竟是半月有餘。」

賴布衣道：「賴某豈是忘恩負義之人！張恩公之事未了，賴某決不離開南雄！」

張與道：「賴先生言重了，小可豈敢以恩人自居？不過同是天涯淪落人，先生有難，小可理應伸出援手吧了。」

賴布衣一笑道：「張先生說的是，既是天涯淪落人，先生如今大難未除，小可難道就不應伸出援手麼？」

張與強顏笑道：「賴先生如此說，莫非已替小可尋着一處風水龍穴麼？」

賴布衣點頭道：「尋穴之事，果然已有着落，但此舉只是第一步，若要重振家運，還需大費周章。」

張與道：「如此，請教賴先生這第二步又如何走動？」

賴布衣沉吟道：「張先生可聽說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振興命運之道？因此，這第二步便須賴某親入南雄，實地堪察先生祖墳、祖居，然後方能有所定奪！但南雄鎮內，宋家惡勢力遍布，張先生如何領賴某進去？此正是賴某犯難之處。」

張與想了想，道：「小可逃來此地，眨眼已近半年，想來宋仁這惡少必以為張與已橫死荒野，戒心定然淡化不少，小可再經化裝，悄悄而去，相信行藏不會敗露。」

賴布衣點頭道：「難得恩公如此苦心，甘冒大險，所謂誠心所致，金石為開，賴某自信你張家日後必定重振家運，洗雪沉冤！」

當下二人商量停當，決定第二天一早把珠兒先抱去就近的一戶人家寄住，安頓好娃兒，然後就盡早趕路潛入南雄。

第三天一早，張與便化了裝，扮作賴布衣的挑夫，好像一對行商，挑着貨擔，施施然的上了路。

一路無事，半日工夫，南雄鎮便遙

遙在望，賴布衣的雙眼卻就多了幾分忙碌。

南雄鎮，亦即今日廣東省南雄縣，地處粵北山區。左有庚嶺，右有油山，左右護衛，鎮中更有瀝水穿行。今日的南雄鎮，方圓幾十華里，儼然是粵北山地的一座大鎮，但在當時，南雄鎮卻少得可憐，方圓僅有二華里左右，南北而向，鎮的北門外，有「鳳凰橋」是一座三個拱眼的石橋。北門、中段和南門各建有一座以紅石為基礎的城門形小樓，進入北門，前行不遠，右旁的曠地，叫「過水塘」，又叫「雷屋」。稍遠處，有一座「八角樓」，樓上供有神像，紅面無鬚，披紅袍，叫「太子菩薩」，足踏一座木獅子，兩旁又有一對小木獅子，底座還有一雙「神鞋」。

賴布衣與張興步入鎮中，賴布衣心中暗道：「南雄左有庚嶺，右有油山，聳左為龍，聳右為虎，龍虎相應，華表捍門，更有瀝水中穿；山為氣，水為財，山水聚會，丁財兩旺，居於鎮內之人，氣運與財運皆無往而不利，確是一萬金難求之地，但因何人丁如此單薄？再者張興世代居於鎮內，本該亦可托其福蔭，為何卻迭遭慘變、妻亡父喪？」

轉念間，賴布衣忽然想起什麼，「噢！」的驚歎一聲，急急對身邊張興說道：「快帶我到你祖居之處！」

本來約定先上張家祖墳察看，但如今卻急着要去祖居，張興被賴布衣弄得一頭霧水，也不知他肚裏賣什麼妙藥，但也不便多問，便領着賴布衣，挑着貨

擔，低頭急急趕路，悄悄往鎮東側的鴨尾巷走去。

南雄鎮鴨尾巷位於鎮之東南，說是巷，其實只是三數戶人家聚居於此，短而寬，形似鴨尾，故稱為鴨尾巷。據說這個名字還是張興祖父有感其形而命名的，整條巷恰恰橫跨在一條用鵝卵石鋪成的古驛道上，驛道由北至南，直通梅縣關，亦即「梅關」。

賴布衣驟見之下，眉頭一舒，暗讚道：「南雄鎮山水聚匯，已是福蔭之地，這條小巷順勢而成，中有通衢大道，正是「一道穿行，鵬程萬里」之格局，好地！好地！」

賴布衣急問張興道：「此巷叫什麼名堂？」

張興回道：「此巷叫鴨尾巷，乃先祖有感其狀如鴨尾，短而寬，故稱其名。」

賴布衣一聽，馬上眉頭緊皺，暗道：「鴨尾者，短而寬，有如掃把，便什麼福蔭也被掃去了！可惜！可惜！」

賴布衣沉吟間，張興已領着他走到巷的南面，指着一所殘破大鐵鎖加封的宅居，對賴布衣道：「這家居屋，便是小可世居之所張家堂。」

賴布衣舉目細看，但見這所居屋一疊三間，三間一般大小，屋前屋後，野草雜生，通水渠早被塞死多年，便暗暗皺眉。他吩咐張興打開鐵鎖，兩人悄悄而進，只見屋內因通水渠淤塞，地面潮濕污穢，便又一皺眉，再出門外，發覺這幢屋宇座東朝西，與南北走向的驛道正成相反之勢，他的眉頭便第三次皺

緊。心道：「污濕不相宜，人口必多疾；座東朝西，逆交驛道，非但不能得福於驛道千人朝拜之福蔭，反而成相尅之勢；況屋脊朝東，所受夏雨南風必多，流水沖屋脊，丁財化爛蕩；東風最烈，名為凹風，今屋脊朝東，正應凹風射脊之勢，最為凶險不過，所謂凹風射脊最為凶，犯者孤寡與貧窮，正應了凶兆之格，更堪者屋外通水之渠淤塞，宅邊常有水纏，成毒蛇繞體之局，又安得不喪禍連綿！」想到此，賴布衣心內不禁連連歎息。

張興以醫濟世，仁心仁術，救死扶傷，陰積功德可謂不少矣，但卻偏又遭此慘禍，按佛教的倫理學說，好有好報，惡有惡報，豈非反常？但堪輿大師曾文正公曾說：「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乃為決定運程順滯之要旨，由此可知南雄張姓家族之浮沉決非偶然。這是後人評述之語，表過不提。

賴布衣細察完張家堂，一言不發，轉身就走。張興疑惑不解，側眼偷看賴布衣一眼，只見他滿面肅然，低頭往前急走，便不敢多問，挑起貨擔，跟着他走出鴨尾巷。

賴布衣待張興走近，忽然低聲說道：「你快帶我到你家祖墳處查勘，一切便知端詳矣！」張興唯唯答應。

張興在前，賴布衣隨後，兩人低頭急走。此時天色已近黃昏，夕陽西下，二人走出南雄鎮，來到一處荒涼的亂葬崗，只見三兩枯樹，上面纏滿枯黃的長藤，偶爾有三五隻烏鴉驟然飛臨枯樹，

「呀！呀！」叫得幾聲，待賴布衣二人走近，又呀呀驚叫着飛逃而去。

張家祖墳緊靠亂葬崗的東面。由於當年草草下葬，且果經幾十年，更殘敗不堪，就連墓碑上的字跡亦模糊不清矣。四野寒風襲人，枯藤、老樹、昏鴉，一片荒涼景象。

賴布衣瞧着直皺眉，暗說道：「此穴地既不藏風，又不得水，靈氣散於飄風，陰煞重重，淋頭淋腳，四勢無情，五害相侵，如此敗絕之地，後人焉得福蔭……」思想間，抬頭一望，見對面五十大開外，卻有一座華墓，墓周全由華石築成，墳前兩對石獅，石獅的雙眼如電，恰恰射向張興祖墳。賴布衣暗吃一驚，忙轉身問張興道：「此穴乃何家祖墳？」

張興歎氣道：「南雄鎮內，除了宋家，還有誰有此偌大財力，築此華墓！」

賴布衣一聽，連連搖頭，倏然說道：「這就是了！這就是了！」

張興驚道：「賴先生有何見教？」

賴布衣面露驚駭之色，沉吟說道：「你家祖墳既不藏風，又不得水，福蔭靈氣散於飄風，陰煞重重，淋頭淋腳，四勢無情，五害相侵，此是一絕；更堪者宋家之墳居高臨下，墓門石獅名曰煞虎，煞虎之目電射而下，對準你家祖墳，煞氣直透穴中，此乃煞虎相食之格，此二絕也，有此二絕，焉得不被宋家害到家破人亡？此乃氣運，亦是風水陰煞所致也！」

張興一聽，悶悶不樂，只是連連歎

氣。賴布衣一時也無從安慰，兩人默默無言，便決定先返回草廬再作打算。

一路上，賴布衣思想道：「張家祖墳不但所葬乃陰煞之地，且吃正宋家煞虎之射，自是要遷移；張家在鴨尾巷之祖居，污濕不相宜，人口必多疾，座東朝西，逆交驛道，非但不能得福於驛道千人朝拜之蔭，反而成相尅之格，又屋脊朝東，所受東風最烈，東風又名凹風，孤寡貧窮，如此看來，張家要振興家運，遷墳建宅勢所必行。但張興慘遭大禍，一貧如洗，那兒去籌這許多銀兩？」想及此，賴布衣不禁心懸重石，愁眉不展。

當時市面流行之貨幣，一是開元通寶，二是銀元寶印銀錠。建一間三疊大屋需銀廿兩，遷墳移墓亦需銀廿兩，這兩筆數目對赤貧人家就是天大數字，當時一家四口人的一月食用，所需銀兩僅五、六兩之間，試問張興怎拿出這四十兩銀？賴布衣自己也是兩袖清風，一貧如洗。

回到鎮西郊草廬，賴布衣把自己的意思告知張興，張興雖然認為這是絕望中的解救辦法，但說到遷墳建宅，偌大一筆銀兩，卻打何處籌集？就是這一個「錢」字，把賴布衣和張興都難住了。兩個愁悶人對愁悶人，默默無言，雖然不說，但彼此均知道對方欲說而未說，說出來亦等於白說，那就不如不說。彼此心意相同，不說也罷。

當晚，賴布衣躺在硬板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睡，第二天一早，賴布衣匆

匆梳洗畢，便向張興告辭說：「你我暫別三日，分頭想辦法。三日後，不管事態如何，再在此地相聚可也。」然後賴布衣拿了一支青竹杆，紮了一塊白布，順手抄起玉葫蘆，就匆匆而去。

張興待賴布衣離開後，收拾一下細軟，挽了個黃包袱，也步出草廬而去。走了半里路，他忽然粗着嗓子喊道：「各位！在下專醫蛇傷蟲咬奇難雜症，擔保手到病除！如蒙惠顧，無任歡迎！」原來他準備遊歷四鄉，替人醫病，賺多幾錢銀兩，趁着無人，便試着演練江湖郎中的腔調。這般的吆喝着，張興一直朝西面走遠了。

* * *

賴布衣腰纏玉葫蘆，拄着一支青竹杆，青竹杆上的白布迎風飄揚，竟一直朝南雄鎮而來，也不知他肚子裏賣什麼靈丹妙藥。

南雄鎮正街鳳凰橋畔，座落有一家酒店，北方的酒店，多用長條形白布，上寫一個「酒」字，高高的掛起來，名曰「酒旗」，又叫「酒帘」，而在南方，特別是粵川一帶，酒店多不用此標誌，只在門前掛了一個圓形的黑漆牌子，上寫一個金色「酒」字，所謂黑漆地金字酒牌，即指此也。

此時正是日高一丈。鎮上來往客商甚衆，他們在四鄉運來一批貨，交到鎮上大字號的貨棧，結了賬，銀兩便到手了。手頭有了錢，少不免到附近的酒店喝上幾口陳年白干。這家酒店的主人叫李二曲，他賣的酒，也就叫「二曲白干」

，但不知怎的，據老板李二曲自己說道，自開張多年，生意平平，僅夠維持兩餐，他所言或許不虛，就拿今早來說，雖已是日上三竿，光顧的人客依然稀稀落落。這老板李二曲的臉色可就照例的不大好看了。

這時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男子打店外走了進來。只見他腰纏玉葫蘆，托着一枝青竹杆，青竹杆上紮了一塊白布，灰頭土臉的，十足一副乞兒模樣。他一直走進店內，開口不是要酒，卻說道：「掌櫃！請借一枝上好的狼毫筆用！」

李二曲一眼瞥見這男子衣衫襤褸，心道不是乞兒亦是混混，眉頭早就擰作一堆，再聽他開口並非要酒，竟是借筆，心下更老老不高興，愛理不理的冷冷的道：「老頭！你要筆？不要酒？你識字？說罷陰陽怪氣的『哼』了一聲。

他說的是粵北話，賴布衣雖在北方長大，但久走江湖，這粵北土話倒也難不到他。賴布衣被這掌櫃奚落，不但不動火，反而心中暗暗好笑：賴某年方四十，卻被人尊稱一聲「老頭」，妙！妙極了！這番打扮，只怕就算與奸相秦檜打對面亦無碍矣！心中好笑，他的臉上因而就跳出一點笑容。望着李二曲連連點頭道：「對！對！小可萬事俱備，就只欠一枝上好毛筆，掌櫃肯借給我，待會我自然就有錢銀付酒賬矣！」這人自然就是化裝入南雄鎮的賴布衣。

李二曲被賴布衣弄得又好氣又好笑，心道：「這混老兒擺明是作弄老子來了，好好好！且看你憑一枝秃筆如何就可

換得酒錢！」於是他把櫃檯上就近的筆硯朝賴布衣身前一推，沒好氣道：「請便！請便……」這雖不是狠毫，但區區羊毫拙筆只怕你還使它不動哩！」

李二曲的奚落，賴布衣毫不經意的報以一笑，更不打話，抄起筆杆，滿蘸墨汁，鋪展青竹杆上白布，隨手揮筆就寫道：「綠野堂前開萬頃規模，滿貯山川秀色；青竹杆上掛三尺白布，高懸世間禍福。」字體龍飛鳳舞，頃刻而成，當下把個掌櫃李二曲驚得呆了，心道：「這混人果然寫得一手好字，但口氣托大之極，若非不世奇才，便準是混世瘋子！」

賴布衣與李二曲糾纏之時，酒店內早有好事者圍攏過來，起初尚感到好笑，待賴布衣在白布上揮字，卻皆目瞪口呆，有人忍不住就叫道：「原來這人是占卦算命先生，但不知是否靈驗哩？」旁邊有人接口笑道：「亂世多文章，你管他靈不靈驗？反正這世上欺世盜名之輩多的是！」但也有人心急忙道：「我也不管他靈不靈！只求他教我一個法子，解救雙耳之難，他就是雷某人的皇帝老子！」

說這話的人姓雷，名德心，是南雄鎮開米舖的老板，這人粗壯肥胖，斤兩甚是嚇人，卻最怕老婆，也怕得坦率可愛，他常對人說道：「我那母夜叉，普天之下也難有人比得上她擰耳朵的招數！」

雷德心扯開圍攏的衆人，向賴布衣舉手一揖道：「這位先生請了！在下有一難題，正想向先生請教！」

賴布衣道：「尊駕欲問何事？」雷德心歎氣道：「在下乃南雄米舖老

板，財運倒也順遂，但丁運不佳，只因老婆太凶，每晚同房，照例先擰耳朵嚴詰一天行踪，如此這般，便什麼夫妻魚水歡的興緻也沒有了！敢請先生設個法子，解救在下耳朵之難！」言詞甚為懇切。

賴布衣不禁莞爾一笑，道：「在下南來粵川，所見算命先生不少，尊駕難道就捨不得花錢去請教麼？」

掌櫃李二曲冷冷接口道：「他哪兒沒去請教？只是人家教他懲治悍婦，重振夫綱，他卻跟人翻臉，說什麼他發財全靠怕老婆，若要他懲治悍婦，這是害他而非救他！雷老板是鎮內出了名的妙人，碰上不知打哪兒鑽出的瘋子，剛好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賴布衣聞言微微一笑，瞧着雷老板故意道：「欲救耳禍又何難？相金妙計兩相關！」

雷老板會意道：「這個好說！好說！這是白銀一錠足半兩，若是靈驗，再加雙倍奉酬！」

賴布衣微笑：「訂金三錢足矣！」賴布衣接過雷老板那錠銀，朝櫃檯咻的一放，又解下腰纏的玉葫蘆，道：「掌櫃！打滿葫蘆，餘數找回雷老板可也！葫蘆酒銀三錢權且寄下，若不靈驗三倍奉還！」

李二曲但得有人光顧，登時便笑吟吟的忙着舀酒，但在心裏卻道：「這瘋子妙人，擺明是一對混帳！家中悍婦，不施夾棍卻說什麼妙法解救！不管他，不管他，生意淡薄，好歹先做了這三錢

銀生意再說。」

賴布衣接過盛滿酒的玉葫蘆，咕咚的喝了一大口，把青竹杆朝就近的酒桌一靠，端坐椅上，便向雷老板臉上仔細端詳起來，然後便微微一笑，伸手一拍桌子道：「有了！」

賴布衣此話一出，不但旁邊的人嘩然的驚疑，就連誠心誠意討教的雷老板亦迷惑不解道：「小可曾向衆多相命先生請教，素稱最靈驗最精明的也得向他報上生辰八字，先生竟一言不發，便有解救之法麼？」

賴布衣微笑道：「相由心生，生乃運命之本，又何必計較那區區生辰八字！你附耳過來，我教你一法，保你日後夫妻和睦，早生貴子！」雷老板果然附耳過去，賴布衣在他耳邊悄聲說了幾句什麼，把個雷老板弄得臉皮由青變白，由白又轉紅，卻不住的點頭，末了更一拍大腿，大聲叫道：「先生簡直不是人！」

有好事者接口道：「雷老板今回上當矣！」

雷老板雙眼一瞪，怒道：「我如何上當？」

這人道：「你罵這位先生不是人，定然是他胡說八道，你被騙了！」

雷老板道：「我說這先生不是人，簡直是活神仙！他與我素未謀面，卻把雷某人藏在骨縫的隱衷也一口揭穿！如今我知道應付老婆的妙法矣！這先生簡直比太上老君的仙丹還更靈驗！」

這人道：「他到底說你什麼來着？便教你佩服得五體投地？」

雷老板的面皮再泛紅，欲說又怕說，不吐又不快，終於一拍胸口道：「罷了！罷了！這等話本來難於啓齒，但爲替活神仙賣招牌，也顧不得許多矣！圍繞雷某多年的房事不舉之頑癥，居然被這位先生一眼瞧穿！還教了應對調理妙法，擔保三日靈驗！各位，他不是活神仙還是什麼？好好！暫且告別先生，雷某這就立即回家踐行妙法去也！」雷老板說走就走，當下就急急腳、興衝衝的走了。

雷老板這妙人剛走，酒館內立即就騰起一陣笑聲，有人道：「做男人的那話兒不舉，自然就愧對嬌妻，也難怪雷老板如此怕老婆矣！」言畢衆人大笑，有人又道：「話雖如此，但不知那解救之法是否靈驗？若不靈驗，不外是走江湖的雕蟲小技罷了！」於是衆人又用半信半疑的目光瞧着賴布衣。

賴布衣對衆人神情權充不聞，亦作不見，只微笑而不語。坐了一會，他覺得肚子餓了，便向掌櫃李二曲招呼道：「掌櫃，先上三碗上等英德紅茶、四兩白干，外加一碟肉絲炒菜、兩碟燒雞！」

李二曲一聽，暗暗估算一下，這幾樣貨式小說也得五錢銀，這混老兒如何吃得起？要待不理，卻又犯難，因他好歹也是主顧兒，方才還做了他三錢銀生意，若加拒絕，這些跑江湖的出去一唱，那二曲酒庄的名頭豈非有損？罷罷罷！先上菜再說，睜大雙眼瞧緊，莫讓他賴了賬就是！這一轉念，無奈只好朝跑廚房的伙記吆喝道：「來呀！三碗英德

紅茶、四兩白干，再加菜炒肉一碟、燒雞兩碟！」

一會後，三碗英德紅茶先就送了出來，隨後，四兩白干、一碟肉絲炒菜、二碟燒雞，香噴噴的，也端上賴布衣的面前，賴布衣也不管衆人瞧傻子似的瞪着他，伸筷就大嚼起來，味道可當真不錯，賴布衣越吃越有味，心中暗道：「這酒庄老板雖然小家市儉氣太重，但做生意倒還貨真價實，就連這等尋常菜饌也肯着力泡製！」只因賴布衣忽生這一念，掌櫃李二曲便有福矣，這是後話，下文自有詳述。

賴布衣狂吞大嚼，已快把桌上的燒雞呀、白干呀食光喝淨啦！這下子李二曲可越發緊張，他瞥一眼賴布衣，只見他施施然的「噴噴」嘴，捧起紅茶，呷了一口，伸了個懶腰，舒服的極模樣。李二曲心內咬牙道：「這混老兒！舒服，現下你舒服，等會兒結帳時，拿不出銀兩，砸爛你那欺神騙鬼、詐欺詐食的招牌，就該知道味道！」

這時，賴布衣向伙記招手，作出要結帳的樣子，李二曲一見，怕伙記誤事，連忙打櫃檯那面走過來。

賴布衣一笑，道：「如此麻煩掌櫃啦……來結個帳吧！」

李二曲雙眼骨碌碌的瞪緊賴布衣，只防他趁算帳時溜之大吉，只拿半隻眼點算枱上的碗碟，口中喃喃道：「呀！英德紅茶三碗、燒雞兩碟、四兩白干……呀，共銀五錢三分七……多謝了，客官！」說着，連忙向賴布衣伸出手來，他

可作好準備，這手不但可用來收錢，必要時，還把溜走賴帳的這混兒當胸揪住！

賴布衣微微一笑，伸手往懷裏一探，作掏錢狀，眼睛卻凝視李二曲，忽然道：「啊！掌櫃，請問貴姓？」

李二曲一聽，面色一變，心道：「賴帳的技倆來了！」便連忙道：「敝姓李，卻與你非親非故，也並不認識你！」心中付道：「我非把任何賴帳的門道堵死，我看你還能要出什麼鬼花樣！」

賴布衣卻毫不動容，又輕輕瞥了李二曲一眼，驀地張口問道：「李掌櫃，你有傷心事麼？莫非家中兒孫輩欠安？」

李二曲嚇了一跳，伸出的手情不自禁的收了回去，撓了撓頭皮，奇道：「正是呀！家中那小孫兒，忽患了急病，請了郎中看，也瞧不出名堂，眼看不成了！先生你……並非本地人，你怎的知道？」

賴布衣微微一笑，輕聲道：「掌櫃眉間有晦氣，直犯田宅宮，當主家中兒孫輩目下災禍臨頭！」

李二曲定定的望了賴布衣一會，突然俯身深深一揖道：「果然，果然！一切正如先生所說，先生既能點破在下疑難隱衷，想必有辦法解救，在下膝下只此孫兒，李家香火承繼，眼看便全靠他了，請先生慈悲為懷，教我解救之法，若能救他生命，在下甘願重金報酬！」

賴布衣此時臉上的嘻笑突然盡歛，滿面肅容，他凝神注視李二曲，好一會才道：「貴孫兒生於何年何月何日何時？」

時？」

李二曲道：「小孫在辛酉年六月十三寅時出世，虛年六歲，他自出世後，自幼便多病痛，這小傢伙可把一家人愁壞了！」李二曲愛孫心切，不由便露出滿臉祈求之色。

賴布衣默然沉思一會，忽仰首道：「按在下推算，此子年月日皆無大碍，但請問李掌櫃，你家在寅時可有刑衝之事？」

李二曲想了想，道：「沒呀！那有刑衝之事？」

賴布衣微笑道：「李掌櫃且仔細想想看……亦即說，寅時可有什血、刀的碰撞？」

李二曲一聽，慌道：「什麼血呀、刀呀的？沒有！並無此事！」

這時一位走進店內不久，甚有氣度的中年男子忽然接口道：「二曲，你賣的燒雞，是自家養的，還是打從市場上買回？」

李二曲扭頭一看這中年男子，忙招呼道：「啊是周老爺！好教周老爺得知，小可店用的燒雞，是打從市場上買回家割的。」

賴布衣道：「是什麼時份割的？」

李二曲道：「幹這行的，不早不行，每日照例要在早晨四點鐘時份！」

賴布衣微笑道：「李掌櫃！這就是了，你在晨早四點割雞，正是寅時中時份，貴孫兒是寅時出世，這正是刑衝相撞，命犯刑衝不死半瘋，豈能避過災禍？日後改在早上六時割雞，我保你孫兒從此健康無恙！」

此健康無恙！」

李二曲仔細一想，狠狠的一拍大腿道：「是呀！是呀！這麼大的事，怎的以前就沒想到？多謝先生！多謝先生指點迷津，在下這就立刻奉上白銀二十兩！」白銀二十兩，李二曲的酒莊要做幾半月的生意了，由此可見李二曲對賴布衣的感激涕涕。

賴布衣卻微笑道：「李掌櫃，這頓飯錢？」

李二曲一聽連忙擺手搖頭，連聲道：「小意思！小意思……先生幫了如此大忙，區區廿兩酬金還不足言謝，那敢收先生區區飯錢麼？免了！免了！」

賴布衣大笑道：「在下行走江湖，勘察風水、占卦相命，必先定價錢，若未定價，決不收酬，願與不願，悉隨尊便。方才既未定價錢，豈敢收酬？飯錢既免，兩者皆免，各不相欠吧！」說罷哈哈大笑。

這時門外跌跌撞撞跑進一人，眾人一瞧，原來卻是半日前匆匆而去踐驗妙法的米舖老板雷德心。

雷老板跑到賴布衣面前，納頭便拜，嘴裏直嚷道：「活神仙！活神仙！多謝活神仙……小可今回特地送酬銀來了！」說罷雙手捧上兩錠白銀，足重廿兩。

賴布衣笑吟吟的扶起雷德心，也不客氣，接過銀錠，放入包裹之中，道：「方才只定收五兩雙倍，如今即是三倍收酬，餘下五兩，權當在下借貸，日後定必加息奉還！只因在下受人所托，欲忠人之事卻為錢銀犯愁，雷老板想必不會介意吧。」

雷老板一疊連聲道：「不介意！不介意！這是小可誠心實意奉酬，又何借之有？先生寥寥片言，妙法一道，竟把困繞小可數年的隱患一掃而去，這等天大恩德，便十倍、百倍奉酬亦不為過哩！」

雷老板這一嚷，眾人登時便哄笑一陣，有人故意問道：「如此說，雷老板從此可以重振丈夫氣概了麼？」

雷老板喜氣洋洋的道：「果然！果然！方才我聽了這位先生之言，回去檢查神枱祖宗牌位，果然發覺牌位背後有白蟻蛀食，剛一觸手，牌位應聲而折，於是便立即着人重新精製牌位，又與拙荆一道親手清理神枱，安好新牌位，燃上香燭，夫妻一道禮拜，拜畢返房小睡，拙荆忽然熱情如火，小可受其鼓勵，竟能重振夫道，一鼓作氣，夫妻同樂，事後拙荆竟然一反以往，變得含情脈脈，柔情似水，令小可好不快活！各位，你們說這位先生是否當世活神仙……但小可尚有一事不明，得請教先生，先生如何得知小可那不可告人隱衷？為何又知悉祖宗牌位有邪物相侵？邪物掃清為何小可夫妻便判若兩人？萬望先生賜教，不然準把小可憋悶而死！有勞先生當再重金以酬！」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初見雷老板時，便察耳黑額暗面烏青，此則腎水不濟、房事不舉之兆，又見老板命宮印堂帶灰，直犯主祠宮，此乃祖宗受侵不寧之像，祖宗不寧，後人又焉能安樂？故

老板終日心屈，心屈則損神，神、腎兩虧，男女又焉能和諧？陰陽不調則陰氣一轉陽亢，是以終日夫妻口角，此乃各事相牽，相接相承也。邪物一去，祖宗安寧，後人心清，心清則神爽，神爽則氣旺，氣旺則百病可解也，頑疾既去，夫妻陰陽和濟，自然就判若兩人矣！不但如此，在下還保你從此夫妻恩愛勝昔，時運牢固，早生貴子！」

賴布衣朗朗而言，一席話把在場眾人驚得目瞪口呆，均道：「如此神明，真天人也！」

雷老板怔忡一會，才猛然醒覺，急忙再奉上酬金廿兩道：「些許心意，請先生務必笑納！」

賴布衣拒接，道：「方才已借五兩，就當還清，各不相欠可也！」說罷哈哈一笑。

在場眾人更爲心折，這時那甚有氣度的中年男子突然擠近賴布衣身前，俯身一揖道：「在下周中海，請教先生高姓大名？」

賴布衣微微一怔，凝神瞧了這男子一眼，見他衣飾華麗而大方，甚有氣度，知是鎮中非富則貴人物，便微笑道：「名姓乃身外之物，周先生又何必根究？有什麼指教，在下洗耳恭聽便是！」

周中海吃了這軟釘子，卻毫不動容，反而哈哈一笑，謝道：「是！是！做人處世但求其精神，理該拋去名姓這迷人外殼，是在下一時愚昧矣！如蒙先生不棄，便請到舍下一聚，好教在下一盡地主之誼如何？」

賴布衣略一沉吟，暗感這位周先生不但甚有來頭，且氣色祥和，一派君子風度，張興遷墳建宅之事，正要借助鎮中有力之士，何不趁機與他盤桓，以便見機行事？心下轉念，便微笑點頭道：「如此，在下就冒昧叨先生光矣！」

周中海聽賴布衣答允，大喜，趕忙吩咐身邊家僕道：「阿福速回先報知夫人，就說一位風水大師稍候到訪，速速預備酒菜，好替大師洗塵！」

阿福領命，急匆匆的先走了出去，然後周中海才笑吟吟的挽着賴布衣的手，歡天喜地的一道向鎮東的周家府第走去。

這時二曲酒莊內，掌櫃李二曲、米舖老板雷德心均一怔，暗道：「這位先生神龍見首不見尾，怎的周老爺卻一見如故，搶着把他接返家裏，莫非他已知此人底蘊，故此着力攀交？怎的方才他又稱此人爲風水大師？眼見此人必大有來頭，果如此，我等便白白走寶矣！」

* * *

周中海把賴布衣接返家中，酒菜果然很快便擺了出來。席間周中海頻頻勸酒，周中海夫人亦在一旁殷勤侍候，但正經話兒卻隻字不提，賴布衣心頭納悶，暗道：「賴某倒要看看你姓周的肚子弄什麼玄虛！」於是也就不動聲色，只管飲酒吃菜，天南地北的亂扯一通。

酒宴中，周中海把賴布衣迎進內廳，剛坐下，便有家僕捧出茶來，周中海接過，親手向賴布衣奉上，笑口吟吟的道：「先生請用茶，在下知先生素喜英德

紅茶，故特地派人到鎮中高價買回一包英德嫩茶蕊，聽說特別香滑，但望合先生口味！」

賴布衣接道，謝了，淺呷一口，但覺果然茶質香滑，不同凡響，心道：「這等精製茶蕊，若在臨安京師，喝得上的非帝即王，當日自己貴爲國師時，高宗在偏殿召見，以先生之禮相待，才有幸叨光一杯英德嫩茶蕊，不料在南雄尋常大戶家也能喝上，看來周家在南雄果然甚有斤兩！」賴布衣心內牽掛張興之事，但一時間又不知如何在周中海面前開口，周中海又絕口不提正經事兒，也不知他弄什麼玄虛，於是只好緩緩喝茶，以便靜觀其變。

賴布衣沉吟間，周中海估量天色已近晚，不敢再拖延，暗一咬牙，像下了狠心，站起來對賴布衣道：「在下有事請教先生，先生可否隨在下到書房一聚？不情之請，尚請見諒。」

賴布衣心道：「要來的終究來了！」便微笑道：「周先生不必客氣，有什麼指教在下洗耳恭聽便是！」說罷站起來，隨周中海到書房去。

走進書房，周中海隨即反手把書房門掩上，然後幾步走到賴布衣面前，突然跪下納頭便拜，哀哀求道：「請先生大發慈悲，打救打救！大恩大德，周家上下永誌不忘！」

賴布衣吃了一驚，忙伸手相扶道：「周先生先請起來再作商議！切勿折殺在下也！」

周中海卻不肯站起，道：「素知先生

濟世爲民，慈悲爲懷，俠義心腸，定能解救在下於水火，若先生不允，在下便唯有長跪不起，以表寸心之誠！」

賴布衣被他纏得沒法，苦笑道：「若不違正道，非傷天害理之事，在下答應便是！周先生起來坐下再說！」

周中海登時喜上眉梢，霍的站了起來，向賴布衣作揖謝道：「在下先謝過先生大恩大德！有先生在此，周家大小定能解救矣！」

賴布衣苦笑道：「在下尚未知先生所求何事！又豈可斷言必能解救？」

周中海恭讓賴布衣到椅上坐下，悄聲說：「此處只得你我二人，在下就大膽說一句，在下不但不知先生能解救，還知先生姓賴字太素，號布衣，乃當朝國師是也！因被宰相秦檜嫉忌，爲求自保，才棄官浪遊，粵川百姓，因此得福不淺矣！」

賴布衣一聽，猛吃一驚，驀地站起，情不自禁便抄起腰纏的玉葫蘆，肅然道：「周先生如何能瞧破在下行藏？尚望坦誠相告，否則只怕先生難出這書房半步！」

周中海連忙離坐謝罪道：「在下唐突，令賴先生受驚，委實該死！但小可自問並無半分惡意，此心可鑑天地！小可之父，乃朝廷中書舍人周必大是也，在家父口中，小可親聽賴先生威名，又親眼得見先生在二曲酒莊略施神技，小可便斷信，普天之下，除了賴布衣大師，便再沒有人有此超脫、俠義氣度，超凡入聖的堪與本領！但在酒莊人雜，秦檜

耳目衆多，故不敢即時點破相認，令賴先生吃驚，萬望先生見諒！」

賴布衣奇道：「周中書與在下確有交往，他自號平園老叟，與在下倒是脾性相投！但周中書自言祖籍吉州，與此地相距千里之遙，其家小怎的卻在這粵川南雄鎮上？委實令人不解！」

周中海道：「賴先生有所不知，家父自知京官難做，伴君如伴虎，稍一不慎，便滿門抄斬，爲家小安全之故，便預作退路，早日令我等潛入粵川，隱姓埋名，更不許過問功名，因此在下便在南雄落地，化名中海，以營商爲生，逐漸也闖下一番家業，豈料卻冤家路窄，朝廷御史宋高原來卻是南雄世家，其子宋仁仗恃其父勢力，在鎮內作威作福，魚肉百姓，人人恨之入骨，年前更逼得本鎮行醫世家張興喪亡父喪，但因其父宋高在朝中與秦檜奸相交情甚深，臭味相投，州縣官衙竟無人敢受理此案，宋仁便着人追殺張興父子，斬草除根，張興被逼擄子逃亡，現下只怕已慘遭宋家毒手矣！」

周中海提起張興之事，賴布衣不禁點頭道：「此事在下在鎮中亦有所聞，這姓宋的果然可惡！但周先生怎的又與宋家惹上了？」

周中海長歎道：「說起因由，個人慨歎！自在下遷來此地後，經商爲生，不久創下一番事業，於是便與家父商量，秘密把祖墳從吉州移來南雄，在下與家父之意，欲藉此地人傑地靈風水氣運，一轉周家世代人丁單薄惡運，但擇墳之

日，卻被宋仁出面橫加阻攔，硬說在下所擇之穴擋了他宋家祖墳風水，強硬逼遷，宋家在此地說一不二，連州縣官衙亦要瞧他臉色，在下如何門得過？只好另擇穴地，但葬後家運不但不見好轉，反而災禍連綿，目前忽報家父在臨安患病臥床不起，拙荆已懷三月身孕，卻不慎跌倒，就此把腹中胎兒亦夭折了！在下近日神情恍惚，生意亦日漸衰落，眼看周家便要家道敗絕，絕子絕孫矣！在下得知先生離京南下，便日夜守望，皇天不負有心人，果然被在下盼到先生大駕光臨！周家禍福攸關，便全憑賴先生援手施救，指點迷津！」

周中海說罷，打書桌櫃抄出一封書函，奉呈賴布衣道：「此是家父自京托人轉來之報病密函，賴先生細閱便知內情矣！」

賴布衣接過密函，一瞧函上飄逸的字體，便知果然是周必大的手書。他心中的疑慮登時掃去，伸手一拍桌子道：「陰差陽錯，豈料平園老叟也着了秦檜奸黨的道兒！中海兄放心，我與你父莫逆之交，如今你周家有難，賴某人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待明日細察你周家祖墳穴地，再另行商議對策。這兒既是秦檜奸黨勢力橫行，賴某行藏斷不可洩漏，此點尚請中海兄慎爲處之！」

周中海忙點頭道：「小弟知道！」稍停又道：「賴先生怎的卻會淪落此地，爲兩餐而向市井之輩慨施神技？」

賴布衣歎道：「在下逃來此地，幾乎一腳踏進死城，幸得張興父子口吮蛇毒，

悉心施救，才有幸還能在這世上饒舌！張興遭遇教人心酸，因此在下發誓要替張興重振家運。如今萬事俱備，卻欠錢銀，說來慚愧，賴某平生淡薄錢銀，如今卻爲此愁白頭！」

周中海慨然道：「若錢銀所需不致太鉅，小弟願意一力承擔！」

賴布衣沉吟道：「難得中海兄一片熱心，但這錢銀卻是張興遷墳建宅之用，若無功受祿，先折其陰德，日後家運便有所虧損矣！如何妥爲處之，賴某一時間也沒了主意。」

周中海想了想，便道：「既如此，不如先接張興父子到舍下暫住，彼此就近商議，相信總會想出個兩全其美之法！賴先生以爲如何？但只怕不幸被宋仁察破行踪，那不但張興父子難逃劫數，賴先生恐怕亦被累及。這當真是左右爲難！」

賴布衣恨道：「看來欲成大事，必得先除宋家這頭攔路虎！姓宋的作惡多端，賴某人早就有心懲治矣！這事慢慢再作計較！」

當晚兩人商定懲治宋仁之法，第二天一早，賴布衣便離開周家，秘密潛返鎮西郊的張興草廬。

不消半日工夫，賴布衣便返到張興的草廬，草廬的木門虛掩着，賴布衣輕輕一推，便應手而開，他走進內間，卻見張興攙着兒子珠兒在歎氣流淚，珠兒被嚇得不知所措，他耳朵兒挺尖，聽聞腳步，便抬起頭來，見是賴布衣，便帶了哭音叫道：「賴伯伯快來！爹爹哭

哩！」賴布衣瞧着不禁一陣心酸，他把珠兒接過來抱住，道：「你爹爹爲什麼又哭啦？」

珠兒道：「爹爹自言自語說，這幾天他跑斷了腿，替人醫治毒蛇傷，幾乎連自己也被毒死了，才賺得些少銀兩，遷墳建宅所需銀兩萬難籌足，復興家運無望啦！爹爹說着就嗚嗚的哭了，賴伯伯再不回來，珠兒也要哭了！」

賴布衣搖頭長歎道：「救人濟世行醫世家，竟也淪落至如此地步！光憑這點姓宋的便該死有餘……張兄莫哭，一哭就腫包矣！錢銀之事慢慢再想辦法，賴某總會助你達成遷墳建宅重振家運心願便是！」

張興收淚，道：「賴先生爲我張家費盡心血，不惜犯險奔波辛勞，張興這條賤命如何心安？哎，若非有珠兒拖累，張某人倒情願早早閉眼伸腿，好與他娘親在地府早日相會算矣！」

賴布衣肅然道：「張兄此言差矣！哀莫大於心死，若自暴自棄，肉體與精神皆沉苦海，便永世不得翻身矣！須知精衛小鳥尚有志氣銜石填海，人乃萬物之靈，難道竟比不上羽毛小生靈麼？爲人處世，災難臨頭，人須立志自救然後人才能施救！張兄尚請三思。」

張興默然，良久忽抬頭道：「賴先生之言足令世人警醒，小可一時情急，竟誤入迷途，幾乎誤了大事！」

（未完，一）

莫先生派出紫微協助司馬洛調查警界林彼得、

上文提要：

莫先生派出紫微協助司馬洛調查警界林彼得、義德和開棺檢驗，確實是死了。而思敏却出現在他們眼前，可惜被她走脫，車上却出現一個男人，這人就是李啓明，雖被他們走脫，但可以追查，從電腦檔案中，查出他的銀行帳戶有查理士開的支票，查理士是林義德的朋友，看來……



奇俠司馬洛故事 / 馮嘉文 · 飛 · 圖

靈門

核對支票無錯 富商神智不清

林義德不出聲。

司馬洛抓住他的肩，把他搖晃起來。

林義德也是沒有反應，眼睛還是那麼呆，人動眼珠都不動。

司馬洛放了他，回到門外，看着六叔問道：「他怎麼了？」

「你告訴我吧！」六叔說：「我不想有人見到他這樣，他仍有很多敵人。」

「究竟發生了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實在不知道，」六叔說：「醫生說他受了刺激，需要休息。」

「什麼時候開始的？」司馬洛問：「我上次跟他談話時，他還是好好的。」

「也許是見了那法師之後，」六叔說。

「法師對他講了什麼？」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六叔說：「不過是他自己出主意把法師找來的。」

「他本不相信什麼鬼魂之類，所以，他才會去開棺驗屍，」司馬洛說：「忽然他又信了？」

六叔嘆一口氣：「我看法師講什麼也不算是法師的責任。他起初懷疑他的兒子沒有死，其實這已經是不大正常了，我們都是親眼看着下葬的。他開棺看過了，就知道人確是葬在裏面，但他又看見他的兒子出現，你以為他會相信什麼？」

「他也託我去查清楚，」司馬洛說：「我的調查還未有結果。」

「你——」六叔說：「假如你亦說你也看見。」

「你以為我是來騙他的嗎？」司馬洛說：「我沒有看見他的兒子，但是我看見思敏，我並不認為他比我聰明，但他也不會

笨多少。我不相信，他就不應該相信了。」

「你沒有兒子，他死了兒子。」六叔說。

司馬洛與六叔相瞪着，都是充滿敵意。六叔是怪他導林義德於迷惑中。司馬洛則是對六叔完全沒有好感，以前沒有，現在也是沒有。

司馬洛終於說：「你是最接近他的人，你對他有很大的影响。」

六叔說：「是的，到了現在，我可以奪取他的一切。但，這並不是我要的。首先，我也已經很富有；其次，我要謀算他的話，早就可以謀算了。你可知道為什麼他這樣信任我嗎？」

「你告訴我吧！」司馬洛說。

「他救過我的命，」六叔說：「但我救他的次數更多，我和他是最好的朋友。」

「你們那個行業，」司馬洛說：「假如太講道義的話，早就不能生存了。」

「我不想跟你作對，」六叔說：「我告訴你最重要的原因吧。他信任我，就是因為他知道我不能代替他，他也知道我知道這一點。你明白嗎？世界上有些人是只能坐第二位，不能坐第一位的，假如我代替了他，我看我活不到三個月。他不能沒有我，但我也不能代替他。現在我更不希望代替他。」

「唔，」司馬洛說：「講到有自知之明，你應該是冠軍了。」

「你明白就好了！」六叔說：「我也不希望他這樣。但我也不能把他說得動，你顯然也不能把他說得動。你還有什麼好辦

法嗎？」

司馬洛說：「我只是要弄清楚這件事，你有沒有想到，這件事是有人在從中佈局的呢？」

「我首先就是對他這樣講了，」六叔說：「但這是什麼人，是什麼動機？我講不出來。」

司馬洛說：「你現在很害怕？」

「對了，我很害怕，」六叔說：「假如有人知道他是這樣，你以為他可以活多久？他活不下去，我也活不下去了。而我還不想死。」

「那很好，」司馬洛說：「他不合作，你合作。」

司馬洛告訴了六叔，他看到思敏以及找到李啓明的事情。

六叔說：「果然是有人在從中佈局，做古做怪。」

司馬洛說：「這個查理士是林義德的朋友，你可以找到查理士嗎？」

六叔想了一會，搖搖頭。

「查理士是與林義德關係密切的，」司馬洛說：「你是林義德的第二號人物，你找不到他？」

「這就是為什麼我是第二號人物，」六叔說：「有些人是我應付不來的。查理士就是我應付不來的人之一。」

「但是你對他總有所知吧？」司馬洛問道。

「這個——」六叔遲疑着。

「我知道你有很多生意上的秘密不想洩露，」司馬洛說：「但是假如不解決這件事情的話，我看你把秘密守着也似乎沒有什麼用了！」

「你說過，」六叔說：「我們這種生意沒有真正的朋友的——」

「查理士也不是真正的朋友？」司馬洛問。

「查理士是真正的朋友。」六叔說。

「也許是利益上互相依靠？」

「也可以這樣講。」六叔說。

「那麼，假如沒有了林義德，查理士不是會有更多的利益了嗎？」

「事情又不是這樣講的！」六叔說：「查理士不希望沒有了林老板。也許林老板沒有得到的，查理士可能得到他所有的一部份，但是這仍會使查理士很麻煩。我認為查理士寧可保持現狀，而不想殺雞取卵，尤其是他殺了母雞也沒有把握可以取到卵！」

「但是林義德現在要退休了，不幹了，」司馬洛說：「這對查理士的利益就大有影響了！」

「你是指查理士會害林老板？」六叔說：「但是事情要分先後次序。是發生了這些古怪事情之後，林義德才決定退休的，也許這會使查理士不高興，要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想辦法，這却是後來的事情。那些古怪事情是在先的，未發生事之前查理士很滿意，因此，這些古怪的事情不應該是查理士弄的。」

「講到先後次序，」司馬洛說：「林義德在他的兒子死了之後已經不大正常了。他不惜一切代價殺掉了許多人——」

「這事我不知道！」六叔立即說。

「我們現在不是在法庭上，」司馬洛說：「這是私人的談話。我們知道有這事！」

「我也聽聞有這事。」六叔說。

「林義德這樣大開殺戒——」司馬洛也祇好遷就一下六叔而說道：「那麼是不是會對查理士的利益有影響呢？」

「沒有，」六叔說：「假如林老板真的這樣做，他還會把一些生意送給查理士！」

「但查理士給了這個李啓明一大筆錢！」司馬洛說：「這其中一定有相當微妙的關係！」

「是呀，」六叔說：「但我想不出為什麼會有這樣一件事！」

「你聽我講，」司馬洛說：「你不能跟查理士講這件事。你祇要告訴我查理士在什麼地方。」

「這個我是可以想辦法的，」六叔說：「不過一時之間辦不到。我遲一些給你電話。我要調查一下。」

「很好。唔……你有女朋友嗎？」司馬洛嗅到一抹香水氣味。

「為什麼這樣問？」六叔問道。

司馬洛說：「你時常帶女人回來的嗎？」

「那是我的私事！」六叔說着，立即顯得很高興。

六叔怒目瞪着他，張開嘴巴，似乎要說什麼很不好聽的話，但是結果也未說出來。他終於說：「這些事與你無關，你不要管！」

司馬洛微笑聳聳肩道：「好吧，我等你的電話！」

六叔說：「林老板目前的情況，你當然不會宣揚吧？」

「很難講，」司馬洛說：「看看怎樣才最有利吧！但對我有利，却未必等於是對你有利！」

六叔還是狠狠地瞪着他，却也是無可奈何。

他看着司馬洛走去。他不想離開林義德太遠。

* * *

司馬洛一時找不到查理士，因此他下一個去找的人就是那個法師。

這法師叫法廣大師，住在一間並不輝煌的佛堂裡，而且這裡汽車也不能到達，要沿一條田間的小路走很遠。

烈日當頭，司馬洛走得一身是汗，才到達了，進入佛堂的院子裡，在樹陰下的石凳上坐下來。

一個老僧人過來，說：「施主要茶嗎？」

「很好，」司馬洛說：「多謝你！」

假如他知道茶放在什麼地方，也許他會自己去拿。這個老僧人赤着腳，走得很慢，看來實在可憐。不過他們這些人對人生也是有他們的看法的，他們以清苦為樂事。

老僧人拿來了一壺茶，很粗陋的壺和杯，普普通通的茶葉，足以解渴，假如說要享受什麼好茶，這就不能入口了。

司馬洛在這方面却也不是一個苛求的人。

這裡不是一個好住的地方，假如風雨天就更不方便，無論如何，這裡不是一個享受的地方。也即是說，法廣大師並不是

一個揮財的人。掙到了錢而住在這樣一個地方，有什麼用處呢？然而法廣大師已是聲名甚盛，否則林義德也不會找他。

法廣大師却又有相當豐富的收入，他有很多善信經常拿數目相當大的錢來進貢，然而他又連銀行存款都沒有，傳說他是把錢都拿去行善，這似乎是可信的。這些是可以調查的事情，司馬洛來之前已知道了，因此他是懷着相當尊敬的心情而來。現在看到了這個地方，他又增多一些尊敬。

這裡的人不可能享受什麼。總不能白天做樣子而晚間悄悄地享受的。起碼他們的確不可能享受汽車。

司馬洛說：「法廣大師在不在？我有些事情想跟他談談。」

那老僧人說：「你坐一坐，他一陣就來，他在那邊！」

他伸手一指。有另一個老僧人正在一片田中掘泥。

這不是好受的工作，除非這人是正在刻意減肥。

司馬洛說：「我可以等。」

那老僧人說：「你是稅局來的人嗎？」

「什麼稅局？」司馬洛說。

「這幾天都有稅局的人來，」老僧人道：「我們很麻煩。」

司馬洛說：「什麼麻煩？」

那老僧人說：「他們認為我們的收入應該報稅，假如不報，他們評估，我們就要交稅！其實我們可不是做生意，他們說我們應該做帳——」

老僧人搖搖頭。

司馬洛看着他微笑。許多城市中人都有稅務的麻煩，相信沒有多少人會對稅局有好感。想不到這裏這些出家人也是會有這種麻煩。

司馬洛說：「你用不着担心，你們沒有把錢藏起來就行了，假如我有機會，我也許可以幫幫你們！」

「那最好了，」老僧人說：「他們所講的事情，我們實在不懂！」

司馬洛看着法廣大師在烈日之下掘好了那片泥地，又走回來。

這也是一個老人，也是赤着腳，而且看得出他長年都是赤着腳。皮膚是騙不了人的。

法廣大師在他的身邊坐了下來，自己倒了一杯茶。

司馬洛對他說明了來意。

法廣大師說：「我離開的時候，他還是好好的。」

「完全正常嗎？」司馬洛問。

「又不是，」法廣大師說：「我的講法，你也許不同意或者不明白。我覺得他是孽障重。」

「即是說有很多煩惱？」司馬洛問。

「大致就是這個意思。」法廣大師說：「一個人給煩惱壓得太重，就很痛苦！」

「你究竟對他講過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祇是對他說我幫不了他。」法廣大師說。

「他要你幫他什麼呢？」司馬洛問。

「他要我為他的兒子招魂，」法廣大師說：「這不是我會做的事情。」

「你怎麼會去見他的呢？」司馬洛說：「你不知道他是誰嗎？」

「我就是知道他是誰，所以才去。我想看看有沒有辦法感化他。我看到沒有辦法。」

「一個無可救藥的人？」司馬洛問：

「我還以為你們是不會放棄任何人的。」

「我不是放棄，」法廣大師說：「我祇是知道我的力量不夠。需要一個比我有能力的人才能影響他。我是勸過他到這裏來住幾天靜一靜。他不肯。」

司馬洛笑起來：「他來也不會靜，他會帶許多保鏢來。沒有保鏢，他很容易被殺掉！」

「所以我說我的力量不能影響他。」法廣大師說。

「但他似乎又是受了你的影響，」司馬洛說：「他說什麼天堂人世之間。他說不再理世事了，他似乎已經大徹大悟了！」

「大徹大悟也有真有假的。」法廣大師說：「我看他這是假的。我們的說法就是心魔作怪！」

「你們我們，你們我們，」司馬洛說：「你把我和你分得很清楚，你似乎認為我不會接受你的道理。」

「你的看法和講法不同，但你是一個好人，你也是正在做一些救世的事情，但是你決不會用我這種方式。我沒有說你是敵人，我祇是明白彼此的方法距離很遠。」

「這倒是真的。」司馬洛說。

法廣大師說：「我們不是對立，但也不是那麼容易溝通，我祇是要聲明這一點。所以，我也很抱歉，我幫不了你什麼忙。」

「他看見他的兒子，」司馬洛說：「你認為這也是心魔作怪嗎？」

「很多人會有這樣的情形，」法廣大師說：「一個人神思恍惚、心虛時，很容易就會無中生有；不過這一次情形可能又不同，因為林義德說你也看見一個已經死去的人出現，這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司馬洛說：「而我並不認為這是心魔，你相信我嗎？」

「相信，」法廣大師說：「你是一個很能保持自己的人，你不容易見到幻象。」

「幻象？」司馬洛說：「你祇是說幻象？」

法廣大師淡淡地笑道：「你還是對我有些誤解，我並不是那種搬神弄鬼的人。我們這裏的大殿裏有許多佛像，但那並不是萬能的神，其實祇是一種思想的象徵。

你天天來拜，並不等於就可以有神保護你，這一點，我許多時候都沒法對善信解釋得清楚，他們需要的是明白那道理，要有智慧的思想，我不能夠使他們見到神，也不能為他們驅鬼，這些主要都是要憑他們自己的。但是人們總是不重思想，而是太注重儀式！」

「你不能為他們創造奇蹟，」司馬洛說：「但是為何還是有那麼多人敬重你呢？」

法廣大師又微笑：「有許多人的失望，你不知道罷了。林義德就是其中一個！」

「我很喜歡你，」司馬洛說：「你多了一個尊重你的人了。」

「多謝你，」法廣大師說：「我希望我

能夠對這世界明白得更多。」

「你對這件事情又如何看待呢？」司馬洛問。

「由於你也看到，」法廣大師說：「我認為這裏面有一些陰謀，有人在製造古怪，這是我理不來的事情，但是你這種人去處理就很適合。」

「你的想法與我也是一樣。」司馬洛說。

「我很抱歉我幫不了你，」法廣大師說：「但是我也很高興有你出頭。」

「你已幫了我，」司馬洛說：「起碼你已經使我明白了你並沒有做什麼古怪。」

「我祇能告訴你一件事，」法廣大師說：「林義德這個人有弱點可乘。」

「是呀，」司馬洛說：「他心門大開，迎接心魔！」他望望外面，又說：「我又要走許多路才能到達大路上。你這樣走來走去，不討厭嗎？」

「人的腳是生來走路的，」法廣大師說：「不然就會生幾個車輪了。你會出許多汗，汗會把體內的廢物和毒素排出來，這有什麼不好呢？」

司馬洛笑起來：「你也是一個很科學化的人！」

法廣大師聳聳肩：「科學的事我知道得很少，不過我承認我不是一個愚人！」

司馬洛站起來：「我也不要丟去燒香了，我這個滿身罪孽的人！」

法廣大師還是微笑道：「儀式不是那麼要緊，你說得出這話，你就是有這心意，你的心意我也心領了！」

司馬洛哈哈笑了起來：「你是一個智

慧的人，我相信要騙你是不容易的。」

「要騙你也是不容易，」法廣大師說：「彼此彼此。假如有空，你再來談談！」

「出一些汗，排除毒素是嗎？」司馬洛微笑。

他離開了那個地方。

他現在知道法廣大師不是他的敵人了，但是不是以後真的不能夠幫助他，他却是還未能肯定。

司馬洛車子開到了那座屋子的前面，熄了車頭燈。月色很亮，屋子可以看得相當清楚，而這屋子乃是一座古堡，經過了一些現代化的改裝。

沒有花園圍牆，外面的一大片草地其實就是屬於古堡的園地。

沒有圍牆，這古堡也是不容易進去的，首先門口就有一扇非常厚而非常大的木門，而樓下的窗子也很高，而且有鐵枝攔住的。

假如堡內的人不睬他，他似乎也沒有什麼辦法。

不過他知道裏面的人起碼是很注意他，這裏的現代化設備之中就有幾把槍，正在指着他。他沒有看見，但是有這感覺。

他沒有按响號，那大木門上就開了一隻小窗子，有一個人在裏面問道：「什麼事？」

司馬洛說：「我來找史德！」

「史德——這裏沒有史德！」那人說。

「你說史德不在，也許我會相信你，」

司馬洛說：「你說沒有史德，那就是騙我！」

那人說：「史德不在！」

司馬洛說：「你騙過我一次，我現在就不能相信你！」

那人說了一句不大好聽的話，把小窗子關上。

司馬洛的手按在响號掣上不放開，响號响個不停，在靜夜之中非常刺耳。

那人又立即打開了小窗子，司馬洛便放了手。

那人說：「媽的，我已經講過史德不在！」

司馬洛說：「你也不問是誰找他，史德回來時不會怪你嗎？」

「你是誰？」那人祇好問。

「你當然知道我是誰才不問了。」司馬洛說：「你叫史德出來，我有話跟他講，這是對他有好處的！」

「我已經講過史德不在——」

他的話聲又立即給司馬洛的汽車的响號遮蓋了。他非常憤怒，卻又沒有辦法。這人不敢發作。

跟着小窗子內就換了另一個人的臉。

「呀，史德，」司馬洛說：「我早說你在的，你的朋友弄錯了！」

史德說：「什麼事？」

「我想跟你談談，」司馬洛說：「但這樣叫喊很不方便。我進來，還是你出來呢？」

史德想了一想，祇好出來了。那大木門上可以開一隻小窗子，亦可以開一扇能容人通過的小門。

史德就是通過這小門出來。

史德坐上了司馬洛的車子。

他是一個金色頭髮的歐洲人，他認識

司馬洛，但是不算是朋友。

史德是一個保鏢專家，他很可能未殺過人，不過這未必是他做不到的事情。他也是那種不喜歡走正路的人，但他又不想走得太平。

史德說：「好了，你找到我了，有什麼事？」

「為什麼你明明在裏面又說不在呢？」司馬洛問。

「我不想浪費時間。」史德說。

「你為什麼認為我來是浪費你的時間呢？」司馬洛問。

史德說：「你找我，總是給我一些麻煩的了，你不是來介紹我一些財路的！」

「財路你已經有了，」司馬洛說：「你是查理士的手下，你就是有財路了！」

「他做了什麼犯法的事情嗎？」史德問。

「我想見查理士。」司馬洛說。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史德說。

「哈哈！」司馬洛說着手又按响號，汽車的响號又响個不停。

史德連忙拉開他的手，叫道：「不要這樣！」

「怎麼樣？」司馬洛說：「我想見查理士！」

「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史德說。

「你是說你和他在同一間屋子裏，也不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嗎？」司馬洛問。

「他不是在這裏！」史德說。

「你在這裏，他就是在這裏！」司馬洛

說。

「你怎麼找到我的？」史德問。

這是六叔告訴司馬洛的，但是這一點司馬洛卻沒有透露。六叔說找到史德就是找到查理士。

司馬洛說：「我要跟查理士談談！」

史德說：「他不在這裏！」

「那你怕我吵着誰？」司馬洛問：「這裏可沒有鄰居會罵人！」

他一按响號就試出來了。

史德恨恨地瞪着司馬洛，覺得自己上了當，又無可奈何。他說：「他不會肯見你，這不是我可以做主的！」

「你問問他吧！」司馬洛說。

「他不要見什麼人！」史德說：「他不舒服！」

「那好吧，」司馬洛說：「我也不強逼他。你下車，回到裏面去，我開車走！」

史德狐疑地看着司馬洛，覺得事情一定沒有這樣簡單。

司馬洛說：「不過你叫屋裏的人千萬不要站近那門！」

「這是什麼意思？」史德問。

「我走了之後，就會有人用火箭炮向這門一轟，這門塌了下來，會着火，救火車會來救火，那時警方就會盤問屋中的人，也會找到查理士！」

「你不能這樣做！」史德叫道。

「我沒有這樣做，」司馬洛說：「我祇是知道有人可能這樣做，我先告訴你，這實在算是對你很好了！」

「你告訴我究竟有什麼事吧，」史德說：「我們跟你又沒有什麼過不去！」

司馬洛說：「我想跟查理士本人談談！」

「他真的是有病，」史德說：「不適宜騷擾。你有事你跟我講，假如我們能夠就此解決，那便解決掉好了。」

這個司馬洛倒是有些相信他，因為史德很怕他按响號而擾及屋中的查理士。而且查理士也病得有些古怪，連汽車响號他都怕？

司馬洛說：「好吧，你看這個！這件事情我相信你也有所聞了！」

他把一份映印本交給史德，就是查理士寫給李啓明的那張支票的映印本。

史德看着皺起了眉頭。

司馬洛說：「這件事情你知道嗎？」

史德說：「我不知道還有這一張。究竟發生了什麼呢？」

「我現在就是想知道發生了什麼。」司馬洛說。

史德說：「你先告訴我！」

他的講法也是甚為古怪，所以司馬洛就把這件事情告訴史德。祇是林義德的情況他不提。關於看見已死了的人出現的事情，外人是不知道的，史德顯然也不知道。

史德說：「你在開玩笑，死了的人怎麼又會出現呢？」

「我不是開玩笑，」司馬洛說：「死了的人出現我也不相信，但我却相信這是可以假扮的。我現在就是要查清楚。這個李啓明的事很不尋常，你的老板查理士給了他錢，你對這個人應該有所知。」

「我的老板也是林義德的朋友，」史德

說：「他不會做什麼對林義德有害的事。」

「我希望是如此吧，」司馬洛說：「既然你認為是如此，那我們是更容易談了！」

「你在這裏等一等，」史德說：「我回到屋子裏去一趟，很快就回來！」

史德回到古堡裏，一陣就出來了。

他拿出來一疊也是映印本，是支票的映印本。是查理士的支票開了出去，兌現之後銀行交還的，而史德將之映印了。

他說：「這裏很多錢，都不知道給誰拿走了！」

司馬洛看看那些支票，看到都是現金支票，那即是說任何人拿着都可以到銀行去提現款的，因此沒有戶口可以追究，提款的人已不知何去。

「但是這上面有證件號碼！」司馬洛說。

由於數目不小，所以銀行照例是要求提款人出示證件，而把證件的號碼抄在支票的後面。

「已經查過了，」史德說：「那是偽造的證件，號碼與名字不對。」

「唔，」司馬洛說：「這是有陰謀在其中的。但是這一張却是過戶的支票，偏偏給李啓明的就是劃了錢，不能提現款的！」

史德拿出一本支票簿來，那是查理士的支票簿。他說：「這一本是全部蓋了過戶印的，你這張是屬於這一本。現金的一本早已用完了！」

「這一張你不知道？」司馬洛說。

「你看看號碼。」史德說。

司馬洛對一對號碼，就明白了。

那本支票簿是還未用過的，但是司馬洛所映印，過戶給李啓明的那一張却是屬於這一本的號碼，這本的頭一張的號碼是05，映印那一張是50。司馬洛看看支票簿的最後一張，乃是49，通常一本支票簿是五十張，這裏却是祇有四十九張。那即是說最下面一張先用掉了。連存根都沒有。司馬洛扳開後面的硬皮，看看縫內，就看到最後一張是給用刀片齊釘裝處割下來的。這是一種偷支票的老辦法。假如在中間偷一張，號碼不連，主人就容易發覺；但是偷了最後一張，稍為心粗就注意不到，用到49就以爲是用完了，而且發覺時也會較久一些。

司馬洛說：「偷走了，冒簽的？」

「我看不是，」史德說：「這簽名是真的，祇是沒有蓋過戶印的一本用完了，就在這裏偷一張。我沒有注意是因爲有過戶的支票都可有根可查的，我不以爲有人敢這樣做。」

「偷支票而不是冒簽，」司馬洛說：「我不明白。你查什麼？你問查理士就可以。他自己簽的，他當然知道是什麼用途！」

史德不出聲。

司馬洛說：「查理士究竟有什麼病？」

史德說：「你進來看看！」

司馬洛見到查理士就是與林義德差不多，不過似乎比林義德更糟。

查理士坐在房中發呆，司馬洛對他講話他也沒有反應，他祇是在看他的電視。史德帶着司馬洛退回出去。

他們到了另一個廳中。

史德說：「我不想有人知道這事，你也許會幸災樂禍，但是我很擔心，既然是這樣，讓你知道也許會有幫助的！」

司馬洛說：「醫生有什麼話講呢？」

史德說：「我問醫生，醫生問我他受過什麼刺激。」

「他受過什麼刺激？」司馬洛問。

「照我所知的就沒有。」史德說。

「他開許多支票出去，用途不明，一定是一個他身邊的人——」

「不是我！」史德說：「他開這些支票的時候我不在他身邊。他情形不對我才趕回來。他身邊的人，全部都沒有可疑。而且現在才知道有這個李啓明，我不認識這個人！」

「你有什麼推測嗎？」司馬洛問。

「我一些推想都沒有。」史德說：「我想不出怎麼可能有人做這事。他變成這個樣子，爲了安全起見，我不得不暫時把他收藏起來！」

司馬洛取出香烟來，却没有吸，祇是拿在手中。香烟也幫不了他什麼。

「你問林義德，也許會知道。」史德說：「你告訴他查理士變成這樣。我不去求他，因為他近來已不願意管生意上的事！」

「我試試跟他談談吧！」司馬洛祇能這樣說。

史德嘆一口氣：「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好，你告訴我，我應該做什麼吧！」

司馬洛說：「把查理士交給我們如何？我們有很好的醫生！」

「這——絕對不可以拒絕考慮！」史德堅決地說。

他與司馬洛以及莫先生的組織之間到底並沒有友善的關係，他是不可能答應把查理士交出來的。

司馬洛說：「假如你的老板不能治事，那麼你是得益最大的人了！」

「這是我們的事情，」史德說：「與你無關。不過，假如一定要談這個問題，你可以問問林義德，林義德手下有一個六叔，六叔就不想代替林義德，因爲林義德能做的事，六叔不能做，而六叔也知道。」

「你很容易滿足？」司馬洛說。

「我是一個聰明的人，」史德說：「我也知道什麼事情是我做不到的。事實上，許多時候是坐第二三把交椅最好！」

「唔，」司馬洛說：「位高勢危，坐第一把交椅的人可能常會換，新坐上去的人還是要用你！」

「我當然不希望換主人，」史德說：「不過萬一是如此的時候，我亦有路可走！」

「這很好，」司馬洛說：「你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盡你的能力。有什麼變化，你通知我！」

「很好。」史德說：「你查出什麼，你也通知我！」他狠狠地一咬牙。

「這個不一定，」司馬洛說：「我不希望你亂殺人！」

「好吧，」史德無可奈何地說：「我等你的消息！」

「你有女朋友在這裏嗎？」司馬洛問。

史德回頭望望，看不見人。他說：

「這是私事！」

「我嗅到香水味，」司馬洛說：「你當然是不擦香水的！」

「是呀！」史德說：「我是一個男人，我不應該有女人嗎？」

「好吧，」司馬洛說：「我不管你的私事。我們保持聯絡！」

* * *

司馬洛走進銀行，一面仍在奇怪，下一步的消息什麼時候會來。他顯然是被某些人有意牽引進來，使他發現某些內幕的，他仍然不明是什麼內幕，但是看來那些人應該會給他進一步的提示，這却又沒有。難道就這樣已經夠了，抑或是遲一點呢？

他進入了銀行的保安部，那裏已經有要員等着他了。

這些事情乃是莫先生安排的。莫先生安排最爲方便，因爲這是一個大後台。

司馬洛就是到這保安部來看錄影帶。那位保安主任說：「運氣很好，找到了！」

他請司馬洛坐下，就用電視機把錄影帶播放出來。

祇是一小段，見到一個打扮很摩登的年輕女人正在銀行的櫃檯前兌換支票。並不能看得很久，祇是幾秒鐘就過去了。這是銀行的閉路電視錄影下來的。閉路電視機不斷移動，把整個大堂中的情形拍攝下來，萬一有人劫銀行，劫匪的面目就有機會被拍下來。

這許多張查理士開出的支票，都有人去銀行提款，司馬洛就這樣想，也許提款

時會被拍攝到。

提款的人是要在櫃檯前等候的，可能被拍到，但不是一定能拍攝。這時所見，就是剛好拍攝到了。從電視中是看不出這人是兌哪一張支票的，事實上要知道這人是兌哪張支票並不容易，連出納都不大有印象，還好現在是電腦時代，這張支票經電腦一算，就算出了哪一個出納經手，以及大約是甚麼時間兌的，這樣算了出來，就知道應該觀看什麼時間的錄影帶。這些錄影帶也不是永遠保存的，若沒有問題，過一段時期就會洗掉，但是幸而這部份未洗。

這也並不是說一定能夠看到兌支票的人，因爲假如閉路電視攝影機不是剛剛擺到這邊來的話，就拍攝不到了。現在則是剛剛可以拍攝到，而且沒有錯誤，因爲這個出納這段時間經手兌的支票都是小額的，祇有這一張是最大。現在可以看到這個提款人把鈔票一疊一疊放入手袋。

這電視攝影機是機動的，即使很特別的人，也是不會特意去拍攝的。它一搖就搖開，又看不見了。

這錄影帶放了兩次、三次、四次。

司馬洛祇是看。

那個保安主任說：「怎麼樣呢？這對你有沒有用？」

司馬洛說：「能夠拍攝得到，當然是有了！」

這個回答，對這個保安主任則算是一個搔不着癢處的回答，因爲這人是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對他的銀行有沒有影響，更重要的就是對他的職位有沒有什麼影響。

响；但是司馬洛却没有透露什麼，使他甚為焦急，然而又不能說出口。

司馬洛說：「這錄影帶給我一份副本！」

那保安主任馬上送上一份副本。

這本來是莫先生也可以辦得到的事情，不過司馬洛親自來一次，是要問那出納。

這位出納小姐，可能夠帶到莫先生那裡去。

跟着那位經手的出納小姐也給召進來了。

她已經看過了那錄影帶多次，也有些記憶。一個女人來提這樣一大筆錢，當然是有些印象的。

她顯得很惶恐，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而她亦頗擔心發生了的事情會影響她的職位。

司馬洛說：「你沒有做錯什麼，我們祇是想找這個提款的人！」

那位出納小姐盡她的能力回答問題，却實在幫不了什麼。

這祇是一個提款的人，並不是她所認識的，她提供不了什麼。

但司馬洛問了好久。他使出了他在問話方面的另一種技巧。

後來，他就離去了。

* * *

在莫先生的總部，這錄影帶的畫面就可以放得很大，也能夠晒出照片來，但是仍沒有什麼用，由於這個提款的女人是戴着黑眼鏡。有很多女人戴太陽眼鏡是作裝飾用，她看來也是如此，但顯然她實在是

想遮掩自己的真面目。

祇知道她是一個摩登而美麗的女人。

莫先生說：「向好的一面看，即使看清了她的樣子，這人還是不易找到！」

事實上，憑一張照片找一個人，那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假如這人不是在這城市，就更難找。假如沒有照片知道証件的號碼，反而容易找。

一個戴着黑眼鏡的女人，人海茫茫，何處去找呢？

司馬洛說：「她雖然是戴着黑眼鏡，但是假如我看到她本人，我還是可以認出來。」

「現在我的全部人員都已在看這照片，」莫先生說：「也許有人認得她是誰，也許沒有，這很難講，假如有人認得，我就會得到報告！」

「總算有許多人在幫忙！」司馬洛說。

「是呀，」莫先生說：「假如這是一個重要人物，認出來的機會就更高些。」

「有犯罪紀錄，機會就更高！」司馬洛說：「你看這像是一個犯罪的人嗎？」

「別開玩笑，」莫先生說：「什麼樣子的人都是可能犯罪的！」

「你覺得她很高貴嗎？」司馬洛問。莫先生說：「我祇說，這是一個很好看的女人！」

司馬洛說：「我可不覺得她特別高貴，這祇是還好罷了！」

「是呀，」莫先生說：「奇怪一個出納小姐會這樣說！」

「並不是全部女人都妒忌心重的，」司馬洛說：「也有不少女人的看法是很公

平！」

他們說的是那位銀行的出納小姐。那位出納小姐形容這個提款的女人，祇有一點司馬洛認為很特別的，就是她說覺得這女人很高貴，但她又說不出為什麼會有如此感覺。

司馬洛與莫先生看這錄影帶，都不覺得有這樣的特點。

他們也可以看到這個女人的表情動作，都是不特別高貴，祇是相當好。

他們祇是聽不到聲音，由於這錄影是祇有畫面而沒有聲音的，那位出納小姐則可以聽到聲音，不過她又說並不是因為聽到聲音才會這樣講的，這女人的聲音和談吐並不是她覺得她高貴的理由。

「記得「飛虎山」那件事嗎？」司馬洛問。

「這黑眼鏡太大了。」莫先生說：「髮型也——」

在以前的「飛虎山」事件之中，就有一個戴黑眼鏡的男人自稱是司馬洛，在銀行打死了劫賊，之後逃掉了，這給司馬洛惹來了很大的麻煩。那一次，莫先生就是用電子儀器把那人的錄影中的黑眼鏡「脫」去，憑面部及頭部的形狀及輪廓而把那人的面貌重組起來，就知道那人是誰。

但那一次是一個男人，這一次是一個女人。

女人可戴很大的眼鏡，而且頭髮可以比男人長得多，這個女人的黑眼鏡就是很大，把顴骨也遮住了，而且還有髮型，把額遮住，臉的其他部位遮了很多，如此，可以作為根據的部份就不多了。

「真可惜！」司馬洛說。

「不過我們正在做，」莫先生說：「等一等會出來了！」

他們兩人沉默着，還是繼續一混又一遍地看。

後來，大螢幕上就出現了那女人的沒有戴眼鏡的照片。

這就是那電腦弄出來的。

電腦祇有盡量利用錄影帶中看到的資料重組。

這照片却是活動的，眼睛變來變去，那是因為黑眼鏡太大，就很難比較準確地重組形狀，便加上幾副可能的眼睛，任君選擇。

變了幾下之後，照片就分成五張，並列在一起。

五張的眼睛都是不同的。

司馬洛嘆一口氣道：「女人的眼睛！」

莫先生也明白他的意思。女人的眼睛，也是不容易看得準的。這是要看化妝，

那個提款的女人是顯然化了相當濃的妝的，假如她的眼睛也經過化妝，就與照片上的不同了。有些女人化很淡的妝，有些女人化很濃的妝，假如化了很濃的妝，與本來面目就有很大的分別，尤其是眼睛。有

些女人眼睛一化過濃妝，與本來面目就判若兩人。無論如何，年輕而美麗的女人甚少完全不化妝而出外，所以，這些照片，雖然其中一張可能是相當準確，在街上遇到了化了妝的這人也未必認得。

假如再改了髮型，或是祇是除去了假髮……

男人就少了許多類似的問題。

莫先生說：「你是專家，你看如何呢？」

他知道司馬洛很欣賞美麗的女人，在這方面亦經驗豐富，所以有此一問。

司馬洛說：「中間那一張，眼睛化妝一下！」

莫先生拿起電話來吩咐了。

那邊還有另一些技術員，其中一位是職業的化妝專家，是女的，她雖然不知道照片中人會如何化妝，但是可以憑其打扮而推測。一個女人通常總是要把自己化妝得最好看，而不是化妝得怪，打扮是她的眼光品味的一種提示，可以大略作為根據。

過了一陣，其他的照片消失了，中間的一張就變成了有化妝的，而且還是彩色的。跟着它的旁邊已多了一張戴上那副黑眼鏡的照片。

「差不多了。」司馬洛說。

「這又有什麼用處呢？」莫先生嘆一口氣。

「這也總比較沒有好的。」司馬洛說。

他站起來，走向門口。

莫先生說：「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上街，」司馬洛說：「我不會在這裏見到林彼德或是思敏的，我還是要到外邊去碰碰！」

* * *

司馬洛開車在外面駛來駛去，這是他這幾天經常做的事情，他一面注意有沒有思敏出現，一面也留心着有沒有人在跟踪他。後者也是很重要的，那些人一定要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才能作那樣的佈局。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恐怕同樣的事情不會再發生，因為跟踪他的同時還有莫先生的手下，以免萬一看見思敏，就可以分頭追趕。那些人既然不願露面，相信亦會猜到這樣的佈局，就不敢再來了。

他的頭腦也非常混亂，不能夠把事情歸納在一起。

他似乎除了等之外，也無從入手了。他的車子開了一段時間，車中的電話就響了起來。

車中响的是手提無線電話。這個時代，通訊儀器又多了許多新的，電話可以無綫而拿來拿去，而且很輕便，司馬洛就是拿起這電話來聽。

這電話卻是史德打來的。

史德也是有這樣的電話。這種電話有一個好處，就是沒有電話綫，就不容易被入駁綫偷聽。

雖然要偷聽也會另有方法，但暫時及不上電話綫駁綫偷聽那麼方便。

史德的聲綫顯得緊張而哀傷，他說：

「查理士要進醫院了！你最好來一趟！」

司馬洛說：「發生了什麼事？」

「你來看看好些！」史德說。

「假如是緊急的話，」司馬洛說：「我可以叫直升飛機來，你需要我們的醫生嗎？」

「好吧，」史德說：「你們——能保護他！」

「我們一定不會像他的仇家那樣企圖刺殺他！」司馬洛說：「這一點你應該明白的。」

「我也沒有選擇了，」史德說：「這是

最好的！」

「我現在就來，」司馬洛說：「你告訴我，是什麼情形，需要一些什麼？」

「他發狂，」史德說：「我們控制不了！」

「很好，」司馬洛說：「你等着！」

他停下了車子，再打電話與莫先生聯絡。跟着他又打電話給林義德的副手六叔。

六叔說：「有什麼新變化嗎？」

「我正想問你。」司馬洛說。

「沒有什麼進步。」六叔說。

「我問的是退步。」

「這個——我看還是差不多。」六叔說。

說。

「有沒有發狂的跡象呢？」司馬洛問。

「這個——我看還沒有吧？」六叔說。

這事他實在難以肯定。

「你最好留心着！」司馬洛說。

「為什麼呢？」六叔問。

「你聽我講，」司馬洛說：「我以後再告訴你！」

他掛了電話，舒了一口氣。起碼目前林義德還沒有同樣的情況。雖然林義德的處境不同，但他有一種預感，那就是林義德也可能是會與查理士一樣。

這種事情是很難肯定，不過有時司馬洛很有預感，而他的預感許多時都是很準確的。

司馬洛的車子停在路邊，並不是浪費時間，而是因為他正在等直升飛機。他的車子遠不及直升飛機快，反正直升飛機能追上，就不如在這裏方便直升飛機升降

的地方等着了。

直升飛機在十多分鐘之後就到達，接了司馬洛，又飛走了。莫先生的人辦事，真是非常之快捷。這主要是因為他們手頭上可用的工具多的是。

直升飛機在古堡內的園地中降落，司馬洛與醫療人員由史德帶領着進入查理士的房間。

查理士被縛了起來，嘴巴也用一條布勒着。這布用得對，可以防止他咬斷自己的舌頭。

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是狂得很。

同來的醫生略為檢查一下之後，就說：

「把他帶走！」

史德說：「也許應該先打一針鎮靜劑？」

醫生說：「他的情形不適宜。你給他吃過一些什麼東西呢？」

「沒有什麼特別東西。」史德說。

「藥？」醫生說。

「祇是普通的——」史德說了半句，就去拿來了一大堆藥瓶。

這並不普通，查理士是一個年紀不輕的人，一個人上了年紀，多數都是會長期服食某些藥物的，因為總是會有某些毛病。查理士就是有了不少毛病，包括血壓高、輕微的糖尿病，這些都要長期服藥。除此之外也服維他命、鎮靜劑等等。

「醫生是最重視一個人服過什麼藥的，」司馬洛說：「不然他就不放心用藥！」

「這兩天他都沒有吃這些藥，」史德說：「他不吃！」

上文提要：

余青玉、麗萍、譚勝挾持着蓋天幫少幫主帥俊豪逃走，却為楊秋潭所告密，引致功敗垂成，幸得琮鈴子擲出掌心雷炸開大門，讓其逃脫；余青玉運起內功，背着麗萍，與譚勝拚命逃跑……未幾，三人失散了，但蓋天幫仍尾追不捨，余青玉在河邊看見一小舟，遂懇求梢公救他，却遭拒絕，此時，艙內傳出一道聲音，並答允讓其上船，豈料此人正是他的師父琮鈴子：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 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多年仇人再相見 惺惺相惜釋前嫌

這一夜，三個人都沒有睡覺，凌水雲口授精義，一直至東方大白，方倦極而眠，余青玉則盤膝運氣練功。魯義擦了一把臉，淨了手便和麵做餃子。待煮好了，然後喚醒凌水雲和余青玉同吃。

* * *

尚未吃飽，外面又傳來萬象的笑聲：「凌施主，你以為不出來，貧僧便會找不到你麼？你百密一疏。生火做飯，炊烟透出去，再也龜縮不得了！」

凌水雲叫魯義將封住洞口的石板搬開。魯義不敢違抗，打開石門抬眼便見到外面立着一位相貌堂堂的僧人，只是他穿的却是中土的僧衣。「你便是萬象？」

「不錯，你是何人？快叫凌水雲出來！」

「老漢魯義，乃『瀟湘子』之書僮，少爺不會再跟你動手，你請回去吧！」

萬象大笑，「貧僧千里迢迢而來，豈有憑你一句話便掉頭回去之理？凌施主！」

只聽洞內傳來余青玉的聲音：「大師，家師請你進來！魯大叔，讓他進來！」

萬象一怔，不由付道：「漢人素來狡，猾機詐，他叫我進洞，莫非裏面有什麼機關不成？不能造次！今日若再纖羽，豈有臉目回西域？」當下乾笑一聲，道：「凌施主，貧僧遠來是客，又是故友，你們號稱禮義之邦，難道竟不肯出來迎客？」

「對不起，家師因患病，行動不便，大師跌落萬丈深淵仍能無恙，可知功力蓋世，移玉入洞，不外十來步而已，耗不了你多少氣力！」

萬象沉吟一下，忽然沉聲道：「住口，無知小子，貧僧與令師說話，豈有你插嘴的份兒！」

只聽凌水雲道：「大師乃一代宗師，與後輩計較，不怕弱了身份？凌某的確行動不便，請進勿慮！」

他越是這麼說，萬象心中疑雲越盛，却不敢透露內心之疑惑與害怕，又乾笑一聲，道：「以施主之功力，天下間還有誰能傷得了你？」

凌水雲嘆息道：「想不到大師年紀越大，胆子却越小，你不相信吾也無計可施！閣下今日來此有何指教？」

「貧僧適才早已道明一切，是來討回當日那一掌之辱的！」

「想不到大師是出家人，居然也看不開！昔年凌某將你打下斷崖，自己亦受了你一掌，而你又安然無恙，尚有什麼看不開的？凌某這二十多年來，已忘了武事。只專心鑽研戲曲！」

「貧僧入關三年，一直找不到你，後來方有人告訴貧僧，說琮鈴子樣貌似昔日之凌水雲，是故一路找尋下來！」萬象道：「說真的，貧僧也不恨你，只是想再與你切磋一下，看看自己是否有進步！」

凌水雲笑道：「此豈不容易？西域豈無高手陪你印證？」

「天下雖大，捨你之外，尚有何人可與貧僧放手一鬥？凌施主，這二十多年來，天山一役的情景，不斷在貧僧腦海裏重現。那一戰之淋漓，至今想起仍甚嚮往！這二十多年來，貧僧無一日不是想與你再鬥一場！此戰之後，不管是勝是負，貧僧

也無心再事武了！」

凌水雲聽他說得誠懇，心中亦有感觸，登時興起惺惺相惜之感，道：「凌某亦因此而改學戲，誰料大師竟還在人間！」

萬象聽了此言大有知遇之感，忖道：「瞧來他說的可是真的了，聽他說話中氣不足，莫非所受的是內傷麼？」

正在沉吟間，只見一個後生小子走了出來，道：「大師，家師着晚輩請您進內！」

「帶路！」萬象倏地標前幾步，翻掌捏住其手臂關節，口中讚道：「凌施主有此佳徒，令貧僧好生妒意！」余青玉知他尚有顧忌，才抓住自己，也不點破，引他到洞中。

凌水雲道：「大師請坐！魯義，倒酒來！」

萬象道：「貧僧受戒，不吃酒，凌施主倒受了極重之內傷？是誰下的手？快告訴貧僧，待貧僧去會會他！」

凌水雲放聲大笑，萬象不悅地道：「你看不起貧僧？」

「凌某豈敢看不起大師？實則凌某弄至今日之田地，還不是拜大師之賜？天下間除大師之外，尚有何人傷得了貧僧？」

萬象臉上立即露出傲然之色，不由放聲大笑起來，笑聲在洞中迴响，震得旁邊的余青玉雙耳極不舒服，連忙運功抵抗，凌水雲端坐如舊，但臉色青白，額頭現汗，魯義喝道：「和尚，你怪笑什麼？」

萬象也不生氣，住了笑聲，適才他是故意相試，見凌水雲之表現，已深信不疑。當下問道：「貧僧那時精力幾已用罄，

怎能夠傷得了凌施主？」

「豈不知當時凌某將你迫落斷崖那一掌，亦已用盡了平生之力，體內真氣空虛，被大師神功透入體內，不及運功抵禦，被震斷了幾根經脈，經過二十年的工夫，方續三根，也積聚了點內力，不料半個月前爲了救劣徒，又讓蓋天幫那些三流貨色，重新震斷了，如今體內真氣涸滴全無，如同廢人！大師若想報仇者，如今正是個好機會！」

他話音一落，魯義及余青玉立即搶前，站在他兩旁，萬象看也不看他倆一眼，雙眼望着洞頂，臉色陰晴不定。余青玉十分緊張，雙臂注滿真力，提防萬象偷襲！

半晌，只見萬象神態一歛，如門敗了的公鷄，沒精打采地道：「貧僧若殺了你，日後又去何處覓知音？你雖然是貧僧的敵人，可又是貧僧的朋友！」

凌水雲目光異采連閃，道：「你我連今日，總共不過見三次面，相處不過五天，大師便將凌某引爲朋友？」

萬象道：「漢人都看不起西域諸國之人，却不知西域人亦看不起漢人，漢人所勝者不過是人多，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而已；漢人讀書多，反而奸狡，不若敝族之純樸，可以坦誠相處，就以貴國武林而論，分派分幫，連年廝殺，明明所作所爲只求一己之利益，尚說得堂皇冠冕，唯凌施主對貧僧能以禮相待！小國之民，焉能不感動！」

凌水雲三人聞後，不由默然。余青玉道：「但西域諸國亦常擾我邊境，這又怎說？」

「漢人奸狡，雙方貿易時，時欺詐西域諸國商人，許多邊境紛爭乃由此起者，西域人率直，鬥智不如漢人，唯有訴諸於武！」萬象道：「漢人稱西域人爲化外之民，哈哈，却不知我教却由化外傳入，當真好笑，只是漢人禮佛只求佛祖保佑，不求修心養性，二十八祖一番心血算是白費了！」

（西門丁按：禪宗二十八祖，即中華初祖，亦即菩提達磨，簡稱達磨，今人多書達摩禪師。達摩本名菩提多羅，於公元六世梁武帝時入華，後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而化。）

魯義問道：「大師是那國子民？」

「貧僧是吐蕃人，自小却在天竺長大，亦在天竺落髮學藝，家師既有天竺人，也有吐蕃人，亦有月氏人，還隨一個漢人學了兩年輕功！」

（西門丁再註：天竺乃古印度名，又稱身毒；吐蕃乃古代藏族所建立之國名，系出西羌，唐初兼併諸羌，並吞併了屬鮮卑族的吐谷律（音突欲雲）；月氏（音肉支）又稱月支，西藏古族名。）

凌水雲道：「原來大師從四師學藝，怪不得武藝淵博！」

萬象道：「今日不談這種煩心的事，唉，可惜貧僧二十多年的希望，一心再與施主再放手一戰，如今豈非要失望而回？嘿，令徒隨施主學藝多少年？」

凌水雲道：「方半個月。」

萬象上下看了余青玉幾眼，道：「令徒一身內功修爲，已頗有造詣，怎可能只隨你學藝半個月？」

「的確如此，不過三個月前開始自修內功。」

萬象那裏肯信？余青玉忽然道：「大師如果一定要與家師比武的，晚輩願意代師出戰！」

凌水雲斥道：「青玉，你放肆！大師是什麼人，你敢代爲師出戰？也不怕人家笑話！」

不料萬象冷冷笑道：「這倒是個好主意，施主放心，既然是印證，貧僧絕不會傷害他！」

「大師，小徒未窺庭徑，絕無可能與你頑鬥，即如一個大人打勝一個牙牙學語的小孩，有什麼意思？」

萬象又笑道：「難道施主害怕因此而失了他的顏面？貧僧豈有不知之理，令徒絕不可能代表你！小朋友，來來，貧僧只用五成真力，你放手盡力施爲！」

凌水雲輕輕一嘆，道：「那你就向大師討教一下吧，能與他印證武功，亦是你的造化！」

余青玉是初生之犢不怕虎，點點頭便下場，魯義連忙提醒他小心。萬象道：「不打緊，你儘管放手施爲！貧僧先讓你幾招！」

「得罪了！」余青玉猛吸一口氣，便揮掌向萬象攻去，萬象擰腰一閃，余青玉雙腳一錯，第二招仍攻其胸。萬象讚了聲好，雙腳也是一錯，又在余青玉身後，余青玉立即單足立地，身子一旋，飛腳向他蹬去！

萬象讚道：「不錯，雖快而不亂！」他雙掌一架，再一展，微一用力，準備將余

青玉掀倒，不料余青玉借力退飛，萬象那一道力便撲了空！這着反應極快，魯義大聲叫起好來，凌水雲臉上神情極是嚴肅，但內心竊喜，暗讚自己沒有挑錯徒弟。

儘管余青玉努力，以求遲點方敗，但萬象被譽為西藏第一等高手，二十多年前「瀟湘子」都只能僅勝，豈是余青玉能匹配的？過了十多個照面，便被萬象擊倒，萬象道：「小朋友，再來再來！將你所學的全使出來！」

余青玉折了一根樹枝。作簫管，再度展開攻擊，他打了幾招，心頭一動，右簫左掌，將無為簫及落英掌結合施展，威力果然大增，萬象道：「有點意思！」他也接招還招，邊問：「凌施主，令徒真的只學了半個月？」

凌水雲道：「確是實情，倒教大師見笑了！」

「施主兀那客氣，你令貧僧妒忌，假如貧僧有這樣的徒弟，可傳衣鉢，此生無憾矣！」

「哦，大師高足不堪造就麼？」

萬象嘆了一口氣，道：「這些年來，貧僧無時無日不是爲了雪耻，怎有時間收徒傳藝？你可知貧僧此刻之心情否？」

一個人二十多年的希望，一旦幻滅，那種痛苦，失望以及空虛，不難想像，凌水雲道：「凌某完全可以理解，只可惜凌某無能，要令你失望！」

萬象雙掌不知如何一翻一拉，余青玉在手中的樹枝，已到他手內，同時腳尖輕輕一勾，余青玉便失却重心，跌倒地上！萬象突然道：「魯施主，快取酒來，貧僧

今日要與你少爺，痛痛快快地喝幾盅！」

凌水雲吃驚地道：「大師，你不怕破戒？」

萬象笑道：「反正貧僧已多次破了殺戒，何妨再破一次酒戒，施主可曾聽過一句話：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

凌水雲哈哈笑道：「我只知道這是酒肉和尚常掛在嘴上的偈語！魯義，將酒拿來，能與大師共謀一醉，千載難得！」

魯義最擔心萬象不顧一切殺凌水雲，如今見他們惺惺相惜，心頭之喜，筆墨難以形喻，連忙把酒罈取出來，爲他倆倒了一碗酒。

凌水雲舉碗道：「大師，凌某祝你縱橫天下無敵手！」

萬象目光一黯，道：「貧僧祝施主早日康復！」言畢一口氣將酒喝乾，饒得他功力深厚，但初次喝酒，又喝得急，還是嗆咳起來。凌水雲也將酒乾了，萬象笑道：「貧僧失態，敗了施主的興！」

凌水雲道：「大師似有心事？」

萬象道：「縱橫天下無敵手，實在沒趣得緊！施主已經……貧僧還有什麼目標？高處不勝寒，亦是最寂寞的，難道你沒有這種感覺？」

凌水雲嘆聲道：「此所以凌某將二十多年的時日，寄託在藝術上，大師既是出家人，大可將未來的日子，放在經書上，何況尚可授徒打發日子，豈會寂寞！」

萬象一怔，隨即笑道：「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來，再來一碗！」魯義忙又爲他們斟了一碗，兩人舉碗虛碰一下，又將酒乾了，可是萬象忽然哭了起來。

凌水雲訝然問道：「大師何故流淚？」

萬象道：「貧僧要回國了，此次一別，不知何時方能再會？」

凌水雲道：「難得你我兩人廿餘年重逢，大師何不多盤桓幾天？」

萬象拋下碗道：「誰教你我一爲漢人，一爲胡人？若你我同族豈不妙絕？」

凌水雲道：「凌某並無世俗之念，大師應該知道！」

「可惜天下盡是世俗之念！你是中華第一高手，貧僧爲西藏第一高手，我入華時，又爲族人所知，再不回去，恐他們入華找尋，若因此而引起衝突，貧僧罪孽深重！希望施主有空到這些城（今之拉薩）找貧僧！」

凌水雲亦黯然，愴然道：「以凌某如今這副身子，恐未到吐蕃，便已埋骨黃沙了！」

「是故貧僧方忍不住失態！」

凌水雲道：「如此只好請大師異日再奔波一次了，凌某已決定在此渡過餘年了！」

萬象道：「好，天下無不散之筵席！貧僧告辭！」

凌水雲道：「待凌某送你出洞！」兩人攜手出洞，站在臥雲台上，凝視良久，竟有難分難捨之感。「大師一路順風！」

「阿彌陀佛，施主保重！」萬象言畢便由石級走下去。

凌水雲忙道：「青玉，快替爲師送客上船！」余青玉應了一聲，連忙走下去，他沒帶火摺子，周圍漆黑，慢慢摸索下去。「大師，請等等，家師要晚輩送您上

船！」

「不必啦，貧僧已上船了……」萬象話音未落，忽又發出一道悶嘆！

余青玉快步走下幾級，問道：「大師發生了什麼事？」緊接着下面傳來一陣「嘩啦啦」的水聲，他忙向上叫道：「魯大叔，快拿火把來！」

只聽下面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大師，你千萬莫妄用內功，否則……哈哈……上，多用箭矢對付！」

余青玉覺得此人似是帥英傑，剛吃了一驚，只見一道人影飛了上來，喘着氣道：「帥英傑——帶人來了，快，快扶我去！」余青玉一臂一緊，扶住他向上跑來，下兩風聲「颼颼」，似有人射箭。他不敢怠慢，冒險急奔，到了臥雲台，方見魯義取火把來，急道：「魯大叔，帥英傑帶人來了！」

魯義吃了一驚，急道：「大師受了傷，快扶他進洞！」他走在後面，最後搬石板封住洞口，又搬了幾塊大石抵在石板後面，然後走進去。

凌水雲見此亦十分震驚，問道：「大師，是帥英傑將你打傷的？」

余青玉將萬象放在地上，只見萬象臉色雪白，額角全是冷汗，有氣無力地道：「小腹……」

凌水雲見他小腹處僧衣碎裂，忙道：「青玉，快撕開來看看！」余青玉撕開萬象衣襟，只見他小腹上印着一隻青黑巴的掌印，最奇怪的是掌中尚有兩個紅色的小紅點！

「那是什麼？」

萬象掙扎着坐了起來，道：「漢人陰毒……帥英傑躲在船上偷襲貧僧，他掌中還挾了兩根搜魂針……」搜魂針是專破內家真力的暗器，中針之處又近丹田，若讓搜魂針隨血入丹田，則萬象一身功力便盡廢了！

凌水雲一驚非同小可，忙問：「魯義，可有磁鐵在此？」

「少爺，洞內那有此物？」魯義苦笑一聲，道：「也許老漢還可以試試！」當下他盤膝坐在萬象身前，運了一陣功，然後將雙掌放在萬象小腹上！一會兒工夫，魯義已經頭頂冒烟，但仍不見那兩根針露出體外。

此時，外面已傳來帥英傑的聲音：「萬象，你號稱西藏第一高手，却受不了帥某一掌，如今還龜縮在洞內，西藏高手的臉都叫你丟光了！」

凌水雲見萬象與魯義運動都在緊要關頭，此刻實受不得一點騷擾，急對余青玉道：「青玉，快守在洞口處，不許讓一個人進來，否則咱們四人今日全都得命喪於此！」余青玉應聲而去，以背貼着石頭，雙眼却望着魯義。

魯義頭頂上之白烟越來越濃，余青玉驟然，暗道：「想不到魯大叔功力亦如斯深厚，雲堂主恐亦不如他！」

外面又傳來帥英傑的叫聲：「凌水雲、萬象，你們死期到了，天下兩大高手，今日齊喪於帥某手中，日後這天下該是帥某的了！哈哈……用刀斧鑿牆！」未幾，壁上便傳來「叮叮噹噹」的響聲！

余青玉見魯義仍在運動，知搜魂針尚

未迫出來，又驚又急，只聽凌水雲愴然道：「想不到我與萬象要死在小人手中！」

余青玉忍不住罵道：「帥英傑，你這卑鄙奸險的小人，猶狗不如，竟敢妄想獨霸武林，簡直是痴人說夢話！」他內力造詣已甚高，聲音傳了出去，震得洞內嗡嗡直响。

凌水雲斥道：「青玉，你幹甚？不知道大師和魯義正在緊關頭，受不得騷擾麼？」

只聽帥英傑的聲音，又透壁傳進來：「余三，你這傻小子！古往今來，能雄霸一方之人，誰不好險？哼，帥某也算卑鄙奸險？幾許帝王，爲了皇位，連父子兄弟也照殺也！哈哈，如今有誰罵李世民卑鄙？」

忽然魯義噓了一口氣，鬆了雙掌，運動調息。他一襲袍子都全爲汗水濕透了，就像經過了一場血戰般，凌水雲問道：「迫出來了沒有？」

魯義搖搖頭，凌水雲道：「青玉，你過來，照爲師的話做，先盤膝於大師身前，學你魯大叔叔般，將雙掌按在他小腹上，然後提氣，沿任脈，在右手厥陰經，氣聚『勞宮』，再緩緩吐出，只可慢不可疾，只准緩不可急，氣穩則安……左掌再將真氣收回，重歸丹田，重複再做，周而復始，直至將搜魂針迫出來！」

余青玉依言施爲，未幾已三花聚頂，進入忘我境界，他任督兩脈已打通，內力周而復始，生生不息，不若魯義之費勁，也不知過了多久，耳際間得萬象一道嘯聲，道：「行啦，多謝你小朋友！」

凌水雲又道：「慢慢收氣散功！」

余青玉散了功，只見萬象神采稍佳，道：「想不到小朋友竟有此功力，錯非你出手，只怕貧僧這身功夫便要報廢了！」

余青玉道：「大師莫高興，帥英傑帶人鑿牆，稍候他們進來，咱們還是……」

魯義道：「四周石壁厚達三四尺，要鑿穿，豈有這般容易的？」

果然外面傳來帥英傑的音：「萬象、凌水雲，你們聽着，你們不出來，也只能餓死，乾脆出來還有點英雄氣概！」

凌水雲道：「不可上當，大師，你連功療傷吧，魯義，做飯！」這時候天色已漸亮，日光由洞頂透進來，視線甚爲清晰，魯義拿出麵粉捏搓，做了一籠饅頭，一共八個，每人分得兩個。

萬象吃了饅頭，又調息了一陣，低聲道：「想不到貧僧一生英雄，却吃了他一掌，當真可怒！」

凌水雲安慰他：「大師何須與這種小人動氣？不過，凌某有一點想不通，憑大師之功力，不可能察覺不到，船上有人躲着！」

萬象道：「你怎知道？下面漲潮，湖水擊石，聽覺大受影響，且又伸手不見五指，本來送貧僧來此的只是兩個壯健的梢公，怎料到他們換了人？貧僧早說過，漢人……」

余青玉截口道：「漢人中好人比歹人多得多！」

萬象一哂，道：「阿彌陀佛，是貧僧失言！」

凌水雲又問道：「大師怎會跟蓋天幫

的人在一起？」

「貧僧一路打聽你的行踪，知道你赴景德鎮爲蓋天幫演戲，便漏夜趕去。誰知去之時，你已離開。帥英傑聞報，親自出來見貧僧，說出經過，還說你可能與余三道，又派人帶貧僧去見薛旗。那姓薛的與貧僧分開搜索，貧僧後至，遂駕舟追趕，那天見你們的小船，鑽進島內，便失去踪影，還以爲你們由另一頭駛出去了……」

魯義道：「原來那天是你！」

「後來咱們上岸，根據蓋天幫各處分舵的報告，未見你們踪跡，貧僧不死心，又駕舟來湖上找尋，終於見到魯義施主，後來貧僧尋上來，聽不到你的回答，還以爲追失了，直至後來在湖上，見這石頂有炊烟透出方知沒有找錯！」

凌水雲道：「帥英傑一定早暗中跟踪你了，他要待你我兩敗俱傷，然後坐收漁人之利！却不知道凌某早已成了廢人……」

萬象苦笑道：「但到底還是他贏了！魯施主，洞內尚有幾日存糧？」

「勉強夠吃四五天！大師須多久方能治好內傷？」

「難說！」萬象沉着臉道：「帥英傑那一掌十分厲害，不但傷了氣門，連五腑都震傷了，適才費了好大的勁，方勉強積聚了點真氣，恐最快也須將養半個月方可與人動手，要完全恢復則非五六十天不可了！」

余青玉急道：「那咱們怎辦？」

凌水雲鎮定地道：「咱們最低限度還

有四五天時間，可以慢慢想辦法！」

萬象咬牙道：「要貧僧如此死在他手中，實不甘心！」

余青玉指指洞頂，因那裡大小剛夠一個人爬出去，遂問道：「魯大叔，咱們可否由此上去，再尋路下湖，只要搶一艘船，便有機會逃出生天！」

魯義喟然道：「此法行得通，老漢還用發愁麼？外面十分陡直，又有青苔，根本沒處落足！」

洞內一陣靜寂，凌水雲不想影響萬象的心情，忙道：「船到橋頭自然直，青玉，還不快練武？」

余青玉低聲道：「這時候練武又有何用處？」

魯義斥道：「沒志氣，真沒辦法時，只好衝出去，跟他們拚了，殺一個夠本，殺一雙有賺！」

余青玉精神一振，抱拳道：「請師父指點！」

凌水雲道：「爲師觀你與大師切磋，除了欠缺經驗之外，最大的缺點是不善運用，無論是招式以及內功均如此……」當下他授了些秘訣，然後着余青玉練習。萬象和魯義則在一旁運功。

帥英傑隔一個時辰，便在外面叫喊。「凌水雲、瀟湘子，快出來吧，帥某請你吃燒雞喝汾酒！」衆人只當作沒聽見。

魯義負責燒三頓飯，余青玉整日練武，到晚上凌水雲與萬象先叙舊，到後來亦互相交換學武的心得，形勢使然，生命在朝夕間，兩人毫不藏私，甚至剖析自己得意之作，余青玉在旁聽見，得益良多。

次日，一切依舊，余青玉到底少年脾性，想起危機，便牽掛起家人來了，一個人坐在灶旁，機械式地將乾草塞進去，一邊却以手指繞弄着稻草。

忽然凌水雲歡叫一聲：「有救了！」萬象大喜過望，問道：「施主有何良策？」

「洞內有許多乾稻草，也許夠咱們編織一條繩子，再利用此繩，便可以爬出去了！」

雖然繩子未必夠長，且蓋天幫在湖面上亦可能安排了不少人，但總算是個可行之道！當下四人精神均是一振。魯義道：「老漢搓過繩子，讓我教你們！」他首先搓了幾股細繩，再將之搓合在一起，用力拉扯一下，道：「料承受二百斤力沒有問題！」余青玉也不練武了，四人一齊動手搓繩，幸而洞內的稻草甚爲充足，到第三天傍晚，已搓成一條數十丈長的草繩，而洞內的稻草亦已用罄。

魯義道：「今晚大家吃一頓飽的，二更時份再行動，就算有什麼不測，也可做個飽鬼！」

凌水雲道：「細節還須再詳細計劃一下！」

萬象道：「小朋友，趁天色未晚，待貧僧教你幾招玩藝兒！」萬象除了「浪淘沙般若功」及「般若掌」獨步天下之外，其由「大力金剛爪」和「鷹爪功」脫胎出來的「擒龍手」亦是一絕，凌水雲曾讚不絕口。

凌水雲忙道：「青玉，還不快拜謝大師！」

余青玉跪下叩了一個响頭，萬象生受了，道：「貧僧所學雖雜，但絕大部分已棄而不用，與令師一樣，已臻出手成招，舉手投足均可制敵之境界，這方面一時間教不曉人，『般若掌』又須有『浪淘沙般若功』作基礎，時不予我，只好授你『擒龍手』，你先將口訣記熟……」

余青玉背熟了口訣，到二更時分，只學會了兩招，一名「神龍現爪」，一名「烏雲鎖龍」。

魯義首先由洞口爬上去，蹲下身道：「差不多了，將繩子拋上來！」余青玉先將草繩的一端緊緊繫在一塊大石上，再將另一頭遞給魯義，魯義拋下草繩，余青玉又將凌水雲送上去，然後是萬象，最後才是他自己。

魯義攆起凌水雲，首先附繩攀下去。元月十八，湖風甚急，幸而天上浮雲稀薄，星月光微，但明暗正好，太暗看不到落腳處，太亮又容易暴露目標。

石頂風雖急，但余青玉一顆心比風還急，好像過了一夜般，方見草繩飛舞了一下，連忙伸手抓住，只覺繩上連續傳來三道力，知師父及魯義已平安抵達，一顆心方放下，急急攆起萬象，道：「前輩請抱緊晚輩！」

萬象道：「你放心施爲，貧僧還不完全是廢人！」

余青玉雙手緊握草繩，慢慢滑下去，雙腳撐住岩石，不斷跳動，去勢甚疾，俄頃，已至草繩盡頭，此刻離湖面只有二十多丈，此處岩石嶙峋，容易攀登。余青玉雙腳踏在岩石上，慢慢爬下去，終於與凌水雲及魯義會合。

湖面上不見一艘船，余青玉道：「如此還是逃不了！」

萬象道：「蓋天幫不可能沒有船留在此處，你與我找找！」兩人將凌水雲和萬象藏在隱蔽之處，然後繞石而行。走了一程至一水道口，無法攀登，魯義道：「老漢能泅，你且在此處等我！」說着緩緩攀落湖裡，向水洞裡游去。

余青玉在石上等了好一陣，不見有動靜，甚是焦急，奈何自己水性不精，又不敢游進去，探個究竟，心中又擔憂凌水雲和萬象的安危。

也不知過了多久，方見一艘小船，由水道洞口漂了出來，船上却不見有人，余青玉吃了一驚，忙不迭匿在石後。那小舟微微一側，一道人影翻上了甲板。

余青玉見那人影似是魯義，這才鬆了一口氣，連忙自石後跳了出來，向船上招手，小船慢慢靠岸，魯義搖着櫓道：「快回去，將少爺和大師抱上船！」余青玉立即循原路跑回去。

幸好萬象和凌水雲都平安無事，凌水雲輕笑道：「青玉，怎地沒一絲消息！」

余青玉忙道：「師父，魯大叔偷來一艘船！」他先將凌水雲抱了出去，再回頭抱萬象。未幾，魯義已將船搖至，三人上了船，魯義用力搖櫓，小船逐漸離開石島。

萬象噓了一口氣，咬牙道：「貧僧本想回西域，如今只好留下來了，不報今日之辱，貧僧此恨難消！」

凌水雲笑道：「凌某之仇，只能由徒弟代報了！」

萬象抬頭道：「小朋友，貧僧與你一見投緣，今日也幸得你相救，方可脫險，貧僧既然答應『擒龍手』傳授與你，便必實現諾言！」

「多謝大師授藝之恩！」

萬象哈哈笑道：「那也得你有上佳的資質，貧僧方肯傳授，否則豈非給自己丟臉？」

魯義道：「這裡還是蓋天幫的勢力，鄱陽湖水早十一寨都屬蓋天幫管轄！所以咱們根本還未脫險！天亮之後，當他們發現少了一艘船，以及島上那條草繩，必然會派人駕舟追趕，而且可用其他方法通知各處的船隻包抄！」

余青玉接過櫓，道：「魯大叔，待晚輩來，你且休息一陣！」魯義又指點了他一番，見他逐漸能掌握，方坐下休息。

余青玉內力生生不息，奮力搖櫓，加上技術逐漸熟練，小舟去勢漸速。航行了一陣，前面湖上似停着幾艘漁船，凌水雲道：「青玉，駛過去，咱們冒充蓋天幫，跟他們換一艘船！」余青玉猜到師父的用意，連聲稱好。

小舟逐漸靠近那些漁船，魯義站在船頭上，大聲道：「誰是船老大，出來說話！」

喊聲驚破了湖上的寂靜，不久漁舟船頭都現出人影。魯義道：「咱們是蓋天幫，呶，這艘船跟咱們換一換！」

那被他選中的漁舟主人，臉有難色地道：「大爺，咱們一向有『孝敬』，您這叫咱們換船……小的一家大小日後如何生活？」

魯義拋了兩大錠銀子，道：「這補償與你，莫再廢話，快叫船上的人都下來！」

那船主雖然還不大情願，但一來弱不敢與強鬥，二來那兩大錠銀子，亦已足可抵償損失，沒奈何只好叫家人下小舟，魯義與余青玉攆起凌水雲和萬象跳上漁船。

凌水雲着魯義再給一錠銀子與船主，道：「老大，你搖櫓，向北駛去，這錠銀子與你，若敢違令，回頭咱們必與你算帳！」

那船主唯唯喏喏，收了銀子，忙搖櫓去了。那漁船較大，幸而有桅，魯義拉起了帆，收了錨，親自把舵，漁船向北駛去。

余青玉道：「魯大叔，北面有『九江寨』扼守長江口，過不得！」

魯義道：「到那附近便棄舟上岸，過了長江便不怕蓋天幫了！」

余青玉道：「不錯，過了龍湖，便是家父的勢力範圍，帥英傑雖然野心勃勃，諒他也不敢貿貿然追過去！」

俄頃，天色漸亮，湖面一片白光，余青玉望後，不見有異狀，心頭稍安。可是這時候，風向有所改變，船速減慢，既不斷要以舵將就，還要改變船帆的方向，余青玉不通曉，累得魯義來回奔跑。

船上幸而有食物，余青玉勿勿燒了一鍋半焦的飯，讓大家糊口，霎時間，天色經已大亮，湖上的漁舟開始活動，背後遠處半空又綻開幾團烟花。余青玉叫道：「必是蓋天幫的人發現，發訊號通知『九江寨』！」

魯義道：「不慌，他們首先必追去那艘船，咱們的尚未被發現，稍後再上岸未遲！」未幾，船已至星子鎮附近，湖面至此收窄，成一長而窄的袋子，再進去便是『九江寨』的勢力範圍，魯義忙將船泊定，棄舟登陸。

由於攆着人趕路，甚惹人注目，因此凌水雲囑着魯義去買一輛有篷的馬車。星子鎮既靠湖，又近廬山，鎮上車馬行頗多，魯義花了一大錠銀子，買下了一輛有篷馬車，他親自駕轅北上。

凌水雲不時掀起一角布帘，觀察外面的情況，見一切正常，一顆心才稍安，所謂一分錢買一分貨，那兩匹馬甚是神駿，馬車載着四個人，跑來仍然很快，由星子

鎮到長江畔約莫六十里，瞧這馬車的速度，黃昏左右便能抵達。一過了長江，一切危險便會消失，余青玉不由噓了一口氣，道：「師父，咱們還是回風雷鎮吧？」

萬象道：「貧僧不想再到那邊！」

凌水雲道：「不錯，為師身份已暴露，也不宜住在那裡。」

余青玉道：「那待徒兒找個地方，安頓了你們之後，再去找您！噢，不知譚勝和麗萍離開險境了沒有？」

「帥英傑要的是你，他倆料不會有危險！」凌水雲安慰他道。

萬象臉色忽然一變，問道：「那個譚勝可是左手持刀的壯年漢子！假如是的話，小朋友，你不用找他了……」（未完，十）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魔洞

奇幻冒險故事



每本港幣 \$15.00

魔洞——馮嘉著

一顆不祥寶石，令司馬洛的老友不幸死亡。他得到了老友友的藏寶圖，引起他的冒險興趣深入礦洞探查……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
萬寧及屈臣氏有售。



H.K.N.G.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

上文提要：
丁少秋和姬七姑惡鬥，中了一掌昏迷不醒，衆人萬分焦急，一個灰衣老道適時來到，救治丁少秋，灰衣老道還傳丁少秋崆峒九劍及乾天指，此後丁少秋若再遇上姬七姑也不用害怕，丁少秋練成絕招的那日，灰衣老道就不聲不響的走了……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 / 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強行奪回寶笈 換回廢臂之恨

何香雲朝護花門門主道：「恭喜師妹，少秋因禍得福，真是天大的機遇！」
任香雪、謝香玉也同時道：「是啊，少秋，你剛學會護華劍法，又蒙老仙長垂青，真是福緣不淺。」

說話之時，只見女弟子秋影匆匆走入，朝丁仲謀躬身一禮，說道：「啟稟總管，管事李端好像有急事求見。」

丁仲謀點點頭道：「好，我馬上就來。」

丁少秋站起身道：「爹、娘、孩兒也想出去走走。」

李飛虹道：「我和大哥一起去。」

護花門門主道：「少秋，你還要練劍呢！」

丁季友笑道：「讓他出去走走也好，年輕人略，已經悶了三天了。」

護花門門主道：「好吧，就在谷中走走，別出谷去。」

丁少秋道：「孩兒知道。」

丁仲謀舉步朝外行去，丁少秋、李飛虹兩人跟着他身後走到第二進。

只見一名青衣勁裝漢子就站在石階下，看到丁仲謀，就躬身施了一禮，說道：「屬下李端見過總管。」

丁仲謀問道：「你有什麼事嗎？」

李端道：「據剛才去前山換班的弟兄趕來報告，昨晚在谷口值崗的兩名弟兄被人殺害，屬下趕去察看，很可能是昨晚有人潛入谷內踩盤，被殺死的。」

丁仲謀道：「被何種暗器所傷？」

李端道：「兩名弟兄身中劍傷，都是一劍斃命。」

丁仲謀道：「走，帶我去看看。」

李端答應一聲，轉身就走。

丁少秋道：「我們也去。」

丁仲謀哼道：「一定又是天南莊的人幹的。」

三人由李端帶路，一直來至谷口，只見四名青衣勁裝漢子站在那裡，一齊躬身施禮。

李端領着丁仲謀走到離谷口四五丈遠近的一處山坡間，說道：「兩名弟兄的屍體就在這裡了。」

丁仲謀走到兩具屍體邊上，回頭問道：「是誰發現的？」

一名青衣漢子道：「是屬下。」

丁仲謀問道：「當時你看到他們的時

候，他們的刀可曾出鞘？」

那青衣漢子道：「沒有。」

丁仲謀道：「他們連拔刀都來不及，可見來人出手極快了。」

說着，俯身察看了兩具屍體的傷口，都在前胸，一劍畢命，不覺臉色微變，沉吟道：「一劍穿心，武當『天道中和』，黃山『置腹推心』，雖然爲直取前胸，出劍都稍稍偏右，避開中間心臟，這一劍極像『穿雲射日』，難道會是華山派的人？出手竟有如此毒辣，像是尋仇來的了！」

突聽谷外有人大笑一聲道：「你們兩兄弟果然找到護花門的巢穴了！」

丁仲謀舉目看去，只見當前一穿月白長衫、瘦削臉、鵝目、鷹鼻的蒼鬚者，他身後緊隨着兩個身穿月白長衫的青年，約莫均在三十左右。

丁仲謀一看三人衣着，和身邊所佩白



穗長劍，不出自己所料，果然是華山派的人。（華山爲西嶽，西方爲白色，所以華山派的人行走江湖，一律身穿白色，劍垂白穗，目標極爲顯著，目的是爲了讓大家知道他們是華山派的人）

白衣老者目光一抬，說道：「汝賢，你去問問他們，可是護花門的人？」

站在老者左者的白衣青年，答應一聲，走近谷口，冷傲的道：「喂，你們這些人，可是護花門的？」

此人年紀不大，一臉倨傲神色。

丁仲謀心中暗暗哼了一聲，直起身來，微微抬了頭，叫道：「少秋，你去問問他們，是什麼人？那裡來的？」

一面又以「傳言入密」說道：「你口氣也不妨狂傲一點。」

丁少秋依言的大模大樣的走近谷口，昂了頭道：「喂，你們是什麼人？從那裡來的？」

白衣青年冷傲的道：「本公子問你們是什麼人？你怎不回答？」

丁少秋也冷冷的道：「本公子不是也在問你們是什麼人？你怎不回答？」

白衣青年怒笑道：「好小子，你敢對本公子這樣說話，是不是嫌命長了？」

丁少秋也跟着朗笑一聲道：「你敢對本公子這樣說話，難道不是嫌命長嗎？」

白衣青年這回被激怒了，暴喝一聲：「你找死！」突然欺身上前，左手揚處，食中二指直豎，閃電朝丁少秋雙目戳來。

這一記身法、手法均極爲迅疾，也歹毒無比！

丁少秋看他出手如此惡毒，也不禁有

氣，口中沉哼道：「不知道是誰找死？」

左手隨着朝左揮出。他這一揮，雖是隨手而發，但連姬七姑的「陰極掌」都可以引得開四五成，白衣青年能有多大的功力？但聽「啪」的一聲，雙腕交格，白衣青年突然身子右傾，跌跌撞撞的衝出去四五步之多！

他出生以來，也沒受過這等屈辱，這下不由把他一張瘦削臉脹得由紅變紫，雙目兇睛也綻出了紅絲，厲吼一聲：「老子劈了你！」

右手迅疾無倫掣出長劍，身形再次揉進，劍發如風朝丁少秋疾劈急刺的攻到。

那白衣老者剛才自然看清楚了，對方一個弱冠少年，舉手一格，就把汝賢震出去四五步，心中雖是不信，但却是事實，足見對方年紀雖輕，武功却在汝賢之上，此時看到汝賢拔劍搶攻，急忙喝道：「汝賢，不可傷人，你且退下。」

白衣青年發劍早在他這喝聲的前面，他這喝聲，可以說是投機取巧之極！

因爲他喝聲在白衣青年發劍之後，白衣青年得手了，（把丁少秋刺傷）他可以說他已出聲喝阻了。如果白衣青年沒有刺中，反而遇上險招，他也可以出手攔阻，說他早已出聲，要雙方住手的，反正正反兩面，他都可以振振有詞。

就在他喝聲出口之際，雙方人影業已倏然分開，白衣青年又被震得往後連退了四五步！

原來白衣青年這回揉身直上，連劈帶刺一共刺出三劍之多，若對平常武林人物來說，這一瞬間接連刺出三劍，已經是相

當快速了；但論到快劍，丁少秋至少也比他快上三倍！（護華劍法一瞬間就可以刺出九劍）

但丁少秋卻並沒有拔劍，他只是左足跨出一步，白衣青年的三劍就落了空，不，丁少秋右手出手了！

白衣青年還沒看清，左肩窩上就捱了一掌，砰的一聲，把他一個人推了出去。

這一下連白衣老者都沒看清楚，只見丁少秋依然站在原地，面露不屑，冷冷的道：「你要和本公子動手，再回去練上十年，只怕還不行呢！」

白衣青年瘋了心，大喝一聲：「老子和你拚了！」還待衝上去。

白衣老者趕緊沉喝道：「汝賢，你還不住手？」

白衣青年氣憤的叫道：「二叔……」

白衣老者沉聲道：「你就是耍動手，也該先問清楚了再說。」

丁仲謀接口道：「不錯，少秋，你先退下來。」

丁少秋應了聲「是」；回身退下。

丁仲謀目光一抬，拱手說道：「老哥三位，不知是那門派的高人，光臨寒山，不知有何見教？」

白衣老者深沉一笑道：「老夫聽說護花門隱匿此山，諸位大概就是護花門的人了？」

此人不失爲老奸巨猾，本來是丁仲謀問他的，他却反過來套丁仲謀的口氣，但丁仲謀是何許人，聞言呵呵一笑道：「這麼說，老哥是找護花門來的？咱們守護谷口的兩名武士，也是死在三位朋友劍下的了？」

了？」

先前和丁少秋動手的白衣青年大聲道：「不錯，是本公子殺的，你們又能怎樣？」

丁仲謀微哂道：「憑閣下的劍法，乘人不備，偷襲一個還可得手，若說想連傷兩人，只怕未必。」

另一個白衣青年接口道：「一個是我殺的，殺死區區一個武士，又何用抵賴？」

丁仲謀臉色突然沉了下來，目光冷峻，逼視着另一個白衣青年，徐徐說道：「在下想不到一向以名門正派自居的華山派，門下弟子居然視人命如草芥，真是令人不敢相信。」

目光一轉到白衣老者臉上，續道：「老哥大概是這兩個年輕朋友的師長了，殺人償命，律有明文，不知老哥有何高見？」

先前那個白衣青年怒聲道：「護花門人的個個該死……」

白衣老者喝道：「汝賢，你不准多咀！」

一面朝丁仲謀嘿然問道：「閣下的意思呢？」

丁仲謀依然徐徐說道：「在下方才說過殺人償命，律有明文，就算皇子犯法，也是和庶人同罪，不過護花門和華山派總算不無淵源……」

白衣老者沉喝道：「華山派堂堂正派，和你們護花門毫無瓜葛可言。」

丁仲謀打了個哈哈，又連連點頭道：「閣下說得極是，護花門只是個江湖末流

，怎敢開罪堂堂正派的華山派，何況護花門只死了兩個一錢不值的谷口守衛，怎好要華山派的門人弟子償命，閣下既然要問在下的意思，在下也不想過份使華山派難堪，那就這樣吧，這兩位年輕朋友各自自斷一臂，就可以回去，今日之事，就此揭過，不知閣下意下如何？」

他說來慢條斯理，但却句句犀利如刀。

白衣老者氣黃了臉，洪笑一聲道：「很好，閣下口發大言，可敢和老夫放手一搏？」

丁仲謀跟着仰首向天大笑一聲，却没有說話。

白衣老者怒聲道：「閣下何故大笑？」

丁仲謀道：「仲某（他名爲仲謀，但這裡自稱仲某，是說他姓仲的意思）忝爲護花門的總管，一向不和無名小輩交往，當然也包括身份和仲某不相稱的無名小輩交手，閣下連姓名也不敢說，仲某豈會和你動手？」

這是當面罵他無名之輩！

「老夫華山開九章，武林中何人不識，豈會不敬道姓名？」

白衣老者滿面怒容，繼續沉喝道：

「你才連姓名也不敢說！」

「哈哈！」丁仲謀敵笑道：「仲某是護花門總管，天下何人不識，何用再自道姓名？」

他剛說到這裡，只見三位護法之首的何香雲率同紫雲、紫霞趕了出來！

何香雲問道：「他們是什麼人？」

丁仲謀道：「是華山派的人，殺死了

咱們守在谷口的兩名武士。」

何香雲道：「那就要他們留下兩個人來。」

丁仲謀道：「兄弟已經說了，要他們兩人留下一條胳膊再走。」

何香雲道：「對，不這樣做，咱們以後還能在江湖上立足？」

聞九章道：「仲朋友，老夫要見你們主人。」

丁仲謀道：「聞朋友有什麼事，和仲某說也是一樣。」

聞九章道：「仲朋友能作主嗎？」

何香雲道：「咱們這裡大小事情都由總管作主，你有事就快說吧！」

聞九章道：「好，仲朋友進去，迅叫你們主人交出護華劍譜來。」

丁仲謀嘿了一聲道：「護華劍譜乃是護花門鎮山劍法，豈能平白無故送與閣下？」

「不是送與老夫。」聞九章沉聲道：

「物歸原主，交還華山派。」

「交還？仲某沒聽過護花門的鎮山劍法是華山派的東西。」丁仲謀道：「華山派又憑什麼來強索劍譜？」

聞九章聞聲道：「你們如若不交出劍譜，哈哈，護花門這三個字只怕很快就會在江湖上消失了。」

何香雲哼道：「華山派又怎樣？難道咱們會怕了誰不成？」

聞九章噲的一聲拔劍在手，鷁目橫視，說道：「不信，老夫就伸量伸量你們，能接得住老夫幾招？」

何香雲也噲的一聲掣出長劍，冷哼道

：「我先接你幾招試試。」

丁仲謀伸手一攔，說道：「何護法且慢，事有先後，華山派弟子殺死咱們兩名武士，應該先作了斷。」

何香雲道：「好吧，你先把這件事了斷了也好。」

丁仲謀一指聞九章身邊兩個白衣青年，說道：「你們兩個殺害本門兩個武士，仲某方才說過，只要你們自斷一臂，就可把這場過節揭開，二位大概心存不服，不肯自斷一臂了，但仲某身為護花門總管，言出必踐，少秋，你去和他們過上幾招，讓他們輸得心服口服，如果再不肯自斷一臂，你就下手替我執法，卸下他們的左臂來。」

丁少秋躬身道：「屬下遵命。」

李飛虹道：「大哥，要不要我幫你？」

丁少秋含笑笑道：「對付這兩個人，還用賢弟幫忙嗎？」

何香雲眼看丁仲謀只要丁少秋一人出手，心中也想看看那位老仙長傳了他什麼神奇劍法，是以並未開口。

聞九章聽到丁仲謀只要丁少秋一人出手，他方才雖看過了丁少秋那不凡的身手，但不相信對方一個弱冠少年能勝得過華山派兩個門人，聞言嘿然道：「汝賢、汝清，你們就去會會他。」

一面也有些不放心，暗以「傳音入密」說道：「你們也要小心些才是。」

要知聞汝賢乃是華山派上代掌門人聞九章的兒子，聞汝清乃是聞九章的兒子，兩人年事雖輕，（三十出頭）一身武功，已得華山派真傳，可以說是華山派門人中的

佼佼者！

兩人領命走出，聞汝賢方和丁少秋交過手，對少秋恨之入骨，恨不得把他一劍穿心，大步走在前面，抬手拔劍，喝道：「小子，報上名來。」

聞汝清看堂兄亮劍，也在抬手之間，以極快手法，掣劍在手。

丁少秋傲然一笑道：「本公子奉仲總管之命，找你們兩個了斷過節，你們勝得了我，這場過節，就此揭過，勝不了我，就得留是兩條胳膊，那時再問我姓名，十年二十年之後，再找我報仇，本公子自會告訴你們。」

這話說得夠狂！

聞汝賢大喝一聲：「狂徒還不亮劍？看我要你的命！」

丁少秋朗笑道：「哈哈！那要看你有沒有這份能耐？」

緩緩抽出倚天劍來，鏗的一聲，四尺長劍青瑩瑩宛如一泓秋水！

聞汝賢回頭喝道：「兄弟，咱們上！」

兩人本來並肩而立，他「上」字出口，人影倏然一分，一左一右朝丁少秋欺來！

丁少秋及時喝喝：「慢點！」

聞汝賢腳下一停，冷聲道：「你可是怕了？」

丁少秋俊目發光，朗笑一聲道：「本公子就是遇上千軍萬馬，也未必會怕。」

他長劍橫胸，左手食中二指在劍脊上輕輕拭過，才抬目道：「本公子這柄倚天劍削鐵如泥，若在交手之際，削斷你們長劍，你們一定會心中不服，說本公子只是仗着手中利器傷人，因此本公子要換一柄

普通長劍，以示公允。」

說完，鏘的一聲，返劍入匣，解下劍來，回身朝李飛虹道：「賢弟接住了，把你的一柄借與愚兄一用。」

抬手把倚天劍遞空擲了過去。

聞汝清那肯錯過機會，喝道：「你不用換劍，咱們兄弟豈會在乎你手中利器？看劍！」

他是在丁少秋把劍擲出之後才說的，說到「看劍」二字，身形已迅疾逼近，刷的一聲急刺而出。

聞汝清眼看堂兄發劍，他也毫不怠慢，同樣振腕一劍刺了過去。

何香雲本待發作，但看丁仲謀只是微笑不語，也就忍了下來。

李飛虹看得太急，喝道：「你們還要不要臉？我大哥手上沒有兵刃……」

話聲未落，只聽耳邊响起大哥的聲音說道：「賢弟，憑他們兩個，如何傷得了我，你長劍不妨慢一點給我，我先要他們一番，再把劍丟給我，哦，你要裝作看我被他們左右纏着，不能出手，等觀個空，就叫大哥劍來了，只要向空丟過來就好。」

丁少秋對「避劍身法」早已練得十分純熟，因此對兩人揮劍攻來，根本不放在心上，只要身形左右轉側，就可以輕鬆的避開劍鋒。

聞汝賢、聞汝清第一劍刺了個空，豈肯罷手，兩人長劍翻動，緊接第一劍，刺出第二劍，第三劍，一劍快過一劍，利那之間，在丁少秋左右前後，登時幻起一支又一支的劍光，參差錯落，交叉如織，幾

乎把丁少秋一個人全都包了起來。

照說，一個人手無寸鐵，任由敵人揮劍急刺，那有刺不中的？

這一情形，連何香雲也看傻了眼！

聞九章對自己子侄二人使的劍法，當然最清楚不過，在他計算中，丁少秋在左右兩人搶攻之下，幾乎沒有躲閃的餘地，但却一直沒聽到丁少秋的驚呼慘叫之聲，顯然身上沒有捱上劍了，但相反的却是不時聽到汝賢、汝清兄弟兩人的怒喝和叱罵之聲！

原來丁少秋存心戲耍兩人，在施展「避劍身法」之際，從兩人身邊擦過，不是在對方肩頭擊上一拳，就是在對方背後拍上一掌，出手縱然不重，也激得兩人火上加油，咬牙切齒的詛咒不停。

李飛虹聽了大哥的話，抽出自己長劍，捏在手中，似因對方兩人人影交織，不好把劍丟出去，一直等到三人差不多打了幾個回合，才大聲叫道：「大哥，接住了！」

抬手把長劍朝交手的三人頭上丟了過去。

聞汝賢、聞汝清聯手合擊，一口氣連攻了十六七招，依然沒有一劍刺中對方，心頭正感不耐，忽見李飛虹把長劍朝上空擲來，這機會豈會錯過？

兩人既是堂兄弟，又是同門，從小喂慣了招，自然心意相通，聞汝賢賣了一個破綻，故意留出空缺，讓丁少秋右手去接飛來的長劍，實則劍尖一轉，待丁少秋伸手接劍之際，猝然削出一劍，砍向丁少秋右肩。

聞汝清同樣一個轉身，劍使「玉帶解腰」，橫向丁少秋掃去。

丁少秋只是右足斜跨半步，右手一抓，便已接住飛來的劍柄，但聽噹噹兩聲，居然一下擋開了兩人的劍勢，長劍接連揮出，和兩人以快打快，展開反擊。

先前只有兩人搶攻，丁少秋一直閃動身子，沒有還手的機會，現在一劍在手，三條人影，三道劍光就像車輪般展開，此進彼退，倏分倏合打得難分難解！

聞九章因方子侄二人以長劍對付一個徒手的人，尚且無法獲勝，眼看丁少秋接住長劍，還耽心兩人很難是他對手，如今三人劍光飛舞，也只打成平手，心中不覺暗暗失笑，付道：「原來這小子只是身法奇特，劍法平平，使的是武功劍法而已，汝賢、汝清只要配合得好，可以穩佔上風。」

想到這裡，不禁拈髯微笑！

聞汝賢、聞汝清和丁少秋互相攻拒了一陣，也已發現丁少秋的劍法，並無驚人之處，聞汝賢驚地大喝一聲，劍招突然加緊，聞汝清聽到喝聲，同時劍法一變，加快加強。丁少秋看他們劍招突轉凌厲，也跟着他們改變招式，加快加強起來。

三人同時加快加強了，依然和沒有加快加強一樣，劍光此起彼落，人影像走馬燈似的輪轉如飛，看不出有消長之機。

聞九章心中暗道：「想不到這小子還會白鶴劍法，哼，白鶴劍法也未必勝得過華山派！」

不過盞茶光景，丁少秋已把「白鶴劍法」使完，三人還是誰也佔不到半點便

宜。其實這一陣工夫，他雖然連使了武功、白鶴兩套劍法，但却只使出四五成功力來，才會纏鬥到現在。

「哈哈！」激戰之中，丁少秋忽然朗笑一聲道：「你們兩個還要打下去嗎？仲總管要你們自斷一臂，看來你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非本公子動手不可！」

聞汝賢怒笑道：「好小子，不怕大風閃了舌頭，有本事只管使出來，老子雙臂在此，任憑你挑。」

聞汝清道：「你能全身而退，已經是不錯了，想勝我們，還得投過胎才成。」

丁少秋道：「你們以為本公子勝不了你們？哈哈，區區華山劍法，真要能擋得住我一劍，本公子就任憑你們處置，好，現在本公子就要取你們左肩「肩禹穴」，中劍之後，左臂就會廢去，你們小心了。」

喝聲出口，身形突然離地飛起，疾如旋風，同時在他身邊飛出兩點寒星，一閃而沒！

這一招，沒有人能夠看得清楚。聞汝賢、聞汝清兩人聽他說要取自己「肩禹穴」，揮手發劍，劍光如輪，朝身前湧起，就在此時，突覺左肩「肩禹穴」上似有一縷涼風直透而入，心中方自一驚，急急往後躍進！

丁少秋已經飛身退了回去，把長劍還給了李飛虹，朝丁仲謀抱拳一禮，說道：「回總管，屬下已遵命廢去他們一條左臂，特來覆命。」

丁仲謀含笑點頭道：「很好。」

聞汝賢、聞汝清退後幾步，急忙運氣一試，左臂確然形同廢物，再也舉不起來

，一時之間，不禁臉如土色，他們被人家點廢左臂，竟然茫然無所知，還不清楚是被人家怎樣廢去的？

聞汝賢氣極，切齒喝道：「小子，我和你拚了！」

聞汝清接口道：「對，咱們和他拚了！」

聞九章心知兩人決非丁少秋的敵手，急忙沉聲喝道：「你們給我回來。」

聞汝賢、聞汝清只得悻悻然退下。

聞九章面色凝重，朝丁仲謀道：「今日之局，到此為止，但護花劍譜，華山派非取回不可。」

何香雲冷笑道：「取回護花劍譜不難，只要你們把護花門擊敗，咱們自會雙手奉上。」

聞九章連聲說道：「很好！」朝子侄二人一揮手道：「咱們走。」

聞汝賢對丁少秋恨之入骨，咬牙切齒的回過頭來道：「小子，你報個萬兒，咱們後會有期。」

丁少秋大笑道：「好，你們聽着，本公子叫丁少秋，你們要找我報這廢臂之仇，本公子隨時候教。」

李飛虹喜孜孜的道：「大哥，你方才使的是什麼劍法，小弟連看都沒看清楚，是不是老仙長教你的劍法？」

丁少秋道：「愚兄使的是護華劍法，其實也沒什麼，只是使得較快而已！」

何香雲道：「看來護華劍法果然厲害，但對付老妖婆却何以不用呢？」

丁仲謀道：「劍法不在乎快，快則輕靈，使人眼花撩亂，無所適應，但出劍輕

靈，就嫌力道不足，對老妖婆那樣的超強高手，如果力道不足，如何傷得了她？」

何香雲斜睨着他，說道：「你說的倒是挺有道理！」

丁仲謀笑道：「兄弟這是師傅他老人家說的。」

何香雲問道：「那要怎樣才有力呢？」

丁仲謀道：「劍劍含蘊真氣，劍未至，氣而至，以氣克敵。」

何香雲披披咀道：「你說得太玄了，這有什麼人能辦得到？」

丁仲謀微笑道：「少秋方才廢去那兩個小子左臂，使的就是劍氣，外表何曾看到傷口？但却點廢了他們經穴。」

何香雲驚疑的朝丁少秋望來，問道：「少秋，丁總管說的對不對？你真是用劍氣傷了他們？」

丁少秋道：「小侄確是用真氣傷了他們，但不像二伯父說的那樣高明。」

何香雲喜展眉梢，笑道：「那還不高明？咱們護花門有這樣的年輕高手，真是替護花門露臉呢！」

丁少秋道：「大姨太誇獎了！」

丁仲謀朝何香雲問道：「對了，何護法怎麼也趕出來了？」

何香雲道：「你們出來了好久，還沒回去，我想可能發生了什麼事，所以趕出來看看。」

一行人回轉谷內，已是午餐時光。飯後，護花門門主已要秋英、秋霜在左廂給丁少秋收拾了一個房間。第三進是門主和三位護法住的地方，沒有人進來，天井中足可供丁少秋練劍。

李飛虹也因要留下來陪大哥，就要逢天游等人先行回花字門去。

護花門門主早已知道李飛虹是個女子，也會在暗中問過她身世，居然會是丐幫幫主李鐵崖的獨生女兒，對丁少秋如此百依百順，心頭自然暗暗高興，但看了少秋依然把她當作兄弟，「口一聲的叫着『賢弟』，也就不去說破。

而且從丁少秋口中，聽說他們的結交經過，和患難與共的情義，索性就把李飛虹安置到丁少秋隔壁的一個房間，好讓兩人切磋武功，互相砥礪。

李飛虹對這位「伯母」，心裡自然暗暗感激。

丁少秋依然夜夜練功，白天練劍，李飛虹也日夜勤練「飛星掌功」。

一個月很快的過去，他們除了吃飯、睡覺，就是練武，心無旁騖，自然大有進境。

護花門共有九個女弟子，除了共同練武之外，分伺門主和三位護法。伺候何香雲的是紫霞、紫雲，伺候任香雪的是紫雯、青霓，伺候謝香玉的是青珂、青佩。秋影則是派給副總管劉婆婆的副手。（副總管是負責蓮花谷對內的事務）伺候門主的是秋英、秋霜。（這裡交代了，以後不贅）

秋英是專門伺候門主的，於是對照料丁少秋、李飛虹的差事，就落在秋霜一人身上。

秋霜自從給丁少秋送飯開始，對他，心裡就有一份關切之情，那個少女不懷春？何況丁少秋又年輕、又英俊？自從護花門門主公開宣佈丁少秋身世，和成為護

花門門主的繼承人之後，他們之間就成了師兄妹，她對他就更殷勤，小姑娘整天都充滿着喜悅，像金絲雀般跳來跳去，「師哥」這兩字，可從沒離過口。

丁少秋對這位善解人意，小鳥依人的小師妹，當然不可能拒之於千里之外，就這樣引起了一場糾紛。

七月，雖然已是初秋，通常是最熱的天氣。

這天，正是初七早晨，丁少秋剛剛練完劍，信步從迴廊跨出東首圓洞門，順着石砌小徑走去。

這是東園，花木蓊鬱，一直和宅後的花園相連，尤其不少參天古木，都是數百年之物，當時佈置這座花園的人，善加利用，都保存了下來，所以縱然是炎炎夏日，如果徜徉在小徑之間，也會清風徐來，暑氣全消！

丁少秋披襟當風，正感涼爽愜意之際，耳中忽然聽到一聲尖叫，似是有人發生了什麼意外，急忙朝尖聲掠去，只見一個青衣少女摔坐地上，那不是秋霜還有誰來？

一時不知她如何了，急忙一下落到她身邊，問道：「小師妹，妳怎麼了？」

秋霜一手掩着左小腿，驚怖的道：「蛇……蛇咬了我……」

丁少秋目光四顧，問道：「蛇在那裡？」

「不知道。」秋霜道：「那是一條青綠色的蛇！」

「青竹絲！那是很毒的蛇！」

丁少秋恍然道：「師妹不可走動，我有解毒丹，只是在房裡，我抱妳去。」

說完，果然俯下身去，雙手抄起秋霜的嬌軀，急步朝院中奔去。

秋霜今年十七歲了，從沒被男人抱過，如今丁師哥抱着她奔走，她已經羞得緊閉着眼睛，但却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是溫馨？還是甜蜜？反正任由他去就好了。

丁少秋可沒有這種感覺，他只是把她當作小師妹而已，抱着她很快奔入房中，就把她放在自己床上，一面說道：「妳不可動，我拿藥來給妳敷。」

轉身從几上取過「太乙解毒丹」，一面問道：「小師妹，蛇咬在妳那裡？」

秋霜指指小腿外側，說道：「就在這裡，好像麻麻的。」

丁少秋把她褲管撕開了尺許長，果見她白膩如脂的小腿上，已經腫得很大，接近踝骨處，果有兩小點青黑影子，那就是蛇咬的傷口了。回身取起青瓷劍短劍，只有尺許長口中說道：「妳要忍一忍，我先要把妳毒血放出來。」

秋霜點點頭，口中「嗯」了一聲。

丁少秋抽出短劍，用劍尖在她傷口上輕輕一劃，然後用手輕輕擠着，流出來的血，好像很濃，數量不多，但却比墨還黑！心中暗暗吃驚，一時顧不得許多，只好俯下身去，用咀替她吮血。

秋霜被丁師哥撕開褲管，已經羞得縮成一團，如今看到他竟然毫不嫌髒，低下頭在自己小腿上吮吸毒血，更是羞得心頭小鹿狂跳，緊閉着眼睛，口中忍不住「嗯」出聲來！

就在這當口，房門外忽然跨進一個人來，這人正是李飛虹！

映入眼簾的是大哥把秋霜按在床上，還俯下身子在吻着她，她居然心甘情願的「嗯」着！雖然只是目光一瞥，却使她一輩子也忘不了！

她想不到大哥竟然如此無耻，做出不可告人之事來！一時之間，她只感到腦門上轟然有聲，一個人幾乎要昏了過去，口中重重的「哼」了一聲，轉身就去。

丁少秋耳朶何等靈敏，他雖在替秋霜吮吸毒血，聽到腳步聲，一聽就知道是李飛虹，急忙抬起頭，吐出一口毒血，說道：「賢弟來得正好！」

話聲未落，聽到李飛虹哼了一聲，回頭就走，心中不禁暗哦一聲，付道：「賢弟這聲哼，分明認為我在輕薄小師妹了，咳，愚兄豈是這樣的人？」

但此時救人要緊，吐出一口毒血，又低下頭去吮血，這樣又吸又吐，吸了十幾口之後，毒血已盡，流出來的已是鮮紅血水，當下打開瓶塞，傾出三粒太乙解毒丹，嚼爛了敷上傷口，撕開手帕替她紮住傷口，再傾出三粒藥丸，遞給秋霜，說道：「好了，小師妹，妳可以起來了，把這三顆藥丸吞下去，就沒事了。」

秋霜緊閉着眼睛，迷迷糊糊的任由他在傷口上又吮又吸，現在聽到已經好了，急忙翻身坐起，一張臉脹得像大紅緞子一般，眨動眼睛，流下兩行淚來，咽聲道：「丁師哥，妳太好了，謝謝你……」

丁少秋笑道：「小師妹，妳怎麼哭了，是不是嚇着妳了，現在已經沒事了，妳快把藥丸接過去，吞下了。」

秋霜含着淚水，伸手接藥丸，納入口中，吞了下去，抬頭望着丁少秋，羞澀的

道：「丁師哥，妳快去漱漱口，髒死啦！」

丁少秋含笑道：「不要緊，我已經吐掉了，青竹絲劇毒無比，幸虧救治得快，只要再遲上一步，妳就會昏迷不省人事。」

秋霜足跨下床，坐在床沿上，問道：「丁師哥，妳怎麼會有毒蛇解藥的呢？」

丁少秋笑道：「這是老道長送給我的太乙解毒丹，能治天下任何劇毒，不是毒蛇解藥。」

一邊說着，一邊取來一條抹布，揩着地上毒血。

秋霜忙道：「丁師哥，還是讓我來揩。」

丁少秋道：「妳剛服了藥丸，還要休息一回，一盞熱茶之後，才能行動。」

秋霜心頭一陣感激，幽幽的道：「丁師哥，我……不知道……如何報答妳才好？」

丁少秋含笑道：「小師妹，別傻了，妳是我的小師妹，和妹子一樣，說什麼報答的話來？」

接着哦道：「方才我給妳吮吸毒血，正好李賢弟闖進來……」

秋霜粉臉驟然紅了起來，急着問道：「給他看見了？」

丁少秋點點頭道：「看見了也沒什麼，只是他好像誤會了。」

秋霜聽得粉臉更紅，又羞又急，說道：「那……那……李大哥他怎麼說呢？」

丁少秋道：「他沒說什麼，只是哼了一聲，回頭就走。」

秋霜眨着眼睛，問道：「他為什麼……會誤會的呢？」

丁少秋道：「他大概認為我們……其實他並沒有看清楚，我只是在給妳吮毒。」

秋霜粉頸低垂，低低的道：「我見到他，怎麼說呢？這……多不好意思？」

「不要緊。」丁少秋道：「我會給他解釋的，哦，妳再休息一回，我找他去說清楚了。」

秋霜低低的叫道：「丁師哥……」

丁少秋業已跨出房門，來至隔壁房門，舉手在門上輕輕叩了兩下，叫道：「賢弟。」

房裡沒人答應。

丁少秋又叩了兩下，叫道：「賢弟……」

房門呀然開啟，原來只是虛掩着，丁少秋舉步走入，房中沒人，心想：「賢弟到那裡去了呢？」

目光一轉，他平日把長劍掛在床頭，長劍不在，那一定是練劍去了，正待返身退出，瞥見窗下案上似有一張白紙，心中一動，急忙走過去，白紙上還有字迹，低頭一看，只見紙上寫着：「我再也想見你。」

這是李飛虹的筆迹，丁少秋自然認得，心中不禁一怔，付道：「賢弟果然誤會我了，哦，他再也不想見我，這是我絕交的口氣，他已經走了。事情那有這麼嚴重？咳，愚兄豈是這種人，就算妳對我有什麼誤會，咳，也總該聽我解說清楚。」

他拿起字條，回身退出，心中想着：「我該去把他追回來，至少也要和他說明白，否則在賢弟心目中，我丁少秋豈不是成了好色之徒？」

一念及此，立即匆匆退出，恰好在走廊上到，丁季友，問道：「少秋，你行色匆匆，有什麼事？」

丁少秋趕忙站住，叫了聲爹，說道：「孩兒是追李賢弟去的。」

丁季友問道：「李飛虹到那裡去了？」

丁少秋道：「他對孩兒有了誤會，已經走了，孩兒要和他說清楚。」

他把手中字條遞給了爹。

丁季友只看了一眼，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丁少秋就把剛才發生之時，詳細說了一遍。

丁季友把手中紙條還給了丁少秋，略為沉吟道：「這件事，你應該先去稟明門主，她自會給你拿主意的。」

丁少秋道：「但這樣一來，孩兒就追不上李賢弟了。」

丁季友含笑說道：「你不用急，李飛虹不會走遠的，爲父叫你先去見過你娘，決不會錯，你快進去吧！」

丁少秋點頭道：「孩兒遵命。」

轉身往裡就走。

他一脚來至娘的房中，門口秋英靦腆的叫了一聲：「丁師哥。」

丁少秋含笑問道：「師妹，門主在房裡嗎？」

秋英點點頭，悄聲道：「在，她正在和三師伯說話呢！」

丁少秋掀簾舉步走入，果見娘正在和謝香玉低聲說話，當下就叫了聲「娘。」

一面朝謝香玉躬身一禮，說道：「侄兒見過三姨。」

謝香玉站了起來，含笑道：「你們母子談談吧，我走啦！」

說着，俏生生的走了出去。

護花門門主問道：「少秋，你這時候來找娘，一定有事了？」

「是的。」丁少秋道：「李賢弟和孩兒發生誤會，負氣走了，孩兒本來要去追李賢弟的，正好遇上爹，是爹要孩兒先來跟娘說的。」

護花門門主譔然笑道：「你們年紀也算不小了，怎麼和小孩一樣，吵吵鬧鬧的認了真？」

丁少秋道：「孩兒和李賢弟從沒吵過，這回是他誤會了孩兒，才負氣走的。」

護花門門主看着他問道：「他怎麼會誤會的？」

丁少秋就在謝香玉坐過的椅子上坐下，靠近着娘，把自己練功完畢，走出東園，在林間散步，如何聽到尖叫聲音，趕去一瞧，是小師妹秋霜左腳踝上被青竹絲咬傷，自己如何抱起她返回房中，替她用劍劃破傷口，但擠不出毒血來，只好用口替她吮吸，然後嚼爛太乙解毒丹，敷上傷口。

恰好李賢弟進來，誤以爲自己輕薄小師妹，哼了一聲掉頭就走，等自己去找他，他已離去，自己在他案頭上發現一張字條，自己爲了人格，非和他解釋清楚不可，原原本本的說了出來。一面把拿着的字

條，也遞給了娘。

護花門門主靜靜的聽他說完，也低頭看了字條，才道：「少秋，老實告訴娘，你是不是不喜歡秋霜？」

丁少秋被娘問得俊臉發紅，着急的道：「娘，她是孩兒的小師妹，孩兒只是把她當作小妹子看待。」

護花門門主道：「咱們雖然是武林中人，不拘小節，秋霜被毒蛇咬傷，不得不施急救，因爲遲了會蛇毒攻心，所以你不避男女之嫌，用口替她吸出毒血，這一點，娘認爲你做得很對，但在第三者看到眼裡，也怪不得你會對你發生誤會……」

丁少秋紅着臉道：「但孩兒問心無愧，李賢弟縱然對孩兒誤會，也該把事情弄清楚，這樣留下字條，離此而去，豈不是侮辱孩兒人格？所以孩兒非和他說明不可！」

「娘瞭解你的心情。」護花門門主譔然笑道：「但在李飛虹來說，她也沒有不對……」

丁少秋望着娘，說道：「只是李賢弟把事情看得太嚴重了。」

護花門門主緩緩說道：「在他來說是很嚴重。」

丁少秋一怔道：「孩兒不明白，這是爲了什麼？」

護花門門主凝視着他，問道：「你倒說說看，你對李飛虹知道多少？」

丁少秋怔怔的道：「他和孩兒是結義兄弟……」

護花門門主道：「娘指的是他的身世。」

丁少秋微微搖頭道：「這個孩兒沒有問過他，李賢弟也從沒和孩兒說過。」

護花門門主嗤的輕笑道：「你和他結義金蘭，連他身世來歷都不知道。」

丁少秋道：「孩兒和他一見如故，情投意合，才結爲口盟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憾，身世來歷，似乎並不重要。」

護花門門主笑了笑，道：「這就是年輕人的想法，事實上，你既然要和人家結爲兄弟，推心置腹，就該對這個人的身世來歷有個通盤瞭解，才能結爲患難與共的弟兄，那有這般草率的？」

她不讓丁少秋開口，接下去道：「關於他的身世來歷，娘倒知道一點。」

丁少秋覺得奇怪，急急問道：「娘知道他的身世來歷？他……」

護花門門主道：「李飛虹，其實只是她的化名，她原來的名字叫李玉虹，是丐幫幫主李鐵崖的獨生女。」

丁少秋驚異的道：「李賢弟……他會是女子？」

護花門門主微笑道：「你現在明白了，她何以要留下字條離去。」

丁少秋望着娘，搓搓手道：「那……那教孩兒怎麼辦呢？」

護花門門主笑道：「你可以去找她，但總要等你劍練好了才能出去。」

丁少秋道：「孩兒劍法早就練會了。」

護花門門主道：「光會有什麼用？要練熟了，熟能生巧……」

丁少秋道：「老道長說的，這九招劍法，可以練上一生，但要臻上乘境界，還

得看各人的悟境和造化，孩兒……孩兒其實也練得差不多了，就是再練上一年，也差不多就是這樣了。」

護花門門主沉吟道：「你要去找她，娘也不反對，最好還是和你爹同去，娘也可以放心，待會娘和你爹說去。」

丁少秋道：「娘，孩兒一個人去，娘有什麼不放心的？除了老妖婆，憑天南莊那些人，孩兒還不把他們放在眼裏呢，就算遇上老妖婆，老道士說過，孩兒學的前面八招，也足可自保了。」

護花門門主道：「以你的武功，娘相信足可應付，但行走江湖，並不是全仗武功就可以通行無阻，你年紀輕，江湖經驗不足，叫娘如何放心？好了，待會娘和你爹商量商量，再說吧！」

丁少秋心想：「自己再說，娘也不肯讓自己一個人出去的。」

想到這裏，只好點點頭道：「孩兒聽娘的就是了。」

護花門門主含笑笑道：「這才是乖孩子。」

丁少秋起身辭出，一面想着自己如何偷偷的溜出去，和爹走在一起，那有多拘束？

午餐時候，護花門門主和丁季友說了，讓他們父子兩人一起先去花字門，如果李飛虹不在，那就可能回丐幫去了，就再去丐幫，拜會李幫主。

事情就這樣決定，明天一早上路。

丁少秋當着爹娘前面，不敢多說，心裏却盤算着等到晚上自己偷偷出谷去。

* * *

丁少秋不知道花字門是在什麼地方，更不辨東西南北，他從晚飯後便偷偷的溜出蓮花谷，又怕被爹追上，一個晚上，只是提氣疾行，奔掠在崇山峻嶺之間，直到天色吐魚白，算算差不多也已跑出一二百里了，當下就在在一棵大樹下盤膝坐下，瞑目運功。

等他運功完畢，疲勞也恢復了，看看天色，差不多已是巳牌時光，探手從懷中取出面具，戴到臉上，才循着山下大路走去，不過頓飯工夫，進了高大的城門，朝路邊行人詢問之下，才知道這裏是南陽城。

走沒多遠，在大街中一條橫街上，看到一家挑着一個大燈籠的長安客店，就往客店行去。

這時已快近晌午，投宿的客人較少，店伙看到有人上門，急忙迎了出來，陪着笑道：「這位客官可是要住店？」

丁少秋點點頭道：「我要一間清靜的上房。」

伙計聽說他要住上房，就更顯得巴結，連聲說着「有、有」，滿面陪笑的道：「小店上房最是清靜不過，客官請隨小的來。」

說着，連連彎腰抬手，走在前面，領着丁少秋穿過店堂，一直來至後院，走上台階，打開正面左首一間房門，抬手道：「客官請進，這一排房間，北面都有窗戶，夏天陰涼通風，最是舒適不過了。」

他跟在丁少秋身後走入，搶着走到北首窗下，伸手推開兩扇板窗，後面是一片竹林，果然有涼風吹了進來。

丁少秋滿意的點點頭。

伙計忙道：「客官請坐，先寬寬衣，小的去給你老打水。」

說完匆匆退去。

丁少秋隨手把青布劍囊放在床上。不多一回，店伙打來臉水，又泡了一壺茶送來，一面問道：「客官還沒用飯吧，要不要小的去吩咐廚下，給你老準備。」

丁少秋點點頭道：「好吧，天氣很熱，我不想上街去了，你就叫廚房裏給我做一兩個菜送來就好。」

伙計又道：「客官喝不喝酒？」

丁少秋笑道：「大熱天，喝了酒豈不更熱，我只要飯菜就好。」

伙計連聲應是，又退了出去。

丁少秋掩上房門，取下面具，洗了把臉，再戴上面具，就坐在北首窗下，倒了一盅茶，慢慢喝着，心中想道：「李賢弟會不會去花字門？還是回丐幫去了？花子門總舵是在揚州，丐幫總舵則是在河北大名，這一南一北，相去不下千里，自己該去那裏才好……」

房門啓處，伙計已經提着食盒走入，陪笑道：「飯菜來了。」

他把食盒放到地上，取出兩盤熱炒，一大碗湯，在桌上放好碗筷，和一桶白飯，然後巴結的道：「客官請用飯。」

返身退了出去。

丁少秋吃過午飯，漱了口，就上床睡覺，直到上燈時分，耳中聽到有人走近門口，才驀然醒來。

只聽伙計在門口叩了兩下，說道：「客官，該用晚餐了，你老睡醒了沒有？」

丁少秋起來打開房門，舉步跨出，含笑：「我出去吃，不用麻煩你了。」

伙計連連哈腰道：「是、是、小的還當你老睡熟了呢，哦，小店隔壁不遠的狀況元樓，可是道道地地豫菜館，在城中也是數一數二的，你老去過就知道了。」

丁少秋點點頭道：「好，我去試試。」

出了客店，不過十數步路，果然有一家狀元樓，金字招牌，十分顯眼，五間店面，樓上樓下，裝潢得金碧輝煌，十分氣派。

樓下是普通座，一般販夫走卒都可以進去，人聲嘈雜，品流也較雜，樓上雅座，才算清靜，客人也都是衣冠楚楚的上流人士。

丁少秋跨進門，一名伙計就站在門口，抬着手道：「客官請高陞。」

迎面就是一道寬闊的黃漆樓梯，光可鑑人。丁少秋走上樓頭，另一名伙計立即迎了上來，招呼道：「客官請到這邊坐。」

他把丁少秋領到靠窗的座頭上落坐，送上茶水，一邊陪着笑問道：「客官要些什麼？」

丁少秋道：「你給我要廚下做幾個拿手的送來就好。」

伙計道：「客官要喝什麼酒？」

丁少秋眼着大家都在喝着酒，自己既然上了酒樓，怎好不喝，這就隨口道：「花雕半斤。」伙計應着退了下去。

直到此時，丁少秋才有時間朝四周打量，酒樓有五間門面，自然相當寬廣，此時華燈初上，食客卻並不很多，所以並不嘈雜。

(未完·十八)

魔 魔 魔 魔 魔 魔 魔 魔 魔 魔

上文提要：

玄門正派的高手擺了個萬仙誅魔陣，柔柔並不知誅魔陣是由應天青支配，陰魔的龍捲直向玄門正派高手捲去，九宮八卦陣勢越變越多，將陰魔打出原形，應天青看清楚，原來是柔柔，不由一呆，陣勢亦停止變化，跟着幻波池的地肺裡用火藥爆炸只引出部份的陽火來，由陷空老祖揉合成拳大的一團，是用來對付羣妖……

魔 魔 魔 魔 魔 魔 魔 魔 魔 魔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 / 黃鷹·文

可飛·圖

陰魔

正邪不兩立 美女變浮雕

陷空老祖奇怪的看著她。「你會這樣吩咐他們？」

「這是事實。」柔柔很認真的。

「你以為我會不會相信？」陷空老祖又問。

「不會——」柔柔竟然這樣回答。

陷空老祖點頭。「當然不會。」

柔柔笑笑。「我也知道你們不會相信，在你們的心目中，妖人永遠是妖人，一定要殺掉，天下才會太平。」

「魔也是的。」陷空老祖仰首天望。

「你知道你出現以來出了什麼事？」

柔柔反問：「你是指陽氣被我迫走，進入幻波池這件事？」

陷空老祖歎息。「天地間本來陰陽調和，萬物滋長，現在陽氣散盡，陰寒一片，部份地方經已生機盡絕，草木俱萎的了。」

柔柔很冷靜的回答。「這是天意，是天意要我降世，至於有什麼後果，與我無關。」

陷空老祖搖頭：「那將禹鼎破碎，放羣妖也是天意的了？」

「他們都是屬於偏陰的一類，我也不知道是否一定要救他們，只是有一種感覺，將他們救出並不是一件壞事。」

「物以類聚——」陷空老祖搖頭。「你就是不知道他們做盡了傷天害理的事情，不容於人世，才被這樣關起來。」

「這些事我當然是不知道的，可是他們現在並沒有做什麼壞事，我所見，只是你們全力去追殺他們。」

陷空老祖點頭。「這是防患於未然，

否則讓他們四散各地，為害人間，要收拾便來不及的了。」

柔柔歎一口氣。「你們根本不給他們機會，這是不公平的。」

「當年我們就是給他們太多的機會以致一度傷亡慘重，幾乎不可收拾。」

「他們受了這麼多年的苦，難道還不知道悔改？」柔柔有些固執的。

事實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既沒有看見那些妖人做過什麼壞事，相反只見玄門正派的人窮追猛打，全力去撲殺那些妖人。

陷空老祖當然不明白柔柔的心情，他雖然身為玄門正派之首，感覺與其他的人並沒有多大分別，正邪始終是不兩立，邪派留在世上，始終會做出邪惡的事情來。

在他的眼中，柔柔也是邪惡的，所以站在邪派方面說話，所說的話也當然都是歪理。

「邪惡之後始終是邪惡之後。」也所以他跟著說出這句話，那份固執溢於言表。

柔柔感覺到這份固執與敵意，心裏也有些氣。「你看我也是的？」

「卿本佳人——」陷空老祖說出這句話。

金神君也就正這時候插口。「她所以這樣子完全是因為應天青那幅畫。」

「那幅畫？」陷空老祖目光一轉。「你已經成功了？」

應天青有些茫然的回答：「因為她，畫才能夠成功完成。」



陷空老祖恍然大悟的。「原來是這回事，你以為她是幫助你？」

應天青很冷靜的。「事實是這樣。」

「錯了——」陷空老祖大搖其頭。「她是要對付玄門正派的高手，你當然難逃此劫。」

應天青方待分辯，陷空老祖經已接上。「你知道她是以什麼方法對付我們？」

應天青很自然的應一句：「心魔——」

「魔由心生，鬼為心魔——」陷空老祖接着解釋：「你心裡害怕什麼，她的魔力便會令你看見什麼，當然，你的心魔若是天下無敵的，她令你生出感覺也會是天下無敵——」

「我只是要畫好那幅畫——」

「所以她便令你完成那幅畫，在她來說，動機是對付你，並不是要幫助你！」

「能夠完成那幅畫，我已經很感激。」應天青這也是由衷之言。

「然後她看上了那幅畫，化作為畫中人，再美麗到底還是一個魔。」陷空老祖感慨的說。

應天青有些心動，陷空老祖所說的，也無疑是事實。

他從來都沒有懷疑柔柔的出身，一直到柔柔以陰魔的身份出現。

在未化作畫中人之前，柔柔到底是什麼樣子，他不知道，他原以為柔柔原是這樣子的，也就因為本來柔柔這個人，心有靈犀，才有那樣的一幅畫出現。一雙眼睛無論怎樣構想，總沒有親

眼看見那麼真切，也所以畫到了眼睛部份，他便無以為繼，必須看到了柔柔那樣的一雙眼睛才能夠畫出來。

他一直以為這是事實，現在才知道並不是這回事，天下間本來就沒有有一個柔柔這樣子的人，相反，是因為有了那樣的一幅畫，才有柔柔這樣子一個女孩子出現。

那幅畫所以能夠完成，絕無疑問就是陷空老祖所推測的那樣。

因為他這個玄門正派高手的存在，柔柔才會找到他那兒，也就因為要對付應天青那樣的一個玄門正派的高手，柔柔必須借助心魔，令應天青魔由心生，才能夠成功將應天青擊倒。

應天青的心魔却是要畫出一個完美的女人，所欠的只是一雙眼睛，心魔也因此而令應天青眼中出現無數的眼睛，每一雙都幾乎接近完美，令應天青有所選擇，去無存菁，終於構想到一雙完美的眼睛，完成了那幅畫，畫出天下間他認為最完美的女人。

好像那樣的一個女人，絕無疑問誰都想據為己有，陰魔當然也不例外，她既然找尋一個理想的形象，除了那幅畫中的女人，應該再沒有其他了。

也所以她據為己有。

陷空老祖是這個意思，應天青不覺也是這樣想，在他的心目中，柔柔已不再是那麼可愛的柔柔了。

可是他對柔柔一些恨意也沒有。

他的心情柔柔完全明白，只要是應天青所想，有關柔柔的，柔柔都馬上感

覺到。

那幅畫是應天青心血所在，也可以說是應天青的靈魂，柔柔將畫中人據爲己有，當然與應天青有一定的聯繫，這是在心靈上的聯繫。

心有靈犀就是這樣。

同樣，柔柔的感受如何應天青也感覺到，他感覺到柔柔心中的委屈，也感覺到柔柔心中的那份無可奈何。

他開始有些懷疑陷空老祖的話，也同樣開始懷疑自己對柔柔的觀感。

他一有這種感覺，柔柔馬上知道，以哀憐的目光看着應天青。

這種目光絕無疑問已是多疑，應天青不看也知道柔柔心中的感受，可是一看之下，這種感受更加深刻，也開始爲柔柔感覺悲哀。

柔柔的眼神也因此更變得悲哀了。

應天青看在眼里，感覺在心中，不由呆呆的看着柔柔，一句話再也說不出來。

陷空老祖看得清楚，「咄」的大喝一聲，霹靂也似，驚心動魄。

應天青應聲看他一眼，並沒有說話，柔柔甚至看也不看，只是看着應天青。

這兩個人站在那兒，就像是一對金童玉女，天下間沒有像他們更配合的了。

陷空老祖也有這種感覺，但也同時有一種應天青已着魔的感覺，又再大喝一聲：「痴兒，還不省悟——」

應天青目光終於一轉：「老祖——」

「不要緊張，重新佈陣，將這個女魔囚起來，只有殺魔誅魔，天下才能那回復安定。」

「老祖，那來的魔？」應天青忽然由衷的長歎一聲。

「你說出這句話已足証心魔入心甚深的了。」陷空老祖大搖其頭，突喝一聲：「痴兒，還不醒來——」

應天青苦笑：「老祖，我一直在醒着。」

「那還不快快回主位，可知天下生靈盡在你手中。」陷空老祖一再大喝。

應天青苦笑：「老祖言重，到現在爲止我還未見她殺害生靈。」

「你沒有看天？」

「天意難測，無論有什麼變化，却不是我們能力所能夠控制。」

「你沒有注意她一起龍捲，天地間的陽氣便滅絕。」陷空老祖所說的都是事實。

「她可以安定下來的。」應天青回望柔柔。

柔柔點頭，陷空老祖再喝：「她存在一天，陽氣便不能再現。」

「可以再現的。」應天青亦搖頭：「她並沒有阻止陽氣出現。」

「那她到來幹什麼？」

「她——」應天青呆了一呆。

「她到來破陣就是要阻止陽氣再現，目的就是屠殺生靈。」

應天青目光轉向柔柔，若說柔柔到來只是找他，應該是沒有可能的事。

柔柔也只是看着應天青這樣回答：

「阻止陽氣再現是爲了生存，可是絕沒有想到屠殺生靈。」

「我看你是不要分辯了。」陷空老祖很嚴肅的截斷了柔柔對應天青的說話。

柔柔這才轉望陷空老祖：「老祖不聽我分辯也就罷了。」

陷空老祖語聲一沉：「那你還呆在這裏，還不離開，回歸天外——」

柔柔目光很自然的又回到應天青面上：「我只要不傷害別人，留在這裏又何妨？」

陷空老祖搖頭：「你就是不想傷害別人，以你的魔力影響所及，還是不可能。」

柔柔目光仍然留在應天青面上：「我不說了，總之，我是不會走的。」

陷空老祖沉聲一喝：「大胆女魔，那我只好不客氣，下手把你逐出去。」

柔柔不待說什麼，半邊神尼已忍不住開口：「老祖，跟她說也是白說，乾脆引發陽氣將她消滅好了。」

其他的名門正派的高手齊聲叫喝，聲震天地，如炬目光盯着柔柔。

應天青沒有作聲，只是以哀憐的目光看着柔柔，他感覺到柔柔的孤單無助，可是他同樣有一種感覺，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

柔柔無動於衷，無助的看着應天青。

半邊神尼等着忍不住又一聲：「老祖，下手好了，不要再猶疑了。」

陷空老祖冷冷的看她一眼，半邊神尼仍然不知道陷空老祖的不高興，繼續

說話：「放虎歸山，後患無窮。」

陷空老祖目光更冷酷：「應該做的我會做。」

半邊神尼目光轉向柔柔，好像要說什麼，到底仍沒有說出來。

陷空老祖向柔柔把手一揮，無可奈何的再一句：「你走吧。」

柔柔目光轉向半邊神尼，再轉向陷空老祖，歎息一聲：「爲什麼你不說出來？」

陷空老祖一怔。柔柔又歎息一聲：「我以爲你是最老實的。」

陷空老祖無可奈何的一聲：「你知道？」

「我怎麼不知道？」柔柔目光轉落在陷空老祖雙手控制的那股陽氣上。

陷空老祖終於說出來：「不錯，我未能夠將所有的陽氣引出來，只有雙手這少許。」

衆玄門正派的高手一聽立時怔住，半邊神尼隨即一句：「就是這少許已足以將這個女魔消滅的了。」

陷空老祖沒有回答，柔柔亦沒有，只是搖搖頭。

看見她這樣搖頭，衆人不由又怔住在那裏。

陷空老祖一會才開口：「這雖然少許，要用起來的時候還是管用的。」

柔柔只是問：「你不知道我現在一些感覺也沒有？」

陷空老祖雙手將那股陽氣移動：「只要我將這股陽氣引爆，一樣可以發生作用。」

柔柔搖頭。「怎樣可以？」

陷空老祖仰天一望。「天地間的陽氣聚集成風，這雖然少許，其實已不少，引發開來，便是千絲萬縷，凌厲之極。」

柔柔搖頭。「我只是要知道如何引發？」

陷空老祖語聲一沉，「以我的內力——」

「只有陽火才能夠。」柔柔仰首望天。「有什麼可以發出陽火的威力？」

陷空老祖回答不出來，霹靂子那邊突然接上一句：「以火藥——」

柔柔目光一轉。「那要多少火藥？」

霹靂子怔住。陷空老祖目光轉向霹靂子，露出疑問的神情。

霹靂子沉吟了一會，突然點頭。「這不是問題，老祖只管準備將陽火揮出。」

陷空老祖精神一振，目光回到柔柔面上。「你聽到了，還不離開？」

霹靂子接喝一聲：「殺了算了！」

柔柔歎一口氣。「你們何必這樣你一言我一語，作勢幫腔？」

霹靂子暴喝：「不知死活——」

陷空老祖從來不懷疑霹靂子的話，他所認識的人當中，霹靂子是最心直口快的一个。

這麼多年來，霹靂子也沒有說過一句不實情的話。

柔柔回對衆玄門正派的高手歎一口氣，「大家好好的相處不好？」

「沒有可能——」陷空老祖截住。

霹靂子接喝一聲：「老祖，陽氣！放！」

陷空老祖暴喝揮手，擁在雙手的那股陽氣疾送而出，送向柔柔。

那股陽氣包作一團，滾動着更見耀目，天地間的寒氣即時驅散不少。

柔柔看着那股陽氣，無可奈何的揮動雙袖，一股小小的龍捲便向那股陽氣飛捲過去。

她絕對有信心將那股陽氣捲飛丈外，分化無踪，事實上那麼小小的一股陽氣對她根本起不了作用。

她也肯定天地間沒有一種火能夠點燃爆發那股陽氣，即使霹靂子的霹靂火也不能。

霹靂子火藥人稱為開天闢地，事實當然沒有這麼厲害，但真炸進地肺，應該也絕不簡單。

柔柔知道霹靂子的火藥的威力，也更清楚那股陽氣需要更強烈數十倍的火藥才能夠引發，這所以她這樣鎮定。

她也想不到霹靂子言出必行，在作出決定同時已準備拚命。

他看準了那股陽氣，暴喝聲中，雙手運起三昧真火，將身上的火藥完全點燃。

藥引子燃燒迸射，霹靂子的身子箭也似射向那股陽氣，正中陽氣的核心。

驚天動地的一聲霹靂爆炸聲中，霹靂子粉身碎骨，被炸成烟塵。

那麼多火藥同時爆炸，當然凌厲，空氣激盪，所有人都為之利那窒息。

那股陽氣在這股力量之下終於爆開，爆出火紅色的千萬點火點，一股熱流利那千百倍的增長，浪濤般湧向柔柔。

那股陽氣也就是千百倍增長，本來對柔柔毫無威脅的，變得對柔柔產生影響。

柔柔雙袖捲出的那小股龍捲迅速被陽氣爆開的火點擊散，那些火點隨即襲向柔柔，火點所及烟屑冒起。

柔柔終於發出了一下大驚呼聲，一個身子在烟火飛揚中遠飛出去。

誰都看出柔柔受傷逃走，可是沒有一個能夠肯定柔柔的傷勢，有些甚至看不見發生了什麼事。

那利那爆炸所發出的光華已令人為之目眩。

到他們心神全都安定下來，才清楚看見柔柔並未遠走。

烟火消散之後，幻波池上便多了一幅火紅色的牆壁，那幅牆壁清楚看見龍捲的紋理，柔柔也在這紋理當中，看來她是要擁着龍捲飛去，可是仍然快不過那股陽氣的速度。

那股陽氣無疑並不能夠將她燒毀，與陽氣迫近同時，那股龍捲亦很自然的陰氣大增，將那股陽氣凍結，柔柔也就是因此而來不及閃避，同時，被凝結在當中，有如一幅浮雕的，不能再發動。

龍捲浮雕壁立在水當中，離開岸邊並沒有多遠，非常壯觀。

這看在應天青的眼內，却只有痛心的感覺，呆望着浮雕，一動也不動。

一衆玄門正派的高手却是歡呼聲雷動，然後他們突然想起霹靂子的犧牲。

陷空老祖面上始終毫無笑容，這時候才歎息一聲：「只有這樣才能夠燃點起

那股陽氣。」

極樂真人接一聲：「好一個霹靂子。」

百禽大師緊接歎息。「千秋萬世之後，大家相信都仍然會記着，這太平安定是因為霹靂子犧牲得來。」

「壯哉霹靂——」金神君接上口，目光轉到應天青面上：「好了，現在一切也解決了。」

應天青沒有作聲，金神君多少都明白他的感受，也沒有再說什麼。

天地間這時候已逐漸暖和起來，那一輪太陽淡淡的也逐漸地現出了光華。

陷空老祖仰首望天，終於吁一口氣。「總算重見天日了。」

極樂真人目光一轉。「看來還有一段時間才恢復正常。」

「這當然需要一段時間，幻波池底的陽氣在適當的環境下始終會再湧上地面的。」陷空老祖望着天。「那時候才是真的重見天日。」

極樂真人接問：「以你看，這個陰魔是否還有能力脫出那幅牆壁？」

陷空老祖想想。「不可能，若是能夠在她被困之前她就已經掙扎逃去。」

百禽大師隨又問：「現在她是怎樣了？」

「就如如羣妖被困在鳥籠一樣，不知道那一年那一日才能夠逃出生天。」陷空老祖沉着聲。「到陽氣完全湧現，便只有等候千百年可能會發生的一次天變了。」

極樂真人沉吟着。「憑我們所能，難道不能夠將她消滅，了結禍患，省却麻煩！」

煩？」

陷空老祖搖頭。「我們既沒有第二股陽氣，也沒有第二個霹靂子。」

果然和尚忍不住插口。「那股陽氣真是如此難提取？」

陷空老祖猶有餘悸的。「地肺熱力難當，地火逸出，若是走避不及，不難化為飛灰。」

果然和尚雙手合什。「果然無計可施。」

百禽大師接問：「那我們是只有靜觀其變的了。」

「這變化也許百數十年後才出現，真是要靜觀的了。」陷空老祖把手輕揮。

「大家可以回去了。」

半邊神尼應聲目光轉到應天青面上。「老祖，這件事就此罷休？」

陷空老祖當然明白半邊神尼的意思，目光一掃。「到這個地步，大家還追究什麼？」

半邊神尼冷冷的盯着應天青。「萬仙誅魔陣原是可以將那個女魔困起來。」

「結果還是這樣。」陷空老祖歎息着。「看情形誅魔陣只能夠將她暫時困起來，要將她解決還是得借助陽氣與及霹靂子的火藥。」

半邊神尼冷笑。「這麼多同道悉力以赴，却壞在一個人的手上，這失職之責，不能就此了事？」

金神君忍不住截口。「大家都沒有意思追究，偏就是你要窮追猛打？」

半邊神尼冷冷的反問：「你知道什麼叫公道？」

金神君冷冷的回答：「公道自在人心」

半邊神尼隨即問眾人：「大家認為怎樣？」

眾人看着應天青，都沒有作聲，他們都感覺到應天青那份傷感。

陷空老祖看在眼內，搖頭。「半邊，得饒人處且饒人。」

半邊神尼看見眾人毫無反應，知道再說下去反顯得自己小器，無可奈何的接上一句：「老祖認為該怎樣便怎樣好了。」

陷空老祖目光這才回到應天青面上。「是對是錯，面壁思過——」

應天青無言領首，盤膝坐下來，雙手細結佛印，眼觀鼻，鼻觀心。

陷空老祖也沒有再說什麼，把手一揮，領先飛出了幻波池，眾人相繼躍起來，一齊駕起法寶，追在陷空老祖後面，鳥羣也似的，掩天蔽日的，望陷空島那邊飛逝。

應天青毫無反應的呆坐在那兒，千頭萬緒，紛至沓來，腦子裏一片紊亂。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他才抬起頭來，望着壁立在他面前一幅浮雕。

柔柔凝結在壁上的神態是那麼淒怨無助，應天青怎也忘不了，在凝結那刹那柔柔望向他的那種眼神，當時他實在想衝前去將柔柔從陽氣迸射的火網中拉出來，只是他當時實在拿不穩主意。

他在那種衝動，却没有那種行動。所以之後他開始感覺後悔，在他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感覺，一直以來他可

以說頂天立地，無愧於心，也從來未做過對不起任何人的事情。

只有這一次。

柔柔與他的關係並不是一般的關係，不管別人怎樣說，在他的感覺，柔柔的確是情深一片。

眼看自己喜歡的人被那麼多人包圍着，雖然柔柔是本領高強，應天青仍然覺得不應該袖手旁觀。

事實他就是袖手旁觀，一直以來他都認為自己英明果斷，現在却証明並不是那樣。

他總算發現了自己的脆弱。

到最後柔柔顯然也沒有怪責他，也所以使他更感到難過，因而有後悔的感覺。

柔柔凝結的眼神毫無變化，可是在應天青的眼中，栩栩如生，變化萬千。他想起了與柔柔的初次見面，旖旎已極的纏綿，心裏不由一陣刺痛，然後他看見了柔柔的眼淚。

那眼淚是從浮雕內流下來。

浮雕上柔柔的眼睛仍然充滿了哀愁的睜大着，雖然一動也不動，可是在眼淚淌下那刹那，應天青仍然深切的感覺到柔柔的悲哀。

他實在懷疑那是否真的眼淚，身形移動，飄越水面，來到浮雕的下面。

柔柔的眼淚繼續流下來，應天青跟着伸手指撫在柔柔的面頰上。

眼淚立時流在他的手上，冰冷的眼淚，感覺是那麼的真實。

「柔柔——」應天青忍不住脫口叫了

出來。「柔柔，你怎麼——」

「很辛苦——」應天青腦海裏浮現出柔柔的回答，就像是幻覺。

「很辛苦？」應天青輕撫着柔柔的面頰。「柔柔，真的是你在回答我？」

「是我——」柔柔的聲音一直傳達至應天青的心深處。

浮雕的面容嘴唇並沒有移動，應天青却深深的感覺到柔柔要張口說話，而有心無力的痛苦。

「我以為你已經死了？」應天青歎了一口氣。「當然不會的，羣妖被困在禹鼎數百年仍然不死，你的功力遠在他們之上，又怎會這麼容易死亡？」

「他們說我是魔。」

「無以名之，唯魔適應。」

「怎樣才是魔？」柔柔的語聲非常感慨。「到現在為止，我沒有傷害過任何人，破禹鼎將羣妖救出來，只因為有一種感覺，大家是同類，他們之前曾經做過什麼壞事我不知道，只看見他們在禹鼎內痛苦掙扎。」

應天青很冷靜的接上口：「換轉是我，相信也會這樣做的。」

「他們亦已經答應我找一個地方安定下來，不到外面惹事生非。」

「以他們的本性也許不會遵守諾言，可是我相信你曾經這樣對他們說。」

「我也沒有想到要傷害你們，只因為你在這裡做的事情令我感覺到危險，所以趕來制止。」

「在你來說這樣做是對的，但相反，你的存在亦會令我們有危險的感覺。」

「你也有？」
「在還不知道是你之前也有的，你沒有留意到陽氣消失之後天昏地暗、日月無光。」

「之前沒有，你當然明白，對我來說這一些影響也沒有，也不是我的主意。」

「我明白是天意。」應天青歎息。「這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在一起。」

「老祖方才說的也不是全是假話，開始的時候我的確是因為你那兒陽氣最盛，才到你那兒看看。」

「不管怎樣，因為妳到來我才能夠完成那幅畫。」

「我竟然會說謊。」

「那是因為我有那種感覺，你才有那種說話，總不成一定要你說出本來的身份。」

「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總覺得那樣說會好一些。」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只是感染了俗世的人人性。」

「不是魔性？」

「人性與魔性有時候是沒有分別的。」應天青又歎息。「人性的固執你是看到了。」

「我明白無論我怎樣做，在他們眼中始終是一個魔，是邪惡的東西！」

「不錯，現在加上霹靂子的死，他們更加敵視，絕不會原諒你的了。」

「無論怎樣我都會做好。」柔柔的話聲仍然帶着一絲希望。

「你以為這樣值得？」
「我不知道，只是這樣做，也許你會

高興。」

「只因爲要我高興？」應天青歎一口氣。「我也不知道，將來會變成怎樣。」

「你擔心什麼？」

「魔性，你既然是天降天魔，始終受魔性支配，當你逆天行事，總會有問題出現的。」

柔柔沉默了一會才回答。「我也有些擔心，到時候身不由己，做出對大家不利的事情來。」

「天意真是難以測度啊。」應天青感慨已極的長歎一聲。

「我們那樣子會面當然也是天意。」柔柔亦歎息。「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上天會這樣安排。」

「總有一天會明白的。」

「現在你仍然不明白？」柔柔追問。

「連你也不明白，我又怎會明白？」

應天青無可奈何的。

「奇怪你並不憎恨我。」柔柔轉過話題，這正是她想不透的。

「我無疑不知道你本來是怎樣子……」

「我也不知道。」柔柔接上這一句，這也是事實，她來的時候只是一團陰氣，當時也沒有一面足以令她看清楚自己的鏡子。

她甚至還不知道鏡子這種東西，盤旋天際，一切只憑感覺行事。

「可是你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却是與我有絕大的關係。」應天青歎息着。「那幅畫我費盡心血，也不知花了多少時日才能夠完成。」

柔柔同樣在歎息。「天地間也只有你那幅畫吸引我投身下去。」

「我的感受你是清楚的，正如我清楚你一樣。」應天青搖頭。「可是你現在變成一幅浮雕，我再也不見你的面容變化，一切都已不再是我所有。」

柔柔的眼淚又淌下來。「這面浮雕總會消失的，只要上面的陽氣溜走了，我便能夠溜出來。」

「霹靂子引發那股陽氣，遇冷而凝結，那股陽氣已與你散發出來的陰氣揉合在一起，要將之分離，除非陰或陽一方滋長。」

「我也是這樣想。」柔柔的語聲透着希望。「幻波池地肺的陽氣始終會出來的，到時候便會與這股陽氣融合在一起，那我便可以恢復自由。」

應天青聽着眉頭大皺。「你沒有考慮那時候日光照耀，陽氣滿天地。」

柔柔沉默了一會。「我被困在這股陽氣之內，再見盡是陽氣的天日，的確很危險，不難立即便灰飛煙滅。」

應天青點頭。「我担心的就是這一點，你現在需要脫離的陽氣只是少許。」

柔柔輕歎。「若是再從幻波池地肺出來，怎也不會少的了。」

應天青亦有同感。「老祖只是引出那少許，已經變成這樣，不能再引的了。」

柔柔想着輕笑起來。「離開陽氣再現相信仍然有一段日子，不會很快很突然的。」

應天青回頭望那邊的土坑一眼。「我不知道。」

(未完·七)

本人現付上
年共

銀行支票壹張 HK \$
期，請由第

訂閱武俠世界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186.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272.00
一年港幣 \$ 371.00	一年港幣 \$ 5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212.00	半年 (26期) 一年 (52期)
一年港幣 \$ 423.00	

.....

上文提要：

南宮白依「傷心叟」的指示來到鎮外城隍廟，只見孫寒香、尚鳳池、百里空父女等人與綠毛幫的人激戰，早已重傷倒地，南宮白立即和混沌叟激鬥起來，最後南宮白敗北倒地，而混沌叟也重傷離去……一個毛手怪人來到，把地上死屍一一翻看，一見孫寒香的屍體，立即興起歹念，朱芳芳適時趕到……

.....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 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

不忍慈親愁滿面 一聲岳母笑顏開

朱麗葉咕咕笑道：「香姊姊，妳真絕，妳真燒對了，他動輒就要糟蹋女人，應該燒他那個！」

南宮白一看那紅衣人落了下風，立即點了司馬英的穴道，撲了過去，同時也推出一掌。

「混沌叟」和紅衣人打了半天，雖有天魔傘在手，且佔了上風，仍然很吃力，南宮白八成功力一擊，非同小可，「轟」地一聲，「混沌叟」竟被震退兩大步。

此刻，孫寒香、樓兩層、尚鳳池、百里空以及「海天雙醜」等人相繼醒來。

「混沌叟」一看不妙，雖有天魔傘在手，也接不下十餘個絕世高手，況且，光是紅衣人和南宮白就夠他應付的。

他厲嘯一聲，天魔傘「蓬」地一聲撐起，冉冉上升五六丈之高，隨風飄去，一會不見。

一千高手不由駭然，深知誰得了天魔傘，誰就能無敵天下。

南宮白對紅衣人道：「尊駕何人？」

紅衣人悶聲不響，越牆而去。

如果南宮白能早一點醒來，聽到那紅衣人喃喃自語，也許能猜出紅衣人是誰，但南宮白僅知他是綠毛幫幫主。

兩個少女不停地在燒司馬英，慘嗥之聲劃破了死寂的夜空，但誰也沒有去出聲阻止。

俗語：人心是肉做的。也就是說，側隱之心人皆有之，司馬英身上青煙直冒，人肉味中人欲嘔，一千白道高手，都在搖頭嘆息，因為他太毒了，簡直連畜牲也不如，所以心雖不忍，却無人阻止。

「滋滋」之聲不絕於耳，司馬英像豬叫一般，震人心弦。

突然，孫寒香沉聲道：「住手！」

朱芳芳冷笑道：「你又動了婦人之仁，要放了他是不是？」

孫寒香長嘆一聲，道：「你們要殺他就給他一個痛快，反之，就再給他一次自新的機會！」

「喂……」朱芳芳癡笑一陣，道：「好賤婦！妳當真是『落了瘡疤忘了痛』，這小流氓人性早泯，放了他就是給自己找麻煩，妳可知道他剛才要怎樣對付妳？」

孫寒香道：「他不原諒我，乃是為了白兒。」

「呸！」朱芳芳兩手叉腰，冷峻地道：「說得那麼輕鬆，告訴妳，他剛才以為妳死了，準備要強姦妳的屍體——」

此言一出，孫寒香面色大變，是的，她爲了南宮柳三番兩次的饒了司馬英，然而他根本不領情，而且變本加厲，她這時氣得腦中嗡嗡作響，身軀搖搖欲倒。

「殺！」「生死簿」冷冰地說。

「殺！」「黑心員外」也肅然表示了意見。「殺……」大家異口同聲要殺司馬英。

南宮白走到孫寒香身邊，扶著她說：「媽，妳別氣壞了身子，不管怎樣，妳對他已經仁至義盡，將來遇見爹爹，妳也有充分的理由！」

孫寒香默默不語，因為叫她眼看著一手扶養大的兒子慘死，實在於心不忍。

但她一想起朱芳芳剛才的話，別人要殺他，她不便阻攔，但她不能眼看著他死。

孫寒香道：「各位要殺他，也沒有甚麼不對，他確是死有餘辜，但我認為以殺止殺，絕非良策——」

朱芳芳狂笑一陣，道：「孫寒香，妳說這話也不感覺臉上發燒？妳想想看，妳當那當舖主人之時，死在妳手下之人何止千百？嘎嘎！如今又大慈大悲了，告訴妳，妳不殺我也要殺，誰敢攔我，我就和誰拚命！」

她的語氣斬釘截鐵，似無轉寰餘地，事實上除了孫寒香之外，場中諸人巴不得殺死司馬英，連南宮白也不例外。

朱芳芳走到司馬英身邊，道：「丫頭們，妳們燒了半天，他身上還有沒有未燒到的地方？」

孫寒香的身子震顫了一下，而朱芳芳這句話雖是輕描淡寫，却極狠辣。她受苦數十年，寡居獨守，一肚子怨氣早想發洩，以前總想發洩在孫寒香身上，如今有了司馬英，正是名正言順，誰要是阻攔，就是大衆的公敵。

兩個少女道：「差不多全身都燒通了！」

人肉焦臭氣味，充塞著小廟的每一個角落，司馬英全身抽搐，喉中發出奇異的聲音。

朱芳芳冷笑道：「孫寒香，妳看看——」

語音未畢，「克察」一聲，一條猿臂應手而折，續道：「這是一條畜牲之臂，不算是他的，我得拆下他自己的——」

說著，又抓住司馬英的右臂，顯然，如果司馬英的右臂也被斬下，他這一輩子

真是完了，即使有名師指點於他，他也無法大成。

「且慢！」孫寒香淚珠滾滾，道：「朱芳芳，我一生從不求人，今番爲這畜牲求妳一次，請妳放了他，下次如果他作惡再落到妳的手中，任憑宰割，我絕無話說！」

朱芳芳癡笑道：「妳說得容易，這畜牲自拜在『混沌叟』門下之後，武功倍增，連老身也不是敵手，此番放了他，休想制住他，再說，這些少女實在令人担心，一個不小心，就——」

孫寒香道：「他如今受此挫敗，必能改過向善，請各位饒他一次吧！」

朱芳芳對其餘三人大聲道：「各位那一個同意饒了他？」

朱芳芳連問三聲，沒有一個表示意見，顯然，司馬英罪大惡極，已經傷透了人家的心，誰也不想救他。

孫寒香身形搖搖欲倒，泣不成聲道：

「我又何嘗不想殺他……但是……他的爹爹至今下落不明……我想……由他的爹爹……親自處置他……」

南宮白乃是至孝之人，他恨司馬英比任何人都更加深沉，然而，他知道母親此刻的心境，而這件事只有他能解決。但是，要解決這件事，必須得罪朱芳芳，而其餘高手，也必定不高興。

然而，他現在一看母親悲慟欲絕之態，立即下了決心，欺身逾電，在朱芳芳儒臂穴上一點，朱芳芳暴退三大步。

南宮白飛起一腿，「叭」地一聲，竟把司馬英的身子踢出牆外，道：「狗賊！再

不悔改，你就枉爲人子了！」

只聞「叭」一聲，牆外發出一聲大震，朱芳芳氣得怔了一下，疾掠一看，司馬英已不知去向。

原來南宮白這一腳，正踢在他的穴道之上，解了他的穴道，司馬英當然要忍痛逃命了。

朱芳芳疾掠而回，大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只見她形同惡鬼般，向南宮白撲了過去。

南宮白閉目不動，朱芳芳一手抓住他的肩頭，道：「小子，你敢和老身作對？」

南宮白慨然地道：「晚輩爲了成全母親，只有一人承擔，前輩妳如果仍不死心，就把晚輩打死吧。」

朱芳芳氣得白髮飛舞，牙根猛銼，道：「小子，你以爲我不敢殺你？」

南宮白道：「敢與不敢是前輩的事，晚輩放走司馬英，等於放走了白道的死敵，罪有應得，所以閉目等死！」

朱芳芳殺機陡起，道：「小子，你有遺言沒有？」

朱麗葉悲呼一聲，向朱芳芳撲去，道：「媽，妳不能殺他，妳把女兒如何安置？」

朱芳芳已經紅了眼，大袖一揮，將朱麗葉震退三步，狠聲道：「他死了之後，妳要是死心眼兒，就和媽媽一樣，守一輩子活寡，要是不願立貞節牌坊，就另找主兒！」

百里香心知她已動了殺機，大聲道：「伯母，妳即使不爲妳的女兒著想，也該爲姪女想一想，武林兒女雖然比較開通，

也不能隨便事人，妳要是殺了他，姪女就死在妳的面前！」

朱芳芳本就是火爆性子脾氣，現在又在火頭上，一聽百里香的話，分明是威脅她，她那能受得了，不由更怒，道：「死吧！老身要親眼看著妳死，然後再叫百里香爲妳立貞節牌坊！」

百里香也楞住了，其餘諸人都知道事態嚴重，朱芳芳說得到做得到，如果她真殺了南宮白，不必「混沌叟」出手，白道自己人就是一場火併。

況且，目前白道中人，以南宮白的武功最高，將來端午節「混沌叟」開教大典之行，沒有他根本就不堪一擊。

何況，南宮柳下落不明，這些高人都有照料南宮白母子之責，將來對南宮柳如何交待？

百里香大步走出，臉上早已不見嘻笑之色，道：「朱芳芳，別逞一時之快，做下親者痛仇者快之事，俗語說：得饒人處且饒人，雖然司馬英罪大惡極，但他如仍不悔改，不久即可宰了他，妳想想看，妳若殺了南宮白——」

朱芳芳厲聲道：「殺了怎樣？大不了老身一命相抵！」

百里香道：「妳兩條老命也抵不上他的一命，望妳三思而行！」

朱芳芳道：「老賊，就憑你這句話，我就非殺他不可！」

尚鳳池暗自焦急，大步走出，道：「軒轅大嫂，請妳聽我一言如何？」

尚鳳池神態嚴肅，又十分虔恭，朱芳芳不忍粗言相對，道：「有話請講！」

尚鳳池道：「南宮白至孝感天，他剛才的行爲，無非是爲了安慰他的母親，並非他不恨司馬英，而他對妳也有一份至恭至敬的孝心，可惜妳在盛怒之下忽略了她！」

朱芳芳一怔，道：「老身和他無瓜無葛，他對我有甚麼孝心？」

尚鳳池道：「妳是他的未來岳母，在場之人都知道，難道妳不承認？」

朱芳芳冷笑道：「現在到了這種地步，什麼岳母岳丈的！你說他對我也有孝心，至恭至敬，他何時對我——」

尚鳳池微微一笑，道：「南宮白近來功力大進，說句不好聽的話，在場任何一位都非他的敵手，當然軒轅大嫂也包括在內；而且，武林中人，自衛是每一個人的本能，不管任何情形之下，都要先求自保，但南宮白踢出司馬英之後，閉目束手，等妳處罰，這不是恭敬妳是什麼？這種恭敬乃是發於一片孝心，因為妳是他的岳母，他既感母親的悲傷，又不忍看到妳因放了司馬英而失望，於是，束手向你請罪，這是何等胸襟，可惜妳沒有領略到這份真情，令人浩嘆！」

朱芳芳楞了一下，又看「南宮白」一眼，在這剎那之間，她深深感到女兒的眼光果然不差，天底下男人雖多，再找一個南宮白，簡直是鳳毛麟角。

只見他長眉微皺，嘴角緊抿，一臉凜然正氣，面如冠玉，隆準豐頤，正是福壽之相。

她越看越想看，不禁暗自一嘆，心想，算了，這小子殺了太可惜。

百里空絕不放過這種機會，大聲嚷嚷道：「各位看到了沒有？『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好看！」

朱芳芳又啞了一口，朱麗葉立即投入她的懷中，道：「媽！妳真好！」

孫寒香十分感動，緩緩走到朱芳芳面前，道：「大嫂！小妹昔年冒犯於妳，還請妳多多原諒，小妹給妳陪禮了！」說著，襖衽爲禮。

朱芳芳雖然饒了南宮白，可沒原諒孫寒香，哼了一聲，別過頭去，道：「那有這麼容易！」

孫寒香尷尬地怔在當地，百里空一看這個局面，知道朱芳芳已經消了氣，不過是做做樣子，立即向南宮白和兩個少女使了一個眼色。

南宮白搖搖頭，表示不願意，百里空大聲道：「孫寒香，妳們兩家的親事如何了？」

孫寒香道：「老身這邊沒有問題！」

百里空大聲道：「朱芳芳，妳呢？」

朱芳芳道：「我們的事不要你老偷兒管！」

百里空對南宮白沉聲道：「小子，你還不拜見丈母娘？」

南宮白大感爲難，這件事雖然早已不成問題，但在衆目睽睽之下，如果他拜下去，朱芳芳來個不理不睬，豈不太難爲情？

他爲難地向朱麗葉望去，只見她穿著一件老太婆的衣衫，神態十分滑稽，正在向他使眼色，叫他跪下。

南宮白又向尚鳳池望去，尚鳳池也微

微點頭，表示可以大禮相見。

這一來不容他再猶豫，立即跪在朱芳芳面前，道：「小婿給岳母叩頭！」說著，當真叩了三個頭。

朱芳芳道：「小子，你還認識我這丈母娘？」

南宮白道：「岳母何出此言？小婿對妳絕無怨嫌！」

朱麗葉焦急地道：「媽，快把他拉起來嘛！」

朱芳芳道：「妳把他拉起來吧！爲娘一看到他們母子就有氣！」

朱麗葉玉面羞紅，一頭鑽入朱芳芳懷中，道：「媽！快別負氣，快拉起他來嘛！」

朱芳芳冷笑道：「小子起來，老娘要警告你，你若對我女兒粗暴，我不會饒你！」

南宮白尷尬地站了起來。

百里香也鑽入百里空懷中，道：「爹！他沒有拜見你，我……我不管！」

百里空大聲道：「好小子！好歹老夫也是你的老丈人，難道你欺貧愛富，不認我這窮丈人？」

南宮白只得也拜了下去，道：「小婿絕無這個意思，岳父你多包涵！」

百里空把南宮白拉了起來，哈哈笑道：「想不到老夫老運亨通，終於做了老丈人，各位要吃喜酒，請找朱芳芳！」

朱芳芳道：「你也嫁女，我也嫁女，爲甚麼光吃我的喜酒？」

百里空道：「那個不知道妳有錢？妳和孫寒香都有錢，一個開當舖，一個是武

林大豪，那一個都比我好！」

孫寒香道：「老偷兒，這次喜酒由我來請！」

樓兩層「咕哪」一聲吞了一口唾沫，肚中「嘩啦啦」直響。

「生死簿」眼珠一轉，對「黑心員外」道：「二爺，我輸給你一桌酒席，大爺我當然照請不誤，我準備和孫主人的喜酒合併舉行。」

「黑心員外」哼了一聲，道：「大爺，你別來這一套，主人請客是爲少爺的喜事，我們自然有吃有喝，你的一桌酒席是打賭輸了，別混爲一談，請改日舉行。」

「生死簿」道：「大爺我事先聲明，我的賭債與小爺的喜酒合併舉行，愛吃就吃！我的臭規矩，你又不是不知道！」

「黑心員外」道：「據二爺所知，大爺你的臭規矩是：單日子不請客，雙日子人家請，也就等於永不請客！」

「生死簿」道：「正因爲如此，所以要和少爺的喜事合併舉行，以免破壞了我的規矩！」

「黑心員外」道：「大爺你想賴帳？」

「生死簿」道：「二爺你既然知道我的臭規矩，根本不應該和我打賭！」

南宮白道：「各位前輩知不知道剛才的紅衣人是誰？」

諸人連連搖頭，百里空道：「你小子一定知道？」

南宮白道：「晚輩最近才發現了一個秘密，原來這紅衣人就是綠毛幫幫主！」

此言一出，大家都不禁一怔，尤其朱芳芳大大地震顫了一下，道：「你小子胡

說些甚麼？」

南宮白道：「岳母請聽我說！」

他立即將近日在綠毛幫假山洞中所見之事說了一遍。

一千白道高手不禁面色肅然，而朱芳芳更加激動。

南宮白並告訴孫寒香，他已練成「元嬰真氣」，只要苦練半年，即可練成「金剛嬰」！

孫寒香大為興奮，但她對龍僧虎道兩人這種成全之美意，却不禁讚嘆不絕。

孫寒香道：「現在我們必須於五月底午節之前，找到三個銅人，集中力量，掃平『混沌教』，現在我們分成三撥，在附近百里之內尋找，聯絡地點，仍然在此，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諸人都表贊同，連朱芳芳也沒有反對，因為南宮白那一聲「岳母」，叫得她心裡開了花；同時她看得出來，南宮白比較更喜歡她的女兒。

百里空道：「這三撥人，由我分配，第一撥是南宮白，帶著兩女；第二撥是孫寒香和朱芳芳。」

此言一出，朱芳芳瞪了百里空一眼，知道他的深意，故意把她們集在一起，但她並未反對。

百里空續道：「第三撥，由尚鳳池和老夫率領樓兩層和『海天雙美』……」

全場嘩然大笑，「海天雙美」同時哼了一聲，道：「老偷兒，你長得好看？我看也是『姥姥不親，舅舅不愛』！」

百里空道：「別發火，其實你們既未少個鼻子，也沒少個耳朵，美與醜的差別

本就不大，況且你們兩位，一位身如竹桿，正是『長蟲戴草帽』——混充細高挑；另一個往橫裡長，壽頭壽腦，一看就是福貴之相，我老偷兒難道說錯了？」

「海天雙美」相互看了一眼，「生死簿」道：「二翁，咱們這份德性還不錯哪！」

「黑心員外」道：「誰說不是？記得昔年『七嫁寡婦』方君那浪貨，常常對我飛眼呢！」

眾人又是一陣嘩笑，百里空道：「各位是否同意這次的分派人選？」

樓兩層大聲道：「我不同意，我要跟著南宮少爺！」

朱麗葉和百里香道：「不要，不要！和他在一起，我們要餓肚子，乾糧袋老是在空空的！」

樓兩層道：「有南宮少爺在，不會那麼小氣，我老樓吃得最痛快！」

分派已定，大家分頭離去，南宮白帶著兩女和樓兩層，向邱山中馳去。

朱麗葉道：「白哥哥，你看我們成甚麼樣子？」

南宮白一看兩女，強自忍下笑意，道：「在這深山之中，也沒有人看到，待會到鎮上之後，再換一套合身的。」

兩女的衣衫是藍布褂子，既寬又大，而且還鑲有紅邊，簡直不忍卒睹。

南宮白突然想起一事，對朱麗葉道：「葉妹，我有一事不明，早想問妳，因沒有適當機會！」

朱麗葉道：「問吧！是不是有關那次誤會，我打了你幾個耳光之事？」

南宮白道：「不是，那次妳們雖然當

面侮辱小兒，也足證妳們愛我之深，這正是『愛之愈深，責之愈切』的道理——」

兩女哼了一聲道：「你羞也不羞，這種話也能說出口！」

南宮白道：「我是問妳數月之前妳怎能參加綠毛幫？而綠毛幫似乎對妳另眼相看，這是甚麼道理？」

朱麗葉道：「那是家母叫我混進綠毛幫之中，暗中偵察綠毛幫幫主是誰。」

南宮白道：「妳查出來沒有？」

朱麗葉道：「綠毛幫幫主非常機警，我雖用千方百計，仍然一無所獲，但他對我卻很好，我自己也說不出原因來！」

南宮白道：「後來妳對岳母說起此事，岳母有何表示？」

朱麗葉道：「家母好像胸有成竹似的，只是淡然一笑，我以為家母可能略知綠毛幫幫主的來歷！」

南宮白道：「我也有此同感，記得岳母有一次曾對綠毛幫幫主道：我知道你是誰！」

朱麗葉道：「記得不久以前，我媽媽喃喃自語說：一定是他，一定是他！我問媽媽他是誰？媽媽支吾過去，不願對我講。」

暮地——

一陣蕩笑之聲傳來，南宮白馬上聽出是「南海酒客」宇文高和「七嫁蕩婦」方君的聲音。

只見一個山峽之中，「七嫁蕩婦」和「南海酒客」宇文高對面而立。

「南海酒客」道：「方君，妳我在綠毛幫之中，都不被重視，將來成立『混沌教』

之後，我等也沒有好處，不如早作打算！」

「七嫁蕩婦」道：「老身早就看出，但目前綠毛幫氣燄萬丈，我等又不敢反抗！」

「南海酒客」道：「在下有一個辦法，不知妳願不願意？」

「七嫁蕩婦」道：「你說說看！」

「南海酒客」道：「老夫前在武林當舖，被司馬英暗中放了之後，弄了點錢，妳若有意，咱們找個隱蔽之處，吃穿不愁，下半世也好享點清福，我認為在綠毛幫中鬼混，必定沒有好結果。」

「七嫁蕩婦」柳腰一擺，道：「你有多少錢？」

「南海酒客」道：「貓兒眼五顆，足值黃金百兩；珍珠一串，每顆都大逾龍眼，大約也值數百兩黃金；另外還有紋銀三萬餘兩！」

「七嫁蕩婦」乃三窮中人物，一生從無積蓄，乍聞「南海酒客」有這許多財富，不由動了心，飛了一個媚眼。

「南海酒客」又道：「妳是明白人，也不須我說出來，像我們這種年齡，再混下去也毫無建樹，不如歸隱，坐享天年！」

「七嫁蕩婦」道：「你的錢在那裡？」

宇文高道：「只要妳答應這件事，我就帶妳去取！」

「七嫁蕩婦」又飛了一個勾魂的媚眼，坐在一塊大石上，手抱雙膝，左右搖晃，故意把那大紅褲襠著「南海酒客」。

「南海酒客」取下酒葫蘆，「咕嘟」一聲，灌了一大口酒，眯著一雙色眼，道：

「方君，妳意下如何？」

「七嫁寡婦」嘆聲道：「老鬼，你這把年齡，是否還行？」

「南海酒客」一拍胸膛，道：「方君，不是我宇文高吹牛，一夜來上三五回還行，不信馬上試試看！」

兩個少女立即紅了臉，暗啐一聲，將面孔掩起。

南宮白過去涉獵的書不少，也曾看過「柳莊相法」，相書上說，女人最淫之相，莫過於桃花眼，水蛇腰，坐搖膝、行懸踵。這四大淫相，她都沾了一點，真是人間不祥之物。

「七嫁寡婦」道：「好吧！我答應了，咱們先來看金銀財寶，老娘看過之後，就跟你走！」

兩人立即聯袂向一座高峯上馳去，南宮白等人也跟蹤而去。

到了山頂，「南海酒客」指著一株大樹，道：「就在這裡了！」

「七嫁寡婦」向大樹望去，此樹粗可兩圍，枝葉已枯，那裡有財寶？

她冷笑道：「你想欺騙老娘？」

「南海酒客」微微一笑，道：「我騙妳作甚？妳向那大樹推出一掌試試看！」

南宮白心中一動，心知財寶必定藏在枯樹之中，而那枯樹中央一定是空的。

「七嫁寡婦」虛空向枯樹掃出一式「勾魂三腿」，只聞「嘩啦啦」一聲，樹幹被震得粉碎，裡面流出一大堆黃金之物和珍珠、貓眼。

「七嫁寡婦」見錢開眼，不由連向「南海酒客」大飛媚眼，「南海酒客」呵呵笑道：

「方君，這點東西還夠我們一輩子用的吧？」

「七嫁寡婦」道：「夠了，宇文高，你過來！」

「南海酒客」見她風騷入骨，全身媚骨沒有一處不動，尤其她那雙桃花眼，射出飢渴的光芒。

他受寵若驚地走到她的身邊，「七嫁寡婦」閉上桃花眼，把一張血紅大嘴送了上去。

「南海酒客」淫念大動，以餓虎撲食之勢把她摟住，道：「妳真是個尤物！」

「物」字未了，「南海酒客」勒地一聲，癱癱在地上，眼中射出驚駭的光芒。

「七嫁寡婦」冷笑道：「別以為老娘一生面首萬千，但却要老娘看著順眼才行，並非人盡可夫，就憑你這酒鬼也配動我的念頭？」

南宮白和兩女不由同時暗暗一嘆，深感武林之中，雲詭波譎，像宇文高這等老江湖，仍不免吃虧上當。

「七嫁寡婦」首先撿起貓兒眼和大珍珠，「嘖嘖」連聲道：「有這大堆銀子，再找個年輕小白臉，足能享半輩子清福！」

「妳看我怎麼樣？」

「七嫁寡婦」大吃一驚，疾轉身形，只見「水上飄」馬帝已站在她的面前。

在綠毛氈之中，連「水上飄」的身份也比她高，「七嫁寡婦」桃花眼一眨，道：「老娘對你早就有了意思，只要你不嫌老娘年紀大，咱們就湊合湊合！」

南宮白大搖其頭，心想：這魔頭轉變得真夠快，可惜「南海酒客」太冤枉。

「水上飄」怪笑一陣，大施祿山之爪，在她胸前摸了一把，道：「想不到妳這把年紀，肉球還是這麼硬！」

「七嫁寡婦」玉波聲浪地一扭，嘆聲道：「馬帝，你還沒嘗到滋味呢！如果你嘗過之後，包你樂不思蜀！」

馬帝又在她面頰上捏了一把，道：「大概不錯了，不然的話，那些老傢伙為甚麼老是想動妳的腦筋？」

「七嫁寡婦」道：「馬小弟，來來來！姊姊先給你點甜頭。」

說著，又半閉著一雙桃花眼，把一張大嘴送了上去。

馬帝早已看到旁邊躺著一個「南海酒客」，他雖然放浪形骸，却已暗暗戒備，立即湊了上去。

「七嫁寡婦」故技重施，以「落英甲」向馬帝腰上一戳，馬帝悶哼一聲，倒在地上的。

「七嫁寡婦」蕩笑道：「別以為你年輕，老娘要找小白臉，也要找不會武功的，你還不夠資格！」

那知她一轉身，馬帝一伸腿，把她絆了個狗吃屎，馬帝一躍而起，一足踏在她的靈台穴上，譁笑道：「方君，妳知道我是誰？是幹甚麼出身的？嘿，嘿！玩這一套妳是孫子輩！」

「七嫁寡婦」方君心想：終日打雁，却被雁啄了眼睛，眼珠一轉，道：「馬帝，你要是心眼活動一下，我還要告訴你更大的秘密！」

馬帝冷笑道：「老毒物，妳已落入馬某手中，姓馬的要怎樣玩都成，我不會上

你的當！」

「七嫁寡婦」道：「你制住我玩得沒意思，老娘施不出渾身解數，你放了我，我要告訴你一個更大的秘密！」

馬帝道：「你先說說看，是那方面的？」

「七嫁寡婦」道：「當然是金銀財寶方面的，其實珠寶尚不止此數，還有一半藏在別處！」

馬帝道：「藏在那裡？」

「七嫁寡婦」道：「你放了我嘛，我一定告訴你！」

馬帝一鬆腳，「七嫁寡婦」一躍而起，道：「就在山下一個幽谷之中，我帶你去找——」

「找」字未了，「落英甲」虛空飛出，戳入馬帝的肩井穴之中，然後飛起一腿，把馬帝踢出一丈多遠，道：「看看那個厲害！」

「七嫁寡婦」立即動手將兩人的衣衫全部剝下，兩條褲子紮起褲腳，把銀子放在裡面，然後再把褲腰紮起，又用兩件上衣包了兩個大包。

然而，這四個大包要拿走却不容易，「七嫁寡婦」眼珠一轉，立即撿起了馬帝的水分水鵝眉刺，解了「南海酒客」的穴道，沉聲道：「宇文高，老娘想來想去，還是你這人比較老實，所以我決定跟你走，來，你把包袱背起來！」

「南海酒客」知道她是利用他，也不揭穿，他一人背起三個包袱，「七嫁寡婦」挾著一個，就要離去。

朱麗葉道：「白哥，咱們要不要把他

們留下來？」

南宮白道：「當然要留，不過已經遲了一步！」

只見一條人影一瀉而至，「桀桀桀桀」

一陣怪笑，道：「二位香主意欲何往？」

來人乃是「五花肉」黃奮，兩人不由吃了一驚，還是「七嫁寡婦」心眼奇多，媚笑道：「啓稟副幫主，我等發現有人把大批財寶藏在一株枯樹之中，想帶回幫中作爲經費，不意「水上飄」馬帝竟想硬搶，所以把他制住！」

「五花肉」冷笑道：「恐怕不對吧！即使如此，你們也應該將他帶回幫中，由幫主發落，剛才你們分明想不告而別，你們以爲我是三歲小孩！」

「五花肉」連擊三掌，只聞「刷刷刷」一陣衣袂飄風之聲，「蟹面老祖」、「鐵板橋」胡不開和「八臂雷公」史不秀電馳而至。

「五花肉」冷峻地道：「把他們押回幫中，聽候太上幫主發落！」

南宮白一閃而出，冷笑道：「要走可以，把珠寶留下！」

幾個魔頭深知南宮白的厲害，況且還有樓兩層和兩個少女，不由吃了一驚。

「五花肉」見情勢不利，「叭」地一脚，解開了「水上飄」的穴道，大聲道：「兩個人背著包袱速離此地，其餘之人留下來迎敵！」

「七嫁寡婦」和「南海酒客」應了一聲，疾掠而去，其餘幾個魔頭，向四人緩緩靠近。

南宮白冷峻地道：「黃奮，本少爺不出三招，就叫你們爬著回去——」

語音未畢，集六成眞力橫掃一掌，只聞一片驚呼之聲，除了「五花肉」之外，其餘三人都被震出一丈多遠。

而「五花肉」也退了三大步，「五花肉」喝聲「退！」轉身領先掠下峯頭，道：「南宮白，五月初端午本教一定接待你！」

南宮白聳聳肩道：「狼心兔胆的東西，眞給「混沌教」丟人！」

朱麗葉道：「七嫁寡婦」和「南海酒客」跑出不遠，我們快追！」

四人循著方向追去，追了十餘里，竟未見到兩人的踪跡，而兩人各背著兩大包銀子，身法絕不會太慢，南宮白道：「依我猜想，這兩個傢伙，八成又溜了！」

說畢，躍上一株大樹之巔，四下一看，道：「一點不錯！他們去的方向正是和綠毛幫背道而馳，追！」

不到蓋茶工夫，已經追上，南宮白沉喝一聲：「站住！」

兩人悚然一震，停了下來，南宮白道：「老樓，我派你押著兩人回到城隍廟去，把珠寶和人交給幾位前輩！」

樓兩層道：「我到那裡去找少爺？」

南宮白道：「你不必找了，不久我們必回去聚齊，參加「混沌教」開教大典！」

樓兩層押著兩人走了，南宮白道：「方君這魔頭最壞，只怕老樓要上當，我們暗暗跟蹤一會看看再說！」

三小立即又尾隨跟蹤，只見「七嫁寡婦」和「南海酒客」在前，樓兩層在後，「七嫁寡婦」道：「我……我走不動了，我們吃點東西如何？」

「南海酒客」知她要耍花樣，道：「吃點東西再走不遲！」

兩人放下大包，各自取出乾糧袋，嘿！包子、饅頭、火腿、肉雞，應有盡有，香味撲鼻，樓兩層吞了一口唾沫，別過頭去。

「七嫁寡婦」向「南海酒客」曖昧地一笑，道：「一個人肚子餓了，吃點東西都有滋味，何況我這幽鷄是洛陽聚英樓的拿手菜！」

樓兩層肚中又「嘩啦啦」直響，却不回頭，南宮白心道：「老樓還有志氣呢！」

方君道：「樓兩層，你幫我背包袱，我把乾糧分你一大半如何？」

樓兩層大聲道：「我老樓自從跟著南宮少爺以後，學了不少的東西，一個人志氣比肚皮更要緊，我絕不吃你們的東西，我們還要上路，告訴你們，少來花樣，我老樓可不是好惹的！」

南宮白暗暗點頭，眼看著樓兩層押著兩人走了。

朱麗葉道：「想不到老樓出息多了！」

百里香道：「這就叫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口口聲聲讚譽南宮少爺，看起來他沒把咱們放在心上！」

樓兩層道：「一陣「嘩啦啦」之聲傳來，只見三個身穿著銅鎧甲的怪人，掠入一片松林之中。

接著，一條紅影也一瀉入林。

南宮白不由大喜，看出那三個身穿銅鎧甲之人正是那三個銅人，上次被「混沌教」震碎了銅衣，乃改成鎧甲，仍然將面孔掩起。

三小閃入草叢之中，探頭望去，只見

紅衣人正是綠毛幫幫主，和那三個身穿鎧甲之人對面而立。

紅衣人道：「三位邀本人來此有何見教？」

其中一個穿鎧甲之人道：「尊駕上次交給「大悲龍隱」朱芳芳的「冬眠復元大法」，是不是故意留了一手？」

紅衣人道：「不錯，如果本人照實寫出，天下之人豈不都會「冬眠復元大法」？」

身穿鎧甲之人道：「尊駕怎樣才能交出眞正的「冬眠復元大法」？」

紅衣人冷峻地道：「你若若能答應本人一個條件，本人決以大法相告，絕不食言！」

身穿鎧甲之人道：「請問是什麼條件？」

紅衣人冷漠地道：「只要交出「風雷客」南宮柳，本人就——」

三個身穿鎧甲之人不由一震，道：「你和南宮柳有仇？」

紅衣人道：「恕難奉告，三位如果有意交換，本人隨時可以交出大法！」

南宮白不由一震，心知三個銅人已知紅衣人是綠毛幫幫主，也深信這三個身穿鎧甲之人中，定有爹爹南宮柳在內。

但南宮白有一點弄不清楚，記得上次朱芳芳挾了兩個銅人在幽谷中和綠毛幫幫主交換，當時綠毛幫幫主爲了證實他的「冬眠復元大法」有效，曾當面試驗，結果失蹤了一個銅人，而另一個銅衣之中竟是一個屍體。

如果是朱芳芳已預先做了手脚，那麼

另一個銅人那裡去了？是不是仍然昏迷不醒？而失蹤那個是不是施了一半大法，因而武功不能完全恢復？

然而，最近經常出現的三個銅人又是誰呢？為什麼他們還需要『冬眠復元大法』呢？

三個身穿鎧甲之人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個走了出來，另外兩個銅人一下把他拉回，道：「別上他的當，此事慢慢再想辦法！」

南宮白心頭大震，他心裡清楚，剛剛走出的那個身穿鎧甲之人，必是他爹爹南宮柳了。

紅衣人當然也看得出來，寧笑一聲，向那個身穿鎧甲之人抓去。

三個身穿鎧甲之人同時推出一掌，「轟」地一聲，煙塵四起，各退了三大步。

南宮白深知綠毛幫幫主深藏不露，他這時既希望看到自己的爹爹的真面目，却又不願自己的爹爹被綠毛幫幫主制住。

轉念之間，雙方已交換了十餘招，綠毛幫幫主奇招迭出，逼得三個身穿鎧甲之人緩緩後退。

紅衣人沉聲道：「你們其中一人被我施了『冬眠復元大法』一半手術，功力只能發揮六七成，另一個自朱芳芳那裡看到『冬眠復元大法』，也缺少了一種手術，嘿！你們今生休想恢復全部功力！」

語畢，又是一式奇招，向一個身穿鎧甲之人抓去。

南宮白已經認不出那一個是剛才走出之人，因為三個身穿鎧甲之人身材都差不多，但由於紅衣人單獨去抓那一個，南宮

白心中雪亮，那一個必是自己的爹爹。紅衣人出手逾電，堪堪抓到那人的肩頭，而另外兩個要想援手已是不及。

南宮白大喝一聲「住手！」疾掠而出，撤下虬龍角，猛戳紅衣人的腎門穴。

紅衣人仍然快一步，「蓬」地一聲，那人肩頭的銅甲被抓得粉碎，退了兩大步，而紅衣人也不敢讓南宮白戳上，疾閃兩步。

三個身穿鎧甲之人看了南宮白一眼，回頭疾馳而去，南宮白大喝一聲「快追！」

那知紅衣人冷笑道：「別追了，你壞了本人的大事，本人要教訓於你！」

南宮白冷笑道：「你不必鬼鬼祟祟，我知道你是誰！」

紅衣人道：「你說我是誰？」

南宮白道：「你是綠毛幫幫主！」

紅衣人微微一震，道：「好小子，你敢信口開河？」

南宮白仰天哈哈大笑一陣，道：「你以為神不知鬼不覺是不是？哈哈！你的秘密我都知道！」

紅衣人冷笑道：「我有什麼秘密？」

南宮白道：「有一次你在綠毛幫的精舍之中，把頭顱摘了下來，放在桌上梳著頭髮，而你的頭顱却藏在衣領之中，乍看起來活像一個無頭鬼，若換了一個胆小的人，必嚇得個半死——」

紅衣人又是一震，嘿嘿冷笑不已，南宮白續道：「還有一次，我看到你進入假

山山洞之中，待你走了之後，我進入山洞，找到你的衣衫和假髮——」

紅衣人驚噫一聲，暴退一步，道：

「小子，那一次我那假髮是被你偷去了？」

南宮白道：「不錯，我爲了要弄清楚你到底是谁，所以就帶走了！」

紅衣人道：「假髮呢？」

「交給一個與你可能有關係之人！」

「誰？」

「大悲龍隱朱芳芳！」

「啊！」紅衣人又驚嘆了一聲，厲聲道：「你交給她是什麼意思？」

南宮白道：「我以爲你們必有極深的淵源，所以交給她研究一下！」

「結果呢？」

「她不肯說，但我相信她已知道你是谁。」

「怎見得？」

南宮白冷笑道：「尊駕到現在還不承認，不知是何居心？記得有一次朱芳芳曾對你說：我知道你是谁！還有一件事，也足以證明你是和朱芳芳大有淵源！」

紅衣人道：「看來，你的花樣還真不少呢！」

南宮白道：「朱姑娘投入綠毛幫臥底，以你的經驗，不會看不出來，但你竟對她另眼相待，連副幫主『五花肉』都要讓她三分，請問是什麼道理？」

紅衣人嘿嘿冷笑不已。

南宮白厲聲道：「請問尊駕，『風雷客』和你有何仇恨？你竟以他爲交換條件？」

「告訴你，本人成立綠毛幫，可以說就是爲了他，一旦南宮柳落入我的手中，你就會知道我的身份！」

紅衣人語含無比的殺機，南宮白不由

駭然。

那知綠毛幫幫主悶聲不響，看了朱麗葉一眼，回頭疾馳而去。

朱麗葉道：「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百里香道：「剛才他看你那一眼，好像洋溢著親切之感，不知是何道理？」

朱麗葉道：「我也有此同感，可是我不知道爲什麼。」

南宮白道：「這件事妳回去問問妳媽就知道了，我深信妳媽媽一定知道他的來歷！」

百里香道：「三個銅人一看到我們就跑，我看不必枉費心機了，除非我們能捉住他們，不然的話，一輩子也找不到！」

南宮白笑道：「不錯，他們好像暫時不想見我們，一照面就溜，但其中一定有一位是家父南宮柳。」

三小在邛山中轉了五天，一無所獲，乾糧也吃完了，南宮白道：「我們還是回到城隍廟吧，我對老樓押著兩個人仍然放心不下。」

朱麗葉道：「況且距端午節已經不足十天了，我們必須找到各位前輩，一塊前往！」

三小回頭向城隍廟疾馳，奔出數十里，突聞一陣呻吟之聲來自一株大樹之上。

朱麗葉不由吃了一驚，道：「好像我媽媽的聲音！」

百里香道：「我們快去看看，可能遇上大敵受了傷！」

「大姊，大姊！」

只聞孫寒香淒厲的呼聲隨夜風傳來，南宮白循聲望去，只見孫寒香一身血污，

跟隨狂奔，來到那株大樹之下。

樹上又傳來呻吟之聲，孫寒香倏然一震，仰頭望去，只見朱芳芳已變成一個血人，斜臥在大樹枝桠上，傷勢極重。

她悲呼一聲，躍上大樹，立即發出一聲驚呼，道：「大姊，妳……妳是被何人所傷？」

朱芳芳道：「混……沌……叟……！妳呢？」

孫寒香道：「我……也是……！」

「大姊，讓……小妹……爲……妳……療傷！」

「大姊，妳……恨我就恨吧……我……我絕不怪妳……」

說著，兩掌貼在朱芳芳背後靈台穴上。

三小互望一眼，眼眶中都有濡濡淚光，這場面太感動了，尤其是朱麗葉，立即投入南宮白懷中，淌下了激動淚水。

然而，孫寒香也受了重傷，只是比朱芳芳略輕，這一運輸真氣，身軀立即搖搖欲倒。

南宮白沉聲道：「兩位在樹下守護，讓我上去爲兩位前輩療傷！」

他掠上大樹，這時孫寒香也斜倚在枝桠上，已不堪支持。

南宮白伸出兩手，一手貼在一人靈台穴上，立時充沛的內力源源輸入兩人體內。

南宮白內力雄渾，不到半個時辰，兩人傷勢已經好轉。

就在這時，四周已是危機重重，突然，自草叢中飛出一個奇大的烟圈，向樹上

飛去。

兩女不由吃了一驚，知道「雲烟叟」必隱在附近，這正是他的一口罡烟，但兩女又不敢出聲，朱麗葉飄起身形，向那罡烟推出一掌。

而百里香却向草叢撲去，順手撤下虬龍角。

那口罡烟雖然被朱麗葉震散，但另有五個奇大的烟球接踵而來。朱麗葉恐怕有失，乾脆站在枝桠上，向五個烟球推出一掌。

五個烟球被震散三個，另外兩個仍然奔向南宮白的背心。

朱麗葉心頭大駭，心知若被烟球擊中，非但南宮白必立斃當場，連朱芳芳和孫寒香也走火入魔。

她焦急之下，忘了自身的危險，竟連人帶掌向兩個烟球撲去。

「卜」地一聲，烟球又被震散，而她的身子也滾下大樹。

那邊百里香剛剛撲到草叢邊沿，突聞一聲冷笑，十二盞黑燈如電射到，百里香知道是「黑燈追魂」冷清秋。虬龍角一掄，十二盞黑燈立被震碎七八盞，另外五六盞，仍然奔向她的下盤。

百里香左手施出「三合一掌法」，「蓬」地一聲，又將五盞黑燈震碎，那知就在眨眼工夫二道血箭迎面射到。

這乃是「黑燈追魂」的救命絕招「血口噴人」，非同小可，百里香未防這一手，立即以虬龍角再迎上，「刷」地一聲，仍有一小股血箭射到她的左肩之上，衣屑紛飛，皮破肉綻，跟蹤退了三步。

而朱麗葉這時已和「雲烟叟」打得難分難解，「雲烟叟」經驗老到，避重就輕，一會是烟鍋壓頂，一會是烟荷包戳胸，一會又是玉鑰猛取雙目，使朱麗葉防不勝防。其實朱麗葉的武功比他高出多多，只因她擔心樹上三人，心神不屬，乃落了下風。

百里香肩頭奇痛刺骨，但她不敢鬆懈，咬牙搶攻。

「黑燈追魂」嘿嘿寧笑，又發出七八盞黑燈，繞著百里香疾轉。

「叭叭叭」百里香奮起餘威，立將黑燈擊落，竟又施出「閃電十三式」。

她自從在那幽谷中誤食朱菓之後，內力大增，不然的話，剛才中了一道血箭，早就不支倒地了。

老偷兒的「閃電十三式」全是小巧功夫，寓守爲攻，令人防不勝防，「黑燈追魂」反被她弄得手忙腳亂。

那邊朱麗葉收束心神，也發揮了威力，施出天魔傘絕學，竟將「雲烟叟」逼退一丈多遠。

突然，「黑燈追魂」冷清秋大喝一聲，道：「方君，宇文高，快來助我一臂之力！」

朱麗葉不由一驚，側目望去，只見「七嫁寡婦」方君和「南海酒客」宇文高，果然各挾著兩個大包，準備從旁而過。

兩女不由吃了一驚，心知樓兩層凶多吉少，果然不出南宮白所料，樓兩層竟鬥不過方君。

方君和宇文高互視一眼，正要無理不睬離去，「雲烟叟」厲聲道：「就算你們逃

出十里，也難逃出老夫之手，識相點過來幫幫忙，事了之後，我們絕不難爲你們。」

兩人又互視一眼，方君道：「我們先把東西藏起來，再過去參戰，但要注意，必要時我們向「雲烟叟」和「黑燈追魂」下手，最好以暗器將他們都擊傷！」

宇文高道：「我知道……」

兩人身形一分，方君撲向朱麗葉，宇文高撲向百里香。

方君悶聲不響，向朱麗葉施出「勾魂三腿」，「蓬蓬蓬」，朱麗葉接了三腿，反將方君震出三大步。

那邊宇文高一上手就劈出七八掌，百里香因爲肩頭受傷，竟被迫退了三步，宇文高取下酒葫蘆，灌了一大口酒，而這時「黑燈追魂」正在拚命搶攻，宇文高悶聲不響，噴出一口酒箭，逕射「黑燈追魂」的腦後玉枕穴。

「黑燈追魂」萬沒料到他會向他下手，要避已是及不及，他一發狠，立即吐出一道血箭。

「卜卜」兩聲，酒箭射在「黑燈追魂」的太陽穴上，「黑燈追魂」悶哼一聲，倒地不起，而宇文高却早已有了備，閃過一口血箭。

百里香不由一怔，那知宇文高口中仍含有半口酒，向百里香連劈三掌，同時射出一道酒箭。

「卜」地一聲，百里香肩頭被酒箭射中，倒了下去。

宇文高並未向百里香下手，立即撲向「雲烟叟」席足樂。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

阿郎和蒙面人談判，只是避重就輕，伺機出擊，蒙面人是個老狐狸，西門豪、公孫鳳已被卸下一條左臂，阿郎又一次失敗，只好和老蓋仙回去……錢四海和自大談判贖回多多，自大戲弄他一番才帶去東廂，見多多雙腳離地吊死在房中，看清楚原來是包贏，多多已被阿郎救走，將包贏吊死，反過來捉弄自大一番……



新派風趣俠情倫理連載 / 歐陽雲飛 · 文

可 飛 · 圖

好馬不吃回頭草

耍嘴皮子博彩 泅泳戲水裝傻

陡地，自天生突如遊魂一般，在阿郎的視線內消失。

「小心！」

「找死！」

自天生的最大本錢，是他那奇幻詭異的身法，却被皮蛋識破，正從阿郎的身後，企圖偷襲，喝聲中，張小仙向前疾縱，臭小子一擰身，一彈腿，臨時起意，換了對象，皮蛋好心沒好報，反而做了替死鬼，刀光閃處，血泉如雨，被自大割去一截小指。

痛得皮蛋「哇呀呀！」的大叫一聲，捂着斷指，暴跳出三身之地。

西門小仙睹狀大怒，目光如火，吼聲如雷：「臭小子，你喜歡割別人的手指，本教主今天要割你的腦袋！」

將「波羅玄功」蘊集在「大悲掌」中，以一招「風雲色變」，以掌代刀，猛往自大的脖子上砍。

失敗了，臭小子功力之深，令人心折，被他硬生生的舉掌封住，嘻笑怒罵道：「姓張的，今天算你走狗運，有人做了你的替死鬼，礙於一天只取一截小指的規矩，今天姑且放你一馬。」

翁明山却不以為然，道：「師兄，殺了他！」

翁明珠也是同樣的心意：「請師兄殺了他，為先父報仇！」

不待臭小子開口，阿郎搶先說道：「翁明珠，你說什麼？要殺本教主為妳死去的老爹報仇？」

翁明珠緊緊咬着銀牙道：「不錯！」

阿郎道：「媽的！妳昏頭啦，殺妳老

爸的是天魔女秋阿姨，不是我，何況！」

「住嘴，你是幫兇，與主兇同罪。」

「何況，妳那個色鬼老子，卑鄙無恥，奪人貞操，辱人名節，本來就該死！」

「該死的是你們，」翁明珠雙目盡赤，怒視着多多、皮蛋：「你們都是幫兇，通通該死！」

多多嬌叱一聲，道：「翁明珠，妳的話說完了沒有？」

翁明珠語冷如冰的道：「說完怎樣，未說完又如何？」

皮蛋道：「說完就請妳閉上妳的狗嘴，該論到我們發言了。」

阿郎單刀直入的道：「我問妳，那個冒名頂替，代多多拜堂成親，入洞房的女人可是妳？」

翁明珠斷然否認道：「不是！」

多多柳眉一挑，杏眼一瞪，道：「不是？姑奶奶親眼目睹妳侵入我的香閨，當時一個『翁』字，僅僅寫出半個『公』字來，便被你們點了穴道，就算妳有一百張嘴也推不掉。」

翁明珠依然不肯認賬：「拜堂成親，入洞房的女人絕對不是本姑娘。」

張小仙仔細打量一下她的身材體型，陰陽怪氣的道：「妳這是睜着眼睛說瞎話，本教主以為，那個投懷送抱，恬不知恥的婊子，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都與妳十分相似。」

翁明珠聞言花容驟變，渾身一顫，緊咬着牙齒，沒開口。

皮蛋毫不放鬆，緊追不捨：「都已經

「入港」啦，雖然不曾「卸貨」，不會生孩子，沒有後患，但畢竟已是破鞋，二手貨，殘花敗柳，只有跟着阿郎當侍妾，做小妾一條路可走，若是不聽忠告，固執已見，將來說不定會變成浪女，流落街頭，幹應召女郎。」

翁明珠怒氣沖天的道：「閉上你的鳥鴉嘴，本姑娘說不是，就不是，休得胡言亂語。」

多多打破砂鍋問到底：「那是誰？」

翁明珠不假思索的道：「一個風塵女郎。」

阿郎駁斥道：「放屁，風塵中生張熟李，送舊迎新，那來白璧無瑕的處子？」

「重賞之下，何愁請不到花國幽蘭。」

「妳別忘，此女身懷絕技，並非風塵弱女子。」

「自古風塵多奇女，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此女姓甚名誰？」

「臨時僱用，不曾請教。」

「是那個妓院的？」

「無可奉告。」

「非說不可。」

「偏不說，你待怎地？」

「不說就證明是純屬虛構，那個不要臉的女人就是妳自己。」

「不是，絕對不是！」

「空口無憑，把妳的衣服脫下來。」

「色鬼！淫魔！色情狂！你想幹什麼？」

「好說，本教主要驗明正身，當衆檢

查。」

「無恥！下流！不要臉！你——」

「識相的就自己動手，免得他人代勞！」

阿郎詞鋒咄咄逼人，一路追究到底，而且揚言要剝翁明珠的衣服，不禁激怒了乃兄翁明山，吹鬚子，瞪眼睛，暴跳如雷的道：「大胆！放肆！狂妄！你也未免欺人太甚，老子今天跟你拚啦。」

盛怒之下，整個人都變了樣兒，像一頭發怒的獅子，更像是一隻受了傷的大狗熊，不顧一切的，向張小仙猛打猛攻。

可是，他忽略了一件事，他的對手是阿郎，是智謀百出，詭計多端，所向無敵的白吃教教主，尤其急怒攻心之下，自己門戶大開，打得毫無章法，瞎衝亂幹一通，被張小仙乘空而入，抽冷子一招便點了他的「鬼胎穴」。

「哎唷！」翁明山發出一聲呻吟，抱着肚子暴退三四步，驚惶滿面的道：「小雜種，你——你剛才——」

阿郎報以一聲爽朗的冷笑，道：「剛才被本教主點了你的『鬼胎穴』，從此刻起，你的肚子會慢慢的大起來，開始『通貨膨脹』，大腹便便的，就好像女子身懷六甲，如果怕『爆炸』，怕『開花』，最好把那個不要臉的女人招出來，或者是叫你的妹妹脫下衣服，讓本教主檢查一下，否則，肚子脹到一定的程度，就會爆裂而亡，粉身碎骨，血肉模糊！」

聽得翁明山汗毛直豎，惱怒萬分的道：「你好狠毒的心腸，今天不是你死，

便是我亡！」

雙掌一錯，就要拚死拚活，阿郎嘻嘻一笑，道：「姓翁的，別發火，一使力，你的肚子大得更快。」

皮蛋加了一句：「比加了發粉的饅頭還要快。」

多多的話更明白：「就像吹氣球一樣，速度驚人！」

不由的翁明山不信，肚子已經開始膨脹，明顯的凸起來，而且一旦提聚內力，便會隱隱作痛，嚇得他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道：「可惡的張小仙，可恨的魔崽子，抽你的筋，剝你的皮——」

話被阿郎打斷了，逗耍戲弄道：「也別生氣，更不可罵人，小心動了『胎氣』，『胎死腹中』！」

多多瞪了臭小子自大一眼，一語雙關的道：「小心生下魔胎，怪胎，甚至鬼胎！」

皮蛋不甘寂寞，也一臉狡狴的譏誚道：「生氣會動胎氣，罵人會爛肚子，打人的結果更嚴重，會炸彈開花，屍骨無全！」

這話好像無數鋼針，刺傷了翁明山。

激得他血脈貫張，怒髮衝冠。

不幸，越是惱怒，越是想拚命，肚子越是快速膨脹，就這麼三言兩語的工夫，已腹大如鼓，彷彿懷胎十月，同時，腹內怪怪的，真力已無法提聚。

砰！嘶啦！

不是有人放屁。

也不是有人打架，而是翁明山的肚

皮發展得太快，撐破了褲子，也繃斷了褲腰帶。

好窘，好羞，也好難堪，好狼狽，翁明山實在沒有臉再待下去，提着褲子，在妹妹明珠的攙扶下，連一句自找台階來下的場面話都沒有力氣來說，便急急匆匆的不告而別。

阿郎諷道：「乖，這才是英雄。」

多多解釋道：「是嘛，識時務者為俊傑。」

皮蛋交代道：「受不了煎熬的時候，只要將那朵殘花，那隻破鞋提來，就可以為你『安胎』，或者『接生』。」

* * *

利那之間，翁明山、翁明珠、包贏俱已離開百姓祠。

臭小子自大却没有走，兩隻賊眼，瞪得又圓又大，一瞬不瞬的凝視着張小仙，道：「媽的，今天算你福大命大，鴻運當頭。」

阿郎冷哼一聲，道：「什麼意思？」

「本來要取你的一根手指頭，可惡的皮蛋硬充好漢，作了替死鬼，反而被你佔了便宜去。」

「臭小子，現在後悔還來得及，本教主願敬陪末座。」

「本少爺做事，一向一言九鼎，說放你一馬，就放你一馬，絕不會自食其言。」

多多一揚柳眉兒，道：「一報還一報，姑奶奶也網開一面，不想跟你算賬，新除舊欠，連本帶利，咱們下次一起算，滾吧！」

皮蛋怒沖的道：「下次見面就要你人頭落地，再也見不到明天的太陽，趁我們還沒有改變主意的之前，你他媽的最好快滾！」

真是怪胎，胆大包天，以一對四，四個人都是武林高手，都是恨他入骨的冤家對頭，換了別人，早已溜之乎也，臭小子自大却没有滾，依舊直挺挺的站在他們的面前。

多多大發嬌嗔的道：「臭小子，你怎麼還不滾？」

自天生從容不迫的道：「本少爺還想較量較量。」

大刀錢四海猛一掄他的雙龍抱月刀，老虎般怒吼道：「好！想死老夫就成全你，看刀！」

刀未出，自大搶先道：「本少爺說話算話，並不想較量拳掌刀劍。」

張小仙一怔神，道：「小怪物，你他奶奶的究竟要較量什麼？」

臭小子自大胸有成竹的道：「想跟張教主主要嘴皮子，——接龍。」

「接龍？請別忘，你小子曾是本教主的嘴下敗將。」

「正因為曾有此不光采的紀錄，所以才決心瀚雪前恥。」

「知恥近乎勇，孺子可教也。」

「本少爺出道以來，橫掃武林，樣樣得第一，絕不甘屈居人後。」

「臭小子，你好狂，狂得令人可恨又可愛，這樣吧，假如你不反對，本教主歡迎你加入白吃教，咱們大家一起來狂。」

「哼，臭美，你的廟太小，供不下大菩薩。」

「可以让你幹副教主，第二副教主。」

「本少爺說過，絕不屈居人後，更不屈居人下。」

「媽的，難不成你想當教主，坐第一把交椅？」

「謝了，小小的一個白吃教教主，地位太小，沒興趣，本少爺現在是『金手指黨』的黨主席，凡是『金手指聯宜會』的黨員，包括皮蛋、錢老頭、司徒雷、老乞丐在內，比你那個爛白吃教還要大得多。」

阿郎臉色一沉，道：「說你胖，你就喘，說你狂，你真狂，小心夜路走多了遇見鬼！」

臭小子撥弄一下他自己的朝天辮，昂首道：「廢話少說，快說敢不敢跟本主席再較量一次接龍。」

「好啊，誰怕誰呀。」

「規則上要稍作修正。」

「如何修正？」

「音同字不同的情形禁止使用。」

「可以。」

「字同義不同的情形也禁止使用。」

「這樣你輸得更快。」

「閣下還沒有表示意見。」

「本教主不反對。」

「如此，張教主請！」

「自主席請！」

臭小子自大一點也不懂得謙虛，立道：「白吃教專門白吃白喝。」

阿郎道：「喝西北風。」

自大道：「風雲色變。」

阿郎道：「變化多端。」

自大道：「端莊賢淑的女人不是多多。」

阿郎道：「多才多藝的男人也不是臭小子。」

自大道：「子虛烏有。」

阿郎道：「有眼無珠。」

自大道：「珠光寶氣。」

阿郎道：「氣死你活該！」

自大道：「該當何罪。」

阿郎道：「罪魁禍首。」

自大道：「首善之區。」

阿郎道：「區區一個臭小子，何足掛心。」

自大道：「心頭一把火，火燒白吃教。」

阿郎道：「教子無方。」

自大道：「方寸之地。」

阿郎道：「地下錢莊。」

自大道：「莊家包贏。」

阿郎道：「贏了再輸。」

自大道：「輸不起不要賭。」

阿郎道：「賭命子。」

自大道：「子子孫孫。」

阿郎道：「孫子兵法。」

自大道：「法網難逃。」

阿郎道：「逃之夭夭。」

自大道：「天矯不羣。」

阿郎道：「羣魔亂舞。」

自大道：「舞文弄墨。」

阿郎道：「墨守成規。」

自大道：「規矩最好。」

阿郎道：「好小子阿郎。」

自大道：「郎心狠心。」

阿郎道：「心胸狹小。」

自大道：「小魚吃大魚。」

阿郎道：「魚水之歡。」

自大道：「歡喜冤家。」

阿郎道：「家門不幸，才會生下魔嬰怪胎。」

自大道：「胎教不良，會令你胡言亂語。」

阿郎道：「語無倫次。」

自大道：「次序。」

阿郎道：「序文。」

自大道：「文章。」

阿郎道：「章法。」

自大道：「法度。」

阿郎道：「度牒。」

自大道：「牒狀。」

阿郎道：「狀元紅。」

自大道：「紅顏薄命。」

阿郎道：「命途多舛。」

自大道：「舛訛。」

阿郎道：「訛詐。」

自大道：「詐欺勒索你張小仙最拿手。」

阿郎道：「手忙腳亂。」

自大道：「亂七八糟。」

阿郎道：「糟糠之妻不下堂。」

自大道：「堂信。」

阿郎道：「信人。」

自大道：「人謀不臧。」

阿郎道：「臧否。」

自大道：「否決權。」

阿郎道：「權宜之話。」

自大道：「計不得售。」

阿郎道：「售價低廉。」

自大道：「廉潔。」

阿郎道：「潔癖。」

自大道：「癖好。」

阿郎道：「好馬不吃回頭草。」

臭小子自大聽到這裡，沒再往下接

，手舞足蹈的雀躍道：「癖好與『好馬』

這兩個『好』字，字同義不同，讀音也不

一樣，你犯規，輸啦，輸定啦，本主席

總算報了此仇，又拿到一個第一，哈哈

，哈哈！」

的確，癖好的『好』，與好馬的『好』

，字同音不同，意思也不一樣，阿郎一

時大意，自己犯了錯，輸得心服口服，

啞口無言，眼睜睜的看着臭小子自大，

在連串狂笑聲中揚長而去。

* * *

一則爲了追趕黑旋風黑皮，再則爲

了及早趕回苗疆，看一下天魔教究竟發

生什麼事？是以大笨牛、小和尚空空，

玉羅刹冷霜霜、鬼見愁徐雪梅、雙劍許

紅杏等一行五人，一路之上，曉行夜宿

，放步疾馳，幾乎不曾停歇過。

追呀追，趕呀趕，不畏險阻，嘗盡

艱辛，這日終於到達了川、湘、黔三省

交界之處，亦是苗疆廣大地區的邊緣地

帶。

沒追到黑旋風黑皮。

亦未遭遇任何攔截。

距離天魔教，尚有一段遙遠的距

離。

連日奔波，實在很苦很累，頂着烈

日，大家俱已汗流浹背，好不容易看到

一條清澈見底的小溪，大笨牛興奮莫名

的道：「放假半天，咱們下去游泳吧。」

小和尚空空的反應並不熱烈，一面

擦汗一面苦笑道：「盛意心領，小僧是個

旱鴨子，不會玩水，坐着看你游吧。」

找了一棵大樹，真的在樹蔭下坐下

來。

大笨牛可不答應，一把將他拉起來

，罵臭道：「豬，骯髒的豬，也不聞聞

你身上有多臭，不會游泳，起碼也得洗

個澡，再不洗，準會臭死人，連豬八戒

都會離你遠去。」

口說不算，復將空空提起來，扔進

河裡去。

「殺人啦，殺人啦，大笨牛要謀財害

命。」

「救命啊，救命啊，大家快來救命

啊！」

小和尚空空真的是一個旱鴨子，一

見到水就嚇得魂飛魄散，大喊大叫不

已。

所幸，小溪邊上，並不深，根本用

不到別人來救，亂扒幾下，便自行站起

來了。

大笨牛樂得直鼓掌，認爲是自己的

得意傑作，轉對冷、徐、許三女道：「怎

麼樣，下去一起玩吧！」

彼此身份不同，又兼男女有別，冷

霜霜遲疑一下，道：「請公子自己去游吧

，我們找一個地方洗一下就可以了。」

立即付諸行動，與徐雪梅、許紅杏

，携手往上游行去。

大笨牛也沒有勉強他們，剝掉衣服

，僅僅穿着一條短褲，撲通！一聲，跳

進水裡去。

先玩自由式，再玩蛙式，姿勢、水

性，俱屬一流。

「爽啊，好爽啊！」

「棒啊，好棒啊！」

大笨牛如魚得水，玩得不亦樂乎，

多日來的辛勞俱告一掃而空。

小和尚空空則仍停留在二尺深淺的

溪邊，戰戰兢兢，如臨大敵，無福消受

水的樂趣。

驀然，大笨牛鑽入水中，潛行丈許

，抓著空空，將他放倒，嚇得小和

尚又呼天搶地的吼起來，大笨牛樂不可

支的笑罵道：「媽的，胆小鬼，鬼叫什麼

，沒有聽說面盆裡面可以淹死人，還不

把衣服脫掉，穿著衣服如何洗澡。」

「是！是！」

身在水中，空空根本無皮可調，大

笨牛是堂主，他只是一個香主，「官」又

比他大，只有服從的份兒，諾聲中，忙

將衣服剝掉，就在原地洗起澡來。

大笨牛的目的是在玩水，把身體洗

乾淨後道：「空空，咱們一起來玩玩吧，

我教你。」

小和尚空空生怕大笨牛會拉他，忙

退後三步道：「不！不！我不要玩，也不

想學。」

「不玩可以，要罰你做一件事。」

「做什麼事？」

「洗衣服。」

「什麼？要我來洗衣服，這些事應該

是母的來做呀。」

「阿嬌不在，只好由你代勞。」

「我好懷念阿嬌啊，有她在，吃香的

，喝辣的，也不用洗衣服，也不知她現

在——」

「你娘，別提這個掃把星，滾得愈遠

愈好，最好永不相見，快說你答不答

應？」

「男子漢，大丈夫，這——」

「你不幹，是不是？好，本公子馬上

拉你下水去餓王八。」

「苦也，苦也！哀啊！」空空別無選

擇，只好一口答應下來：「好嘛，好

嘛！」

「洗乾淨以後，必須涼好曬乾。」

「那是當然。」

「本堂主游罷歸來，假如沒有乾淨的

乾衣服穿，小心剝你的皮。」

「請大笨牛堂主多玩一會兒，可別故

意找麻煩。」

「若有艷遇，自然樂而忘返，多泡一

泡。」

「才怪！」

「再見！」

「再見！」

好漂亮的姿勢，一長身，人已投入

主流之中，浪花起處，立如魚兒一般順

流而下。

* * *

誠然，人在走運的時候，的確城牆

也擋不住，大笨牛只是隨口胡謔八扯，

萬萬沒有想到，幻想會成爲事實，真的在這條小河上有了艷遇，交上了桃花運。

大笨牛哼着小調，其樂陶陶，早已將一切煩惱拋諸腦後，正游呀游的，當他發現，河道中央的水流甚急，正朝着一道石壁下的洞穴射去時，再應變已經來不及。

洞穴不大，水勢更急，偏偏，洞穴這邊的地形又比這一邊爲低，更加助長了水的速度，直如千軍萬馬般奔瀉而下。「慘啦，慘啦，這一下一定見不到明天的太陽啦。」

大笨牛心裡發毛，胡思亂想，他惟一能夠做的事是，將眼睛閉上，聽天由命。

自然界的力，實在大得驚人，激流奔騰，水聲如雷中，大笨牛的身子彷彿怒矢彈丸般被拋射出去。

「完啦！完啦，這一下非回姥姥家不可。」

「觀音大士，濟公活佛，過往的神明土地，你們可不能見死不救，我大笨牛還沒有討老婆哩，死不得，不能死！」

真他媽的絕透啦，身在空中，生死未卜，思緒仍不絕如縷，却始終不敢睜開眼睛來看一看身在何地。

其實，洞外並非龍潭虎穴，激流化作一道瀑布，傾瀉而下，匯集成一個大水塘，水塘的另一邊也有一條小溪流向別處。

水塘甚大，約有數十丈方圓，塘水清澈，正有五名女子在塘中戲水。

都是絕色佳麗，年輕貌美，清一色都是穿着三點式的比基尼泳裝，美麗的胴體，皆毫不保留的暴露在外，令人垂涎三尺。

尤其，其中有一位少女，格外惹眼，古銅色的皮膚，光采亮麗，胸及臀部，特別發達，面如鵝卵，鼻賽懸胆，腿長腰細，十指尖尖，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膚皆顯得那麼勻稱，圓潤，也皆散發出十足的女性美，與女性的魅力，確是人間尤物，上帝的傑作。

正以仰姿，仰臥在水面上，雙目緊閉，享受着日光浴。

說巧真巧，大笨牛也是閉着眼，而且，這麼大的一個池塘，什麼地方不好落，偏偏奇巧無比的落在那位少女的胴體上。

更妙的是，大笨牛是以大馬臥的姿勢，整個人全部「趴」上去的，就像是阿郎在洞房花燭夜，「趴」那個女刺客的情形完全一樣。

由上而下，衝力極大，少女如何能挺得住，嘆通！一聲，兩個人一起沉到水裡去。

而且，純粹是出於一種本能的反應，緊要關頭，見到東西就抓，大笨牛毫不考慮，雙手一伸，便將少女緊緊的抱住了。

最初的刹那，他並不清楚抱在懷裡的「東西」是什麼，只覺得一個甚是膩滑，富有彈性，而又令人十分舒暢的「活物」，以爲是一條美人魚。

待睜開眼睛一看，始知是一個大美人，於是，一種好似觸電似的感覺，很快便傳遍全身，情不自禁的抱得更緊，立將眼睛再度閉起來，嘴巴也湊上去，吻在少女的香唇上，猛吃不用花錢的嫩豆腐。

少女水性絕佳，已帶着大笨牛浮上水面。

可是，大笨牛依舊保持原樣，賴在人家少女的胴體上捨不得醒來。

少女的感覺同樣很「來電」，全身酥軟無力，想要掙脫，奈何大笨牛的兩隻手比鐵箍更緊，却無能爲力。

還是由四名叫春花、秋月、夏雨、冬雪的婢女，全力將大笨牛硬從少女的身上「剝」下來。

這一來，大笨牛反而不好意思自動醒來了，只好繼續裝下去，雙目緊閉，不言不動的浮在水面上。

春花姑娘道：「羞羞羞，不要臉，賴在少女身上不放手。」

夏雨姑娘道：「也不知那來的色狼，突然從天而降，好嚇人哪！」

秋月姑娘瞞了一眼，道：「還蠻不賴嘛，高頭大馬，結結實實的，很有男人味，充滿野性美。」

冬雪姑娘另有發現，道：「三位姐姐，你們注意到沒有，這個野小子在跟咱們捉迷藏，故意裝死。」

少女銀鈴似的聲音笑道：「冬雪，別胡說，從上面摔下來，可能真的是嚇昏了。」

春花姑娘道：「公主，別上他的當，是裝的。」

少女愕然一楞道：「春花，妳怎麼知道他是裝的？」

夏雨搶先道：「道理很簡單，一個昏死的人，不可能這樣舒舒服服的浮在水面上。」

被稱爲公主的少女道：「那要怎樣才能把他弄醒？」

秋月姑娘道：「奴婢有辦法。」

公主道：「秋月，妳有什麼辦法？可不要把人弄傷到。」

秋月呆了一下，暗想：「乖乖，好快的速度，才被男人抱了一下，就有意思啦。」

自然不敢說出來，諾應一句：「婢子理得！」乍然拔出水面丈許多，猛打「千斤墜」，一屁股坐下來，不偏不倚的坐在大笨牛身上。

跟阿郎，多多他們一起這麼久，沒有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大笨牛同樣裝了一腦子的鬼主義，心忖：「奶奶的，想整我的冤枉，看我先把你弄到水裡，再好好的揩妳的油。」

睜開半隻眼，就在秋月的大屁股沾到大笨牛的那一瞬間，立即主動的沉下去，同樣伸手一抓。

抓空了，並未抓得住秋月的大腿，秋月聰明絕頂，將大笨牛撞沉後，當下嬌軀一轉，滾向一側，航空母艦似的跟大家聚在一起靜待下文。

這一次，沒有佔到便宜，也不能再裝死了，只好裝傻。

裝傻，是他最拿手的看家本領，浮出水面後，裝出一副驚惶失色，駭異可

怖的樣子，道：「這是那裡？是陰曹地府的奈何橋下？還是天庭瑤池的鵲橋天河？」

春花姑娘有意拿他尋開心，道：「是奈何橋下。」

大笨牛故作驚恐的道：「完啦，完啦，我現在一定已經是鬼魂，不再是人。」

瞪大眼睛，色眯眯的往五女的身上一掃過，接着又道：「哎呀，好漂亮的女鬼，真美真美，早知做鬼也風流，就不想做做人啦。」

被稱作公主的少女道：「這位公子，別聽信春花的胡言亂語，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那來的鬼魂，你沒有死。」

大笨牛傻乎乎的道：「什麼？我還沒有死？」

公主指着當頭的烈日，笑盈盈的道：「當然沒有死，死人是看不見太陽的。」

大笨牛昂首望了一下艷陽，裝傻道：「聽說死人是感覺不到痛的，可否麻煩這位小姐幫幫忙。」

少女笑容可掬的道：「幫什麼忙？」

大笨牛的點子真多，將嘴嚙得老高，幾乎可以吊上一個水桶去，往少女的面前一送，道「請咬我一口，看會不會痛？」

公主爲他這個憨態可掬，充滿傻氣的舉動，逗得哈哈大笑不迭，未曾作答，亦無行動。

夏雨姑娘道：「傻小子，你是故意裝傻，還是真以爲自己不在人間？」

大笨牛一本正經的道：「生生死死，

怎麼可以裝傻，自然是弄不懂是陰是陽？是生是死？」

「好，本姑娘可以幫幫你的忙。」

「多謝，多謝！」

本以爲夏雨會咬他的嘴唇，親個嘴，是以，又將嘴唇嚙得老高，送過去。

那知，夏雨姑娘暗罵一聲：「豬八戒！不咬他的嘴唇，却在他的大腿上，用力掐了一下。」

這一掐，用力不小，痛得大笨牛豬也似的吼叫道：「我的媽呀，妳怎麼不按牌理出牌，亂掐人。」

秋月姑娘冷笑道：「痛不痛呀？」

大笨牛道：「痛吔，痛吔，痛死人哩。」

冬雪姑娘語意深長的道：「痛就證明你還沒有死，沒死就是人，是人就該說人話，不要說鬼話。」

大笨牛應對的方法也很妙，傻笑着，搔耳弄腮的苦思一會兒，忽然如夢初醒的驚叫道：「我想起來啦，想起來啦。」

春花道：「你想起來什麼？」

大笨牛道：「我想起被一股激流沖走，沖進山洞，掉入一個無底深淵中，以爲一定會死翹翹，後來——」

夏雨道：「後來怎麼樣？」

大笨牛道：「好像抱住一個東西。」

秋月道：「那不是東西，是我們公主。」

冬雪道：「你瞎眼啦，什麼地方不好，偏偏往我家公主身上『趴』。」

這是大笨牛最得意的一件事，故作

驚訝的道：「難怪軟綿綿的，香噴噴的，會那麼舒坦，原來是個肉墊子。」

望着公主浸在水裡的美麗胴體，及浮在水面鮮花似的臉蛋兒，又傻裡傻氣的道：「失禮，對不起啦，如果需要我承擔任何責任，絕不推辭，倘若希望我再抱一次，也絕不拒絕。」

食髓知味，意猶未盡，大笨牛接着嘻嘻笑道：「姑娘不好意思被人抱，來抱一抱我也是一樣的。」

被稱作公主的少女羞得滿臉通紅的，嬌羞不勝的道：「你這人好厚的臉皮，也不害臊，誰會去抱你，誰又會被你抱。」

大笨牛的臉皮本來就很厚，大刀都砍不透，聞言仍不死心，嚙一嚙嘴唇，笑說：「不好意思擁抱也沒有關係啦，親一個嘴來代替吧。」

這一副豬八戒式的嘴臉，逗得少女格格嬌笑不止，雖未答允，眉宇之間却並無敵意，甚至還頗爲欣賞大笨牛的急色相，有幾許好感。

公主欲說還羞，欲受還拒，四名婢女另有她們自己的想法，聚在一起，交頭接耳的開了一個「秘密會議」，決定要好好消遣一下大笨牛，作爲回報。

春花首先道：「抱住女人，爽吧？」

大笨牛道：「爽，爽啊！」

夏雨姑娘道：「舒服吧？」

大笨牛道：「舒服，舒服啊！」

秋月姑娘道：「親嘴很來電吧？」

大笨牛道：「來電啊，全身發麻。」

冬雪姑娘道：「也很痛快吧？」

大笨牛道：「痛快，痛快死啦。」

春花姑娘道：「還想不想再抱一下？」

大笨牛道：「想啊，想得要死。」

夏雨姑娘道：「還想不想再親一下？」

大笨牛道：「白痴才不想。」

秋月神祕兮兮的笑笑，道：「我們四個人輪番上陣，讓你抱個夠，讓你親個足，你看如何？」

大笨牛笑口大開的道：「好啊，買一送四，多多益善，誰怕誰呀，但不知是怎樣來親？怎樣來抱？」

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豬哥（好色鬼）

，說着說着，便動手動腳起來，準備採取行動。

冬雪游開數尺，躲過他的襲擊，道：「不必你來親，你來抱，我們來親你抱你就可以啦。」

大笨牛差點沒樂死，暈陶陶的道：「這樣更好，省力氣，也好盡情享受一下美好的人生。」

閉上眼，嚙起嘴，還擺了一個優美的姿勢，不曾喝酒，就已經醉啦，神氣八啦的道：「來抱呀，來親呀。」

春花姑娘道：「別急，這樣不方便，也不爽不舒服，請躺在水面上，就像我家公主那樣，我們一個一個的來。」

「好！」

這種好事，八百年也難得遇上一次，豈有不願之理，大笨牛毫不放慮，當即浮出水面，平躺下來，露出他結實的胸膛與肌肉，打算享受「愛的洗禮」。

春、夏、秋、冬四女已游至水邊，登上高處。

第一個攻擊手是春花姑娘，高空跳水的姿勢好美好美，瞧準大笨牛半裸的身子「叭」上去。

大笨牛睹狀欣喜若狂，張開雙臂，頻呼：「來呀，來呀，瞄準一點，一偏差就沒意思啦。」

可是，事與願違，大笨牛却抱空了。

不是春花沒有來，而是在緊要關頭，春花猛然來了一個大翻身，以背部壓上去。

動作又快，一壓即起，大笨牛想要伸手去抱時，春花已彈起五尺許高，連人家的屁股都沒摸着。

「我的媽呀！」

自己反而承受不住巨大的壓力，沉下去。

但他水性不錯，很快便浮上來。

春花道：「爽不爽？」

大笨牛道：「爽啊！」

「好不好玩？」

「好好玩啊。」

「要不要繼續玩下去？」

「要，最好再增加一些獎品。」

「什麼獎品？」

「讓我抱住的人就嫁給我做老婆。」

「可以，但如你抱不住又怎麼辦？」

「大家公平交易，抱不住我就嫁她做老公。」

「哼，你想得倒美，天下的好事都給你一個人佔先啦。」

「彼此有緣嘛，有緣千里能相會。」

「準備好，我們夏雨姑娘要跟你親熱啦。」

「早就準備好啦，請，快請！」

第二個攻擊手是夏雨姑娘，如法泡製，大笨牛再一次嚐到失敗的苦果。

接着，秋月第三，冬雪第四，相繼接踵而下，對方赤裸着身子，光滑圓潤，不易着力，又兼身懷絕技，一壓即起，時間拿捏得恰到好處，大笨牛急得哇哇叫，始終沒抱住半個。

四女輪番上陣，連撞四次，壓力奇大，反倒是大笨牛自己受不起「愛的洗禮」，災情慘重，已被撞得七葷八素，直喊吃不消。

春花姑娘捉狹道：「怎麼樣，爽吧？來電吧？好玩吧？再繼續吧？」

大笨牛樂此不疲，來者不拒：「歡迎，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四女聞言大喜，興高采烈的正預備作第二回合的遊戲，被公主及時阻住：

「好啦，逗逗樂子，開開玩笑，無可厚非，但要適可而止，不要欺負人家老實人。」

秋月聽公主將大笨牛當作老實人，不以為然，小聲嘟囔道：「才怪！」

公主又道：「還沒有請教這位公子尊姓大名？師承門派？」

大笨牛姓什麼，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當年母親天魔女秋水寒，慘遭神偷、賭仙、怪道的輪暴而生下他，究竟是何人的種，根本無從查攷。

當下略一沉吟，正容道：「我叫大笨牛，天魔女秋水寒是我娘，老蓋仙洪五爺是我乾哥哥，白吃教的阿郎、多多、皮蛋都是本公子的好朋友，除了身為天魔教主第二順位的繼承人外，還有很多很多兼差。」

冬雪姑娘疑道：「赫，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還有兼差。」

大笨牛洋洋得意的大吹法螺道：「當然，凡是名人，皆身兼數職，能者多勞，沒有辦法，想推也推不掉。」

春花笑問道：「還兼那些職務？」

大笨牛如數家珍的道：「白吃教的刑堂堂主、少林寺的榮譽長老、天竺波羅門的第十七代掌門人、丐幫的高級顧問，以及開封白吃賭場的總經理，還有很多很多，說也說不完。」

真是吹牛皮不犯死罪，大笨牛的老毛病還是改不了，後面的那兩個頭銜，純粹是他自己一廂情願，自行強加上去的。

公主等人却不明就裡，真的以為遇上了江湖豪客，武林名人，唬得他們一楞一楞的。

春花姑娘道：「好棒啊，原來公子還是一位大人物，失敬得很。」

夏雨姑娘同樣刮目相看：「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公子好會裝傻啊。」

秋月姑娘亦道：「果然有一套，難怪會撞不死。」

冬雪姑娘總結道：「真正是英雄出少年！」

七嘴八舌的，將大笨牛捧上了天，捧得他暈暈乎乎的，簡直連時辰八字都忘啦，半晌始道：「你們自己也自我介紹一下吧，一次生，兩次熟，以後大家都是好朋友。」

遲疑一下，春花姑娘立將夏雨、秋月、以及她自己一一介紹出來。

却未介紹那位稱作公主的少女，大笨牛道：「差勁，真差勁，單單介紹配角，為何把最重要的主角給漏掉呢？」

秋月笑容滿面的道：「這位是我們公主，芝蕨公主。」

大笨牛一怔，擺出一個優美姿勢，柔聲而又紳士的道：「芝蕨公主？好，好，小巧玲瓏，香甜可愛，請問芳名是——」

冬雪姑娘代答道：「玉蓮花。」

大笨牛將「玉蓮花」三字唸了好幾遍，津津有味的道：「好名字，好名字，人如其名，名如其人，公主的確像是一朵盛開的蓮花，嬌艷欲滴，冠蓋羣芳！」

忍不住吞了幾口水，繼又說道：「但不知是那一個國或那一個部落的公主？」

芝蕨公主玉蓮花略一尋思，含情脈脈的瞞了他一眼，羞答答的道：「赤身露體的，有所不便，這樣吧，等我們穿好衣服，再作長談如何？」

大笨牛馬上回說：「是嘛，我們都是有身份的人，應該嚴肅一些才對，這樣實在不像話，一定會惹人譏笑。」

但，一轉念間，抬頭一看，自己的衣服尚在一道插天絕壁的另一邊，唯一的通路，就是那個洞穴。

偏巧，洞穴內波濤洶湧，瀑布高達

三丈以上，憑他自己的身手，根本無法逆流而上。

於是，哭喪着臉，大呼小叫道：「糟啦，糟啦，我看我是回不去啦。」

問明原委後，春花姑娘道：「小事一椿，別急，讓我們來助公子一臂力。」

「怎麼助？」

「簡單，捉住公子的手脚，往上丟就成啦。」

「不行，碰到腦袋準會暈癱子。」

「不會，我們會小心行事，萬無一失。」

「千萬大意不得，俺大笨牛還沒有娶媳婦呢。」

「快啦，快啦，公子紅鸞星動，不久就可以當新郎官。」

大家一齊退至水淺的地方，春、夏、秋、冬四女捉住大笨牛的手脚，芝蔴公主捉住他的頭，「一、二、三、放！」

好快好準，流星火箭般，越過瀑布，射入洞穴中。

力道也好大，穿越洞穴數丈處，方始力盡而落。

並未落下，猛提一口真氣，抖臂而起，「大鵬三展翅」，變「蜻蜓三點水」，再一式「宿鳥投林」，落腳處已上了岸。

* * *

找到小和尚空空，衣服洗淨也曬乾了，匆匆忙忙的穿在身上，招招手，道：「快！朝河堤上面行去。」

河堤上面，官道旁，玉羅刹冷霜霜、鬼見愁徐雪梅、雙劍許紅杏早已候在那裡。

「快！」

還是那一個字，再度招招手，捨官道不走，登上小河一側的小山。

冷霜霜道：「公子，我們走錯了吧？」

大笨牛道：「沒有。」

小和尚空空見他神色有異，道：「你沒有毛病吧？」

大笨牛道：「也沒有。」

徐雪梅道：「那為什麼不走官道要上山去？」

大笨牛道：「我們到山那邊去。」

許紅杏道：「到山邊去幹嘛？可是發現黑旋風了？」

大笨牛道：「不是。」

小和尚道：「那是白巾賊？」

「也不是。」

「媽的，神經病，到底遇見了什麼？看你失魂落魄的樣子，莫非是遇上妖魔鬼怪？」

「是遇上妖魔鬼怪。」

「怪事，既是妖魔鬼怪，躲避猶恐不及，何必去觸霉頭。」

「你不懂啦，是可愛的妖魔鬼怪。」

「小僧是不懂，妖魔鬼怪就是妖魔鬼怪，世上那有可愛的妖魔鬼怪，把話說清楚再走也不遲。」

「孩子沒有娘，說來話頭長，快走，在路上本公子會一五一十的告訴你們。」

沒有辦法，大笨牛急得像火燒屁股似的，大夥縱有一肚子的疑雲，也不得不暫時壓下來，跟着他往山上奔。

在途中，大笨牛這才原原本本的，

將自己的艱遇說出來。

聽得空空好不羨慕，半信半疑的道：「真有這種好事？」

大笨牛道：「騙你是小狗。」

「是吹牛吧？」

「幹嘛要吹牛？」

「美不美？」

「美啊，美得冒泡。」

「你『臥』的是公主？還是女婢？」

「自然是芝蔴公主玉蓮花。」

「當時她有沒有穿衣服？」

「三點式，比基尼。」

「遺憾遺憾！」

「是很遺憾，不然說不定就可以『入港』啦。」

「只要一『入港』，她就嫁定你啦。」

「可不是嗎，大笨牛異想天開的道：『還很可能買送四。』」

「沒有關係，放長線，釣大魚，這樣更有味道。」

「說的也是，談談戀愛也好，看情形她已經墜入情網。」

「哇，好棒啊，這是一見鍾情。」

「應該說是『一抱生情』更恰當些。」

「不管是『一見鍾情』，或是『一抱生情』，反正有『情』就是啦，將來必定有情人終成眷屬。」

「那當然。」

「恭喜！恭喜！」

「客氣，客氣！」

「快！」

「快！」

兩個燒包，燒得滿口胡言，也燒得

腳掌發燙，大笨牛真以為自己是白馬王子，被愛神的箭射中了，沒命似的向前奔跑，恨不得馬上就見到芝蔴公主玉蓮花。

* * *

愛情賜給他力量，快如脫兔奔馬，不一時，便越過小山，到達山的那一邊。

然而，但見塘水悠悠，空山寂寂，春花、夏雨、秋月、冬雪與芝蔴公主玉蓮花已不知去向。

「公主，公主！玉蓮花，玉蓮花！」

「春花、夏雨、秋月、冬雪！」

連喊數遍，回答的只是風聲和水聲。

一下子從快樂的巔峯，掉進了痛苦的深淵裡，大笨牛又傻又楞的喃喃自語道：「怎麼會這個樣子，怎麼會這個樣子嘛。」

「好可憐啊，幸好小僧這一輩子不必談戀愛。」

空空心裡想，可不敢說出來，道：「大笨牛堂主，依我看，你遇見的可能只是一種幻覺。」

大笨牛很認真的說：「是真實的，絕對不是幻覺。」

「不是幻覺，就是鬼怪。」

「也不是鬼怪，是人，我們約好要在此長談。」

「你沒有聽錯？」

「情人的話，怎麼會聽錯。」

「也許是人家在敷衍你，想甩掉你，是你自己在單戀別人？」（未完·八）

上文提要：

若華從龍在天口中知悉南宮慕白被軟禁之後，便決定親自上南宮家向南宮老太太求請，希望能使南宮慕白恢復自由，為此若華悄然離開了于飛虹等人。于飛虹決定和杜秋寒立即成婚，由一些跡象看，神秘幕後人對於飛虹的美色有欽慕垂青之意，若是于飛虹和杜秋寒成婚，可能會藉此而把神秘幕後人引出……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金釵令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 卧龍生·文

可飛·圖

兩顆人頭作賀禮 西貝新娘慘斷魂

「姑娘，別急……」杜秋寒突然急忙擺手道：「我常聽于飛虹讚美妳是女中諸葛，不但溫柔、善良、忠貞、孝順，而且聰明、勇敢，經過杜某這一個多月來的觀察，証實飛虹的話一點也沒錯。」

「觀察？莫非這一個多月來，他的心思並不完全擺在小姐一人的身上，也曾注意、關心到我譚瑤華？」瑤華有些受寵若驚的自付着，內心不禁轉憂為喜。

又聽杜秋寒的聲音在耳邊響起：「秋寒還望瑤華姑娘能繼續在旁協助飛虹，我等共渡過難關，秋寒日後定當好好報答姑娘。」

這番話猶如一枝冷箭，直直穿透瑤華才暖的心窩。

報答？多麼生疏、客氣，而淡漠、見外的字眼！

瑤華的心，一下子被撕成片片。

忍住欲奪眶而出的眼淚，瑤華匆忙而澀聲的道：「杜公子，言重了，瑤華失陪！」

說着，她步履匆促而踉蹌的走回自己房裡，留下不知那裡說錯話而怔在原地的杜秋寒。

「砰！」的一聲，房門猛然開了又關，瑤華將自己重重的摔倒在床上，伏被無聲的啜泣起來，她感覺自己好像昏厥過去一般。

自從杜秋寒和于飛虹重聚後，瑤華夜裡常常睡不安穩，或是雙眼瞪着幃帳，想着心事，直到天明。

最近幾天，午夜夢迴，更是淚沾繡枕錦被，輾轉反側。

杜秋寒和于飛虹異地重逢，瑤華當然為他們感到高興；但每當暗戀杜秋寒已久的瑤華，看見他們二人兩情繾綣，含情脈脈模樣，她原本沈穩和體貼的心，突然翻騰起來，不再平靜無波。

于飛虹是瑤華所敬佩和仰慕的主子，瑤華根本不想去嫉妒于飛虹，或與她爭風吃醋；或真是有如此僭越的想法，瑤華又豈是于飛虹的對手？況且于飛虹本性純潔善良，猶如神仙圖畫中的人，我見猶憐，常令瑤華自慚形穢，興起學習與仿效的心意。

為此，瑤華常常自責，她不該愛上杜秋寒的，因為杜秋寒愛于飛虹，她不該介入這對有情人中間，她該忘了他。

偏偏每當她看到斯文、俊秀、內斂、成熟的杜秋寒時，她就忘了好幾次在心中警告自己的話，深深的被他吸引住，深深的陷入了感情的泥沼中，無法自拔。

圓熟而沈穩的瑤華，懂得在人前抑壓自己內心爆發的感情，而私底下，閨房中，她只是個和父、妹相隔千里的孤女。

感情寄托無處，無話不談的若華又在這個時候離開了她，她心中的話無處盡情傾訴，心中的苦、悶、煩、怨越積越多，越壓越厚，在大家面前，又得表現出一副蘭心蕙質、運籌帷幄的女中丈夫氣概，甚至想出了促婚的辦法，真是難為她了。

接着這十幾天，瑤華瘦得厲害，原本一張圓潤的粉臉，變得只有一個巴掌大，而且氣色很不好看，精神也差多了。

于飛虹自然也有所察覺，她不敢確定瑤華是否在病相思，只好關心的垂詢。



瑤華只推說不小心得了風寒，調養幾天就好，並不承認有心病。

于飛虹半信半疑，立刻重金請來杭州名醫，囑咐用最貴重的藥材，為瑤華治病，滋補身子。

她自己更是一日五次，親端湯藥，一口一口的餵食。

此等關懷，此種恩情，瑤華自是感動不已，更不敢將心中的苦說出來，煩擾于飛虹了。

瑤華知道，這段期間，是關乎于飛虹生死存亡的重要時刻。

她和若華在出翠園紅樓前，曾答應老主人于天風要好好照顧保護小姐的，現在自己反而要小姐來侍候，豈不是自毀誓言，有虧職守！

如今若華已離開小姐身邊，小姐這時更需要她雙倍的協助，自己豈能如此的頹唐消沈，傷小姐的心呢？

想來這兒，瑤華頓覺汗顏、不安起來，她告訴自己，要勉強打起精神來，幫助小姐渡過難關才對呀！

第二天，瑤華離開病床，神采奕奕的出現在內廳，與于飛虹、杜秋寒共商議籌備婚禮的事。

金百輪像一陣疾出的風，從深宅大院消失了，但是于飛虹等人仍感覺，他仍在監視着他們的一舉一動。

只是他已和神秘幕後人一樣，隱秘在暗處不出現而已。

劉星和茶花仍舊在廳外巡迴防守着，以便一有情況，至少讓于飛虹等人有較充裕的準備應敵。

日子在緊張、平靜、忙碌中，一天天的過去，明天就是杜秋寒和于飛虹的好日子。

這一晚，于飛虹、杜秋寒、瑤華、劉星、茶花三人通宵未睡，每個人各有職分，忙碌不已。

他們當然忙着張羅籌備婚禮中所需物品，更忙的是，抽出餘暇，苦練不歸谷中劍法，以制敵機先。

遠處傳來幾聲雞啼，天已破曉，重要的一天終於到來了。

天井中，杜秋寒在于飛虹耳旁說了一句話，于飛虹立刻領首。

杜秋寒突然雙手一拍，只見六條人影從四周晃了出來，一字排開，恭立於杜秋寒的面前。

瑤華幾乎被這六人的長相嚇住了，只見這六人皆是一頭棕黃色的頭髮，體格壯碩，肌肉虬結，孔武有力，約有七、八尺高，手上各拿着了箭和長矛。

赤膊着上半身，胸膛上蓄有一撮金毛，下穿一條燈籠褲形狀的褲子，和中土人士的保守穿着打扮，自有天淵之別。

他們聽不懂漢語，却遵照波斯王的指示，聽命於杜秋寒，保護他，不使他受到任何人的傷害，而且不能有半點異心，否則一律處死。

當然，這番話也是他們臨行前，多番絲千拜托，萬囑咐的。

瑤華知道，這六個人就是于飛虹向她透露的，波斯六大武士。

就在這時，半空中突然傳出一聲怪吼：「果然是勾結外人，居心叵測！」

于飛虹等人聞聲既驚且怒，正待拔劍護身，二十幾條人影已將他們十一人團團包圍在中間。

那六位武士見狀，知道這些人來意不善，要對杜秋寒不利，立刻取箭拉弓。

「住手！」杜秋寒一邊大叫，一邊對六位武士做了個誇張的制止手勢。

那六名武士一臉不解，却不感違抗，立刻放下弓箭。

「哼！小子，你還算識事務！」為首的那人語含諷刺的道。

「你們是丐幫中人？」于飛虹從這些人的打扮穿着，和所持的武器——打狗棒，瞭然於胸，蹙眉問道。

「金釵令主，好眼力！我就是丐幫長老錢有志！」發語的那人又哼聲道。

「錢長老，你剛才的話，似乎對我等有誤會？」杜秋寒小心的道。

「誤會？哼！」錢有志用力一拄打狗棒，話還沒說出口，臉色就已經漲成紫紅。

「錢長老，蒞臨此地，不知有何指教？」于飛虹突感事情有蹊蹺，不安的追問。

「錢某是向兩位道賀，送禮來的！」錢有志嘴上這說着，臉上却没有祝福的笑容。

他面孔凝肅，突朝左首一人擺手命道：「將禮物交由金釵令主！」

「是！」

只見那弟子雙手捧着一個圓圓的紅色大布包，走到于飛虹面前。

「姑娘，我替妳收下！」茶花突然閃身護擋在于飛虹身前，搶先接過了布包。

「請驗收！」錢有志冷聲道。

茶花立刻解開布包，一股血腥味立刻衝鼻而上，布包內原來是兩顆血淋淋的人頭。

于飛虹等人見狀，內心及表面上驚怒自是不在話下。

茶花低喝一聲，手中布包衝空一丈有許，一名弟子一個飛縱，半空中穩穩接住布包，再一個滾翻，穩穩落地。

看來雙方是較量上了，衆位丐幫弟子不約而同的逼進了一步。

「錢長老，今日是我們家小姐和杜公子的大喜日子，我等與你丐幫，並無半點仇隙，你存挑畔之心找上門來，還送了個如此大的「厚禮」，是何道理？丐幫好歹也是江湖上的明門正派，竟然如此的蠻橫無禮，不怕辱沒了丐幫的盛名嗎？」瑤華氣得柳眉倒豎，戟指罵道。

只見錢有志灰頭土臉的怔了一會兒，方才回過神來似的沉聲道：「小丫頭別嘴硬，待會兒老夫會叫妳口服！」

「錢長老，飛虹洗耳恭聽，你請說吧！」于飛虹朝瑤華作了個手勢，示意她將怒氣壓抑下來，然後朝錢有志正色道。

「好，金釵令主，妳看，這是什麼？」錢有志手一揚，突然由懷中掏出一支金釵來。

于飛虹內心一震，秀眉深鎖，腦子裏忙碌的轉動着，她漸漸明白了，有一項陰謀正席捲向她。

「昨晚敝幫中的兩位弟子，被人殺死在距此不遠的一處荒野，人頭齊落，屍首

旁邊還留下一支金釵，式樣與于姑娘頭上的金釵一模一樣，分明是于姑娘所有……」

杜秋寒截斷道：「錢長老一口咬定貴幫的兩位弟子，是飛虹殺死的？」

「哼，就算不是于姑娘親自下手，也和于姑娘或一幫人脫不了關係！」

于飛虹嘆了口氣，和緩的道：「錢長老，請你仔細想想，這兩個人如果真是飛虹所殺，飛虹真會笨到這種地步，事後留下一支金釵，落人口實，予人把柄？」

「這……」錢長老凝思了一會兒，不可否認，于飛虹的話站得穩陣腳，他心目中的火氣頓時澆熄了一大半。

瑤華乘機道：「金釵式樣可以仿造得維肖維妙，這件事分明有人惡意栽贓，破壞我家姑娘的名聲，錢長老，你千萬不要忘了他人的奸計。」

錢有志雙眉緊鎖，沉吟着不語，一雙銳利的鷹眼却緊緊盯着于飛虹，似乎想從于飛虹臉上的神情，看出她是否在說謊。

杜秋寒朝錢有志拱拱手道：「在下可爲于姑娘作証，昨晚我們五人一直待在這裡，準備張羅婚事，根本沒有離開一步，請錢長老三思。」

「我也可以爲姑娘作証！」劉星拍着胸膛，大聲道。

「哼，你們兩個一個是于飛虹未來的丈夫，一個是她的手下，都是自己人，誰知道你們不是互相包庇袒護，做偽証！」幾位丐幫弟子不服氣的嘩聲道。

瑤華粉臉含怒，叱道：「昨晚你們之中有誰親眼看見，這兩個人是死在我家小姐的手下？」

丐幫弟子們面面相覷，「沒有」之回答聲此起彼落。

瑤華冷冷一笑，道：「既然沒有人當場親眼目睹，難道就只憑這支金釵，就可咬定我家姑娘的罪名！」

瑤華此話一出，丐幫諸人皆沉默下來，沒有反駁。

沉吟了一會，錢有志才開口，道：「本長老並不承認這位姑娘的話無理，可是物証俱在，獨缺人証，于姑娘仍不能洗脫罪嫌。」

于飛虹見錢有志的態度仍然強硬，無奈的嘆了口氣，沉聲道：「錢長老，我等費盡唇舌解釋，仍然不能使貴幫信服，但不知錢長老想如何解決？」

錢有志突然口氣軟化的道：「如果你能確定的告訴我，栽贓的人是誰，我立刻率弟子離開這兒，找那人算賬，從此與姑娘無瓜葛；但姑娘如果無法告知我他們是誰，本長老只好將這筆賬算在姑娘的頭上，向姑娘找回公道了。」

「哼！我如果知道他是誰，早就先你一步找他算賬了！」于飛虹面有難色的冷哼道。

錢有志臉一下子拉得老長，喝問道：「妳是說妳根本不知道兇手是誰？」

「是的，他很神秘，他一直在暗中監視我們，扯我後腿，甚至傷害接近我的朋友，使我防不勝防……」

錢有志突地一揮手，截斷于飛虹接下去的話，低吼道：「于姑娘，我不想插手管妳的閒事，今天這件事，姑娘一定要還

我個公道！」

杜秋寒見于飛虹被錢有志逼得喘不過氣，心中感到萬分之心痛與不忍，他快速的輕拍一下于飛虹纖肩，表示全力的支持她。

于飛虹瞭解杜秋寒體貼的心意，轉臉拋給他一個會意而苦澀的微笑。

「錢長老，」杜秋寒瀟灑的一抱拳道：「你心目中明知于姑娘不是真正的兇嫌，却一再逼她，這豈是一幫長老磊落的作為？」

「廢話少說！」錢有志老羞成怒，臉紅脖子粗的叱罵道。

「錢長老，你莫非想動武？」瑤華面罩寒霜的道。

錢有志冷冷一笑，道：「錢某想見識金釵令主的武功。于姑娘，能讓本長老一飽眼福嗎？」

他話雖說得客氣，兩隻鷹眼却暴射出冷冷的寒光，殺機陡現。

「好，錢長老，我家姑娘還有要事待辦，我來陪你玩上幾招，免得誤了正事！」瑤華似是忍不住心中的氣，衝口不客氣的道。

「臭丫頭，好大的口氣！」

錢有志一旦動了火氣，風度修養立拋到九霄雲外，打狗棒乍吞疾吐，一時間棒影飛舞，却是亂中有序，分朝瑤華上、中、下盤橫掃過來，快捷如閃電驚雷。

「瑤華，小心了！」杜秋寒急聲警告叫道。

只見那瑤華一臉輕鬆的微笑，等棒影快要沾身時，突然飛身騰空，錢有志的棒

子只掃起了一陣呼呼旋風，卻落了個空。

瑤華她頭下腳上，俯衝而下，短寶劍乘棍子點空，錢有志來不及撤棍回招的當兒，還向木棍尾梢橫劈過去。

只聽得「鏗」的一聲，錢有志還來不及驚叫，一片薄如蟬翼的木梢，已自棍梢飛飄了下來。

錢有志頓覺持棍右手虎口麻痛，若非暗吸了口真氣，木棍早已脫手，丟臉丟到家了。

錢有志倒抽口冷氣，面如死灰，一臉喪氣樣。

丐幫弟子個個面露驚訝之色，沒想到一幫長老，還不到一盞熱茶的時間，便敗在一個出道不久的小婢女手上。

「錢長老，如何？」瑤華的短寶劍入鞘，撇嘴問道。

錢有志簡直不敢看于飛虹一眼。

「錢長老，就憑你，還想誣蔑我家小姐！」瑤華冷聲嘲諷道。

「錢長老，貴幫也是受害者，我不想為難你，你請吧！」于飛虹下逐客令道。

錢有志一張老臉正拉不下來時，突然「咻」的一聲，從半空中飛落一名丐幫的弟子，十萬火急的朝錢有志稟報道：「啓稟長老，總壇失火了，據查有人縱火，請長老回總壇處理善後！」

看這名弟子慌張的神色，不像在說謊，于飛虹不由得和杜秋寒對望了一眼，心想丐幫總壇的這場火，時間上來的未免太巧了些。

錢有志的老臉一下子垮了下來，他靦靦的朝于飛虹道：「在下告辭了，他日再候教！」

候教！」

說着，朝眾弟子一擺手，霎時間，「咻！咻！」聲此起彼落，二十幾位丐幫弟子全部撤離。

「哼！雖然丐幫目前前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但錢有志可逮着一個下台階的機會！」杜秋寒道。

瑤華的愁眉深鎖，半晌才道：「沒想他們會用借力殺人的手法來對付我們，真是太可怕了！」

「雖然他們夠狠，但是我們總算有驚無險的化解了！」于飛虹鬆了口氣的道。

瑤華道：「小姐，看來他已用強將懶龍、怒獅、閃電豹，逼上窮途末路的伎倆來對付妳？」

于飛虹冷冷一笑，道：「可惜我于飛虹並不是懶龍、怒獅、閃電豹，他的方法未必能奏效！」

于飛虹說着，美目中閃現着自信與聰慧的神采。

看着于飛虹此等氣定神閒，杜秋寒和瑤華彷彿吃了一顆定心丸。

其實，于飛虹何嘗不害怕、不擔憂、不正視敵人刻意展出在她面前的強大實力？

爲了穩定軍心，于飛虹徹底發揮了她的大慧定力。

* * *

紅楓山莊，是一座白玉砌成的巨大宅院，氣象莊嚴宏偉，佔地約有百畝左右。這個地方的特色，是宅院四周遍植了數百株楓樹。

一般說來，楓葉到秋天才會變紅，但

是唯獨這裡的楓葉四季常紅，蔚成一種奇特的景觀。

紅楓掩映着白屋，給人清麗、典雅、華美的感覺。

行駛的篷車中——

「飛虹，妳爲什麼選定了紅楓山莊，做爲我們結婚的場地？」杜秋寒饒有興味的掉臉問緊挨身邊的于飛虹道。

于飛虹搖搖頭，道：「這是劉星和茶花替我出的主意。」

杜秋寒疑惑的道：「他們兩人的職責是保護你的安全，又不常說話，怎麼會向妳建議這些鎖事？」

「我也覺得奇怪，但是當他二人對我說出三個理由後，我已沒有異議。」

「哦，那三個理由？」

「第一，紅楓山莊的老主人是我爹的生死之交。」

杜秋寒沉吟的道：「既是生死之交，爲何當妳爹面臨壓力和危險時，他仍能安居紅楓山莊？」

「他已經去世多年了！」于飛虹不勝唏噓的道。

「原來如此，那麼另一個理由呢？」

「劉星和茶花跟在我爹身邊已有十多年了，據他們透露，我爹非常希望我的終身大事能在紅楓山莊中完成。」

「妳爹的心思真讓人匪夷所思！」杜秋寒苦笑道。

于飛虹抿嘴一笑，道：「我也和你一樣，感到納悶，但是我想爹會有此想法，大概是懷念故友吧！」

「最後一個理由？」

于飛虹雙頰突然湧現醉人的紅暈，陶然而幸福的凝望着杜秋寒，吐氣如蘭的低語：「聽說紅楓山莊的特色是常年不變色的紅楓；『紅』代表吉祥、如意、光榮、顯達、喜慶……而不變色的紅楓，正象徵着源源不絕的愛和幸福，永保穩固的婚姻……」

于飛虹還未說完，杜秋寒已心痛的忍不住輕攬她入懷，在心中喟嘆一聲，思忖着：「『紅』不也代表血腥和暴力……」

披掛紅彩絲絛的馬車霍然停止，杜秋寒和于飛虹乍然分開來。

于飛虹傾身由車窗往外看去，氣勢巍峨的紅楓山莊矗立在眼前。

這時，爆竹聲霹靂叭啦響個不停，夾雜着熙攘人語。

「小姐，請入紅楓山莊，杜公子請穿上新郎信禮服！」篷車前響起了瑤華的聲音。

于飛虹聽了一聲，掉臉神色凝重的朝杜秋寒道：「密切注意，寶刀不要離身！」

「妳也要小心了！」杜秋寒握了一下于飛虹的手，鄭重囑咐道。

「你放心！」

話還沒說完，于飛虹閃身一晃，杜秋寒身邊已沒有人。

在觀禮的人看來，馬車內一點動靜也沒有。

瑤華朝劉星、茶花、六武士揮手示意，九人朝紅楓山莊走去。

距西時還差三刻，紅楓山莊前的紅磚大院已聚集了不少賓客。

大門前，貼了不少喜幛、紅聯，這些

佈置，顯然是紅楓山莊中的人已佈置好的。

但令瑤華感到奇怪的是，喜車已到達，但紅楓山莊的人竟沒有一個來迎接？

瑤華美目四下逡巡，初步覺得，賓客之中並沒有奇怪、可疑的人物，雖然他們大部份為武林中人。

縱然如此，她仍然不敢有半點輕忽，暗注真力於劍身，不惜犧牲性命，保護于飛虹。

一提真氣，瑤華不覺柳眉緊皺，丹田力阻，胸口凝滯，莫非她的心病已到達膏肓的地步？

「各位，請入大廳，午時一到，準時觀禮開席。」瑤華忍住病痛，擠出一臉的笑容，朝賓客們拱手道。

大廳堂前，一對龍鳳喜燭，燃燒着熊熊喜焰。

席開二十桌，擺滿了珍饈美食，大魚大肉，盤子上還冒着騰騰熱氣。

「剛才廳內明明有人，怎麼這會兒全不見了？這些菜餚，分明是才擺上不久？」瑤華陡覺紅楓山莊，某些地方與無影門有些類似。

瑤華將劉星茶花拉到一邊，將心中的疑慮說出。

但見茶花臉色鎮定如常，聲調平板的岔開道：「西時就要到了，我們去請姑娘出來拜堂吧！」

不多說一句話，茶花轉身就走。

茶花的神秘與言語上的有意迴避，使瑤華滿腹疑雲，柳眉深鎖。

賓客們的喧嚷聲，打斷了瑤華的沉

思。

「他就是新郎信杜秋寒？」

「好俊的人品，與金釵令主于飛虹倒是絕配！」

「能被金釵令主看上的，當然是千中挑一呀！」

杜秋寒不知何時已出現在瑤華的身後，他頭戴紗帽，身穿新郎信紅禮服，顧盼自若，豐神絕世，俊逸非凡，但若仔細觀察，可發現他炯炯目中含着幾分的戒慎與緊張。

瑤華費了很大的氣力，才將癡迷、幽怨的目光，自杜秋寒的身上移開。

眼尾輕掃過，發現二十桌幾乎都已經坐滿了，賓客們寒暄、談笑，或品茗、磕瓜子，看來和一般婚禮狀況，並無差別。

杜秋寒和瑤華的感覺都是一樣，他眉宇間喜憂參半。

喜的是，如果一切順利，他和于飛虹便可如意結成夫妻。

而憂的是，神秘幕後人如果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不出面阻止這樁親事，他和于飛虹就算能共效于飛之樂，恐怕于飛虹心中的隱憂未消，仍無法過安樂無憂的逍遙日子。

「各位，新娘子來了！」突然有人興奮的嚷道。

賓客們的喧嘩之聲突然消失了，鴉雀無聲，大家都瞪大了眼睛。

只見鳳冠霞帔，一身鮮艷紅袍，頭垂紅巾的新娘子，蓮步款款的由茶花攙扶着，由堂前左邊的一扇大門走了過來。

瑤華立刻迎了上去，攙着新娘子的左

臂，就在這一碰觸間，瑤華的神色突然驚疑乍現，眼珠子滴溜溜的一轉，隨即臉色恢復了平靜。

新娘子粉臉低垂，一直走到杜秋寒的面前才停步。

等兩位新人都站定堂前，一位司儀模樣的人扯着喉嚨喊着：「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兩位新人行禮如儀。

司儀繼續喊着：夫妻交拜，送入洞房！

「慢着！」話聲稍落，瑤華突然皺眉大聲阻止道。

大家都以不安、疑惑、揣測、怪罪的眼神，注視着瑤華。

杜秋寒的神情更是驚疑與不解，他也盯着瑤華看，想從她臉上獲得一些訊息。

瑤華向杜秋寒眨眼示意，杜秋寒吸了口氣。

「這位姑娘，春宵一刻值千金，請不要就誤新人的寶貴時刻！」司儀怒視着瑤華，沉聲道。

瑤華毫不畏懼大家集中在她身上的異樣眼光，微微一笑，朝大家拱手道：「各位，我是金釵令主的貼身女婢譚瑤華——」

頓了一頓，又道：「想必各位不遠千里而來，觀賞這場婚禮，並不全爲了大嚼大吃一頓吧？」

說着，以銳利慧黠的眼神巡視着每一位賓客，幾乎有半數以上的人與瑤華的眼神碰觸後，立刻低下頭來，或是慌亂的移轉視線。

瑤華在心中冷笑一聲。

「各位一定很想藉此機會瞻仰金釵令主的風采仙姿……杜公子，你介意小姐和大家見面嗎？」瑤華目光注視着杜秋寒問道，她的眉間傳達着緊張與渴盼的訊息。

杜秋寒眉頭微微一皺，立刻點頭道：「既然各位有此盛情，杜某不忍拂逆……」

說着，從茶花手上接過挑巾棒子。

瑤華的眼神，一直沒離開于飛虹的身上。

紅巾慢慢的被揭開了來，于飛虹那張美麗絕倫的臉，含情脈脈的注視着新郎伯杜秋寒，杜秋寒帶着莫名其妙，疑惑怪罪的眼神，掠掃過瑤華一眼。

瑤華一雙柳眉深鎖，于飛虹忽然轉向瑤華，投給她一個感激而嬌媚萬分的微笑。

瑤華臉上的驚疑倏地消失，朝于飛虹微笑道：「小姐，妳可否藉這個機會，向大家說幾句話？」

此話一出，于飛虹的眉頭忽然飛快一蹙，雖然只那麼一下子，細心的瑤華也看得出。

朱唇輕啓，半天不自在的才吐出一句話：「各位——」

聲音不對，瑤華雙耳一動，柳眉倒豎，粉面含怒，叱道：「妳根本不是小姐，你們把小姐怎麼樣了？」

嬌叱聲中，短劍已削向假于飛虹的纖肩。

假于飛虹倒抽一口涼氣，匆忙的一個閃身，險險躲過這凌厲的一擊，但鳳冠已

摔在地上。

她探手懷內中抽出一把匕首，斜飛向前，咬牙向瑤華直刺過去。

瑤華面不改色，向右側一閃。

此時，錯愕片刻的杜秋寒、劉星、茶花已然回過神，躍身過來，欲幫助瑤華。

「我沒事，你們小心後面！」瑤華一掌劈退假于飛虹，同時勿促警告道。

杜秋寒、茶花、劉星聞言匆忙向後一望，只見觀禮的賓客個個拔刀抽劍，虎視眈眈，意圖不軌。

他們三人交換了一個驚訝的眼色。

杜秋寒沉聲道：「各位難道也受了他們的利用？」

話還沒說完，只見一個虬髯大漢，怪吼一聲，騰空一縱，刀風霍霍，向杜秋寒上盤狠狠掃來。

那六名波斯武士見杜秋寒遭到了攻擊，怒吼一聲，由大廳門口衝將過來。

這時，其他的賓客面面相覷，怔了一會兒，才在剛才那位「司儀」的鼓噪與監視下，加入了戰圈。

一場熱鬧開闔的婚禮，竟變成兵戎相見的場面。

杜秋寒、劉星和茶花，各自施展不歸谷的絕學，從容應付，綽綽有餘。

因為他們知道這些圍殺的武林人士，也是受人脅迫利用的可憐蟲，因此下手極有分寸，只傷而不殺。

但箭聲颼颼，也有不少的人死傷在波斯武士的箭弦下。

「說！小姐在那裡？」短劍逼點在假于飛虹的喉前，瑤華厲聲喝道。

「姑娘，我佩服妳過人的聰明才智！」假新娘空洞的眼神，無奈而絕望的凝望着瑤華，苦苦一笑道。

想必她是受人利用，情非得已，瑤華內心的惻隱與不忍油然而生，她嘆了口氣，口氣轉為柔軟的道：「只要妳跟我合作，我便放了妳！」

假新娘凄楚一笑，吃力的搖搖頭，突然臉色慘白悶哼一聲，砰的摔倒在地，嘴角正滲出縷縷鮮血，業已芳魂歸天。

「咬舌自盡！」瑤華驚呼出聲，頓時花容失色。

于飛虹是在一陣低切、和緩、纏綿的瑟聲中悠悠醒轉。

于飛虹是昏迷了，但是當她醒轉時，却感到通體舒暢，神情氣爽，也許是身體下的那張水晶牀的神妙功用吧！

她的心神融入了時而低切，時而清揚的瑟聲中，却忘了去凝思，去懷疑，她怎麼會在這兒？鼓瑟的人是誰？她和杜秋寒的婚禮呢？這是怎麼一回事？

瑟聲嘎然停止，一下子把于飛虹拉回現實，她猛然一個鯉魚打挺，從水晶牀上一躍而起，皺眉凝神往四下一望，想找鼓瑟聲的來處。

只是這是一間設備俱全，豪華寬敞的宅子，于飛虹往半啓的窗子看過去，窗外紅楓繚繞，想必此地與紅楓山莊相隔不遠，甚至它可能是紅楓山莊的一部分。

于飛虹心中驚疑萬分，連連後退了幾步，一個轉身，美目掃處，赫然發現透明的屏風後映現出一個負手而立的頎長身影。

「你……是誰，你一定是鼓瑟的人吧？」于飛虹勉強壓抑衝動、驚疑、迫切的心情，小心的問道。

身影仍然佇立不動，半晌才道：「在下是誰，于姑娘應該可由瑟聲聽出，于姑娘如此健忘，可讓在下哭笑不得了！」

此話一出，于飛虹不由得倒抽口冷氣，聽這人的聲音，他明明是在西湖水榭，和南宮慕白琴瑟和鳴，並請她品評「乘龍圖」的書生趙子平。

「你是趙子平！趙先生！」于飛虹臉上的神情瞬息萬變，沈吟着道。

「哈哈」朗笑聲中，趙子平而由屏風後面緩緩走了出來。

「于姑娘，久違了！」趙子平神態瀟灑的朝于飛虹拱手為禮道。

「趙先生，好久不見……」于飛虹含笑回禮，道：「飛虹感到奇怪，這兒不是西湖竹榭，怎麼會在這兒遇見你？尤其是在我大喜之日？」

對於于飛虹的單刀直入，趙子平毫不以為意的哈哈一笑，道：「趙某是慕白賢弟的知交，而慕白賢弟又是于姑娘的閨中密友，于姑娘雖然沒有發帖給在下，但於情於理，趙某聞風理應趕來祝賀，但當趙某一見新郎伯時，便為姑娘叫屈……」

此話一出，于飛虹立刻有了戒心，她冷冷一笑，語氣故作和緩的道：「趙先生學問深博，想必是思慮也頗周全，不知有何見教？」

「于姑娘請坐！」趙子平突然朝水晶牀旁的水晶椅一指，道。

于飛虹沈吟了一會，默默不語，款款坐下。

趙子平氣定神閒的一擦衣擺，也在于飛虹對面一張水晶椅上坐下。

「先生請說。」于飛虹不動聲息，注視着趙子平。

趙子平淺淺一笑，道：「那杜秋寒的長相雖然出眾，子平自付不及他的一半，但子平對相術有涉獵，依命理來看，他剋於妳，你們若結合，日後必遭不測之禍。」

「哦？何種不測之禍？」于飛虹蛾眉挑得高高的，好笑的問。

「子平無意強迫姑娘相信，但既云為不測，自是天機不可洩露也！」趙子平一搖手中摺扇，擺頭晃腦，神秘兮兮的吟哦道。

于飛虹嘆了口氣，強迫自己儘量將語調放和緩自然一些，道：「所以你請我到這裡來，爲了阻止我和杜秋寒的婚事？」那個「請」字，還是說得十分鏗鏘有力。

趙子平仍然沈穩的道：「于姑娘請勿動怒，在下只是碰巧，看見姑娘昏倒在地，所以才好心請姑娘到此房中安憩，並爲姑娘彈奏一曲子平的新作，此外並無惡意。」

于飛虹仔細凝聽趙子平的說詞，覺得疑雲滿腹。

她在繡房中換嫁衣時，並無別人在場，趙子平怎說是碰巧看見？

而且她是一時疏忽，被人點倒在地，在此之前，她的身體並無足以昏倒的不

適徵兆。

沈吟了一會，于飛虹抬起眼，正巧與趙子平的炯炯雙眸接觸。

趙子平細白斯文的臉上神色依舊平和，嘴角牽起的微笑依然優雅，一點也看不出有什麼異樣或跡象。

「趙先生，如果我仍想走出這間房子，趕到紅楓山莊補行婚禮呢？」于飛虹微微一笑，却是一臉凝重，觀察趙子平的神情道。

「可惜呀！可惜！」趙子平手中的摺扇突然往腿上重重的一拍，哀嘆了一聲，然後站起身來。

「于姑娘如果堅持不聽子平的苦勸，子平也無可奈何了！不過子平真爲姑娘的紅顏薄命感到惋惜萬分！」

「事情真有那麼嚴重嗎？」于飛虹也站了起來，走近趙子平一步，問道。

「姑娘不相信？」

于飛虹微笑的搖搖頭，一字一句的慢聲說道：「聽先生說得如此篤定，莫非這一切都穩穩操在先生的手中，所以先生能夠預卜？」

此話一出，趙子平突然臉色瞬息一變，急忙道：「于姑娘，在下那能有此神能？在下剛才說過，在下只不過是略通神術，信口直斷罷了！」

說着，優雅的背過身去。

白影一晃，于飛虹突然閃身在趙子平的面前，冷聲道：「先生，你到底是神秘幕後人的什麼人？」

趙子平脚底一晃，連連後退了幾步，吃驚的道：「于姑娘，妳在說些什麼？在

下實在聽不懂，在下只不過略盡朋友道義而已！」

看看趙子平那副無辜與軟弱的神態，于飛虹不由沖淡了心中的懷疑，奇怪萬分的道：「我和杜秋寒的婚事，是我們兩人之間的私事，道理上，別人不會出手阻止、出面干預，除了神秘幕後人！」

「姑娘，妳千萬不能懷疑在下跟什麼神秘幕後人扯上關係，否則在下真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趙子平懊惱的朝于飛虹拱手道。

于飛虹半信半疑的凝視趙子平一眼，才道：「飛虹在此謝過趙先生的關心，我並不怕日後有什麼橫禍發生，請先生放飛虹出去，好嗎？」

趙子平朗聲道：「姑娘既然有此担当，在下也不願強人所難，姑娘的一切行動悉聽尊便，在下不便有所干預，不過在下近日又譜了首新曲，想請姑娘指教，可否就讓姑娘一點時間？」

于飛虹看了看窗外的天色，已將近酉時末，心中在想，杜秋寒和瑤華他們找不到她，一定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想到這兒，于飛虹正想開口婉拒趙子平的好意，詎料趙子平已隱身在屏風後面，一刹那，悠揚急促的瑟聲如翻江大浪般，一波波的湧向于飛虹的兩耳。

于飛虹不得已凝神靜聽，直覺此調和趙子平以往的作品，在節奏、曲調指法上大相逕庭，少低緩清揚，多奔騰洶湧，瑟聲一波強過一波，一波急過一波，迴盪空間，聲達四野。

才不過半盞茶的工夫，于飛虹突然覺

得腦內如被重物撞擊一般，嗡嗡作響，目眩神迷……

于飛虹步履踉蹌的往前仆倒在水晶牀上，昏昏欲睡的腦內一個想法如電光如火般急閃而過：「魔音移魂……」

正想提氣護身時，瑟聲突然「鏘」然停住，于飛虹嚶嚶一聲，神志已然恢復七八分。

「是誰打擾我和于姑娘的雅興！」只聽趙子平佛然不脫的道。

于飛虹正想起身質問趙子平時，忽然聽到一聲沙啞低沉的聲音響起：「是老夫！」

于飛虹匆忙躍身而起，心想：「是個說話的人救了我？」

舉目四下一望，只聞聲音，不見人影。

趙子平倒還沈得住氣，緩緩推開斷了一根弦的瑟，從容自在的站起身來，穩身不動。

于飛虹芙蓉面上驚愕交加，立定於屏風前，冷聲道：「先生那曲『魔音移魂』的火候真到家，讓飛虹『神魂顛倒』！」

「哈哈！」趙子平突然歇斯底里的仰天長笑。

于飛虹陡地厲聲低喝道：「趙子平，如果我猜測的不錯，你就是一路追殺我的神秘幕後人！」

趙子平的笑聲戛然而止。

「無影門二小姐于飛虹，妳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差點上了這老小子的當了！」那聲音又冷冷的道。

于飛虹暗忖：這聲音好熟，好像在那

兒聽過？

「于二小姐，他就是玉書生，是你的仇人，也是追殺我萬事通全家的仇人！」那聲音又道。

「萬事通？他沒有死？九轉神功已使他枯經復健，可以行動？」一連串的問題，在于飛虹的腦海中相繼閃現，于飛虹還來不及細想，咬牙低喝一聲，一口真氣運轉於胸腹之間，輕易的飛越五尺多高的屏風，不由分說，一掌劈向趙子平。

趙子平一邊匆忙而笨拙的躲避，一邊否認道：「于姑娘，妳千萬不可聽信他人的讒言，他說的話如果是真的，為何不敢現身相見？」

于飛虹聞言，攻勢霍然緩和下來，費解的瞪視着狼狽不堪的趙子平。

「他會是神秘幕後人嗎？」如果是，為什麼他只沒命的閃躲，而不順勢攻擊？如果不是，他又為什麼要用『魔言移魂』來對付我，並阻止我和秋寒成親？」

「二小姐，別再猶疑猜疑了，我萬事通是到該現身的時候了！」

話聲甫落，半啓的窗戶突然捲進了力道萬鈞的一道狂風，將屏風掀起了半丈多高，然後重摔落地。

趙子平衣褲飄揚，臉上依然平靜。旋風落定，只見一個只剩半截身體的枯瘦老人，凌虛飄浮於半空，冷冷的注視趙子平。

「果然是萬事通老前輩！」于飛虹走近萬事通幾步，抬首訝異的招呼道。

「二小姐，你的朋友要見妳！」萬事通話音剛落，「咻咻咻！」

突然由窗外飛掠十條人影，是杜秋寒、瑤華、劉星、茶花，以及六位波斯大力士。

這時，趙子平的臉色倏變，黑色的眼珠子顏色變得更深。

「你們怎麼找到這兒的？」于飛虹興奮的道。

萬事通答道：「我萬事通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們跟着我，當然能夠找到了妳。」

杜秋寒、瑤華驚疑的目光，帶着幾分恍然大悟，注視着趙子平。

「這位老人家，在下不認識您，您為何要冤枉在下呢？」趙子平一副含冤莫白的模樣。

「哼！」萬事通臉色鐵青的怒斥道：

「玉書生，我萬事通雖然行年九十有一，但仍耳聰目明，神智清醒，當年你利用黑、白兩道的力量，共同對付我，害我雙腿被殘；幸好老天憐我，終於讓我萬事通查出了你的真正身份——」

趙子平哼聲道：「我乃一介無名書生，為何要追殺於你，老前輩莫非眼花看錯人了？」

「哈哈！」萬事通突然失聲大笑，半方歇止道：「因為我知道關於你玉書生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包括其中最重要的，你為害無影門及杜家的秘密，所以你要殺人滅口！」

此話一出，語驚四座，面對同一仇人，于飛虹和杜秋寒的雙眸都要噴出火來，身軀微微顫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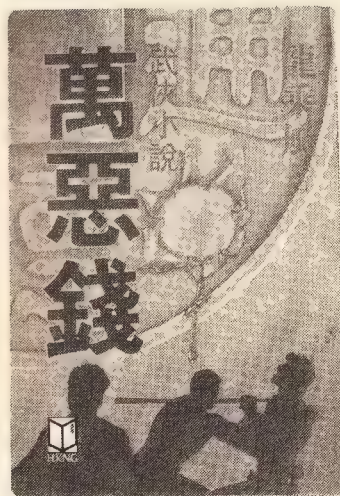
（未完·四十）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每本港幣\$15.00

風雲門——龍乘風著
血雲教是江湖上神秘可怕的組織，教主是個聞名喪胆的女魔頭雲后，而雲后的對頭人便是風帝，也是她最忌憚的人；他們終於相遇了……



每本港幣\$14.00

萬惡錢——龍乘風著
泥濘上有一塊閃閃發亮的大洋，這塊大洋可說是禍根。
花花公子呂少爺拋了這塊大洋，他被人打斷了雙腿……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H.K.N.G.



新派武俠長篇

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身世可憐飄零燕 血海深仇待清算

苦雨淒風，梧桐葉落！
秋愁緊壓着人們的心頭。

一間敗屋，窗紙早已殘破，每個屋角，都叭叭的滴着水珠，水珠由深黑變作深灰，深灰漸漸淺淡。

再由淺淡變作品瑩時，雨已下了一夜又一天了。

一張板床，擺放在屋子正中。

難怪，整間敗屋裏，祇有這一塊地方不漏。

板床上，鋪的是稻草，薄薄的一層。

稻草上，躺卧着一個人！

頭枕着半塊紅磚，身上蓋着兩張麻袋，在呻吟着。

床前用碎磚堆疊而成的怪小桌上，有一盞燈，燈焰小得像顆黃豆，射放着紅裏帶黃的微光！

這點微弱燈火，却能映出床上這人的模樣，看一眼，怕煞人，皮包骨，骨扎心，心口半天半天才跳動一下！

雪白蓬亂的頭髮，祇剩下幾小堆，乾枯枯的沒有一絲油亮，乾癟的臉上，橫豎都是久經風霜而留下的皺紋。

兩隻眼，泛着霧般的白茫色，深深的嵌在凸出的眼眶裏，臉上不見一絲血色，雙唇似枯乾了的桃皮！

是活人，鼻子在一攝攝的顫動，但已離死期不遠。

碎紅磚疊成的怪小桌前，板床旁邊，另有一只小而破舊的木箱子，箱子沒有底，側立着，當成了坐位！

箱中空無一物，箱上却坐了一個

人！

這人紅紅的臉，紅腫的眼，兩條小辮子垂在雙肩，彎而長秀的眉毛，閃爍間亮如曙星般的眼睛，很夠美。

一身藍布衣，顏色變成了灰白，一雙布鞋，却還挺新，十三四歲的年紀，和床上的老婆婆，形成強烈的對比！

突然，板床發出了吱吱怪叫，老婆婆想要翻個身，但她已然無力，祇能抖得床板吱吱作響，却轉不過身來！

小女孩立刻站起，悲聲而低沉的喊着娘，一滴滴的眼淚，順着腮頰滾滾下來，落在襟前。

老婆婆喘了幾口氣，擠出了蚊哼般的聲音，道：「嚴……嚴霜，扶……扶……扶我……我起來。」

小女孩名字叫「嚴霜」，很有性格的兩個字，但却似是象徵着，自生來就要歷盡困厄，今後或有更多的惡難！

嚴霜聲調悲澀，忍泣說道：「娘別起來嘛，女兒幫妳轉轉身子。」

老婆婆掙扎着說道：「不！起……起來，我一定……一定……一定要起……起來！」

嚴霜無奈，忍着淚，答應着，用力而小心的，慢慢扶着老婆婆坐起，老婆婆本來堆集在兩腮的空皺臉皮，這時突然都垂到了腮下，更顯得不成人形，令人害怕不已！

嚴霜在扶起老婆婆之後，人却緩緩坐到了老婆婆的背後，使老婆婆那祇剩了骨架的後背，靠在她的軟胸上。

那知老婆婆却用枯乾的雙手，緊抱

着雙膝，道：「不！妳……妳坐過來，我……我要看……看妳，有……有……要……要緊的話，告訴妳聽！」

嚴霜悲聲道：「娘，什麼也沒有妳好好的養病要緊，待妳好了……」

老婆婆這次竟能接上話，道：「不！我要現在說！」

嚴霜沒有辦法，用手扶着老婆婆，挪身轉到老婆婆前面，用腳慢慢地把那空箱子勾近，坐上，手仍然沒有鬆。

老婆婆直瞪着嚴霜，半晌，早已乾枯的淚水，此時竟然煞是作怪，如湧泉般滾滾而下，無法止住！

嚴霜抖着雙手，悲聲哭喊道：「娘，娘別哭，別哭嘛！」

老婆婆竟能抬起手來，用衣袖擦了擦眼淚，那早已無神的眼睛，如今也怪道的閃出了光輝！

枯乾的手，撫摸着嚴霜的臉上，粗糙皺皮，像是把銼刀，但是嚴霜却覺得溫暖和舒適。

老婆婆抽回手去，笑了，儘管難看，却很親切！

老婆婆顫抖的把衣角抽出來，道：「遞給我剪刀！」

聲調雖小，但卻連成了句，嚴霜高興的笑了，她娘得病半個月了，一天不如一天，今天竟然好轉，她當然高興。

在窗台上找到剪刀，遞給了老婆婆，她母女身無分文，住的是店，偶然有幾樣零星物件，都放在窗台上面！

老婆婆接過剪刀，費力的剪開了衣角，從裏面取出一張疊成小方塊的紙，

顫巍巍的遞給嚴霜道：「妳打開來，唸給我聽！」

嚴霜楞着，心中在想：「多奇怪，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娘，竟不知她老人家在衣角裏藏着東西，難怪這件衣服她永不換，也不洗！」

想着，手却已經接過了那個紙方塊，小心的打開。

是張素箋，上面有字，墨跡早已變成了黃色，紙也破碎不堪，所幸並無缺短，因此還看得清楚！

上面的字，非常簡單，寫的是——

「梅氏一家，今晚皆遭橫死，梅莊已成灰燼，此間，瞬即亦將不保，速攜孤女，越西牆而出，牆外有馬，乘之走竹林內之小徑，則可活命，自此莫言姓氏，遠逃異鄉，余父子捨命留東，不能久待，切切即行，勿誤勿遲！」

老婆婆聽嚴霜唸完，頷首道：「對！一個字也沒錯，妳收好它！」

嚴霜奇怪的問道：「娘，這是封什麼信，誰寫給誰的？」

老婆婆此時的精神，出奇的煥發，道：「是兩位行俠仗義人間的父子給我的！」

嚴霜一楞道：「咱們不姓梅……」

老婆婆不容嚴霜再問下去，接口道：「別多問，聽我說，這張紙東萬不能丟，保存好，妳今年十四歲了，到妳十八歲的時候，去替我辦點事情……」

嚴霜道：「是什麼要緊的事，娘不能和女兒一起去？」

老婆婆道：「妳祇須聽話，不許多問

，娘沒有很多時間了！」

嚴霜似乎已經預感到有不幸的事發生，但她年紀還小，親眼看到母親突然好了起來，夢想不到會變生不測。

於是有些惘然的點了點頭，表示聽話。

老婆婆一笑道：「妳心裏記好，四川有座峨嵋山，山上有座『清音庵』，是在黑、白二水會集的『雙橋』旁邊！」

「庵主『靜音』，存着我一點東西，要憑我現在頭上這支『碧玉釵』去取，如今妳好好收藏這支釵。」說着，老婆婆拔出釵來，遞給嚴霜。

嚴霜想要開口詢問，却又忍住了！接過玉釵，很小心的放入貼身的衣袋中。

老婆婆含着帶淚的微笑，又道：「嚴霜，妳可有忘記，我帶妳天涯奔波是爲了什麼？」

嚴霜道：「女兒沒忘。」

老婆婆道：「是爲什麼？」

嚴霜道：「爲了找天下武技最高最高的高手！」

老婆婆道：「對！找這樣的一位高手，幹什麼？」

嚴霜道：「報血海深仇！」

老婆婆雙眉一陣顫抖，道：「誰說的？」

嚴霜急忙道：「女兒說錯了，是跟着這個人苦學武功！」

老婆婆道：「對，學成了才是去報血海深仇，別忘了！」

嚴霜道：「娘放心，女兒忘不了的，

不過……」

老婆婆道：「不過什麼？」

嚴霜道：「娘還沒有告訴過女兒，仇家是誰，怎麼結的仇……」

老婆婆長長的喘了口氣，道：「詳情都在『清風庵』娘所留的東西裏面，那是一隻小鐵匣，匣中有一本小冊子，上面記載得很清楚，十八歲那年，妳就可以知道了！」

嚴霜道：「爲什麼要等到十八歲？」

老婆婆道：「小本子裏面也有，等到那時候妳自己去看吧！」

嚴霜道：「四川很遠吧？」

老婆婆苦笑一聲：「不近，此地是蘇州，到四川至少要走上兩個月，妳曾去過，只因當時年紀太小記不得了！」

嚴霜却毫不在意的說道：「這些年來，女兒跟着娘那裏沒去過，遠算得了什麼，祇要娘把病養好了，再遠咱們也能去！」

老婆婆淒涼的一笑道：「傻孩子，妳難道還沒有聽出娘的用意來？」

嚴霜竟然很沉靜的說道：「女兒知道，娘是要囑咐我一個人去！」

老婆婆道：「可知道爲什麼？」

嚴霜道：「娘是怕病好不了！」

老婆婆喟嘆一聲道：「不是怕，而是實在好不了啦！」

嚴霜搖搖頭道：「好得了，妳現在就很好！」

老婆婆也搖搖頭道：「妳還小，不會懂的，這是『迴光反照』，娘沒有很多時間再陪妳了，所以不能多講廢話！」說到

這裏，老婆婆喘了幾口氣，接着又道：「好孩子，背誦一次我叫妳永記別忘的那些名字。」

嚴霜不加思索的，立刻唸道：「梅冬青、韓悠雲……」

老婆婆立刻接口道：「這兩位是咱們的什麼人？」

嚴霜道：「恩人，恩重如山！」

老婆婆欣慰的點點頭，道：「再唸另外幾個人名！」

嚴霜道：「一蓴丈人邊渡、紅葉公主杜可卿、窮神寇申、冷君子巴震川、公孫二娘、天弓神箭井射天！」

老婆婆含笑：「好乖的女兒，一個也沒忘，這是什麼人？」

嚴霜道：「是我們找了十幾年，沒有找到的武林頂尖兒的高手！」

老婆婆道：「找到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之後，要怎麼樣？」

嚴霜道：「願受人間至苦，拜之為師習武！」

老婆婆聽了一聲，道：「還有兩個人呢？」

嚴霜道：「一位人稱『快活仙婆』，一位叫作『糊塗和尚』，這兩位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奇人。」

老婆婆突然啞了一聲，道：「但願上天開眼，叫妳遇上其中的一位！」話鋒一頓，接着說道：「娘再囑咐妳一遍，十八歲以前，若能拜得前面六位高手中任何一位為師，仍可苦心習藝。藝成之後，再去『清音庵』取回娘所存的東西，若在已滿十八歲時，仍未習武，嚴霜……」

老婆婆說到這裏，突然有些氣力不繼，被迫停口！

嚴霜霍地站起，心中惶急，雙手却十分輕靈的，慢慢拍着老婆婆的後心，老婆婆喘息片刻，止住嚴霜道：「時間不多了，聽娘說下去，十八歲時，若尚未習武，除非緣至能遇上後面那兩位之外，是無法報仇了！既已無法復仇，則當妳取得娘所存之物後，千萬記住，要明哲保身，但却一定要出嫁，嫁個對妳好的丈夫，也算盡了孝！聽清楚，一定要嫁個對妳好的丈夫，婚後若生二子，次子要姓我們的姓，然後妳帶着他，再去遍訪高人！這樣，遲遲早早，會蒙上天垂憐，像古老傳說中的『愚公移山』一樣，總有一天能報得這血海深仇！」

嚴霜一邊點頭答應着，一邊却道：「那時候，女兒怕不已經很老了？」

老婆婆道：「也許！」

嚴霜道：「仇家們豈不早都死了？」

老婆婆竟然一笑，道：「不要緊，他們雖然死了，可是還有他們的子孫！」

嚴霜似是聽不懂這句話的含意，道：「他們的子孫？」

老婆婆道：「嘿！他們的子孫。妳應該知道，父債子還，像我們一樣，為什麼不能過一天好日子，娘又為什麼要埋骨異鄉？祇要妳不忘記娘和妳這幾十年來所受的苦，到時候妳就會懂得娘為什麼要妳不管等多久……」

老婆婆突然不能出聲，張着乾癟的大嘴，一顫一抖的顫抖不停，嚴霜趕緊

遞上杯水，老婆婆喝了水才吐出了喉裏的濃痰。

喘息幾下，接着說道：「不管等上多久，等上幾代，祇要子賢孫孝，都必須誓報此仇，而且復仇存不得仁厚之心，必須斬草除根！嚴霜，聽明白，緊緊的記在心裏，要斬草除根，一個不留，老至七老八十，小到尚在懷抱，都不能留！」

嚴霜冷着臉，點着頭，腦海中深深印入了這幾句話！

老婆婆喘着氣，半晌又道：「這家店雖然勢利，總算還沒有趕我們母女出去，但當娘兩眼閉上之後，他們却不會再收留妳的！娘那根粗拐杖，扶手一端，能夠打開，裏面還有不少值錢的東西，娘死之後，妳拿着拐杖就走……」話沒說完，嚴霜三步兩步已把放置在牆角的拐杖抓起來，跑回老婆婆的身前，並正要設法打開杖端。

老婆婆突然厲聲道：「放下！給我放下！」

嚴霜從沒有受過母親的叱斥，不由楞怔怔的呆在一旁，抬頭怯懼的看着老婆婆，沒敢開口！

老婆婆突然流下淚來，道：「我的乖女兒，過來，把拐杖也拿過來！」

嚴霜強壓着要流出來的眼淚，遵命趨前。

老婆婆道：「打開它！」

嚴霜似乎不由自主的，旋開了那粗大的拐杖扶手。

扶手中空，裏面金光閃閃，耀眼生

花！

老婆婆道：「倒出來！」

嚴霜把扶手內的東西，傾在老婆婆懷中，那是十幾顆珍珠，一捲赤金葉子，三五個小金錠！

嚴霜壓在心頭的話和悲苦，再也無法克制，開口道：「娘妳真怪，有這麼多值錢的東西，妳不用，病了也不找郎中看，却吃人家的剩飯菜，有一頓沒一頓的……」

老婆婆擺擺手，道：「再放好它！」

嚴霜道：「不，女兒要給妳請郎中去！」

說着，轉身就往出走，步履極快！老婆婆却再次厲聲道：「回來，妳要是走出這間屋子，娘就一頭碰死！」

嚴霜條地止步，她傻了，驀地奔跑回來，緊抱着老婆婆，珠淚如斷線的珍珠串落，悲哭着問道：「娘，妳這是為什麼？為什麼？」

老婆婆顫抖着身軀，道：「好孩子，妳靜下來聽娘說。」

嚴霜道：「我不要聽，不要聽，我要去請郎中給娘治病！」

老婆婆淒然一笑，道：「孩子，這些不是娘的東西！」

嚴霜一驚，道：「啊！那……那是……」

老婆婆道：「先放回去，這東西能召大禍，快！快！」

「大禍」這兩個字，說怕了嚴霜，她果然十分聽話的把東西又放回扶手中，並將拐杖裝好。

老婆婆伸手牽着嚴霜，道：「娘的病，是心疾，血枯已難救治，否則娘怎會捨得丟下妳一個人呢？要能治好，娘早治了！這些錢，都是爲報仇而備的，現在妄動一個子兒，將來就少一分希望，所以娘沒動，現在也要勸妳今後別動。當妳看過我留在『清音庵』的記事本子後，這筆錢要怎麼用都可以隨妳，如今却是一分一厘都不准動它！」

嚴霜沒有接話，老婆婆又道：「娘若死了，店家就算不管，也自會有人埋葬，妳只要立上個碑，他年能把我的屍骨移回家鄉，就是孝女！要緊的是娘死之後，妳一個弱小女孩子，難免受人欺凌，因此妳要學着遇事忍耐，多用腦，少開口！妳很聰明，怎樣去找那幾位武林高人，娘不用多囑咐了，若實在找不到，那是命，不能強求。妳記住，和氣待人能長久，遇上年紀大的，要叫叔叔嬸嬸伯伯姑姑，年紀比妳小的，也要喊的好聽一點！天可憐妳本有多美麗的一個家，如今竟落得孤遺世上，東西飄零，我……我……我怎對得住妳那爹……」

言猶未盡，老婆婆却突然中止了話鋒！

驚地，老婆婆神色慘變，全身顫抖不停，這可嚇壞了嚴霜，一面在老婆婆胸口撫擦着，一面喊叫着：「娘！娘！娘！」

老婆婆突然掙掙出聲，有如厲鬼般吼道：「告訴你們，我們生生世世，也忘不了這血海深仇，老天你沒有眼，你瞎了眼睛，你……」

嚴霜急了，雙手緊握着老婆婆的肩頭，搖着道：「娘！是我，是嚴霜，娘！是我，妳的女兒……」

老婆婆在嚴霜一頓猛搖下，又清醒了過來，淒涼的掀掀乾了的嘴唇，是想笑，但却變成了哭！

她拉着嚴霜的手，低沉而無力的說道：「別恨娘，娘先去了，千萬別忘了娘所囑咐的話，千萬別忘，千萬別忘，娘雖死無恨！」

嚴霜哭喊道：「我不要妳死，不要妳死，我要娘活，娘活嘛！」

這聲音，已衝破了靜空，傳到了街心，巷口！

當然，這家店房中的住客和店家，也全被喊醒！

她母女本來住在前面單間，但在半個多月前，因沒錢付房租，老的又病臥難行，乃被移到了這間柴房。

店家還算不錯，不收錢，但也不供飲食，講得明白，老的病稍好一點，就得搬走，不得停留！

也講過，老的萬一到了不能救治的地步，在還有最後一口氣的時候，也得搬出店去，店裏不能停放死人！

如今更深人靜，後柴房突然傳出悲號哭喊之聲，住客雖被吵醒，但出門在外的人，總能諒個中的痛苦。

店家却不然了，一聽這個聲音，就知道大事不好了，所幸早幾天就接洽妥當，善堂答應了存屍及掩葬。因之店中賬房和四個伙計，很快的就到了柴房。

住店的客人，好熱鬧的不少，也有

十幾位披上衣服跟到了後面，要看看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適時，隱約聽到有人叩打店門，已經三更半夜，怪！竟還有人來住店！

門打開，正是店中亂哄哄的當兒，一個白髮如銀，腋下挾着兩柄雨傘的灰衣老婆婆，由外面走進來。

白髮老婆婆慈祥得極爲悅人，笑着道：「很對不起，找親戚沒找到，本想省兩個銅錢，在人家大門洞裏權歇一夜，誰知道天太冷了，祇好半夜住店。」

店小二也笑嘻嘻的道：「開得是店，隨時都歡迎來光顧我們。」

白髮老婆婆一笑道：「給我開間小房子，越便宜越好。」

店小二道：「是了，請隨小的來。」

店家安置了白髮老婆婆，端上茶水，白髮老婆婆却道：「貴店有什麼喜事麼？半夜三更還都沒睡？」

店小二皺眉頭道：「那兒是喜事，是煩心的事，後柴房住着不花錢的母女倆，老的病重，這當口大概是過去了！」

白髮老婆婆哦了一聲，道：「難怪剛才街上，聽到哭喊娘的聲音。」

店小二沒有接口，祇嘆息一聲，白髮老婆婆却又道：「沒有請郎中看看？」

店小二道：「她們一日三餐都不周全，還那兒有錢請郎中？」

白髮老婆婆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貴店總不會袖手吧？」

這句話問傻了店小二，他搖搖頭道：「這個，這個……」

白髮老婆婆依然笑着，道：「帶我去看看！」

店小二無奈，點點頭，帶領白髮老婆婆奔往柴房！

那知剛走到院子當中，便見四名店小二，抬着一塊門板，門板上躺着嚴霜的母親，後邊跟着手拿拐杖的嚴霜到來！

那兩個破麻袋，還蓋在老婆婆的身上。

白髮老婆婆慈眉一皺，道：「停下來讓我看看！」

店小二們停下了步，四面圍滿了看奇景似的住店客。

白髮老婆婆伸手一翻病人的眼皮，雙眉一緊，探手摸了摸病者的脈門，搖搖頭，掃了店小二們一眼，道：「那位能當得了貴店的家？」

帶領白髮老婆婆來的店小二，一位中年人道：「這位是我們賬房張爺。」

張爺帶着濃重的湖北口音，道：「您家有何吩咐？」

白髮老婆婆道：「這位老妹妹已經沒有救了……」

話沒說完，惹來了一陣哄笑，白髮老婆婆靜靜的掃了大家一眼，笑聲立刻消失，白髮老婆婆接着又道：「我不敢責怪貴店，可是貴店應以人命爲重，說什麼也該請個大夫替她瞧瞧的，行善自有善報，別祇顧要錢！唉，現在說什麼都已經晚了，就算華佗再世，也救她不活了，如今我祇問賬房先生你，你要把她送到何處？」

張賬房道：「您家問的對，敝店早已和善堂接過頭，善堂方面能夠停靈，也可以拾棺掩葬，所以……」

白髮老婆婆冷冷地接口道：「所以在病人還有一口氣之前，就送過去？」

張賬房道：「是的。」

白髮老婆婆陡地面罩寒霜的道：「辦不到！」

張賬房一愕，道：「這事早已經說好，一定能辦得到！」

白髮老婆婆一字一字威嚴地說道：「我說在病人還有半口氣前，想抬她出去辦不到！」

張賬房始悟所以，道：「您老人家住您的店，這件事你家莫管！」

白髮老婆婆冷冷地說道：「聽我的話，把病人抬回去，使她安然瞑目！」

張賬房道：「你老人家也真是，請替小店想想，死個人在店裏……」

白髮老婆婆接口道：「死個人在店裏，那是常有的事，現在這人可還沒有死，再說病者又有親人在旁邊，張賬房你仔細想想！」

張賬房莫名其妙，道：「你老人家要我什麼？」

白髮老婆婆道：「要是這位姑娘告到官府，我老婆子就是證人，證明病人是你們抬動，才無法救治而死！」

這一來，賬房傻了，店小二們也楞住了，住客中有年紀大的，懂得事理的，這時也出頭向張賬房道：「俗語說，死要得安安樂樂，人家都快斷氣了，你們還抬着胡送一陣子，使其不能安死

，這道理不通！」

又有人說得更了當，道：「這位老婆婆說的不錯，你們抬的時候，人可還有一口氣，要是死在外面，這官司就夠你們打的了！」

張賬房極其為難，不知如何才好，

白髮老婆婆適時道：「把人抬到我住的房間去，然後立刻去辦置壽衣棺木，錢我給，你們祇須請善堂撥塊地出來就行！」

有人出頭，事情又如此圓滿解決，

賬房自無話說，立刻依照白髮老婆婆的吩咐辦理，有錢能使鬼推磨，利那都已定當。

嚴霜也真怪，自始至終一言不發，但却並非呆愕！

她母親總算有福，抬到白髮老婆婆房中，壽衣換好的利那，嚥下了最後的一口氣，帶着無盡的仇恨和怨氣去了！

蓋棺、起靈、入土、埋葬，到奠祀、叩拜等繁節完畢，嚴霜煞是奇怪，非但一言不發，淚也不流！

不知最後老婆婆在柴房中，又對女兒說了什麼話，竟使嚴霜能不現悲悽，祇抱着那拐杖不放！

大事已畢，嚴霜親自要了塊細石碑柱，請工匠鑿了「慈母之墓」四個字，立於墳前，三叩而起！

白髮老婆婆一共花了五兩銀子，却沒換得嚴霜一個謝字，眾人散去，白髮老婆慈祥的問嚴霜道：「孩子，妳姓什麼？」

嚴霜沒有回答，奇怪的却搖了搖頭！

白髮老婆婆曾經問過店家，店家說這母女二人姓何，嚴霜不開口，白髮老婆婆只有暗中喟嘆，她似是了解嚴霜的傷悲。

過了片刻，白髮老婆婆又道：「妳可有什麼地方去？」

嚴霜這次却點了點頭，白髮老婆婆一笑，又道：「願不願意跟我走？」

嚴霜愣了利那，搖搖頭！

白髮老婆婆嘆一聲，道：「這也難怪，每個人都有她自己的機緣，好，我走了，妳也去妳要去的地方吧，有緣咱們再見。」

嚴霜又點了點頭，白髮老婆婆突然一指嚴霜手中的拐杖道：「我年紀大了，是該用拐杖的時候，送給我可好？」

豈料這普普通通的一句話，聽在嚴霜耳中，竟似毒蛇噬一般，神色驟變，緊抱着拐杖放腿疾奔而去！

閒人正多，白髮老婆婆不能也放腿追她，祇好喊道：「我逗妳玩兒的，快回來！」

嚴霜怎肯回頭，越跑越遠，也越跑越快，已走出了好幾丈！

突然耳邊傳來白髮老婆婆的話聲，道：「傻孩子，我怎會要妳的東西，我仍在店裏等妳，快回來，我要和妳好好的談談，別忘了！」

嚴霜本已跑累，但是白髮老婆婆的這幾句話，却已嚇得她重新振作，飛快跑去，她認為白髮老婆婆已追到了身後！

不知跑了多久，嚴霜祇記得是過了城門，穿過一度護橋，現在，她累得寸

步難移，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了！

便一頭撲倒在地上去，任汗滴流，自顧休息。

涼風吹襲，她不敢睡，雖然是閉目就能睡着，她也不敢疏神，她很懂事，知道要是這樣睡着了，必然會生病！

休歇已久，她坐了起來，一身是土，又濕又冷又髒，一雙小腿生痛，擱了幾下，痛得反而更厲害了，此刻已過了正午，她餓了，咬咬牙站起來就走！

她毫無目的，邊走邊在沉思——

「娘說的對，世上好人太少，那白髮老婆婆，出錢出力，我心中正自暗暗感激她的恩德，原來她是來打我拐杖的壞主意！哼！想得好，娘說過，拐杖裏面藏的珍珠金子，是要供我復仇用的，我也不能動它分毫，妳却想要，哼！我一定要學會武藝，否則豈不任人欺侮，這次碰上的那無力的老婆子，要是一個惡漢，拐杖早就被搶走了！」

她越想越對，不由對世人都生了嫌惡之心！

她走到一個地方，叫不出名稱來，路旁有個小攤棚兒，有飯有菜，還賣酒賣肉，正有人在吃喝，她摸摸身上那十幾文零錢還在，放了心。

不好意思問價錢，祇要了一碗飯和一小碟花生米，大口大口的吃着，別人都時時望向她，當她是個小乞丐！

她低着頭吃自己的，誰也不理不睬，那根和她幾乎一樣高的拐杖，卻像護命符似的，緊抱着！

吃完了，並沒有飽，但她不敢再吃

，怯生生的問道：「多少錢？」

小攤棚的主人，笑着說：「妳有錢給？」

她點點頭，小攤棚的主人又道：「兩文錢，要沒有錢也沒關係，把拐杖留下，我那老母正用得着……」

話沒說完，嚴霜丟下兩文錢，抱緊拐杖飛步就跑了！

* * *

深秋的天氣，傍晚業已覺出寒冷！

初更，嚴霜蹲在一家大戶的深廣大門洞裏，躲風避寒。

身上一陣比一陣冷，心中一剎那比一剎那想睡，她實在太疲倦了，這半月來，就沒有睡好過！

終於，過份的倦意，戰勝了寒冷，她睡着了！

適時大門霍地洞開，燈籠的光亮，照在嚴霜的臉上。

有人驚嘆出聲，是個嬌滴滴的女子口音！

接着，嬌滴滴的聲音呼喚出來，道：「阿虎快過來，快！」

阿虎，是這大戶人家的看門僕，聞聲而前，道：「什麼事，菊姑娘？」

菊姑娘，這戶人家千金小姐的貼身丫頭，現在却因得寵升為後宅的丫環頭兒了，阿虎不敢得罪她。

菊姑娘奉小姐之命，送客出來，碰巧瞧見了嚴霜。

菊姑娘這時指着蜷縮成一團的嚴霜，道：「你瞧，這兒有個小姑娘！」

阿虎已經看見了，皺了皺眉頭道：

「我說菊姑娘，妳可真少見多怪！從開天劈地那天起，就有花子，從有了大門開始，也就有了花子睡覺的地方。」

菊姑娘把小臉一板，道：「這是你跟我講話的語氣？」

阿虎趕忙陪笑道：「別生氣菊姑娘，我大概又老酒喝多啦！」

菊姑娘哼了一聲，道：「你也不睜開眼看看，人家可像個花子？」

阿虎表面上是不敢得罪菊姑娘，話却陰損，道：「俗話說，醉眼不識真人，大概這是位小姐！」

菊姑娘白了阿虎一眼道：「叫醒了她，帶她進來！」

阿虎一吐舌頭，道：「菊姑娘，妳叫我阿虎幹什麼都成，就是這件事……」

話沒說完，菊姑娘已接口道：「就是這件事不行，對吧？」

阿虎道：「要是老爺和夫人知道了，我阿虎可担待不起！」

菊姑娘道：「要你擔待什麼？」

阿虎道：「菊姑娘，妳仔細看看，小丫頭一身打扮，再瞧瞧她抱着的這根打狗棒，就算不是花子也高不了多少！如今這個年頭，可不是從前了，人小鬼大，萬一我和姑娘好心好意放她進去，明天少了什麼，這……」

菊姑娘冷冷地接口道：「有我負責！」

阿虎無奈何了，一笑道：「我說菊姑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妳這是何必？」

菊姑娘心裡暗暗打轉，冷冷地說道：「好吧，不過我告訴你，小姐前天就叫

我找個小丫環，如今我可是瞧着這個小女孩不錯，是你不讓……」

阿虎這下子可心裏發毛了，道：「好好，菊姑娘，這事依妳，不過我阿虎醜話先說，明兒一早，我可要往上面回！」

菊姑娘本只虛張嚇唬，以遂私心，一聽阿虎抬出了主子來壓人，不由真的犯了小性子，再加上她深得小姐疼愛，於是說道：「很好，你儘管稟告老爺和夫人！」

阿虎一瞧菊姑娘十分坦然，信了真，一笑道：「這是那兒的事嘛，小姐要用個丫頭，這是上面的意思，我阿虎算是個什麼的東西，會去惹事，說着玩兒的。」

菊姑娘哼了一聲，道：「說玩兒的呀？很好，回頭我對小姐言明，把你這說玩兒的話照說一遍，保準小姐會賞你點什麼。」

阿虎慌了手脚，連連施禮，道：「得了得了，菊姑娘，妳瞧，外面風多大，讓我喚醒了這個小姑娘，妳快帶她進去便是。」

說着，阿虎立刻上前，輕輕推着嚴霜，道：「喂喂喂，醒醒，醒醒！」

嚴霜由夢中醒來，睜開眼，看到了燈光，也看到了三十多歲的阿虎，驚地蹦跳來，撒腿就要跑！

阿虎一把抓住了她的膀臂，道：「跑什麼？又沒有人吃妳！」

嚴霜却掙扎着喊道：「壞人，你是個壞人，放開我，放開我！」

阿虎哈哈一笑道：「我是壞人？怎麼

，臉上有個壞人的記號是不是？小丫頭，我告訴妳，妳的造化來了，有人想看看妳！」

嚴霜掙扎得發瘋厲害，道：「鬆手，我不想再見那個老婆婆，放開我嘛！」

阿虎一愕，道：「什麼老婆婆，小婆婆，是我家小姐想看看妳！」

嚴霜尖叫着道：「我誰都不要見，放我走，放我走！」

菊姑娘這時提着燈走到近前，道：「小妹妹，且先聽我說……」

話沒說完，嚴霜已經看清楚了她，立刻道：「妳先叫這個壞人鬆手，他握得我好痛！」

菊姑娘剛想叫阿虎鬆手，阿虎却一笑對嚴霜道：「你真刁，我手一鬆，妳就撒腿跑，對不對？」

嚴霜被人說中心事，說不出話來，一賭氣，道：「跑又怎麼樣，你管得着？」

阿虎本就不願多事，這時對菊姑娘說道：「妳看見了吧，菊姑娘，她天生的賤命，人家好心怕她受涼，叫她到裏面去，小姐要是看中她，那更是一輩子不用再愁了，誰知道她却『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可鬆手了，她沒福是她的

事，我……」

菊姑娘接口道：「先別鬆手，等我把話說完了。」

接着，話鋒一變，溫和的對嚴霜道：「是我送客人出來，看見妳在門洞裏睡着，怕妳會凍壞了，才叫阿虎喊醒妳的，我是好意，妳別多心！正好呢，我們小姐身邊，少個伶俐的小姑娘，

妳要是願意，而我們小姐也看中妳的話，今後妳就不會再受凍餓之苦了！假如妳不願意，或者我們小姐也沒看中妳，今天晚上妳至少可以睡個暖和覺，明兒妳走妳的，怎麼樣？」

嚴霜這次聽清楚了，看看菊姑娘，瓜子臉，細長眉，模樣兒挺俏，不像壞人，說的話也有理而受聽。想一想，便道：「妳沒騙我？」

菊姑娘笑了，沒答嚴霜這句話，却對阿虎道：「我已經跟小妹說清楚了，她要是願意，可以放走她的，現在你鬆手吧，別真的嚇着她。」

阿虎鬆了手，嚴霜撒腿就跑，跑了丈外停了下來。

阿虎沒有追，菊姑娘却搖搖頭，對阿虎道：「得了，反正我的心意盡了，你關上門吧！」

說着，菊姑娘轉身就往門裏走，嚴霜這時却突然喊道：「菊姑娘慢點走。」

菊姑娘一愕，轉身道：「妳怎麼知道我是菊姑娘？」

嚴霜一指阿虎道：「這個阿虎曾經這樣叫過妳。」

菊姑娘笑了，道：「小妹妹真聰明，妳喊我幹什麼？」

嚴霜道：「妳說的話可是真的？」

菊姑娘道：「一句不假。」

嚴霜道：「明天一早我若是要走的話，可以嗎？」

菊姑娘點着頭道：「可以，當然可以，我還會親自送妳出來！」

嚴霜一舉那根拐杖道：「我能帶着它

進去，再帶着它走嗎？」

菊姑娘嫣然一笑，道：「本來是妳的東西嘛，當然能帶進去，走時自然也應該再帶走啦。」

嚴霜又想了一會兒，下定決心，道：「好，我跟你進去！」

菊姑娘非常高興的說道：「來，咱們手牽手走着吧！」

嚴霜這次竟然絲毫沒有懼意，但她的雙手，却用足了氣力，抓緊了拐杖，眼睛直瞪着阿虎！

阿虎莫名其妙的心頭一寒，他竟敢不敢和嚴霜的眼光相對視，因為他覺得這小女孩子的雙目中，有逼人的威凌！

嚴霜小心謹慎的抓着拐杖，並非全是為了拐杖內的財物，而是她已經把這拐杖當成了安慰和依靠！

也許她現在說不出個中的道理，但人們直覺的行動，往往發自心靈深處，慈母已逝，拐杖就是慈母的替身！

菊姑娘想和嚴霜牽手而行，誰知嚴霜却搖搖頭，祇願隨在菊姑娘的身畔，菊姑娘無奈的笑笑，領先進了大門。

阿虎在嚴霜進去之後，方始恢復了正常，目送嚴霜嬌小的影子消失後，不自覺的長吐一口氣，關門加門。

嚴霜隨着菊姑娘，轉過了「影壁牆」，還沒走出幾丈遠，便見迎面來了兩個人，雙方都停了下來。

這兩個人，前面走在方磚正中的一位，五旬上下的年紀，紫面長髯，看上去十分威嚴！

略後老者一步的右後方，是個二十

剛剛出頭的少年，華服，素帶，看上去溫文而親切，十分英俊！

菊姑娘這時必恭必敬的，向前請了個安，站在一旁。

嚴霜却無所戒懼的動也不動，自然更沒有施禮。

菊姑娘連連給她施着眼色，她也視若無睹！

紫面長髯的老者，雙眉一皺，道：「她是誰？」

菊姑娘答話之前，先施個禮，道：「是個小姑娘……」

老者沉吟一聲，道：「菊兒，難道我看不出她是個小姑娘來？」

菊姑娘把嚴霜帶進來，祇是動了惻隱之心，說什麼小姐要找個伶俐的小丫頭，那祇是唬阿虎的假話。

菊姑娘沒有想到，會在前進的院子裏面，就碰上老爺和二少爺，因之驟然被查問起來，能說善道的她，一時也應對不上！

她一遲疑，反而更惹得老者不悅，沉聲道：「她怎麼進來的？姓什麼？進來有什麼事？」

一連三個問題問了下來，菊姑娘不假思索的答道：「是菊兒叫她進來的，她是「霜兒」。」

「霜兒」這兩個字，是巧合，但却使嚴霜心頭一震！

菊兒素有辯才，終於答上了兩個問題，第三個問題沒法答覆，她就索性來個含混大吉，推個馬虎。

那知老者一點空也不留，道：「噫，

那麼她進來有什麼事？」

菊兒到了這個地步，只好一咬牙，乾脆撒謊撒到底！

定定心神，坦而然的說道：「小姐要一個伶俐的小丫頭……」

老者不待菊兒說完，已沉聲道：「不行，回去告訴小姐，說我吩咐了，不行！」

菊兒涼了半截，但她不能不答話，硬着頭皮道：「是，老爺，不過現在小姐已經睡了，再說菊兒也進來了，能不能叫她住上一宵，明兒一早打發她走？」

老者點點頭，道：「好。」

說着好，人又邁步走向菊兒，也走到了嚴霜的身旁。

真怪，一向是人問五句，才答一句，並且是絕對沒有笑臉的嚴霜，這時却含着高興的笑意，對老者道：「你很好心，謝謝你。」

老者已將走過她，聞言止步，上下打量，道：「謝我什麼？」

嚴霜道：「謝你不准我長居這裏，也謝你今夜答應收留我。」

老者一笑道：「妳姓什麼？」

嚴霜道：「何，何嚴霜！」

老者一愕，再次上下打量着嚴霜，然後道：「那裏人氏？」

嚴霜道：「不知道。」

老者又是一愕，道：「莫非妳沒有親人了？」

嚴霜點點頭：「父親早死，母親今天病故，現在我是一個人。」

老者身後的二公子，搖搖頭接口道

：「可憐！」

嚴霜翻翻眼，道：「我不可憐，我母親才可憐呢！」

老者眉頭緊皺，看了嚴霜手中的拐杖一眼，道：「這拐杖，大概是妳母親的遺物吧？」

嚴霜點點頭，老者似是自言自語的道：「一根柳木拐杖，多說祇值十多文錢，妳却捧得這樣緊，隨身不離，似乎看得比自己命還重，難得……」

提到拐杖，嚴霜就自自然然的緊張，沒想到老者善知人意，居然一語就道出了嚴霜緊抱拐杖的原由。

那二公子，又接口說道：「爹，她是孝女！」

老者點點頭，道：「不錯，是真孝，古語說，禮失求諸野，前人有前人的學問道德和見地，說實話，這女孩子很難得！」

兩個「難得」，增加了二公子的勇氣，又道：「爹，收下她吧！」

老者沒有表示意見，也沒有開口。

嚴霜非常矛盾，她不願住在別人的家中，但那種風霜露宿的悲苦生活，她自小身受，實在受夠了，也受怕了！

因此當二公子作出收留她的建議要求時，她既怕老者答應，又怕老者搖頭，一顆心左右擺個不定！

二公子見老者沒有開口，接着說道：「咱們家只不過是多一個人吃喝，再說妹妹也會開心的。」

老者哼了一聲，回頭向二公子叱道：「開心？這是開心的事？雪丫頭已經被

寵壞了，要什麼就得給什麼，不答應就會賭氣，不孝的東西！」

二公子平白無故的挨了場罵，嚇得一言不敢再發。

那知怪事來了，老者却突然轉對菊兒道：「領她去沐浴更衣，然後帶到後宅老夫人房中見我！」

菊姑娘慌不迭的應聲，二公子暗中高興，嚴霜這次却没有道謝，祇是仔細看了老者一眼，隨菊兒去了。

* * *

沐浴更衣過後的嚴霜，現出了光彩！

菊兒沒帶她先到老爺夫人的房中，却悄悄帶她上了後繡樓，那是本宅的千金小姐雪姑娘的閨閣。

雪姑娘十八歲，在本宅來說，是個頂尖兒的人物。

處事拔尖，美貌第一，詩詞歌賦，甲於他人，女紅更是無人能夠比倫，另外還有一身使她兩個哥哥也害怕的能耐！

是老夫人的掌上明珠，老太爺的活寶貝兒！

她現在還沒睡，但已躺在象牙床上，挑亮了燈，斜靠在床頭那兩隻「天鵝軟羽」枕上看書！

菊兒帶着嚴霜進來，門也沒敲，雪姑娘似乎也知是誰，所以連眼皮也沒抬一下，就不高興的開口道：「妳這丫頭，送個客人送了這半天才回來！」

菊兒早已把雪姑娘的叱罵不當回事，笑着道：「小姐妳可抬抬頭睜睜眼

嘛！」

雪姑娘睬也不睬她，說道：「我懶得看你，去給我拿兩塊『棗糕』來吃！」

菊兒尖聲的說道：「人家為小姐幾乎被老爺嚇破了膽，事辦好了這才向妳報個喜，沒想到妳賞還沒賞，就先支使人家起來了！」

雪姑娘這下子抬起頭來了，首先就睨見了嚴霜，美目一亮，一個滾身，下了床，綻開櫻唇笑了。

菊兒暗自得意，却有心的說道：「菊兒去拿糕來！」

說着就走，雪姑娘一閃身，像電光似的從嚴霜的身邊掠過，擋住了門口，嚴霜傻了，她就沒看清雪姑娘是怎樣過去的！

菊兒却在雪姑娘擋住門前的刹那，也小腰一擰，嗤的一聲到了窗下，好快，嚴霜也沒能看清楚！

接着，雪姑娘追，菊兒躲，在這丈來寬的閨房中，一閃一晃，祇見影子不見人，把嚴霜看得頭腦發暈！

利那之後，雪姑娘已經抓住了菊兒，笑罵着道：「好呀，妳這個壞丫頭，我傳了『分身迷踪步』，妳却施展出來欺侮我，看我能饒得了妳！」

菊兒不慌不迭的道：「小姐千萬別再點我酸麻穴，難過死了。」

雪姑娘道：「我偏要點，非讓妳難過難過不可！」

菊兒求饒道：「不敢了！真不敢了！」

雪姑娘道：「每次抓住妳之後，妳就

是這句話，今天……」

菊兒使出了殺手鐮，道：「妳點了我的酸麻穴，我怎麼開口告訴妳這件事呀？」

雪姑娘一霎眼，鬆了手道：「算妳這才有正當理由，快說，這個小姑娘是誰？姓什麼？妳把她帶來我房裏面，是怎麼回事？」

菊兒喘了口氣，道：「小姐，妳幾乎一口氣把我斃死！」

雪姑娘揚起玉腕道：「我說話妳會生氣，討打！」

菊兒道：「妳一打我就會把事情忘了！」

雪姑娘嬌嗔一聲道：「快說！」

菊兒遂將事情經過詳述一遍，雪姑娘笑了一聲，道：「難怪她還拿着拐杖不鬆手呢！」

說着，轉對嚴霜道：「來來來，把拐杖放下，在我這兒，決沒人敢動它一動的！要是少個一星半點，我賠妳個金子打的！」

嚴霜反而把拐杖抓得更緊，道：「我不放下，誰叫我放下也不行，我就要自己這根拐杖，金子打的銀子打的我不稀罕！」

雪姑娘皺皺眉，道：「我不是說過了嗎？放在我這兒絕對沒有人敢動！」

嚴霜很快的接口道：「不放就是不放，要我放下拐杖，我寧願走！」

雪姑娘沒了辦法，望向菊兒。

(未完·一)

上文提要：

由於俞劍峯與蒲山孤連人帶棺一起失蹤，邵嬋、錢大鼎等人唯有跟隨俞肇山進入承天三匠精心設計的秘道內搜查，未幾，巧遇少林法明禪師、武當太平道長、崑崙天機和尚等人，再碰上端木愈及五邪叟，得知承天三匠已遇害，突然傳來一陣機括發動的聲響……巴扎湖畔，岑少風與后曉南結伴前行，四個大漢正衝着岑少風而來……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 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不擇手段施暗襲 慘被陷害難辯白



岑少風道：「這且留待以後再談，反正我見雲龍翁後，還要趕返落英塔與一位朋友會面，到時不難證實……」

端木無容冷笑一聲，道：「如果你能返回落英塔，自然能夠證實，問題却在於你能否離開此地，你以為走得了麼？」

岑少風皺眉道：「在下若要走，敢情閣下有意留難？」

端木無容道：「可以這樣說。」

言罷，忽然一抬掌，往岑少風胸前直襲而至。

他一出手，一旁的后曉南花容立刻變了色，「嗜酒如命」吳可掬也露出惋惜之容，彷彿端木無容這一掌，立刻置岑少風於死地。

另外兩個人，那「巨靈雙劍」韋氏昆仲的表情十分冷漠，誰死誰活，對他們而言，似乎沒有任何分別。

倒是后杞明依舊笑口吟吟，誰也無法從她嬌靨如花的臉孔上，瞧出心中所想。只聽得一聲悶哼响起，端木無容一掌擊在岑少風心窩，岑少風身軀晃了兩晃，眾人只道他立刻就要倒了下去，后曉南且已閉目不忍再瞧。

詎料岑少風身軀一陣搖晃後，仍然屹立不倒，端木無容道：「你——還不倒下？」

一掌再度攻出，掌勢沉重有若鐵棍，岑少風不容對方單掌遞出，右手屈指一彈，一縷勁風應勢彈出。

「嘶」一響，端木無容仰首倒退五步，翻天跌倒。

其餘諸人面面相覷，都被這突然的變

故驚得呆住了。

巨靈雙劍老大韋中立喃喃道：「彈指神通，內家彈指神通！」

他喃喃說著，那跌坐地上的端木無容頂門汗珠早已滾滾而落，掙扎著立將起來。

后杞明笑道：「趙門之後，果然名不虛傳。」

岑少風淡淡道：「趙門出來的人，喝酒不行，打架卻還有幾手的。」

后杞明明眸轉動，落到巨靈雙劍身上，韋中立倏地跨前一步，沉聲道：「岑少風，你也太狂了！」

岑少風道：「是麼？如若方才倒下去的不是端木無容而是我，只怕此刻端木無容之趾高氣揚，較之岑某有過之而無不及。」

韋中立道：「你說得不錯，狂總該有狂的本錢，姓岑的，你再接咱們雙劍試試！」

他與乃弟韋平打個招呼，鐵腕一振，「嗆」脆聲亮起，漫天劍星，長劍已橫胸而立。

單看這出劍的氣勢，「巨靈雙劍」劍上的造詣便可瞧出一班，岑少風乍觀之下，不禁微凜於心。

岑少風吸了一口氣，徐徐道：「巨靈雙劍名享西北數十載，歷久不衰，岑某能有機會領教，幸何如之。」

韋平冷冷道：「這話只怕言不由衷？」岑少風笑而不語，韋平怒哼道：「姓岑的，接招。」

左手拇、食二指按住劍尖，微微用力

下壓，長劍成一半弧形，緊接著劍身一閃而出。

岑少風長吸一口真氣，緩緩封出一掌。

另一邊，韋中立身形閃掠，飄到岑少風右後方，長劍盤空繞了一匝，直挑岑少風右肩。

韋氏兄弟這一雙劍齊出，配合得嚴絲密縫，威力之強，簡直駭人聽聞，岑少風掌上功夫高明則高明，夾處兩劍之中，亦感到壓力重重，難以應付。

這當口，岑少風倏然大喝一聲，道：

「且慢——」

喝聲乍起，巨靈雙劍不約而同往左右躍開，敢情他們都感到一股暗勁從岑少風掌上斜擊而至，被迫不得不抽劍縱退。

一時間，劍上尖銳嘯聲陡歛，帳篷裡突然像死一般沉寂下來。

韋中立沉聲道：「岑少風，你尙有何話說？」

岑少風道：「岑某自問與巨靈雙劍素昧平生，更遑論過節了，賢昆仲何必與死相拚？」

韋中立面色透著幾分不自然的味道，道：「既然動上了手，還問這個作甚？」

岑少風瞥了后杞明一眼，道：「足下想必有難言之隱，其實……」

韋中立道：「廢話少說，你敢是懼怕不敢動手啦？」

岑少風縱聲大笑道：「岑某一生，從不知懼怕為何物，賢昆仲執意動手，儘管動手便了。」

霎時巨靈雙劍雙雙又圍了上來，「噲

噲」聲中，劍光暴然伸吐，劍尖上勁風呼呼，圍住岑少風身形。

岑少風雙掌齊揮，見招拆招，他面對這鼎鼎大名的巨靈雙劍，私心可不敢有一分一毫大意，出掌之間，已用上七八成功力，是以在雙劍夾縫中，兀自能保持攻多守少之局。

韋平見久攻不下，心中漸漸沉不住氣，長劍擊刺，已顯得有些急躁。

韋中立觀狀，心知不施展絕學是不行的了，遂高聲喝道：「二弟！施出巨靈劍！」

韋平聞聲躍起，一種奇異尖嘯之聲大作，只見他人隨劍起，宛如天降大雪般，滿天飛花地盤旋下來。

那邊韋中平並不閒著，他手上一把劍子，驟然由巨斧般凝重，變得落葉般輕靈，劍尖直指對手要害。

岑少風從來沒有見到劍法能施出如此輕靈的招式來，當真不愧「巨靈」兩字。

他讚歎之餘，忍不住脫口喝道：「巨靈雙劍，的是不同凡響，岑某今日是大開眼界了。」

突聞后杞明嬌喝道：「岑少風，你還不發出五節刀麼？」

岑少風一怔，一忽裡，腦中念頭打了千百個轉，他猛然醒悟到，這一切都是后杞明有計劃的預謀，苦苦相逼之下，目的不外乎迫他發出「趙門五節刀」……

至於她之所以希望岑少風於此地施出五節刀，乃是一步步暗藏玄機下的結果，用心不問可知。

當然，如果沒有后杞明畫蛇添足這一

呼喊，岑少風或許還發現不到這一點。

說時遲，那時快，韋氏兄弟巨靈雙劍齊出，岑少風不慌不忙地斜跨半步，兩側門戶大開——

這下便如大開方便之門，給予對方二人大大的良機，在高手過招而言，他臨危居然洞開門戶，簡直不可原諒的致命疏誤。

韋氏昆仲見他門戶洞開，大喜過望。

韋中立喝道：「二弟，立下殺手！」

兄弟雙劍齊出，但聞劍嘯之聲虎虎不絕於耳，寒光閃爍繞體而生，威勢之強，簡直駭人聽聞。

說時遲那時快，巨靈雙劍堪堪以雷霆萬鈞之勢發出，岑少風驚然雙掌模糊一閃，舌綻春雷道：「撤劍！」

只見他雙掌閃動間，陡然像是化成了千百隻手掌，韋中立與韋平猶未睜清是怎麼回事，手中的兩把長劍，已被岑少風的雙手食、中兩指夾住劍身。

岑少風半斜著身形，兩手分別夾住韋氏昆仲的兩把長劍，那等模樣，便如神話中的巨人一般。

后曉南一直迷惘地望著他，不覺睜得痴了。

韋中立冷笑道：「劍在人在，劍亡人亡，你要咱們丟下劍子，那是休想！」

咬緊牙關，緊緊握住劍柄，岑少風內力源源透出，「喀噠」一響，韋氏兄弟手上的劍竟然已斷為兩半！

巨靈雙劍的劍子忽然短了一半，再厲害的招式也化爲烏有，岑少風乘機縱身躍了開去。

一來高手俱都瞧不出這一切變化是如何發生的，他們對巨靈劍的由勝轉敗，再也尋不出合理的解釋。

韋中立雙目發直，楞楞呆立了好一忽，長歎道：「罷了，韋某從此不再言劍！」

一抖右腕，手上半截劍子宛若一道銀光脫手飛出，射向帳幕左側的地上，斷劍飛到半途，忽然發出「嗚」地一聲，那半截劍子倏地改了個方向，轉而射向岑少風的小腹。

岑少風聽他說到「不再言劍」之語，只道對方已經棄劍認輸，全身神經隨之鬆懈下來。

他萬萬料不到韋中立會卑鄙如斯，臨了還施出這一記殺着，眼看欲避不及，只得盡量抽身向後倒退，以減低斷劍橫射的威力，只聽得一聲悶哼自他口中發出，那半截劍子已射中他的小腹。

岑少風雙目滿是血絲，道：「姓韋的，你……你好……」

右手握住劍把奮力一抽，斷劍竟被他自小腹拔出，鮮血汨汨自傷口湧出，他再也支持不住，「砰」地跌在地上。

韋中立縱聲大笑道：「岑少風你上當了，咱們兄弟一生用劍，好不容易掙出萬兒，豈肯輕易棄劍認降，你斷了咱們的劍子，韋某只有不擇手段把你毀了，嘿——」

岑少風慘笑一聲，閉目不語。后曉南花容不知不覺已變了顏色，靠近岑少風，低聲道：「你——你的傷勢如何？」

口吻甚是柔和關切，岑少風但覺胸頭一熱，猛然想到當日在洛陽白馬寺，他爲

這裡，我有事必須走了。」

輕移足步，朝帳篷外頭步去。

岑少風滿腹疑惑，道：「后姑娘——」
后曉南彷彿未聞，輕自掀簾離帳而去。

岑少風望了吳可掬一眼，道：「吳老先生可知我眼下置身於何處？」

吳可掬道：「這裡是二小姐的住處，與先時你走進去的那座帳篷，僅僅數步之隔，不過你不用耽心，后小姐與端木無容，巨靈雙劍那一千人，都已離開此處……」

岑少風愕道：「哦，他們往那裡去？」

吳可掬道：「他們乍一聽到令主人趙鳳豪已然出關的消息，立刻就動身到黃陵崗攔截，二小姐趁機把你移到此間施救，現在她大約趕去與他們會合了。」

岑少風猛然憶起自己臨昏迷前之所見所聞，不免有些發急，道：「據我所知，趙老爺子功力全失，至於最近道上傳聞，他又恢復了一身功夫，終究不太可靠，我得盡速去接應他，以防有任何閃失——」
「呼」地身立將起來，往帳門直衝而去。

他往前走了數步，忽又回轉過頭，盯住吳可掬道：「吳老先生為何沒有隨同端木無容一道前往？」

吳可掬笑道：「岑大俠仍舊懷疑心太重，方才老朽代你喝下半壺毒酒，后大姐姐已不太相信我，老朽隨意找個藉口，他們就將我留下了。」

岑少風道：「岑某處境，不得不處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尚望老先生恕

有。」

吳可掬輕咳一聲，道：「你可知曉，后大姐姐所以高抬貴手，留下你的性命，是另有用意的。」

岑少風怔道：「此言從何道起？」

吳可掬道：「實在說，后大姐姐是接受了二小姐曉南的懇求，才讓你活下來，否則她豈非可以趁你受傷昏迷的時候，殺了你？」

岑少風皺眉道：「當然她可以把我殺死的，她所以未如此做，自是另有原因，這是你想要說的麼？」

吳可掬道：「正是，大小姐準備將她的妹子許配與你——」

岑少風驚訝地險些跳將起來，他瞪大眼睛望著吳可掬，欲從對方的臉上看出他是不是又喝多了酒，說醉話？

然而吳可掬的神態却是一本正經的，並沒有酒後胡言的跡象。

岑少風喃喃道：「你——你說什麼？」

吳可掬微笑道：「老朽首先得向你道喜，岑大俠即將成為后大姐姐的妹婿了。」

岑少風滿心駭訝，道：「吳老先生，你不要是在下開玩笑吧？」

吳可掬道：「如此大事，老朽怎好拿這個當玩笑的題目？」

嘴裡一面打著哈哈，一面道：「再說這本來也不是大小姐的意思，而是在來巴什湖的路上，二小姐對你芳心便已暗許，哈哈，以老夫看，岑大俠卓爾不凡，豪放不可方物，二小姐倒真有識英雄的慧眼……」

岑少風連一個字也聽不進去，只是一個勁兒喃喃說道：「荒唐，這簡直太荒唐了。」

吳可掬面露溫色，道：「有如此美人垂青，岑大俠還要說它荒唐麼？」

岑少風滿頭大汗道：「我並沒有這個意思，祇是——祇是……」

口齒喃喃，再也說不下去，此時他方知道，后曉南適才匆匆退出去，原來是有原因的，吳可掬提及婚事時，她自然不好意思在場。

吳可掬冷冷道：「祇是什麼？事到如今，你不答應也得答應呀。」

岑少風道：「事關在下終身，在下難道沒有考慮的餘地麼？」

吳可掬道：「難不成你真的不答應？」

岑少風道：「我當然不能這樣輕率決定，而且后姑娘也不見得會喜歡於我。」

吳可掬道：「這不過是你的托詞罷了，別忘了你的性命是二小姐所救，你忍心傷她的心麼？」

岑少風不料他會拿這話來要脅自己，一時竟無從回答。

吳可掬搖首歎道：「老朽只是有些替二小姐惋惜，她對你一往情深，又救了你的命，聽了這話，只怕柔情已要寸斷了吧！」

岑少風道：「在下絕對無意令后姑娘傷心，但……」

吳可掬大聲打斷道：「依此道來，你是首肯啦。」

只聽一人在帳篷外笑著接道：「岑大俠在裡面麼？區區特來拜候。」

岑少風道：「來者是誰？」

那人道：「片刻不見，岑大俠便將區區忘了麼？」

來的竟是適才與嗜酒如命爭喝一壺酒，後來又與岑少風動手，為岑少風擊傷的西北獨行大俠端木無容。

岑少風拉下臉來，道：「你來做甚麼？」

他對此人殺人越貨的作風，一向深痛惡絕，是以一見面便沒有好臉色給對方看，只道端木無容必然大怒。

詎料端木無容却似毫不在意，仍自陪笑道：「區區此來，非但絕無惡意，而且可說是后大姐姐的親善使者，岑大俠對這樣的來客，便應該客氣一點才對，嘿！嘿！」

岑少風道：「剛剛聽吳老先生言及，你與巨靈雙劍等人已隨同后姑娘趕到黃陵崗攔截趙老爺子，看來是他的消息有誤了。」

吳可掬道：「老朽可未存心欺騙於你……」

端木無容笑道：「不錯，區區等本來已備好了快馬，即將啟程，恰於這時接到眼線回報，說是趙鳳豪路過星星峽時，發生了一點小意外，以致行程阻延……」

岑少風心口震一大震，失聲道：「你說什麼？趙老爺子發生了什麼意外？」

端木無容陰笑道：「這個就非區區所能知曉了，據眼線估計，趙鳳豪最快也得在十個時辰後方能經過黃陵崗，趁此空檔，咱們豈非可以多辦點事情，吳老你說是不？」

吳可掬道：「是極，是極，敢情是大小姐差你來此——」

端木無容點點頭，道：「若非后大小姐所差遣，區區怎敢不邀自來，惹岑大俠生氣。」

岑少風冷眼旁觀，見他們一搭一唱的，心中已暗暗對吳可掬生了疑慮，但吳可掬曾代他喝下半壺毒酒，解了一圍，應該是友非敵，他沉吟了良久，只覺事態發展愈來愈是迷惑不清，心思也逐漸混亂起來。

當下道：「足下有話，何不明言？」

端木無容面露神秘的表情，道：「不瞞你說，區區乃受后大小姐之託，來請岑大俠過去完婚的。」

岑少風呆了一呆，脫口道：「完婚？」

端木無容道：「想來吳老已經對你提過，曉南小姐鍾情伊郎，非岑大俠莫嫁，而大小姐也已應允你們兩人於今日完婚，目下萬事俱備，只等岑大俠移駕……哈哈……」

大笑聲中，突聞一道凌亂的蹄聲響起，端木無容神色霍地一變，不覺中止了笑聲，與吳可掬彼此對望了一眼。

吳可掬道：「這時候，還會有誰騎馬到處亂跑？」

端木無容沉聲道：「吳老，你出去瞧瞧——」

馬蹄聲由遠而近，岑少風心中忽然起了一陣莫名其妙的衝動，不待對方有所行動，身子一晃，一個箭步衝向帳幕當口。但見一匹快馬從沙漠的方向迎面奔來，速度之疾，竟有如狂風捲地一般，頃忽

已奔到帳幕附近！

那馬上騎士雙腿夾住馬腹，一手拉下背上長弓，一手搭箭，「嗖」地一響，一箭向岑少風射了過來。

岑少風倉促之下不及閃避，右腕一舒，將短箭抄在手中。

那騎士再射出第二箭，馬不停蹄，又飛奔而去。這一切都發生在一霎那之間，岑少風竟連對方的面容都沒有瞧清。

帳篷裡，吳可掬和端木無容相繼竄躲出來。

端木無容道：「怎麼回事？」

岑少風道：「有人送了一支箭給我當紀念，這裡的人真是太好客啦。」

端木無容望著絕塵而去的快馬，道：「馬上之人，究竟是誰？」

岑少風道：「不知是我的眼力差，還是他的馬行得快，我對他的身影輪廓，居然沒有一丁點印象……」

端木無容神情霍變，沉聲道：「快追上去——」

與吳可掬打個招呼，兩人拔足朝落塵處追去。

岑少風待得他們行遠，這才凝目細心打量手中的短箭，只見那短箭形狀頗為奇特，烏黑如墨的箭頭上，竟夾穿著一張白紙。

岑少風心念微動，恍然若有所悟，暗忖：「原來那人本意並非要向我偷襲，他僅僅是用弓箭來傳遞訊息，這方法太奇妙了，誰會料得到呢？」

攤開白紙，上面墨漬猶新，密密麻麻寫了幾行字：「嗜酒如命，不可輕信，后

家姊妹，避之為妙，欲見雲龍，就在眼前。」

岑少風不及思忖其中含意，遠遠望見兩條人影飛縱而至，連忙將紙條納入懷中，那端木無容與吳可掬從原路回轉。

端木無容乍一行近，便自嘟囔道：

「大漠之上，不乏良駒，但我却沒有見過如此快的奔馬，簡直便和大小姐那匹龍種名駒『赤汗』差不多。」

吳可掬目光如炬，盯住岑少風，道：「在咱們追奔馬去的當兒，此地有無事故發生？」

岑少風淡然道：「若有事故發生，岑某還會安靜地站在此地麼？」

端木無容不愧是老江湖了，立刻聽出吳可掬語中含意，問道：「吳老以為，方才那匹快馬向岑大俠射了一箭，目的僅在引開咱們？」

吳可掬道：「便是千軍萬馬，亂箭齊發，恐怕亦無法攔平岑大俠這樣的高手，何況區區一箭，若想令岑大俠死傷，那就未免太過奢望啦，那馬上之人，豈會慮不及此，可見他發出這一箭，必定別有用意……」

岑少風心中微凜，暗忖：「這嗜酒如命不但行事令人難測，武功深藏不露，而且心思縝密，料事如神，我得對他多加留意了。」

口上冷冷道：「聽老先生說話，倒不像一個經常泡在酒樓子裡的人呢。」

吳可掬哈哈一笑：「岑大俠好說了。」

他情知岑少風已動了疑心，是以用笑聲掩飾過去。

端木無容道：「閣下若有所發現，最好不要隱瞞，免得對你自己不利。」

岑少風道：「這個自然，只可惜岑某所知，或比兩位還要少……」

語至中途，突然頓住，兩道比刀刃還要利的視線，警覺得搜索著前方，端木無容與吳可掬亦不覺循著他的目光望去。

左前方燈光閃動，有人提著燈籠朝這邊走來。

來的竟是刻前為后杞明梳髮的妙齡侍婢，她款款走到切近，朝三人一福，面向岑少風說道：「小姐唯恐他們兩位請不動岑相公，特地命小女子來催駕——」

岑少風雙眉微皺，道：「就只為了此事麼？」

那婢女道：「小姐還要轉告相公一事。」

語聲微歇，凝目打量著岑少風，抿嘴而笑。

岑少風怔了怔，猶未及說話，那端木無容已搶著道：「小姐要妳傳話，自然非常重要，妳快說吧。」

那女婢笑道：「大小姐說，新娘子已等得不耐煩了，新郎為何還不見踪影？」

吳可掬與端木無容相對撫掌大笑，吳可掬道：「新郎不是不肯走，只是有些害臊而已。」

岑少風眉頭又皺了起來，他知道在未明瞭事情本末之前，絕不能脫身一走了之，何況還有丐幫的事情未了，雲龍翁猶未碰見，他更不能抽身袖手。

當下只有硬著頭皮，道：「好吧，我跟妳走。」

那女婢吃吃一笑，轉身便走，岑少風茫然跟在後頭，有燈火開道，走起路來快捷得多，未幾便已到了另一座帳篷。

夜雖已很深，帳篷裡却是明燭高照。后杞明依然輕紗便裝，斜倚在那張柔軟的獸皮上，后曉南紅著臉，偎坐在她的身側。巨靈雙劍則並排站立內側。

后曉南瞧見岑少風走進來，紅暈更已自雙頰泛到耳邊，側首不敢正視看他。

那女婢走在前面，道：「婢子請到了岑相公。」

后杞明朝岑少風嫣然一笑，道：「你來啦，好，好，酒是剛溫過的，快坐下來喝一杯。」

後頭的吳可掬大聲道：「慢着，慢着，今日之喜，我這媒妁實在應居首功，這酒應該讓我先喝才是。」

后杞明道：「誰不曉得你嘴饞，要喝得自己動手，可不能叫新娘子倒酒給你喝。」

吳可掬走到几前，舉觴暢飲，他一連喝了數杯，面上已有醉意，酒氣熏人，口中低吟著小調：「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哈哈！我這做媒的一張嘴都快說爛了，酒少不得多喝幾杯。」

他一杯一杯的喝個不停，直到端木無容搶去了他的酒杯，這才意猶未盡的揩了揩唇角酒漬，喃喃哼哈不已。

但誰也聽不清楚，他嘴裡到底在說什麼？

岑少風望著他的醉態，忖道：「此人如此嗜酒，只不知是不是故意裝出來的？」

吳可掬嚷叫道：「老夫已喝夠了，新娘子，妳還不敢酒麼？」

后杞明笑道：「是啊，曉南，妳快敬岑大俠一杯。」

后曉南輕應一聲，倒了滿滿一杯酒，雙手端著遞到岑少風面前，低道：「漢皋解珮，儼如敬酒，你喝下吧。」

燭影下，只見她雙頰暈紅，微微露著不安之色，持著酒杯的纖纖玉手，也自有些顫抖。

她的失常舉態，自然不會逃過岑少風的眼睛。

岑少風心裏下意識所產生的第一個反應，便是酒中會不會有毒？后杞明會不會故技重施，藉敬酒為名，假后曉南之手，再把自己毒倒？

他心念千迴百轉，暗道后杞明果真這樣做，那就太不高明了，因為任何技倆施用過一次，對方已有提防之心，再用便不容易成功，也有故意為混淆對方心思，不惜重施故技的。

但岑少風情知以后杞明的心性行事，絕不肯這樣做的，以是之故，自己就心酒中有毒，毋寧多疑。

吳可掬見他久久不喝，大聲道：「新娘子親自倒酒敬酒，你若不飲，便是不敬，還是快乾了杯中酒吧！」

一語方罷，突聞一陣足步聲雷動，夾雜著叱喝之聲，從帳外傳至。

后杞明秀眉微蹙，朝端木無容道：「去瞧瞧誰在外頭喧擾？」

端木無容未及移動足步，只見帳簾一掀，兩個蒙人裝束的漢子，彼此你爭我推

的竄了進來。

那兩個蒙裝人目光掃過帳中諸人，最後落到滿几的酒菜上，臉上露出垂涎之色，右首一個蒙人叫道：「都蘭哈利，拜達里克薩拜……」

后杞明道：「他說什麼？」

吳可掬道：「這傢伙說，他們的馬羣自被姑娘沒收後，部落裏缺少牲口，已有幾天沒有吃到肉食了，部落長聽得這裏有喜事，來要求姑娘施捨一點食物。」

后杞明道：「給幾隻公羊，打發他們走吧。」

吳可掬轉首和蒙人交談，塞外異語，岑少風雖然聽不懂，卻可從吳可掬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舉態上，看出他必然深諳蒙語，足見絕非等閑人物，瞧他眼下神采奕奕，那裏還有一絲醉態。

轉念又忖道：「那蒙族漢子說馬羣被后杞明所奪，蒙人向來是以獸肉當主食的，食物當然成了問題，只不知后杞明何故奪走他們的馬羣？」

只聽那兩個蒙人並未就此離去，依舊噁噁咕咕和吳可掬說個沒完。

后杞明那宛如芙蓉般的臉上，逐漸露出不耐煩之色，一等蒙人說完，便再向吳可掬道：「他倆為何還不走？」

吳可掬遲疑了一下，道：「這廝剛剛說到，姑娘囚禁在他們部落裏的那個人……」

語至中途頓住，帳中除了岑少風外，其餘人等皆不約而同露出緊張的神態，岑少風靚狀，暗暗納悶。

后杞明沉著嗓子道：「說下去——」

吳可掬道：「那人業已醒轉過來，雖然手足不會動彈，但已使得他們不知所措，不知如何處理，特來請示姑娘。」

后杞明美顏霍變，道：「你所配的硃砂雷火散，不是說常人服下後，在七七四十九個時辰內不會醒轉麼？如今為何出了紕漏？」

吳可掬道：「老夫是這麼向你擔保過，但問題却在那人並不是常人啊，好在他僅只甦醒而已，身子不能動彈，尚無大礙。」

后杞明道：「此事玩忽不得，你該當知曉如何處理……」

吳可掬道：「我過去瞧瞧也好。」

正待舉步，一直悶聲不響的巨靈雙劍忽然齊步上前。

吳可掬道：「賢昆仲莫非有意代勞麼？」

韋老大道：「你留在此處，我們去處理。」

這巨靈昆仲當真惜語如金，絕不肯多說一個字。

吳可掬望向后杞明，顯然欲徵求她的意見。

后杞明領首道：「讓韋氏兄弟去也好，你留著，我還有用你之處。」

吳可掬道：「如此就偏勞賢昆仲了。」

韋氏兄弟這次一個字也不說，轉身便走。吳可掬却把他們叫到身邊，附耳悄聲說了幾句話。

兩個蒙古人隨後轉身，臨走之際，分別瞪了岑少風一眼。

岑少風晶瞳一轉，不明瞥見那兩個蒙

人瞪他之時，眼中竟然滿佈怨毒之色，但只一忽，又恢復如常。

這時誰都沒有注意到那兩個蒙人的反常神態，只有岑少風在無意中瞥見了，心口不由重重一震。

對這種怨毒的神色，他非但不陌生，反而覺得異常熟悉。

那是他先時碰上的幾個丐幫好漢臉上所發現的，那些丐幫中人對岑少風誤會太深，以爲他斬殺了同門兄弟，是以碰見岑少風時，俱都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似此怨毒惡恨的表情……

一念及此，岑少風腦際忽然轉過一道奇怪的念頭，默默對自己呼道：「莫非——莫非這兩個蒙胞裝束的漢子，壓根兒就不是蒙人，他們兩人莫非也是丐幫的兄弟，只是穿上蒙人的衣服，學著蒙人說話罷了，然則他倆藉故冒險混進這裏，其用意何在？」

想到丐幫，岑少風再忍不住激動之情，暗付道：「如果這兩個人真是丐幫兄弟改扮的，那麼他們言談中所提及，囚禁在蒙人部落裏的那個人，敢情便是雲龍翁，唉，丐幫龍頭，怎會淪落爲囚，誠然太令人難以置信了……」

他下意識裏用手摸了摸懷中的紙條，那張插在箭頭上的紙條，最後兩句不是寫著：「欲見雲龍，就在眼前」麼？

準此而觀，他的推測，並非全無可能。

等到巨靈雙劍及那兩個蒙人裝束的漢子離開後，后杞明立刻問吳可掬道：「適才你與韋氏兄弟咬耳，說些什麼話？」

吳可掬沉聲道：「姑娘想必已瞧出，那兩個蒙人行動十分可疑……」

后杞明道：「你的看法呢？」

吳可掬道：「他倆的衣着，雖有幾分與蒙人相似，但他們的蒙語荒腔走調，非但語音不準，我簡直沒有聽人說過這樣差的蒙語。」

后杞明撫掌笑道：「果然不愧是酒中之梟，喝酒之後，更是神智清醒，竟能識破那兩名漢子的破綻，此刻你必定已想出他們的身份來了？」

吳可掬進口吐出兩個字：「丐幫」

后杞明道：「雲龍翁手下，無疑已有不少人混進這裏，我雖將他囚禁在蒙人部落，仍難以瞞得過這些叫化子的耳目，好在你已授命巨靈雙劍去處理此事，雙劍行事一向乾淨俐落，我也就放心了。」

吳可掬不再說話，帳篷裏遽然沉寂下來。

后曉南仍然端著一杯酒，站在岑少風面前傾聽他們的談話，此際大家都已不再開口，正要將酒杯放回几上，那后杞明美目一轉，道：「二妹，妳手上的那一杯酒，還未讓岑大俠喝下去麼？」

后曉南無言地擎起酒杯，先自喝了一口。

吳可掬道：「好，好，新娘子酒已沾唇，岑大俠可不能再賴著不喝了！」

端木無容插口道：「正是，他總不能丟我們男人的臉，連一杯酒也喝不起……」

岑少風明知他們硬逼自己喝酒，其中必然有古怪之處，但目下已不容他再推三

阻四。

何況后曉南已先嚐了一口酒，足證酒中無毒，因此他不再猶豫，接過酒杯，仰首一飲而盡。

后曉南俟他將酒喝完，眼中忽然閃過一抹異樣的光采，那光采採和著多種複雜的表情，彷彿帶著幾分欣喜，又彷彿帶著幾分恐懼。

岑少風却未發現到后曉南神情的變化，口中讚道：「好酒！好酒！」

端木無容冷冷道：「自然是上等好酒啦，令夫人難道還會用劣酒敬你不成？」

端木無容可是個言不輕發的人，他這句話說出來，岑少風立刻聳然失色，連手裏的酒杯都掉到了地上。

他失聲道：「你說什麼？誰是誰的夫人？」

吳可掬悠悠笑道：「你還不知道麼？」

剛剛你在這帳篷裏點的兩支紅燭下，和二小姐共飲了一杯龍鳳花雕，這在關外的風俗來說，便等於成了親，你與二小姐連理既結，此後便如交頸鴛鴦，共偕白頭……」

岑少風吶吶道：「但依咱們中原禮俗，婚嫁大事，首先應選個黃道吉日，由長輩主持其事，此外還有……」

后杞明截口打斷道：「說得固然不錯，祇是此地是遠離中原數百里的西陲大漠，所謂入境隨俗，婚事既然在此地舉行，就得依此地的風俗，你說對不對？」

岑少風顧不得后曉南的反應，搖頭道：「無論如何，在下終不能承認……」

端木無容冷笑道：「生米已煮成熟飯

，何況還有我及吳老在旁見證，承認與否可由不得你了。」

岑少風一顆心直往下沉，不知何故，少主人嘉玲倩影彷彿又跳到他的眼前來，一時間只覺心緒紊亂，無以復加。

他轉身對著后曉南道：「后姑娘，妳……」

他本待出口大罵對方的無恥，但却連話都說不出來，只因他瞧見后曉南那一臉的茫然神情，令人猜不出她的感受到底如何。

后曉南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你不喜歡我，我也知道我倆不能勉強結合，相信我，這一切完全是大姐與吳老的主意，她……」

帳篷外，忽然傳來一片馬嘶聲，在寂寞的黑夜裏，格外顯得清晰嘹亮。

后杞明長身立起，道：「馬羣夜嘶，莫非有變？」

端木無容道：「待我出去瞧瞧。」

欲步待出，不想却碰上了匆匆奔回的巨靈雙劍。

端木無容寒聲道：「賢昆仲剛去又回，莫非——」

章中立鐵青著臉，道：「外面三座帳篷突然起火，馬嘶人喊，情勢大亂，咱們無法控制得住……」

言猶未盡，端木無容已旋風一般衝將出去。

頃刻，他又奔了回來，臉色已變得和韋氏兄弟一樣的鐵青。

后杞明道：「火勢還能收拾麼？」

端木無容道：「火勢雖猛，却已被蒙

人撲滅。」

后杞明道：「馬羣呢？」

端木無容道：「馬羣仍好生關在馬棚裏，問題並不在此——」

后杞明道：「問題發生在那裏？」

端木無容眼光望向巨靈雙劍，道：「這就要雙劍昆仲解釋了。」

韋中立沉着嗓子道：「咱們兄弟跟隨那兩個冒充蒙人的叫化兒，發現姑娘所囚禁的雲龍翁早已不在蒙人部落裏，無疑已被丐幫漢子救出，咱方待對那兩個叫化兒下手，雲龍翁突然出現了，咱一見他面，腦袋就痛。」

吳可掬道：「賢昆仲與丐幫夙怨未解，先後雖曾三次敗在雲龍翁手下，只得流亡塞外，但他自服下后姑娘所配的硃砂鼎雷火散後，功力已暫不能施展，你見了他，為何還會頭痛？」

韋平道：「他若功力不能施展，他若是個廢人，咱們兄弟豈會頭痛，據咱所知，他不但功力俱在，而且老而彌堅……」

端木無容失色道：「怎麼？你倆已經與他動過手？」

韋平道：「正是，韋某兄弟雙劍齊出，用盡全力才能安然退走——」

吳可掬皺眉道：「火勢又是如何引起的？」

韋平道：「這場大火無疑乃丐幫漢子所放，咱們挑了丐幫山東大寨，丐幫兄弟却放火燒了咱們帳篷，兩人算是扯平了。」

后杞明冷冷道：「還沒有扯平呢，看來丐幫餘衆全都到了這裏，此番他們可一

個也跑不掉了。」

她說話不疾不徐，而且不帶絲毫火氣，錯非親眼目覩，誰也想不到從她美麗的小嘴裏，所吐出來的竟都是殺人的言語。

岑少風聽了半晌，委實忍不住胸中的激動，扭首從韋氏昆仲夾縫中穿過，再一擰身，便衝出了帳篷。

端木無容朝站離帳門最近的韋氏兄弟吼道：「快追啊——」

后杞明擺擺手道：「讓他去吧，自會有人將他截回來。」

端木無容不再說話，伸手將几上二支紅燭捻熄，帳篷裏登時成了一片漆黑，只有諸人的眸子，在黑暗中閃爍著淡弱的青光。

后杞明料得不錯，岑少風衝出帳篷，疾行如飛跑了一段路，前頭人影閃動，已有多人將他圍住。

那當前一人滿頭白髮，雙目之中神光奕奕，身上鳩衣百結，岑少風入眼識得，正是當今丐幫幫主雲龍翁！

在他身旁不遠處，分別佇立六個身穿破衣的乞丐，方才那兩個冒充蒙人的漢子也在其中。

岑少風喜形於色，衝著雲龍翁長身一揖，道：「前輩來得正好，小可正要去警告你……」

語至中途突然頓住，緣因他發現身周幾個丐幫漢子，個個都虎視眈眈的瞪視著他，顯然沒有一人懷有善意。

右手一名漢子冷然道：「姓岑的，你想溜之乎也麼？」

岑少風道：「我說過，現下正要去找

貴幫幫主……」

雲龍翁向前跨了一步，只見他那龍鍾的身軀在一跨步之間，已飄近了尋丈有餘，他目光如隼，冷冷地注視著岑少風。

良久，始開口道：「趙家傭人，你找我準備殺我麼？」

岑少風道：「老幫主誤會了，小可豈有此意。」

雲龍翁低哼一聲，道：「老夫第一次質問你，十八傑是不是爲你所殺，你說的也是這一句，其後山東大寨被挑，分舵兄弟相繼慘死五節刀掌力下，這也是老夫誤會了麼？」

停歇一下，復道：「怪只怪老夫當日不該相信你們主僕兩人，致有今日之劫，告訴我，這可是趙鳳豪授意你下的手？」

霎時之間，岑少風只感體內熱血洶湧，默默對自己狂呼道：「他竟連趙老爺子都懷疑上，岑少風啊岑少風，趙門已被你玷污，你真是罪孽深重了！」

雲龍翁炯目如炬，似欲窺穿岑少風肺腑，憤怒咆哮道：「姓岑的，你說呀！」

他身後佇立六個身穿破衣的丐幫徒衆，這時已採取包圍之勢，將岑少風團團圍在核心。

其中一個冒充蒙人的漢子却一旁插嘴道：「啓稟幫主，這姓岑的小子，適才已與那姓后的妖孽完婚，更足證明他們……」

岑少風霍地舌綻春雷的暴喝道：「你住口！」

當前的局勢，實在使他百口難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所招致的不白之冤，不由

激憤道：「雲老前輩，這實在是一場誤會呀，岑某人追隨我家趙主人半世，赤誠相照，何敢有半點齷齪行爲，今晚與該女完婚，也是有名無實，非本人所願，而是那大小姐一意孤行，詭譎安排……」

雲龍翁爲毀幫喪衆之仇，打擊得已喪失了原有的胸襟，此時對岑少風這片由衷解釋，那能聽得入耳？頓時激動的敞口一陣呵呵冷笑，道：「你想用一片胡言，就瞞過老夫麼！」

他面帶寒霜，聲色俱厲，右臂一揮，一道狂飈，暗蓄雷霆萬鈞之勢，向岑少風猛襲過去，竟欲一記雪崩前仇，而後再找那趙鳳豪算帳。

岑少風身形驟閃，始堪躲過雲幫主的一擊，但圍在一旁的另一丐幫漢子，見岑少風身形閃至，毫不留情，掄掌便劈，岑少風再想躲讓，已經不及，逼得他不得不出手。

「你們苦苦相逼，真以爲我岑某人所爲麼？」

話聲中出手一架，擋住那人下劈之掌勢。

那人神色微變，挫着掄腿，身如車輪，掌腿齊施，霎時遞出十四五式，岑少風在那人苦苦相逼之下，心裏暗想，若把眼前這人斃了，誤會豈不愈結愈深？是爾，他在那人緊拳密腿的籠罩之下，一味閃讓，而未施出一掌半式。

圍在一旁的另外四名丐幫徒衆，觀其夥伴一時難以將岑少風擋住，情不由己的一躍而前，恨不能一招將岑少風斃於掌下。

岑少風獨戰五名丐幫高手，不敢稍有怠慢，真是苦不堪言。因為他既不敢出手太重，傷了對方，更不敢硬承任何一招，以致使他處在一個極不利的局勢之中。

那雲龍翁更是憤氣難平，因為他生平基業，均毀於五節刀掌力之下，他幾乎忘了身為一長之尊，意欲欺身而上，以報毀業之仇。

好漢難敵四手，縱若岑少風身負鑽天入地之能，要想在五名高手夾攻之下而雙方毫無損傷，簡直無法辦到。

就在他一記「八方風雨」尚未施展之際，那冒充蒙人的漢人驀地一式「兩龍探珠」，駢指截到，同時左右兩人，亦各拍出一掌，另外兩人，也飛起雙腿，朝着岑少風「會陰」「志堂」兩穴踏來。

五個人都施的是要命招式，祇要其中一人得手，岑少風不一命嗚呼，也須負手待擒，任人宰割矣。

岑少風心頭暗叫何苦來哉？剛欲窺身躍出圈外。

突然，一陣銀鈴似的嬌笑，由冷澈的半空傳來。

在場之人，心神均為一怔。

就在這一剎那——場中情景大變。

剛才圍在岑少風四周的五名丐幫徒衆，俱皆仆伏於地，再一仔細瞧，五人無一不是命喪五節刀掌力之下。

岑少風心中一顫，一個奇怪的念頭突然襲上心頭。

「莫非嘉玲師妹暗隱身側，助我脫困麼？」

他循着笑聲望過去，朦朦的夜色中，

奔來四五條人影，那為首的一人，正是那閑逸超羣，身着白衫的后姓女子，白衫隨着夜風飄盪，使人看來，有着乘風飄來之感，緊接着尾隨在她身後的是后曉南，再其後是端木無容、韋中立、吳可掬等人。

岑少風將這一批人打量一遍，却未發現趙嘉玲的倩影，不由暗暗吃驚，忖道：「五節刀掌，乃趙家獨創武林的一種功夫，除了趙家門人之外，有誰會這種武功呢？」

雲龍翁立在一旁看得真切，現在丐幫僅存的數名傳人，時下又喪命在五節刀掌之下，此仇不報，更待何時？

「姓岑的，你還有什麼話講？」話聲中身如行雲流水，飄身欺至岑少風身前，不由分說，運起全身功力，揮掌向岑少風推來。

岑少風思潮未定，雲龍翁的巨掌夾着排山倒海的潛力已然衝至，他忙不迭正欲閃身外躲，但已嫌遲。

祇聽「蓬」然一聲——

岑少風祇覺五臟俱裂，身如敗葉，隨着一股巨大無倫的狂颶在空中飛舞。

幸虧他在百忙中運起一股罡氣，定住百脈，才使他在粉身碎骨的功力下，拾回一條命來，可是也已被那股大力震得傷勢不輕。

后曉南睹狀，不由花容失色，不待后杞明吩咐，皓腕一揚，那站在三丈外的丐幫幫主雲龍翁，身形一個踉蹌，連吭都未曾吭得一聲，便鐵塔般的栽倒於地。

事出突兀，不由令后杞明一愕。后曉南正欲飛身探視飛落一旁的岑少

風的傷勢，后杞明冷聲道：「曉南，敢情妳真動了真情，愛上這姓岑的人了？」

后曉南心裏一涼，神智頓清。她知道她若是把后杞明的問話承認下來，將無疑間的會使岑少風早上西天極樂世界。否認呢？自己出手殺了雲龍翁，這又如何自圓其說？

「妳該知道，我們苦苦地扮演了這麼多的戲，就是要激怒雲龍翁，與那趙鳳豪結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後我們亦可坐收漁翁之利，現在妳在一念之差之下，可知種下了多大愚昧的禍根？」

后曉南一言不發，可是心眼裏却不住的暗算着心思。

后杞明衝着身後端木無容等一示眼色，便靜無聲息的沿着來路撤去。

后曉南沉思一陣，不再聽后杞明的指責，其以為怪，轉身一看，四野蕩蕩，清風習習，那還有后杞明等人的踪影。

「她們甚麼時候走的？」她暗自問着自己。

誰能回答她這一問題呢？她自我解嘲的淡淡一笑，道：「管她的！」

隨即身形一晃，宛如陽春彩蝶，翩翩落在岑少風跌身之處，立即伸手一探鼻息，吸氣均勻，知無大礙，芳心始安，不由深吁一口氣。

但是，另一疑難馬上又困擾住她。她想：「他甚麼時候才能清醒？傷到何種程度？難不成我就一直這樣陪伴着他嗎？」

后曉南低首沉思一陣，恰是剪不斷，理還亂，愈想愈覺得她與岑少風之間，幾乎到了非君莫屬的地步，尤其經過今夜這

種戲劇性似的做作，她以為那種做作，正是她所盼望的人生終點，她把視爲——今後他是她生命的依歸，她不能再沒有他。

所以，一切的演變都隨着她滋生在內心中的意念發生了。

她現在該怎麼救護他呢？她想不出適當的辦法，於是，她猶豫起來。

正當她左右為難之際，突然一陣銀鈴之聲，打破了晨曦的寂寞，也打斷了她的思路。

她順着銀鈴之聲望去，微曦中只見一匹銀駒，撥風般向她這邊馳來，可是瞧不見馬上是何許人物。

須臾，那匹銀駒驟然近切，同時她已辨清馬上人的模樣，不由使她大喜過望，頓適才的顧慮忘得淨光。

她一個箭步迎向來駒，同時驚呼道：「嘉玲姐，原來是妳！」

來人策騎馳至后曉南近切，一勒韁繩，未待坐騎止步，她已側身躍下馬鞍，抱着后曉南嬌巧的身軀，道：「曉南妹，辛苦妳了，那岑少風呢？」

后曉南與趙嘉玲此時此地相逢，真是說不盡的驚喜，因為她們一別，晃眼將近一年，在這一年中，當然有說不盡的相思之苦，照理，兩人一見面，該絞絞思念之情，或者一道別來情景，孰不料，她們一見面，她一句別的話也不說，便問起岑少風，難道岑少風在她心目中是這麼重要麼？后曉南思念至此，不由興起一股難以形容的醋意和憂慮。（未完·四十二）